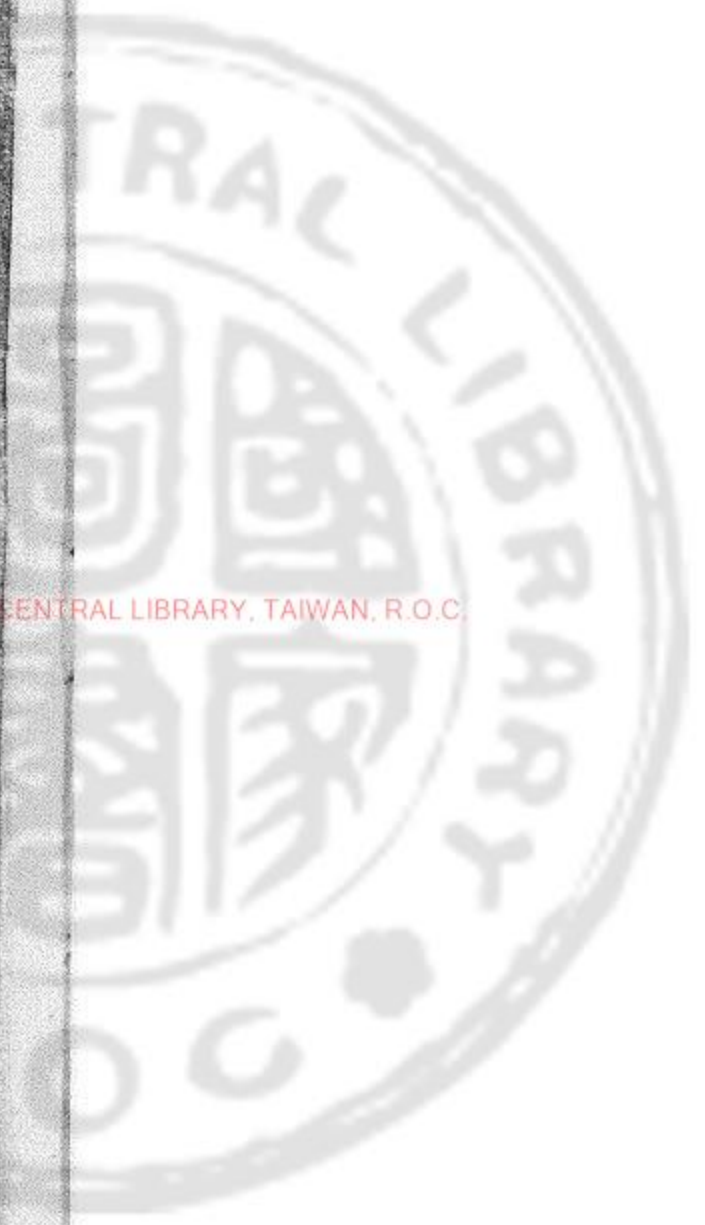


重刊龜山先生文靖楊公全集序

龜山先生雖閩產而寓居毗陵十八  
年之久詩書道德之澤漸被吾人最  
多故郡城有祠語錄亦刻郡庠暉自  
爲諸生時嘗拜先生祠下得伏讀其  
在常所著

入及出仕閩藩又手抄





得將樂本之集三十五卷念欲翻刊  
于將樂及長沙瀏陽二縣意雖勤而  
力不逮弘治辛酉歲致政還鄉乃謀  
諸提學御史莆田黃公希武將刊于  
郡庠與語錄竝傳亦不果時南陽王  
公懋學由國子祭酒來任南京戶部

亞卿予雅知其崇儒重道即以是集  
奉求校正王公慨然以爲己任乃正  
其舛訛補其遺缺且欲刊行于南雍  
尋拜吏侍之

命還京仍以原本并新安程學士新  
刊十六卷見寄諭以必爲共成此書



予乃招致儒士陸儀鍾瓚史元祥于  
家塾分卷書寫塾賓施怡重加對讀  
無差然後入梓仍命長男讓陳甥思  
孝朝夕供給餼廩筆劄之需并取

聖朝

孝宗詔 從祀孔庭恩典宋史本傳文

定胡公墓誌銘呂本中行狀黃去疾  
年譜備錄卷首仍以李丞相諸公祭  
文并葉水心湯東澗記附錄于後共  
爲一書旣成衆謂不可無一言以記  
始末暉竊惟孔孟之道自秦漢以來  
失其傳至宋濂洛周程諸子而後續



然但行于西北龜山師事二程始傳  
其道以南歷傳羅豫章李延平以授  
晦菴朱子遂集諸儒之大成力行其  
道于東南晚召入朝宏議謹言雖不  
能盡用而其大者則闡王氏經學排  
靖康和議昭雪宣仁太后之謗史追

復元祐以來黨籍諸賢之職名史謂  
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  
之學得程氏之正皆出龜山今二程  
朱張之集皆刊行天下已久惟龜山  
遺文自宋元至今無傳豈斯文之顯  
晦各自有時晦于昔必當顯于今非



人力所可爲乎第愧暉孤陋識見淺  
薄中間遺失尚多未足以傳四方謹  
藏于家塾以示吾黨同志之士苟有  
志於學道者但潛心於龜山則上泝  
周程以達孔孟則亦不待他求而得  
之於此矣

正德十二年歲次丁丑冬十一月吉  
日通議大夫進階資善大夫南京工  
部右侍郎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致仕宜  
興沈暉序





龜山先生楊時從祀孔廟議

翰林院爲崇祀典以重道學事該禮部手本開送國子監博士楊廷用奏前事要將宋儒龜山楊時定議從祀孔子廟庭查得成化元年浙江紹興府知府彭誼亦要將楊時從祀及福建將樂縣歲貢生員何昇亦奏前事內稱宋儒朱熹張栻元儒許衡吳澄俱以有功聖門得預從祀而楊時獨不得預近年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亦以爲言可見後學之心皆有未安已經行移翰林院議擬定奪外合仍照例用手本行請本院查照議擬徑自具奏等因謹按諸儒從祀于



孔門者非有功于斯道不可然道非後學所易知也  
要必取證于大儒之說斯可以合人心之公竊考程  
氏遺書及朱子伊洛淵源錄所載龜山楊氏行狀墓  
誌等文俱稱其造養深遠踐履純固溫然無疾言遽  
色與明道程子相似方其學成而歸程子目送之曰  
吾道南矣然則是道也豈易言哉自兩程子嗣孔孟  
不傳之統及門之士得以道見許者龜山一人而已  
蓋龜山一傳爲豫章羅氏再傳爲延平李氏以授朱  
子號爲正宗文定胡氏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南  
軒張氏上泝淵源而太極之義闡心學所漸悉本伊

洛使天下之人曉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詁之非學詞  
華之非藝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崇宣之世京  
黼柄國躋王安石于配享位次孟子而頒其新經以  
取士士尊安石爲聖人不復知有孔子誦新經爲聖  
言不復知有古訓僭聖叛經凡數十年龜山入朝首  
請黜其配享不令廁宣聖之廟庭廢其新經不令蠹  
學者之心術又請罷綱運以收人心斥和議以張國  
勢竄權臣以正邦憲培主德以崇治本竝議讜言雖  
不盡用然使天下之人知邪說之當息詖行之當距  
淫詞之當放則龜山衛道之功亦不可掩或有疑其



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之功則亦有可言者朱子謂  
龜山之出惟胡文定公之言最公曰當時若聽用決  
須救得一半而文定亦曰蔡氏焉能免之然則以出  
處見疑者未考之過也龜山值洛學黨禁之餘指示  
學者以大本所在體驗之功轉相授受而朱子得聞  
其指訣則見于何鎬之書朱子於理一分殊之論稱  
其年高德盛而所見益精則見于西銘之跋要之無  
龜山則無朱子而龜山之道非知德者殆未可輕議  
然以著述見少者亦未考之過也又按元史至正二  
十一年因杭州路照磨胡瑜建言已將龜山與延平

李氏文定胡氏九峰蔡氏西山真氏俱加封爵列於  
從祀以世變不及徧行天下此殆近于禮所謂有其  
舉之莫敢廢者然則親講于龜山若文定私淑于龜  
山若朱張咸在侑食而近私淑于朱子若蔡真遠私  
淑于朱子若許吳亦在侑食獨其師有傳道衛道之  
功可以繼往開來抑邪與正者反不預焉揆之人心  
誠爲闕典考大儒之定論參前代之故實伸弟子從  
師之義慰後學向道之心以龜山躋于從祀宜合公  
言謹議



宋史列傳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益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辯論往復聞理一分殊



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  
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  
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  
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  
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  
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  
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  
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  
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  
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

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  
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  
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  
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  
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  
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  
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  
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  
衢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  
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



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  
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  
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  
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  
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  
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  
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  
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  
困若攻戰畧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  
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

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後毒  
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  
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  
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  
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  
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  
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  
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  
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拏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  
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



不忠之賊童貫握兵三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  
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  
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  
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  
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  
且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  
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  
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  
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畧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  
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

無有紀極誓壘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  
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  
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  
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  
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  
臣竊謂朝廷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  
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遛不進時上疏  
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  
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  
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



召諸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  
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鄉  
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  
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  
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盡國害民幾危宗社  
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  
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  
爵祀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按  
安石挾管商之術飭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  
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

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  
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  
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  
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  
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于家則竭  
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  
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  
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  
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  
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



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詭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感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闕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

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陸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陸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在東都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



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  
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  
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  
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  
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  
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行狀

門人呂本中

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人不見涯涘不爲崖異  
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  
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  
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之學初見明道  
先生于穎昌比歸明道曰吾道南矣是時兩先生學  
者甚衆而先生獨歸閑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  
窮探力贖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其  
中粹然純一明己以知天了然無疑故發於外者簡  
易直大而無所不容同時學者皆出其後獨游公酢



謝公良佐同時並鶩而推先生爲有餘也本中嘗聞於前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和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自二程推明聖學學者日廣然傳之文往往失旨趣支離沉濫和或至派直或至評先生推已逢物爲之折衷輕重先後如鑑之照形度之量物無毫髮差者其知之明習之熟非外鑠我然也有中庸解一卷論語解十卷易解若干卷禮記解若干卷周禮解若干卷書解若干卷經筵講義若干卷春秋義若干卷孟子義若干卷校正伊川易若干卷三經義辨若干卷字說論若干卷日錄論若干卷奏議若干卷詩若干卷雜文若干卷其餘述作亦衆遭時擾攘未盡出也其言大抵皆有功於聖人而不負其師學自崇寧大觀已後先生名望益重陳公瓘鄒公浩皆以師禮事先生而胡公安國諸人實傳其學聖人之道爲不墜也然先生歉然未嘗自滿世之學者有志於善覩先生所以事師交朋友可以爲法矣本中不肖獲從先生游甚久虛往實歸非一日也而才質至下不能有所發揚今先生既歿其子屬本中敘次本末將求世之君子論其大槩而銘諸墓義不得辭也



墓誌銘

胡文定公

自孟子沒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公諱時字中立姓楊氏既沒踰年諸孤以右史呂本中所次行狀來請銘謹按楊氏出於弘農爲望姓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之將樂



焉公資稟異甚八歲能屬文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  
汀洲司戶參軍不赴杜門種學溥涵浸人莫能測  
者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  
州司法公燭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  
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傾罹外艱除喪遷瀛州  
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  
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歲饑方賑濟効  
以不催積欠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  
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會省  
員知越州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寧觀

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公年幾七十矣是時天下  
多故或說當世貴人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  
老成置諸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則以秘書  
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邇英殿說  
書公知時勢將變遂陳論政事其畧曰近日蠲除租  
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為虛文耳安土之  
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為盜者獨免租賦百姓何憚不  
為盜夫信不可去急於食也宜從前詔嘉祐通商推  
茶之法公私兩便今茶租錢如故而推法愈急宜少  
寬之諸犯推貨不得根究來歷今茶法獨許根究追



呼蔓延狂狴克斥宜即革之東南州縣均敷鹽鈔迫於歲最計口而授人何以堪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內郡以省運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爲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爪牙而分爲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虜騎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姦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

可數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敘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爲三路總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閹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



議大夫虜人厚取金帛又遂賂以三鎮遂講和而去  
公上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  
棄之虜廷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  
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  
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  
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如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  
守今若以兵攝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  
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狂虜  
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於是淵聖乃  
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屢進屢却公又言聞虜人

駐兵磁相劫掠無筭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  
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叛盟之大者吾雖  
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今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  
吾以重兵擁其後此萬全之計望斷自宸衷無惑浮  
言而議者不一故終失此機會於是太原諸郡皆告  
急矣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  
萬人執政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於衢且請以禮  
起邦彥公言士民伏闕詬罵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  
至出於一時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彥  
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



而納誓書李鄴奉使失辭惟虜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之所同棄也今敷告中外乃推平賊和議之功歸此二人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邦彥等既罷趙野尚存公復言野昔嘗建不請禁士庶以天王君聖爲名者上皇後以爲諛諛之論廢格不行而野猶泰然不以爲耻乞賜罷黜上皆從之或意太學生又將伏闕鼓亂乃以公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說以

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稱美漢文罷露台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後使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經費安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



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公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即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微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某學行醇回諫諍有聲請閑除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改微猷閣待制上即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四年上章告老從之紹興五

年四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葬本邑西山之原近臣朱震奏公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辨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經義辨有益學者乞下本州抄錄仍優恤其家有旨贈官賻以金帛娶余氏贈碩人先卒子五人迪早卒迥適適造已位女四人長適陳淵次陸崇次李郁次未嫁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克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



與之游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崇寧初代余典教渚宮始獲從公游三十年間出處險夷亦嘗觀之孰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脆甘若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縵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弊廬廈屋若皆可託宿未嘗有所羨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沉伏下僚厄窮遺佚若將終

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改其樂也然則公於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遠矣凡訓釋論辨以闡邪說存於今者其傳浸廣故特載宣和末年及靖康之初諸所建白以表其深切著明而公之學於河南小嘗試之其用已如此所謂援而止之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豈不信乎世或以不屑去疑公蓋淺之爲丈夫也銘曰

天不喪道文其在茲維天之命尸者其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兄弟而處並爲世師偉茲三賢闊步共馳有學術業顏其餒而公名最顯垂範有祠豈



不見庸孔艱厥時狂瀾奔潰底柱不敵邪說害正倚  
門則揮嗟彼姦罔讒言詆欺我扶有極人用不迷奚  
必來世判其是非有援則止直道何疵不勉而和展  
也可夷河流在北伊水之湄誰其似者訂此銘詩

龜山年譜序

龜山先生之書其文集經說論語解語錄已刊于  
延平郡齋中庸義已刊于臨汀獨年譜閩中尚缺  
去疾試令先生闕里亦既建精廬聚簡冊與學  
子誦習其門念此書不可無傳訪故家得寫本因  
訂正其紀年增補其書文又取梁溪李丞相諸公  
祭文謚議及水心東澗所作舊宅記而附入之於  
是年譜遂爲全書而先生之嘉言善行開卷可得  
其大槩矣然則此書之有功於世教豈但以記歲  
月誌出處備本末而已哉



咸淳庚午清明節昭武黃去疾謹書

龜山先生文靖楊公年譜

公諱時字中立世居南劍將樂縣北之龜山公  
先字行可以犯友人父諱游子通爲改字曰中立  
練子安爲作字說御史游公先字子通

仁宗皇祐五年癸巳

公於是歲十月二十五日生

至和元年甲午

二年乙未

嘉祐元年丙申

二年丁酉



三年戊戌

四年己亥

五年庚子公年八歲能賦詩人皆稱之

六年辛丑公年九歲能作賦

七年壬寅

八年癸卯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

二年乙巳

三年丙午

四年丁未公年十五游邵武學有聲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

二年己酉

三年庚戌

四年辛亥

五年壬子公年二十預鄉薦

六年癸丑公年二十一赴禮部試下第補太學生

歸鄉讀書于含雲寺

七年甲寅公年二十二讀書于含雲寺有禮記解

義作此日不再得示同學

八年乙卯公年二十三預太學薦



九年丙辰公年二十四徐鐸榜登進士第

十年丁巳公年二十五授汀州司戶參軍是年著  
列子解

元豐元年戊午公年二十六尋醫不赴汀戶任

二年己未公年二十七居鄉

三年庚申公年二十八秋赴調有別西齋諸友詩  
及離家作三詩

四年辛酉公年二十九授徐州司法自京師如潁  
昌見明道先生以書乞留門下受業時明道先生  
以道鳴熙豐之際出其門者西北之士最後公與

御史建安游公定夫往從學焉於言無所不說公  
嘆曰從吾先生游者雖愚必明雖柔必彊是知天  
下事惟理義爾他日以告伊川伊川曰自信如此  
誰能禦之自公受學於先生先生甚喜每言曰楊  
君最會得容易及辭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  
南矣公初見明道先生時謝顯道亦在謝爲人誠  
實但聰悟不及公故明道嘗言楊君聰明其後元  
符間伊川先生自涪陵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  
獨公與謝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  
楊謝二君長進



五年壬戌公年三十居鄉有歲暮書事詩有寄明道先生商春秋書

六年癸亥公年三十一正月赴徐州司法任四月初到官有與程二十三書程乃明道先生子汝陽簿又有與明道先生論春秋書與林志寧書八月校所著莊子解

七年甲子公年三十二在徐州

八年乙丑公年三十三在徐州六月晦聞明道先生之訃設位慟哭于寢門有哀辭并序七月丁繼母憂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公年三十四在制有與吳國華書論王氏之學

按程氏遺書所載嘗言楊某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某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又按胡氏傳家錄曰楊先生却是聰明過人伊川纔舉起新說有害道處楊節節推出來伊川曰楊某雖聰明問伊川何以取之先生曰畢竟是聰明方識這道理

二年丁卯公年三十五十月從吉



三年戊辰公年三十六赴調授虔州司法秋七月  
還自京師作求仁齋記有席上別蔡安禮詩  
四年己巳公年三十七任虔州司法公燭理精深  
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  
事守正不屈

是年有作鄒堯叟哀辭有送虔守楚大夫詩有謝  
太守啓有感懷寄鄉友詩

五年庚午公年三十八在虔州有代太守賀蘇左  
丞啓代賀正表賀坤成節表代運使賀收河湟表  
代太守薦楊行先表十月戊戌丁正議憂

六年辛未公年三十九在制作正議行述

七年壬申公年四十在制夏四月作楊道真君洞  
記

八年癸酉公年四十一正月一日公從吉赴調四  
月至京師用舉者遷瀛州防禦推官二十七日授  
知潭州瀏陽縣五月十六日出京往西洛見伊川  
先生當晚宿白沙十七日宿滎陽驛十八日宿孝  
義十九日晚到洛見先生借長壽寺拜表院安下  
留先生之側者凡十日是時御史游公知河清縣  
公自洛往見之伊川先生謂公曰游君德器粹然



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二十九日往河清謁  
游公當晚到縣由洛至縣四十里也六月五日同  
游公離河清至洛見先生復寓拜表院五日而後  
去公頃年初與游御史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  
人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  
矣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非信道之篤能如是乎  
紹聖元年甲戌公年四十二二月二日離家赴瀏陽  
任有與順昌令俞仲寬書寄仲寬子彥脩論學書  
上毛憲書論三代以來風聲氣習興衰治亂與夫  
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默又有寄毛憲書寄翁好

德書四月十二日改元章申公拜相游公定夫守  
太學博士公貽書與之曰京師非食貧之地公聚  
口頗衆度其勢能久居否趨舍之方宜審處也又  
有歸鴈感事二詩寄定夫游得書即乞出爲齊州  
簽判

按語錄所載定夫一日來訪公公曰適從何來定  
夫曰某在春風和氣中坐三月而來公問其所之  
乃自明道處來也試涵泳春風和氣之言則仁義  
禮智之人其發達於聲容色理者如在目中矣  
是年有過豐城詩宜春溪上春波亭上宜春道



三詩

二年乙亥公年四十三在瀏陽有上程漕書上提  
舉議差役雇錢書寄湘鄉令張世賢詩縣齋書事  
詩假山詩蔡安禮以宏詞見勉公寄詩有曰吏部  
文章世所珍空慚無補費精神之句和潭倅張朝  
請行縣書事詩又用前韻和早梅花詩檢田詩又  
有龍圖謝公孝思堂記

三年丙子公年四十四在瀏陽於縣圃作飛鷄亭  
又即縣宇西北墉之隅初閣名曰歸鴻蓋取昔人  
所謂目送歸鴻之義也五月己亥爲圖記又有瀏

陽五詠并荷花詩縣齋書事寄湘鄉令張世賢詩  
偶成詩有荅伊川先生論西銘書前書所論竊謂  
過之者特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  
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寄伊川所著史論先  
生復書曰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爲  
人借去俟更仔細看

四年丁丑公年四十五在瀏陽在任過滿值穀價  
踊貴以書于州牧乞米三千碩賑濟民賴全活甚  
多張公舜民帥潭雅敬重公每見必設拜席與均  
禮胡師文爲湖南漕與張公異趣不協惡公與張



善欲擠陷之百端卒無所得乃對移常寧令未行  
間偶歲大旱方賑濟乃劾以不催積欠公已替罷  
坐此衝替且拘留令催足僅一年乃得解張公奏  
雪改作差替或以書唁公荅曰部使者以財賦爲  
急縣令以字民爲官各行其職爾無足憾者有寄  
長沙簿孫昭遠詩云陽城衰晚拙催科闔寢空慚  
罪已多祭竈請鄰君自適載醪祛惑我誰過漪漪  
庭有蘭堪佩寂寂門無雀可羅歸去行尋溪上侶  
爲投纓紱換漁蓑

元符元年戊寅公年四十六歸自瀏陽是歲六月一

日改元七月著周易解義有蔡奉議墓誌銘八  
月公如京師九月十六日宿武夷山前是日午  
到山前買舟遊山徧覽異景至雞窠巖而還有  
遊武夷詩十月十五日自錢塘附詹司業船至  
京師十六日謁司業字安世有謝詹司業送酒  
詩戲贈詹安世詩

二年己卯公年四十七七月十三日授無爲軍  
判官九日至南京十一日至永城見張芸叟二  
十二日至楚州謁徐仲車先生先生諱積爲學  
志古養母甚力有二子一名潞兒因潞公爲娶



故以潞名之示不忘也十月三日至蘇州謁李  
思和初八日至杭州謁府公豐相之十八日至  
桐廬登桐君山十一月十七日到家是年有出  
京詩汴上詩陳留書事泗上三詩過金山湘君  
祠過錢塘江迎潮梭山候潮晚泊圍頭江上登  
桐君山過七里灘嚴陵釣臺夜雨吉溪早起漢  
坂舟行詩公自長沙還植蘭竹猫頭竹於東西  
軒調官京師逾年而歸蘭竹皆衰悴感而成詩  
共十七詩

三年庚辰公年四十八居鄉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公年四十九漕檄差權建  
州建陽縣丞是年張公舜民入長諫垣薦公爲教  
官除荆南府府學教授已而張帥定武復辟公爲  
定州教官舉詞有云非惟使定武學者有所矜式  
而臣衰老欲親賢德有所規誨張公繼出辟書不  
行冬公還自建陽三月沙陽陳公淵投書問學淵  
乃忠肅瑩中之姪公喜其識性明敏遂妻以女與  
鄒志完書勸進諫

崇寧元年壬午公年五十九月公赴荊州教官十月  
三十日入鄱陽湖有觀打魚詩南康值雨江上夜



行漢江諸詩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荆南府二十  
六日交割交代胡安國字康侯建安人紹興中爲  
給事中謚文定十二月有過石首謁縣官回作詩  
一首閏六月作居士余君墓表伯母俞氏墓誌銘  
二年癸未公年五十一在荊州有書序孟子序向  
和卿覽余詩見贈次韻奉酬江陵令張景常藏書  
荊州書懷直舍閒書諸詩荅胡文定問學二書  
三年甲申公年五十二在荊州有送胡康侯使湖  
南詩渚宮觀梅寄康侯詩送向和卿詩荊州作詩  
直舍大風書事詩天寧節詩又有府學策問荅胡  
文定問學書荅陳瑩中示華嚴大旨書又和了齋  
自警六詩忠肅得荅書及詩深喜所言中其病乃  
復書稱以先生

四年乙酉公年五十三在荊州七月如武昌考試  
九月還自武昌十一月磨勘轉宣德郎

五年丙戌公年五十四二月二十一日離荊州如  
京師三月十四日至京師四月九日見五月七日  
勅差充夏補對讀官十一日出院六月十一日授  
餘杭縣知縣十七日出都城八月二日至襄州三  
日登峴首值雨詩四首初十日到荊州十月二十



七月到岳州十五日上下金雞驛安  
治不岳陽書事詩是年有送陳幾國書歸詩

大觀元年丁亥公年五十五三月十九日到餘杭縣  
公為政簡易不為煩苛遠近悅服時蔡京當國有  
母墳在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濬湖積水為形勢便  
利託言欲以便民約用王數十有萬下縣相度公  
詢問父老人人以為為不便即條上其事以為於公  
私有害無補京計沮乃謂人曰事幾成矣乃為楊  
令一紙文書壞了然以公議不可掩不較如嘗八  
月有送廣節先生詩六月有田曹吳公來集序并

陳居士傳張氏墓誌銘鄒堯叟墓誌銘

二年戊子公年五十六在餘杭正月差出越州考  
試二月二十五日離越州二十六日到縣九月二  
十八日準

勅遷南京敦宗院宗子博士十月一日交割縣事  
十二月十四日赴宗博任是年三月以八寶恩轉  
奉議郎作吳子正墓誌銘

三年己丑公年五十七正月十二日公江行三月  
二十七日到南京二十九日交割四月六日講書  
六月十三日夫人余氏卒于解舍先是公亦大病



有病中作詩有答陳忠肅公稱先生二書又有答  
論邵康節先天圖易學等書

四年庚寅公年五十八在南都三月十九日朝  
旨罷敦宗院四月五日如京師六月至京十二月  
一日授越州蕭山知縣是年三月磨勘轉承議郎  
有陳君墓誌銘

政和元年辛卯公年五十九正月二十三日公出京  
師二月三日到南都見劉器之四日器之見訪八  
日赴器之飯九日別器之三月四日到常州寓居  
龜窠巷六日早謁鄒侍郎諱至完時已病公至臥

內見之猶問時事如何九月三日李杙投書問學  
有書答之又有答呂居仁問學書是年正月有題  
蕭欲仁大學篇後十二月作踵息菴記張謙中復  
古編序祭鄒侍郎文并輓詩李大夫墓誌銘李即  
彌大尚書之父也著李從政墓誌

二年壬辰公年六十四月赴蕭山知縣縣有沈湖  
久湮塞公勸民濬治溉田數阡頃先是連年苦旱  
是歲大熟邑民感德爲公立祠至今有楊長官廟  
猶存七月有跋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議以橫示  
謚帖羅從彥自延平來學自公得伊洛之學歸倡



東南從游之士肩摩袂屬晚得羅仲素遂語以心傳之秘於是公之正學益顯於世矣

三年癸巳公年六十一在蕭山是年冬補滿前任替

四年甲午公年六十二四月磨勘轉朝奉郎六月差提點均州明道觀秋八月自京師還餘杭十一月由餘杭徙居毗陵過吳江有跋賀方回鑑湖集是年公在餘杭著中庸解義十二月在毗陵作中庸序校正伊川易傳後序

五年乙未公年六十三任明道觀自毗陵單騎還

鄉十一月復還毗陵八月作白雲菴記舍雲寺真師遺像記十二月作居士許君墓誌

六年丙申公年六十四任明道觀寓毗陵二月作孫先生春秋傳序答呂居仁問學書十一月作龜山資聖院記

公作記有云甚矣夫吾衰久矣周流四方欲營菟裘而無易於吾之故丘者豈特昔人樂居之哉行當庇身先人之廬而歸老焉幅巾杖履徜徉龜山之陰與田夫野老相從於比枕石漱流竊自比於舞雩之下將有日矣讀此記則公之志誠欲歸老



于此山自紹興乙卯公沒至咸淳四年戊辰凡一百三十四年邑令黃去疾謂公之鄉不可無士子講學之所始即資聖院左拓地而創書院役始於十一月至次年仲春告成

七年丁酉公年六十五任明道觀寓毗陵二月除提點成都府國寧觀作跋女戒

重和元年戊戌公年六十六任國寧觀寓毗陵作養浩堂記六月磨勘轉朝散郎是歲十月改元

宣和元年己亥公年六十七任國寧觀寓毗陵作陳子通母楊氏墓誌銘跋韓忠憲帖二月改元

二年庚子公年六十八寓毗陵作承事郎梁君墓誌銘是年奉祠滿任

三年辛丑公年六十九寓毗陵作孫龍圖墓誌銘  
四年壬寅公年七十寓毗陵作李脩撰墓誌令人吳氏墓誌丞相李公二親也又作張進之墓誌銘是年公如婺州權教授繼權通判跋了翁與韋深道詩先是公以奉祠滿任再除宮觀繼以例罷貧不能赴調而食指之衆未免仰祠知識中有欲爲求一監當差遣者是年四月除監常州市易務而公初不知也命下公自以嘗著論言市易之非豈



可躬自爲之欲退闕而未能

五年癸卯公年七十一在婺州二月作婺州脩城記吳中奉墓誌祭游定夫文有云念昔從師同余三人今皆淪亡眇余獨存又云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參訂去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來復而訃已及門公自婺州還毗陵四月磨勘轉朝請郎退市易闕不赴是歲給事中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使高麗國主問龜山先生今在何處二人對見召赴闕使回即奏聞有旨召赴都堂審察公以疾辭有與傅國華書又

有與許少伊殿院書

六年甲辰公年七十二寓毗陵三韓使人將至傅公慮前言之不信也遂力薦于朝冬十月

御筆以秘書郎召仍令上殿十二月至京師是年作游定夫墓誌銘祭陳了翁文

七年乙巳公年七十三任秘書郎二月遷著作郎公知世事必有變三月有與執政論事劄子其略曰今士大夫不敢盡言天下之事不過爲謀身之計耳不知謀國乃所以謀身天下不寧而能保其身者未之有也某輒條具十數事以裨國論



徽宗首肯之曰卿所陳皆堯舜之道正孟子所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者也宜在經筵朝夕輔朕即除邇英殿說書十二月十二日聞金人之寇有與執政劄子二一乞於要害處嚴爲守備二乞以收人心爲先是年作陸少卿墓誌銘錢忠定墓誌謝邇英殿說書表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公年七十四任著作郎兼侍經筵正月二十一日奏乞上殿敷奏當日得旨令二十二日上殿以蕃使對展二十三日進劄子乞立統帥肅軍政謹斥堠明法令責宰執不忠臣罷奄

寺防城謹令七事疏上 欽宗大喜二月八日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公具辭免不允二月十三日進劄子乞擇宰相時虜騎初退主和議者欲賂以三鎮十八日公上殿極論不可專主和議急宜命將出師并乞召用种師中劉光世問以方略可否欽宗乃詔出師襲虜而議者多持兩端公再上疏乞出師不可專守和議又乞誅姚古時太學諸生伏闕上書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朝廷慮其鼓亂欲防禁之公奏言士人特激於忠憤之氣初無鼓亂之心若得老成有德望爲人所



欽服者爲長貳即自定矣 欽宗曰無逾於卿者  
有言兼國子祭酒遂上疏論王安石著爲邪說以  
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乞追奪王爵毀去配享  
之像於是安石遂降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  
氏上疏詆公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  
公亦罷祭酒又乞追還元祐諸公舊職五月十二  
日公上章乞罷諫省十四日再上章降詔不允十  
六日又上章不允二十四日又上章不允六月四  
日具奏乞致仕九日除給事中具奏辭免降詔不  
允十一日上章乞致仕不允二十八日再上章乞

致仕七月四日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五日公具辭免降詔不允十七日再具辭  
免復不允二十六日又具辭免欽宗察公懇辭出  
於至誠御批楊某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閒除職  
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勸廉退可改除徽猷閣待  
制提舉崇福宮公將行再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  
守之備遂還毗陵寓舍是年有謝除諫議大夫兼  
侍講表舉呂好問自代狀謝賜詔辭免給事中乞  
致仕不允表謝待制表作曹子華墓誌向大中墓  
誌銘跋江民表書簡祭劉器之文三月覃恩轉朝奉大夫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公年七十五以次對提舉崇福宮寓毗陵五月一日

高宗皇帝登寶位大赦改元七月十五日準省劄令公乘騎赴行在公以疾具奏辭免被旨不允十二日至行在揚州二十六日除工部侍郎是時張忠獻公浚爲殿中侍御史高宗皇帝問曰今日除楊某爲工部侍郎士論如何張公對曰楊某厚德老成學問該博被遇兩朝今日之除甚慰士論高宗曰朕以其年德之高不欲任以繁劇起部優閒故以處之當今在經筵張公退以告中書

舍人張守以語公內相汪公藻時當章制故制語中有曰非貳卿崇獎無以慰士夫之心非起部優閒無以寬耆艾之責蓋紀當日聖語也是年有賀太上皇帝登寶位表

二年戊申公年七十六在起部二月用覃恩轉朝散大夫陞對論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以君德在是故也高宗深然之除兼侍講公乞脩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二月十五日上章乞出賜詔不允三月二日再具奏四月六日復申前請不允四月十五再入奏十九



日得 旨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公  
具辭免不允公還自維揚復寓毗陵是年有謝工  
部侍郎賜對衣金帶表又謝賜詔乞出不允表謝  
侍講表謝龍圖閣直學士賜對衣金帶表又作章  
端叔墓誌朝議張公墓誌有舉工部員外郎曾統  
自代狀冬十一月公自毗陵還南劍之將樂

三年己酉公年七十七還龜山之故居作樞密曹  
公墓誌祭陳立道文

四年庚戌公年七十八居鄉上章告老十一月準  
告轉朝請大夫依前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有謝轉

官致仕表是年八月作沙縣諫議陳公祠堂記有  
與李泰發書

紹興元年辛亥公年七十九居鄉二月跋了翁書溫  
公解禪偈跋文富二公作跋道鄉先生帖贈程舍  
人迎侍入閩詩

二年壬子公年八十居鄉胡文定與宰相薦公書  
其略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某造養清遠燭  
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  
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所  
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



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有答張子韶謝登第書答胡給事問政事先後緩急書作忠毅向公墓誌銘跋諸公與徐仲車先生書簡送嚴尉詩

三年癸丑公年八十一居鄉三經義辯日錄辯字說辯成胡文定借公所著書及質正春秋傳義有復文定春秋正朔書二復文定囑編集二程先生語錄書有與李丞相書作周尚書墓誌銘樞密鄭公墓誌銘曾文昭公行述答曾文忠舍人謝文昭公行述書作南劍州陳諫議祠堂記

四年甲寅公年八十二居鄉胡文定自衡陽寄到伊川語錄寫本二冊公答書有答蕭子莊求作浦城文宣王殿記書跋了翁書沈侍郎鄒公奏議集序跋溫公與劉侍御帖跋鄒公送子詩祭陳子通文

五年乙卯公年八十三居鄉二月作浦城縣學重修文宣王殿記答蕭子莊書四月二十四日以疾終于正寢公於三月得脚氣疾繼而喘嗽然亦未嘗伏枕至四月中疾勢雖稍增而起居飲食如常二十三日與剛定李公談論如平日二十四日晨



與盟漱諸子侍側公語言不覺有異粥罷再就枕  
視之則公已逝矣享年八十有三十月二十二日  
葬于本邑南山之原起居郎朱侍講具公行實奏  
聞有旨特贈四官賜銀絹各二百疋兩仍令本州  
抄錄所著三經義辯繳申尚書省六月準 誥贈  
左太中大夫

龜山先生文靖楊公年譜

龜山先生文集序

缺文



觀語錄之既刻悵文集之未完夙夜祇懼深負瘵  
曠時古愚公仲孫源武略公外孫也來職會計余  
因語之曰而翁石泉公而舅遜齋公皆好義之士  
矧雪堂與書板二祖之手澤繼志述事得無望焉  
遂奉書請于石泉公鑄適遜齋公文讓以懷安簿  
捧闔檄馳驛浙省往來劔津石泉舉似其說二公  
欣然以爲己任先生諸孫建學錄有德崇安教有  
立與其姪文壽閩清教吳君善成俱各展力以成  
前美文簡後人劉君道孫任編校之勞今得爲全  
書茲非幸歟夫天地間萬形皆有敝惟斯文如日



月之代明間有少晦終不能泯泯然必待乎人而後行則或制於數焉耳恭惟先生載道來南卓爲一代儒宗其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孟氏此張南軒記歸鴻閣畫像語也伊洛高弟以孔門比之龜山其曾子羅李其子思而文公則孟子此真西山答陳復齋書也先生之學推明聖賢蘊奧天典民彝嘉言善行粹然一出於正是集之行其於世教豈小補哉嗟今之人拔一毫以利天下有不爲者况求如諸君子之能爲先哲傳書爲萬世開來學又千百而未一見是可敬也於是乎書皆

至順癸酉中和節三山後學朱鑿維洪謹序



龜山楊文靖公集目錄

卷第一

詩

此日不再得示同學

書懷少作

端午日少作

巖松

勉謝自明

別西齋諸友

和鄭商老下第

雨寒

穎昌西湖泛舟

游賈丞相曲水園

送席二伊川婿

寄游定夫

在穎昌從明道先生





歸鴈

感事

送丁季深

別游定夫

冬至日聞雷

蘄州早起

過關山

晚泊遇雪

偶成

臨川驛偶成

除夜感懷 臨川驛

臨川道上

旅舍書事

臘月見桃花

酬林志寧 志寧從學河南二程先生

離家作二首 庚申歲作

過蘭溪

夜雨

合江亭晚眺

重經烏石鋪

嚴陵釣臺

過清溪渡

過七里灘

登桐君祠堂 措有隱者結廬於此人問其姓

梭山侯朝 十一日潮起信是日潮小不列

晚泊圍頭

過錢塘江迎潮

江上

泛江至土坊

過金山

淮上獨酌

土屋

徐郎廟

秋日有懷寄從弟表民 丁憂伯父



父不得家書

觀獵

遣懷

枕上

寄范正甫

時討西夏

元豐壬戌歲暮書事

卷第二

詩

藏春峽

六詠并序

詠歸堂

老圃亭

暗香亭

虛心亭

春照樓

藏春峽

題贈吳國華釣臺

國華自作記不取嚴陵

綠陰亭上

吳先生家

含雲晚歸寄真師

含雲寺書事六絕句

游玉華洞

久旱

冬曉

次韻思睿見寄

次韻蔡武子書懷

感懷寄鄉友

時在虔州

病中作

送虔守楚大人

元祐戊辰

吳子正招飲時權酒局不赴作詩戲之

贈別蔡武子被誣

得釋赴泉州錄參

贈致政楊孟堅宣德

孟堅歷三世不改官而諸子各有第宅故以楊陸為比

春波亭上

藍田溪上



寄題環翠樓

記云唐君作此樓以奉親

荷花

勉懷

宜春溪上

宜春道上

過豐城

瀏陽五詠渭水

歸鴻閣

飛鷄亭

相公臺

洞陽

孫思邈脩真所

寄湘鄉令張世賢

縣齋書事四首

次韻錢帳計

和潭倅張朝請行縣言懷

又用前韻和早梅二首

和張倅行縣

假山

縣齋書事寄張世賢

檢田

公幹游光大示犀老

王簿清輝亭

醴陵丁君洋洋亭

寄長沙簿孫昭遠

時以不催積欠被勅

### 卷第三

詩

送蔡安禮

席上別蔡安禮

于方赴調安禮赴博羅任

次韻安禮見寄



安禮以宏詞見勉因成二篇奉寄

安西聞捷三首 呂吉甫得節

感事三首

冬寒兩齒忽覺動搖因成書懷

書懷

泗上 聞將閉汴口

汴上 聞開月堤

出京 己卯歲九月

出尉氏

陳留書事

予自長沙還植蘭竹於東西軒調官京師逾  
年而歸蘭竹皆衰悴感而成詩 己卯

吉溪早起

漢坂舟行

秋晚偶成二首

感事

晚雨

隱几

入山行

題愚齋 溪東黃室

贈醫者鄧獻臣

游武夷 是日泛小舟至雞巢岩還游冲佑觀

童氏必大亭 生前作此亭

和李倅游武夷

黃彥昭時思閣 前有連理檜

綠漪軒

迂踈堂

鄱陽湖觀打魚 小龍廟在湖上崇寧壬午



南康值雨

廬山卧龍菴有劉道人自云百餘歲碧眼不粒食惟食松飲水每食至必先知之欲往見之亦不累於并記之

白公草堂

過廬山遇雨

題諒長老壁

東林道上閑步二首

過東林三首

江上夜行 赴荆南道

江上晚步

赴荆南詩

過漢江

荆州偶作

過石首謁縣官回有作

士年十二月

荆州書事二首

送鄭季常赴太學正

脩

江陵令張景常藏書萬卷堂

送向和卿還京

子部

次韻何吉老游金鑾寺

向和卿覽余詩見贈次韻奉酌

卷第四

詩

送胡康侯使湖南

送趙循道赴都講

南陵人

直舍大風書事寄循道

天寧節

留別富宣德



和席季成游金鑾寺

送王克道游三茅盧阜

席太君挽辭二首 直舍書事

登峴首阻雨 時自荆南入京

湘君祠 岳陽書事

渚宮觀梅寄康侯 新湖夜行

泉鴻 寄定夫

寄練子安教授 送陳幾叟南歸年 戊

寄題趙貫道後樂亭 亭在沂州新泰縣

謝詹司業送酒 春早

春日有懷諸友 出郊

戲贈詹安世 喜談兵慕取弁之為人故有戲之句

望湖樓晚眺 春日五首

遣興 春晚

病中作 南京 病起

送富朝奉還闕 紹榮字國華

次韻晁以道 庚寅年出京

和陳瑩中了齋自警六絕 瑩中詩附

了齋自警 和錢濟明游官園 常州

題陳宣事烟波泛宅 偶成



過吳江

南歸書事

間居書事

溪上

寸碧軒

冬早書事

齒落書懷

與將樂令飲揖仙亭

憑高

送嚴尉

贈程舍人迎侍入閩

鄒公挽辭二首

卷第五

書

上淵聖皇帝書

上欽宗皇帝書

卷第六

奏狀

辭免邇英殿說書奏狀

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乞上殿奏狀

辭免諫議大夫奏狀 舉呂好問自代狀

五月初十日乞出第一奏狀

十四日第二奏狀 十六日第三奏狀

二十四日第四奏狀

六月初四日乞致仕奏狀

初九日辭免給事中第一奏狀

十八日第二奏狀



二十八日第三奏狀

七月初五日辭免徽猷閣直學士第一奏狀

十七日第二奏狀  
二十六日第三奏狀

辭免召赴行在奏狀  
申省狀附後

十二月二十六日辭免工部侍郎奏狀

舉曾統自代狀

建炎二年二月十五日乞出奏狀

三月初二日再乞宮祠奏狀

辭免侍講奏狀

四月初六日乞宮觀第三奏狀

十五日第四奏狀

辭免龍圖閣直學士奏狀

建炎庚戌乞致仕奏狀

代虔守薦楊孝本狀

### 卷第七

表

謝邇英殿說書表

謝諫議大夫兼侍講表

謝賜詔乞致仕不允表

謝待制表



皇帝即位賀表

復辟賀表

謝工部侍郎表

謝賜詔乞出不允表

謝侍講表

謝龍圖閣直學士表

謝轉官致仕表

代慶守賀正表

代賀坤成節表

代貢物表

代漕臣賀收復表

啟

謝太守啟

謝楚大夫啟

謝張明請啟

謝馬通直啟

賀舍人啟

代人謝呂漕啟

代人謝辭啟

代慶守謝李運使啟

代賀蘇左丞啟

代謝筠守啟

代與檢法啟

請媒書

婚書

卷第八

劄子

論時事劄子 宣和七年三月

慎令

茶法

監法

轉解

糴買

坑冶



邊事

盜賊

擇將

軍制

論金人入寇劄子

十二月二十六日

乞宮觀劄子

卷第九

書一

見明道先生書

寄明道先生書二

寄伊川先生書

論西銘

伊川答書

附

答伊川書

與楊仲遠書

六

與楊君王書

與林志寧書

寄程二十三書

明道先生子汝陽簿

卷第十

書二

與鄒堯叟書

名夔劉執中壻

與楊孟堅書

與吳國華別紙

丙元祐寅

答吳國華書

寄俞仲寬別紙

三

與俞彥脩書

名袁仲寬子

答吳仲敢書

寄翁好德書

二

答陳子安書

卷第十一



書三

與陸思仲書

謝程漕書

博文

上毛憲書

名漸字正仲

寄毛憲書

上提舉書

議後

代人上王令書

代人上江令書

與張秀才書

與翁子靜書

答李杅書

答呂敦智書

卷第十二

書四

與游定夫書

六

與鄒至完書

與劉器之書

答陳瑩中書

卷第十三

書五

答胡康侯書

十四

卷第十四

書六

答學者書

答呂秀才書

答呂居仁書

四

與許少尹書

答胡處晦書

答練質夫書

與黃用和書

答蕭子莊書

四



荅曾元忠書二

與鄒德父書二

荅胡明仲書

荅范伯達書

卷第十五

書七

荅李叔易書

與陳公晦書二

與李泰發書四

荅張子韶書

與李丞相書二

與許高老書

荅傅子駿書

與傅國華書

與執政書

與劉希範書

與梁兼濟書

與廖用中書

與吳大卿書

與吳守書二

與呂提刑書

與秦丞相書

卷第十六

記

樂全亭記

虎頭岩記

求仁齋記

楊道真君洞記

孝思堂記

歸鴻閣記

乾明寺脩造記

躡息菴記

白雲菴記

含雲寺真師遺像記

資聖院記

養浩堂記



婺州新城記

沙縣陳諫議祠堂記

南劍州陳諫議祠堂記

浦城縣重建文宣王殿記

卷第十七

序

楊仲遠字序

鄧文伯字序

楊希旦文集序

送吳子正序

與陳傳道序

謝君詠史詩序

田曹吳公文集序

復古編後序

書序

論語序

孟子序

中庸義序

校正伊川易傳後序

孫先生春秋傳後序

米華先生文集序

王卿送行詩序

鄒公侍郎奏議集序

卷第十八

經筵講義書

吉人爲善

播弃黎老

惟天惠民

惟受罪浮于桀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



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王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 卷第十九

經解

春秋義



始隱

不書即位

鄭伯克段于鄆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夏五月莒人入向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秋武氏子來求賻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夏單伯逆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紀侯大去其國

詩義

將仲子

叔于田

狡童

孟子解

梁惠王問利國

賢者亦樂此乎

移民移粟

仁者無敵

無道桓文之事

是心足以王矣



今樂猶古樂

憂以天下樂以天下

徵招角招

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好色好貨

聞誅一夫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亦運而已矣

君請擇於斯二者

不遇魯侯天也

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克也夫志至焉氣次

焉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

勿忘勿助長

伯夷柳下惠

孟子將朝王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

遲遲吾行也

惟義所在

不失赤子之心

薛居州善士也

是皆已甚

若合符節

君之視臣如犬馬

天下之言性



孔子作春秋

盡心

柳下惠

五十而慕

形色天性

卷第二十

荅問

荅胡德輝問

二十七

卷第二十一

史論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同道不同道

五霸假之

藺相如

張良

曹參

周勃

韓信

季布

叔孫通

酈寄

田叔

賈誼

項羽

蕭何

陳平

張耳

彭越

趙堯

張蒼

朱虛侯

婁敬

賈山

周昌

陳餘



申屠嘉

馮唐

張釋之

索盜

晁錯

鄒陽 枚乘

竇嬰 灌夫 田蚡

劉向

朱禮

臧洪

竇武 何進

荀爽

郊祀志

汲黯

周世宗家人傳

卷第二十二

策問 共十六道

卷第二十三

日錄論 共三十二篇

卷第二十四

字說論

空無土以為穴則空無相無工以穴之則空  
無作無相無作則空名不立

空侗真空者離人焉空異於是特中無所有  
耳大同者離人焉侗異於是特不能為異耳  
同彼亦一是非也物之所以不同門一口則  
是非同矣



金銅金正西也土於此終水於此始銅赤金也爲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火

童始生而蒙信本立矣方起而釋仁端見矣中中通上下得中則制命焉

忠有中心有外心所謂忠者中心也

洪洪則水共而大洪範所謂洪者五行也亦共而大

鴻大曰鴻小曰鴈所居未嘗有正可謂反矣然而大夫贅此者以知去就爲義小者隨時如此而已乃若大者隨時則能以其知與事

造業矣鴻從水言智工言業故又訓大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若大夫者不能克此公公雖尊位亦事人亦事事

松栢松華猶槐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道栢視松也猶伯視公伯用詘所執躬圭者以此公用直所執桓圭者以此籠從竹從龍內虛而有節所以籠物雖若龍者亦可籠焉

冬春徂夏爲天出而之人秋徂冬爲人反而之天



天示不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又示  
天得一而大地得一而小

義和歛仁氣以爲義散義氣以爲和

犧牲殘而殺之和所以制物完而生之義所  
以始物

戲自人道言之交則用豆辨則用戈慮而後  
動不可戲也戲實生患自道言之無人焉用  
豆無我焉用戈無我無人何慮之有用戈用  
豆以一致爲百慮特戲事耳戲非正事故又  
爲於戲傾戲之字

置罷上取數備有以口下則直者可置使無  
貳適惟我所措而已能者可罷使無妄作惟  
我所爲而已

終無時也無物也則無終始

聰於事則聽思聰於道則聰忽矣

思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若是者其心未  
嘗動出也故心在內

莖莖菹莖一艸而五味具焉即一即五非一  
非五故謂之莖衆而出乎一亦反乎一故謂  
之菹



之有所之者皆出乎一或反隱以之顯或戾  
靜以之動中而一者所之正也

懿微壹而恣之者懿也俊德之美也微而糾  
之者微也玄德之美也

除有陰有陽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辨新  
故相除者人也

蟋蟀蟋蟀陰陽帥萬物以出入至於蟋蟀其  
率之爲悉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故詩每  
况焉

紅紫紅以白入赤也火革金從工器成焉凡

色以系染也紫以赤入黑也赤與萬物相見  
黑復而辨於物爲此而已夫有彼也乃有此  
也道所貴故在系上工者事也此者德也  
豐豐者用豆之時

崇高高言事崇指物陰陽之義

雜著

陳居士傳 諸公跋附

鄧氏真贊

書銘

言默戒

張牧之子名

勸學

雜說 五章

特排口號 二



卷第二十五

題跋

跋司馬溫公帖

跋富文二公帖

跋清獻公愛直碑

跋橫渠先生書及康節先生人貴有精神詩

題蕭欲仁大學篇後

題張公行狀後

書李從政墓誌

跋賀仙翁親筆詩

跋賀方回鑑湖集

跋鄒道鄉所書女誠

跋道鄉帖

題了翁責沈

跋了翁與韋深道書

題中庸後示陳知默

跋曾伯智孝行類要

跋公子血脉譜

跋江民表與趙表之帖

跋了翁祭鄭南夫文

跋三墳傳

題了翁送幾叟詩

題李丞相送幾叟詩

題翁氏特文編

跋了翁書溫公解禪偈

跋溫公與劉侍御帖

跋諸公與徐仲車詩簡

跋鄒公送子詩

題諸公邪說論後

跋彭器資送余仲勉序



跋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書

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書

此書不載於溫公集中故附見於此

卷第二十六

哀辭

明道先生哀辭

鄒堯叟哀辭

郭思道哀辭

祭文

祭楚守縣君文

祭鄒侍郎文

祭呂侍講文

祭思睿文

祭陳瑩中文

祭游定夫文

祭劉器之文

祭陳立道文

祭陳氏十五娘子文

卷第二十七

行狀

先君行狀

曾文昭公行述

卷第二十八

墓誌銘一

王母朱氏墓誌

張氏墓誌銘

蔡奉議墓誌銘

俞氏墓誌銘

游執中墓誌銘

鄒堯叟墓誌銘



吳國華墓誌銘

吳子正墓誌銘

卷第二十九

墓誌銘二

陳君玉墓誌銘

李子約墓誌銘

許德占墓誌銘

楊氏墓誌銘

梁明道墓誌銘

張進之墓誌銘

卷第三十

墓誌銘三

李脩撰墓誌銘

令人吳氏墓誌銘

翁行簡墓誌銘

卷第三十一

墓誌銘四

御史游公墓誌銘

莫中奉墓誌銘

錢忠定公墓誌銘

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五

陸少卿墓誌銘

曹子華墓誌銘

向太中墓誌銘

孫龍圖墓誌銘

卷第三十三

墓誌銘六



忠毅向公墓誌銘

章端叔墓誌銘

卷第三十四

墓誌銘七

周憲之墓誌銘

卷第三十五

墓誌銘八

樞密曹公墓誌銘

張安時墓誌銘

樞密鄭公墓誌銘

墓表

居士余君墓表

墓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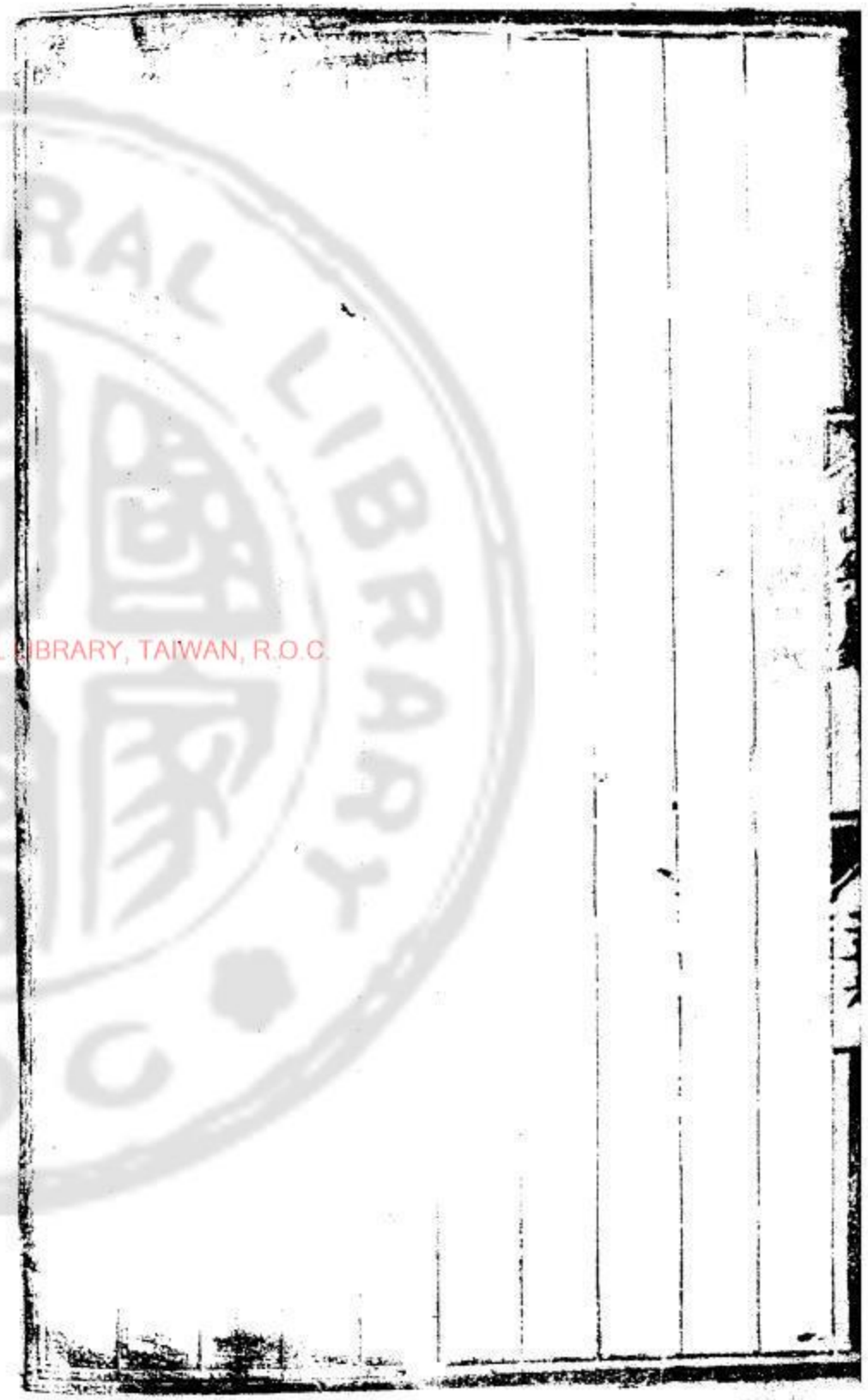
范君墓碣

龜山楊文靖公集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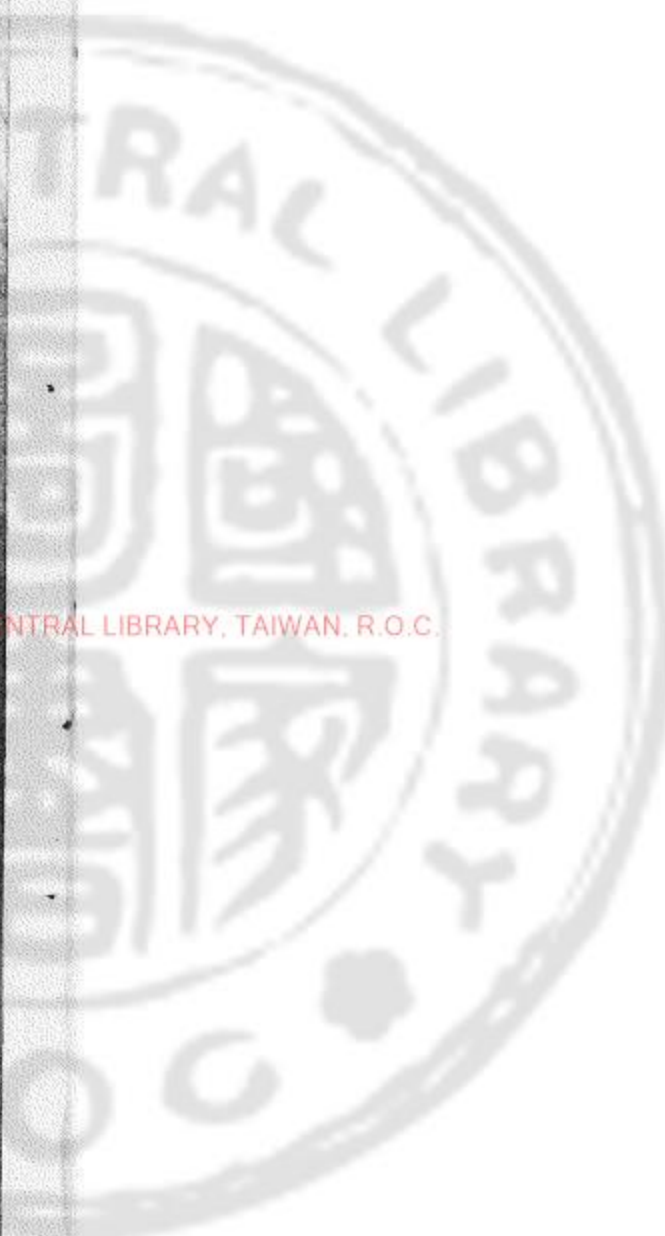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一

詩一

此日不再得示同學

此日不再得注扶桑躑躑黃小羣毛髮忽已蒼  
 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  
 行矣慎所戒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間所差亦毫芒  
 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  
 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  
 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遺芳希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  
 警猶適千里駕言勿徊徨驅車日云遠誰謂阻且長





旨意高  
遠

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間。雕鐫事辭章。  
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塞游。異趣均亡羊。  
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彊。  
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  
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即亡。雞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  
欲為君子儒。勿謂予言狂。

書懷 少作

敝裘千里北風寒。還憶簞瓢陋巷安。位重金多非所  
慕。直緣三釜慰親歡。

端午日 少作

何汝唐  
人

悠悠南北各天涯。欲望鄉關眼已花。憶得親庭誰共  
語。應憐游子未還家。

巖松

婆娑千尺倚巖巔。隱隱虬姿拂遠烟。尤喜地靈泉脉  
潤。獨愁天濶晝陰偏。孤根礙石盤彌固。直幹凌霜老  
益堅。靡腫不須逢匠伯。散材終得盡天年。

勉謝自明

少年力學志須彊。得失由來一夢長。試問邯鄲歌枕  
客。人間幾度熟黃梁。

別西齋諸友



浮雲如積酥涼颯勁絃疾溶溶渺天末飄忽易相失  
懸弧四方志袍繫非予匹平生結歡久始願膠投漆  
別離傷素懷此身在萍迹

和鄭商老下第

雨餘新惹一番愁。輾轉衾寒客思悠。獻璞又添今日  
恨。登科空負昔人羞。林泉水石君先到。京國風塵我  
尚留。莫爲浮名苦憔悴。前春行釣巨鰲頭。

雨寒

天幕陰雲積。蕭蕭雨正靈。泥污關市寂。水入御溝深。  
破屋寒侵骨。哀絃凍絕音。更愁風力健。瘦怯不能禁。

穎昌西湖泛舟

游賈丞相曲水園

扁舟乘興謾追尋。路轉河回入柳陰。拂面落花春意  
盡。避人幽鳥野情深。無健思供吟筆。賴有寒光映  
客心。日暮倚風歸棹急。一鈞新月掛遙岑。  
春過鸞花無處尋。移舟行近古城陰。褰衣水上牧殘  
片。傾耳枝間覓好音。山隔曲堤迷遠近。魚跳文藻亂  
浮沉。飄然似得江湖趣。陡起歸興萬里心。

送席二

伊川壻

樞衣又席想多聞。高節應能與俗分。不用卑飛入幽  
谷。定知喬木在青雲。



寄游定夫

在穎昌從明道先生

絳帷燕侍每從容。一聽微言萬慮空。却愧猶懸三釜樂。未能終此挹清風。  
蕭條清穎一茅廬。魂夢長懷與子俱。五里橋西楊柳路。可能鞍馬復來無。

歸鴈

天末驚風急。江湖夜思長。悲鳴愁絕塞。接翼冒清霜。  
澤岸多縉弋。雲間乏稻梁。茫然栖息地。飲啄欲何鄉。

感事

世事浮雲薄。勞生一夢長。散材依櫟社。幽意慕滌梁。

風激鷹鷂迅。霜殘草木黃。秋開如有約。早晚問耕桑。

送丁季深

烟含疎柳綠蒙茸。杏腴桃英入眼紅。邂逅與君逢臘雪。飄零獨我過春風。空愁轉轂音塵遠。且寄離懷笑語中。後夜月明人寂寂。相思那復一樽同。

別游定夫

龜勉吾將仕。謀身力已分。漆雕慚未信。子夏又離羣。慘淡交情重。間關道路勤。至言宜遠寄。孤陋願頻聞。

冬至日聞雷

上圭日已南。百年生有期。新陽潛地脉。慘慘羣陰微。



尚覺雲氣昏嚴。颯弄寒威。狂雷與驟雨奔逐。如喧擊  
百虫。誤驚蟄生理。亦已虧。向晚怒聲息。霰雪交餘輝。  
凌寒山驛。孤持盃空自疑。

蘄州早起

城頭雷動角聲哀。似共行人怨落梅。欲報晨炊梁未  
熟。喚回殘夢眼驚開。霜清暗覺貂裘冷。月淡空令邑  
犬猜。倚杖起看風正慘。紫微繚繞俯三台。

過關山

牢落關山路。年來倦往還。長隨流水梗。迄有愧白雲閑。  
親遠江天外。魂勞夢想間。泫然游子淚。挹盡復沈瀾。

歲律行將暮。颯風凌九垓。山深人寂寞。路遠馬虺隤。  
幽意從誰展。愁懷帶酒開。衰遲仍惜日。投晚獨徘徊。

晚泊遇雪

向曉驚風急。飄零雪滿垓。氣升雲幕幕。天遠月冥冥。  
寒色終無賴。豐年謾寄聲。舖糟吾不慣。彊醉復還醒。  
寒逼歸鴻急。悲鳴聲更哀。舞風斜翳日。帶月暗欺梅。  
平野光初合。陰雲凍不開。無聊還帶酒。顛倒盡餘盃。

偶成

天遠何須問。勞生聽若何。犁鋤三畝足。栖息一枝多。  
白雪寧堪冒。清時只浪過。好尋明月影。醉舞自婆娑。



臨川驛偶成

冉冉朝仍暮。蕭條官舍幽。閉門三尺雪。觸物一虛舟。  
虫蠹生涯盡。萍漂世事浮。尚思方技學。多病未能休。

除夜感懷

臨川驛

歲律已云盡。思家日印深。二年爲客恨。千里倚門心。  
節物羅樽俎。兒童學語音。眩然如在目。恍惚夢難尋。  
愛日乖予願。親顏長在心。遠遊仍換歲。華髮想盈簪。  
永夜誰同席。殘盃憶共斟。相思空有淚。揮洒滿衣襟。

臨川道上

風雨離山驛。斷橋危欲顛。去心奔逸驥。行路上青天。

馬序江湖樂。雲歸島嶼連。悠悠遠征客。千里獨茫然。

旅舍書事

懶拙乖時尚。支離與世殊。饋漿驚御寇。避席愧陽居。  
觸事紛難解。忘形色易耨。不須修混沌。機械本來無。

臘月見桃花

脂臉輕勻作艷粧。未應潔白似梅香。天紅不見凌霜  
操。謾向春前取次芳。

酬林志寧

志寧從學河南二程先生

君不見昔時卜年公。拆龜食墨溷澗東。伊流洛水環  
紫宮。廣輪千里天地中。真人一往不復見。鼎湖弓劍



空遺蹤陰陽所交風雨會和氣自古生英雄邇來百  
千歲零落多奇窮鳴臯少室崢嶸倚天闕下有回淵  
萬仞鑿雙龍蒸雲結雨氣濛濛惟有蒼髯紫領包玄  
珠時發光燄凌烟虹成周太平鬱餘策但令洙泗生  
清風嗟君妙齡有仙骨乘槎暗與天潢通萬里不一  
息去若孤征鴻決開銀河浪分出一派懸秋空顧予  
山野姿未老心已慵謬從君子游營道術偶同有如  
退之與東野自慚青蒿倚長松感君惠然抵山谷開  
談冰雪清吾胸高堂黑髮顏如童未湏念此心忡忡  
幸有山前泉清冷可酌與君啜甘茹草忘春冬

離家作二首

庚申歲作

敗葉辭故枝驚颯送微雨田廬向收穫城中亟完補  
游子欲何之道路修且阻俛首謝田父子生厭羈旅  
胡鴈依朔風群飛逐南翔游子方北征朔風吹我裳  
攬轡望雲間夜色正蒼蒼空羨南歸翼幽懷增感傷

過蘭溪

紛紛朝市競秋毫江上霜風正怒號不問揚濶與彭  
浪翻然東下日千艘  
百年生計一輕舸照水初驚見二毛但道澄江靜如  
練那知風雨作波濤



風帆斜颺漾清漪。驚起沙鷗掠水飛。寄語從今莫相  
訝。我心隨處自忘機。

。夜雨

似聞疎雨打篷聲。枕上悠揚夢半醒。明日覺來渾不  
記。隔船相語過前汀。

合江亭晚眺

倚杖鉤簾兩水間。晴光飛影上雕欄。帆催畫鷁搏風  
去。雲吐鉛峰作劍攢。平野烟浮迷遠目。晚溪潮漲失  
前灘。騎鯨一往扶桑近。休問人間行路難。

重經烏石鋪

夾屋青松翠藹中。去年經此亦匆匆。重來烏石岡頭  
路。依舊松聲帶曉風。

嚴陵釣臺

漢網久陵遲。國柄授權室。中興得英主。威明戒前失。  
三公經邦國。吏事困精覈。功臣欲自全。猶不任以職。  
矧茲故人分。義等天倫戚。卓哉子陵心。秉哲固一識。  
投身參名爵。豈但枉尋尺。萬鍾雖云富。樊雉非予匹。  
石瀨清且洄。蒼崖聳而直。揭竿事幽尋。釣水鮮可食。  
羊裘其冬漁。交繻未云益。三旌屠羊肆。義不在吾易。  
用舍各有趨。高風亘今昔。



過清溪渡

天濶江銜雨。冥冥上客衣。潭清魚可數。沙晚鴈爭飛。  
川谷留雲氣。鶉鴝傍釣磯。飄零江海客。倏倒一帆歸。

過七里灘

披瀝高林。風搏下視平湖。萬里寬搔首。扁舟又東。  
去。唯。上。看。流。瀉。扁舟東下。幾時還。一席飛帆。插羽翰。回首嚴陵臺上。  
月清風。千古逼人寒。

登桐君祠堂

昔有隱者結廬於此人問其姓指桐樹示之故號桐君

霜染溪楓葉。葉丹翠鱗浮。動汐波閑。盤盤路轉千峰。

表冉冉雲扶兩腋。間掠水輕鷗。晴自戲。凌風飛鴈暮。  
爭還結廬。姓字無人會。靜對庭陰一解顏。

翠崖千尺峙雲高。樓殿翬飛壓巨濤。檻外回峯自連。  
著一作潮去潮來山愈靜。祇應潭下有靈鼈。

梭山候潮

向晚牛羊沙岸歸。落帆烟浦候潮時。誰言江上須忠。  
信。潮信于今自失期。

晚泊圍頭

水光天影湛清漪。澤岸沙汀斷復聯。江借晚風翻白。  
浪。山銜斜日隔青烟。喧林鳥散穿雲去。架網人間枕。



柁眠獨倚蓬窗靜無語微吟擁鼻不成篇

過錢塘江迎潮

銀潢翻空際天白鯨怒鵬騫海波擊湧雲噫氣聲怒  
號萬馬馳車隨霹靂低昂上下如桔槔頃刻性命輕  
鴻毛賈囊負笈有夷路一日何事常千艘因思羊腸  
盤九坂攀援蜀道愁猿猱人生觸處有萬險豈必此  
地多風濤願言夷險不須問莫負對酒持霜螯

江上

寒雲暮暮結秋陰月淡霜娥冷不禁更祝江波休蕩  
漾莫令清影碎浮金

泛江至土坊

萬頃江湖遠孤乘一葉船鴈飛雲外字蓬掩水中天  
波靜櫓音息風微帆影偏回環聊注目浩蕩接青烟

過金山

環望荆吳拆清江日夜流飛騰潮汐浪漂泊利名舟  
山湧鼇蟠出樓噓蜃氣浮僧窓千古意出沒看輕漚

淮上獨酌

廉纖晚雨洗輕塵天淡雲浮夜色新賴有麴生風味  
好不須邀月作三人

土屋



土屋枕荒陂。周回僅容席。環堵異營窟。猶遺古風質。  
功雖勞版築。身自有餘力。依戶鑿圓竇。寒光度如璧。  
夏開迎溫風。冬堦可栖息。胡爲棟宇麗。但免風雨阨。  
安居自寬暇。見者徒逼仄。寄言隣舍翁。各自適汝適。  
慎勿慕華屋。澆漓非至德。

徐郎廟

古廟靈塲枕碧巔。松楸依約鎖風烟。羽毛一去無消息。  
墮落人間幾百年。

秋日有懷寄從弟表民

丁憂伯父

羈旅吾方困。哀思汝正煩。望雲愁鴈序。回首憶鷓原。

北圃蔬還盛。東軒菊想繁。飄零不相見。沾灑獨忘言。

久不得家書

歛彼晨風飛。日暮歸鬱林。游子尚何得。但寄千里心。  
庭闈斑白親。憶念我亦深。云何彼無耗。徒役夢寐尋。  
有如在空谷。歲久想足音。竹篇一行書。貴可抵萬金。  
踟躕步前庭。復坐口欲瘖。淚墮不自知。但覺盈衣襟。  
人生本無待。豈受外物侵。歸當卧牛衣。竹籜橫荆簪。

觀獵

貂裘白馬誰家子。擁戟弦弧囊勁矢。寒身欲與鳥爭飛。  
觸處塵埃雲四起。長繩驅逐狐兔驚。騎鷹掣臂流



雙睛。飛揚雲間電光閃。旋復草際無遺生。鷲腸久厭  
鮮肥餌。顧盼方能伺人意。但矜鼎俎有餘甘。貪餐誰  
憐殄生類。安得淑氣回嚴秋。徐令困拙同鳴鳩。林間  
百鳥恣孳乳。雖欲擊搏知無由。

遣懷

君子雖自嚴。至潔宜若汙。昭昭揭日月。所向將蝟如。  
天地一窄中。逼仄身亦孤。游世在虛已。浩蕩與時俱。  
靈府有天游。環中真道樞。

枕上

小智好自私。小德常自足。自私開人賊。自足心有目。

瑕瑜不相掩。君子比良玉。默默枕上思。戒之在深篤。

寄范正甫

時討西夏

羈窮莫厭如牢圈。從古功名出屠販。男兒不負懸弧

心。馬革裹尸猶足願。君不見淮陰寄食飢貧叟。一作竊瓜

寄食淮陰叟胷下英風亦何有。逢時吐氣雷電奔。金印纍

纍大於斗。玉門晝夜羽檄驚。睥睨欲塹天。都城叩關

虎士鬱餘怒。科頭奮戟如鷗鷹。君從壯年蘊竒策。未

宜縮首葺柴荆。昔人投筆真豪英。慨然萬里終成名。

南山白額雖欲老。百獸遭之猶裂腦。

元豐壬戌歲暮書事



閩陳地力盡種藝被山谷涵濡一雨潤鬱鬱原野綠  
春風忽云徂舒景變炎燠涼颯動地軸拏斂何神速  
坐愁林巒空俯視萬木禿凝霜借風力摧折到松竹  
嗟予閉門人感此亦愁感幽庭有萱草采采不盈掬  
如聞糟牀注取醉須百斛沉酣樂時運天關不須觸  
萬物一芻狗蒼蒼自高目

龜山先生集卷第一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

詩二

歲春峽六詠并序

國華先生得幽谷於劍水之東去其所居僅一里餘  
負山之巔闢地西向爲堂名曰詠歸堂之下有亭曰  
老圃亭之前有跡穿數畦其南北有二茅亭南植梅  
數株名曰暗香北種紫竹數竿名曰虛心又其南有  
一石竇其下可容數人名曰容照巖合而名之曰歲  
春峽

詠歸堂



結廬東山阿屹然俯全蜀下有黃龍淵浮光抱層雲  
彼美谷口翁杖策來往頻明月自爲友顧影相爲隣  
擷芷佩芳蘭不與麋鹿群虛堂發輝素黃卷日相親  
采薇芼晨羹弋鳧俯清樽曝日負岩竇爲童浴溪濱  
微吟曳雙屐踏破青苔紋歸與自樂只此意將誰論  
點狂聖所與聊欲繼餘芬

老圃亭

昔君居隱鱗投竿拂珊瑚國華故君有隱鱗今來寓  
谷口結亭事春鋤亭下十餘畦蔚蔚富嘉蔬野果銜  
朱萼蔓實垂青桴籬根有蹲鴟晨炊勝彫胡豈惟充

君腹隣里亦厭餘疏泉動地脉硤确成膏腴諒彼漢  
陰人假修匪吾徒避俗柴桑翁不復嘆荒蕪卷懷經  
綸手治平此一畝居知子非隱淪聊以寓壯圖人生  
出處分禮義安可踰茲謀異樊湏甘事小人儒

暗香亭

謾愁青女妬新裝已有風傳處處香試問隱鱗溪上  
客欲將春色若爲葳

虛心亭

山橫鼇背碧嶺屹亭對浮筠縹緲間拾遺記蓬萊山  
有浮筠之幹葉  
青蕭散誰爲三徑侶祇應長共白雲閑



容昭巖

清時投迹在嶽峯。一穴晴光破晚陰。刺草未容忘魏  
關。故應長有子牟心。

截春峽

山街幽徑碧如環。一壑風烟自往還。不似武陵流出  
水。殘紅那得到人間。

題贈吳國華釣臺

國華自作記  
不取巖陵

君不見釣璜溪上白髮翁。一竿西去追冥鴻。田車同  
載。非羆熊鷹揚。烈飛如飄風。又不見羊裘石瀨垂綸  
叟。爽槩凌天動星斗。萬乘故人親訪求。卧對鸞與心

回首聖賢遇。合自有時潔身亂倫非。所知高風寥寥  
古已往。較然得失知者誰。君有釣臺臨橘水。橘溪不  
與桐溪比。收身欲躡渭。老蹤笑撫長髯照。清泚澄潭  
夜。月秋光浮撒波。短艇公汀洲。長繩巨石不能繫。飛  
帆片片歸蓬丘。巨釣沉餌牽九牛。一釣直掣金鰲頭。  
脩鱗鬣鬣浪山起。雲鵬飛翻忽千里。跨雲憑翼上青  
冥。一點孤光削箕尾。

綠陰亭上

吳先生家

沙邊坐無傍。清漪瀧下漁船逆。浪歸身在輞川圖畫  
裡。晴空惟欠雪花飛。



含雲晚歸寄真師

每扣禪關即晚歸。塵中回首萬緣非。  
不愁幻翳迷心地。且聽潮音振祖衣。  
歸路往來無別徑。夜光清徹有餘輝。  
虎溪舊社知重約。陶令如今已息機。

含雲寺書事六絕句

獸駭禽鳴紫蔚中。難將此意問鴻蒙。  
縈回小徑蒼苔滑。杖履從今恐不通。

北山山下一漁翁。形解心凝骨已融。  
支枕睡餘人寂寂。一軒明月滿窓風。

山前咫尺市朝賒。垣屋蕭條似隱家。  
過客不須攜杖

吹野塘終日有鳴蛙。

夾屋青松長數圍。午風搖影舞僛僛。  
幽禽巢底鳴相應。時引曳一作殘聲過別枝。

竹間幽徑草成圍。藜杖穿雲翠滿衣。  
石上坐忘驚覺晚。山前明月伴人歸。

蝶夢輕揚一室空。夢回誰識此身同。  
窓前月冷松陰碎。一枕溪聲半夜風。

游玉華洞

蒼藤秀木遶空庭。壘石層巒擁畫屏。  
混沌鑿開幽竅遠。巨靈分破兩峯青。  
雲藏野色春長在。風入衣襟酒



易醒。採玉遺蹤無處問。擬投簪綬學仙經。

久旱

農郊阡陌起黃塵。望斷天涯絕點雲。踈懶無情訟風伯。幽窓時讀退之文。

冬曉

着瓦霜華冷。暝空曉霧均。氣昏難見日。風過易生塵。洗硯冰紋破。憑爐火色春。莫嫌寒尚薄。雨雪更愁人。

次韻思齋見寄

聖賢千古愧難攀。力學方憂敢自閑。顧我久拋聲迹外。慚君猶掛齒牙間。平生拙計心長在。解帶高風志

未還。捧檄于今非得已。謾勞魂夢遶溪山。

次韻蔡武子書懷

放形鋤色恐成光。斲聖能令鼻不傷。自信放魚真得計。却憐挾策亦亡羊。刃投有間多餘地。語到無言輒自忘。擾擾世紛何足問。松窓終日獨徬徨。

感懷寄鄉友

時在虔州

漫浪人間已十年。簿書擾擾日羈纏。朱公謾有千金璧。季子初無二頃田。籬下蹲鴟餘晚實。雲根紫鼈奮新拳。淹留寸祿空回首。一望鄉關一悵然。

病中作



通衢隔轍斷經過門巷空無雀可羅驅去兒童卧虛室蕭然惟一病維摩

送虔守楚大人 元祐戊辰

象緯辰心次雄都水濁時徑天浮瑞彩驚代出英姿  
厚德千金璧虛懷萬頃陂霜蹄來漢苑雲翮上天池  
籍籍才猷美皇皇使節馳飛書騰衆吻橫穿實通達  
剖竹章流遠還車蜀道蟻除成都憲以臺秦庭徒被  
指趙璧本無玼黃霸初勤細裴公可範規惠流三郡  
俗名掩四賢祠大厦資梁棟承祧賴鼎彝會須紆袞  
繡寧久駐旌麾畫舫行空挽甘棠去益思烟波迎棹

急江柳拂墻低賤士行藏拙叅軍秩序卑生涯惟蠹  
簡事業付毛錐懶值文園病伶仃曼倩飢自甘同跛  
鼈未忍舍靈龜朽質難雕繪餘生辱品題寒荻回暖  
律陰壑得晴曦終愧麈頭賤難酬國士知兩行淵客  
淚感激自沾頤

吳子正招飲時權酒局不赴作詩戲之

寒爐火冷浮青烟勁風刮面如戈鋌凝陰不動天欲  
雪竟日兀兀成拘攣廣文才名四十年天寒坐客猶  
無羶叅軍官小技能薄寂寞冷坐誠宜然忘形杜老  
偶相覓傳呼歌舞開華筵嗟予簡書固可畏不得對



飲簷花前謾有糟漿逆人鼻汝陽口角空流涎可能  
更似蘇司業只與時時送酒錢

贈別蔡武子被誣

得釋赴泉州錄參

君不見馬伏波後車薏苡珠璣多又不見章臺奏璧  
非有疵相如謬使秦人疑匡章不孝通國非世無孟  
子知者誰惜君高材兼衆美完德從來速招毀含沙  
怒欲陰中之剛引涇流汙清泚輕雲卷盡天日明容  
光變穴無潛形刮磨玉瑩冰雪凝楚人謾費塗丹青  
齊廷有鳥久不鳴會須一舉天衢亨北冥歛起風雷  
驚修鱗鼓鬣隨波輕不須回首顧潛鯨好乘扶搖九

萬里奮迅六翮飛南冥

贈致政楊孟堅宣德

孟堅歷三世不改官而諸子各有第宅故以楊陸爲比

子雲論薦有王音

孟堅屢爲連官所薦

陸賈年來老境侵自守

一官歷三世退令諸子分千金平生器業成幽夢白  
首功名負壯心賴有新詩輕萬戶未須投綬嘆堙沉  
廣文官冷竟誰憐空負才名四十年孟堅及第蕭散已四十年蕭散  
欲尋豪上侶飛揚還一作作酒中仙龍章繡綬榮何  
在鶴氅綸巾靜自便遙憶瀨溪風物好勝游應不愧

斜川

春波亭上



城頭飛蓋映朝暉。向晚游人興未移。安得魯陽酣戰  
手爲留。義馭更遲遲。

藍田溪上

夾籬桃李趁溪斜。淺淺清流映落花。欲問武陵源上  
路。度雲穿石認胡麻。

荷花

照眼紅雲鬪晚霞。童童青蓋半傾斜。會須直跨三千  
仞。移取峰頭十丈花。

寄題環翠樓

記云唐君作此樓以奉親

方壺七萬神黿連。瓊臺縹緲居靈仙。鯨翻海運成桑

田異境誰使夸娥遷。銛峰四面蒼圭圓。巨靈巧以青  
瑤鑄。揉風洗雨淨娟娟。脩眉浮空秀爭妍。清溪回旋  
瀉幽泉。下有澄瀾湛洄淵。繡榻雕欄欲飛翔。凌切漢  
道摩星躔。恍如直跨瀆彌巔。瑠璃凝光圍四天。喜君  
妙齡謝世喧。萱堂慈顏白盈顛。兒童牽衣戲踟蹰。優  
哉此樂誰與先。嗟予昔以三釜懸。投身世網百慮煎。  
今乎老矣誠可憐。狙猿何用簪纓纏。子雲終須守一  
廛。誅茅結屋纔數椽。薛衣雜佩紉蘭荃。手披白蟬玩  
青編。春暉不報常歛然。雖有至樂安能全。

勉懷



紛紛於我未忘情。踈懶多應拾怨憎。便好世間師柳  
惠。不須巖下問孫登。

宜春溪上

斜斜踈柳照清漪。藉藉殘紅自滿蹊。刺眼藤梢牽不  
斷。欲尋流水路還迷。

宜春道上

艷杏天桃日日稀。空餘淑氣尚遲遲。誰人爲作留春  
計。莫放風花自在飛。

過豐城

清江渺渺綠浮天。博物無人繼昔賢。應有斗間靈氣

在。誰能更與斲龍泉。

瀏陽五詠

渭水

洄淵浩蕩白鷗飛。老懶時來坐釣磯。岸幘行吟聊自  
適。不應憔悴似湘縲。

歸鴻閣

簾捲晴空獨倚欄。冥鴻點點有無間。秋風注目無人  
會。時與白雲相對閑。

飛鷄亭

芙蓉雕盡蕙蘭芳。湖水多秋蘭杖屨翛然一漫郎。鳧鶴短



長寧復一作無足問但知鵬鷄兩相忘

相公臺

柔條踈蔓綠交加烟鎖雲涵去路賒繡紱貂纓無處  
問空餘鷄犬兩三家

洞陽孫思邈修真所

聖童去後水雲閑陳迹難尋草莽間獨有微言傳野  
史洞天寂寂一作從此在人寰

寄湘鄉令張世賢

身游羿彀偶相逢安得初終若駟蚤道學未容窺閭  
奧吏師應許叩隣封蕭條此意君誰問落托微官我

更慵盧白回旋真戲事傍觀無用氣填胸

縣齋書事四首

朱顏凋盡鬢鬢世路低回老益慙偶影獨游聊自  
適談書不輟竟何堪神爐默默金徒踊一作天君默

螳蛭紛紛夢正酣誤把此身櫻世網自纏微纒信如

蚕

簿書投老豈身謀朱墨紛紛晚即休平世功名歸稷  
禹一瓢吾欲慕巢由

一去人間二十年空餘飛雪上華顛清時最有求田  
樂未愧陳登榻上眠



身名於我兩悠悠形影相忘懶贈酬擬把一竿滄海  
去漫然清世一虛舟一作不應沙上有鷺鷥

次韻錢帳計

駸駸義馭定難羈過隙跳丸日夜馳但見光陰如掣  
電却尋稽覽已當春飛黃汗血宜千里秋鷲乘風此  
一時芝草鳳凰真美瑞清名應有退之知

和潭倅張朝請行縣言懷

夾道旌麾動陰霾萬里開霜迎威令肅春逐馬蹄來  
幽壑光初滿寒荻暖自回仰窺嵩華質曾未施纖埃  
又用前韻和早梅二首

楚園春歸早寒梅處處開月和清艷冷天與靚粧來  
東閣詩魂動南枝歲律回蕭然冰雪態無處覓輕埃  
星馭經行處梅花忽已開只疑春信早先擁使旌來  
嫩萼紅初破寒柯綠未回凌霜半含月皎皎絕纖埃

和張倅行縣

江浮疊嶽弄清輝雲外冥鴻江上歸擊目自多幽興  
在揮毫時見彩牋飛應愁零雨侵星駕好爲援戈却  
晚暉帝室正須調鼎爲動移寄語不須譏

假山

衡湘側南二千里清淑之氣常蜿蜒丹砂玉食氣所



感融結萬狀非磨鑄窮源荒溪異出岳不逢禹績終  
棄捐苔封土蝕誰復問嶙峋僵卧當市廛龜山老叟  
見之喜鳩徒輦置羅前軒岩堯孤峰露仙掌如掌一石  
屹若泰華青摩天傾崖斷壑坐中見葱蒨似欲生雲  
烟初疑祖龍未死日浮梁擬跨咸池淵神號鬼怒誰  
不前樞擊剗磷成杓圈又疑巨人出龍伯揭竿來自  
崑崙巔連齧合負雲濤翻蓬壺蕩留平川繫予竟  
日倚欄檻矯首便欲追靈仙尻輪神馬自足駕已覺  
兩腋風冷然瓊臺浮游與世隔醉傲笑拊洪崖肩山  
間草木即靈餌含英茹實資長年悠悠廣息變今古

坐看溟渤成桑田

檢田

尋崙上層崗隨衝出高原烟火一里餘鷄犬遙相聞  
瘠壤僅容席訟牒徒紛紛齊魏兩蝸角况復三家村  
舉世競毫末薄俗寧足論吾衰過元亮欲辨已忘言  
縣齋書事寄張世賢

朝衙群吏集戢戢同隊魚暮衙群吏散翩翩若驚鳧  
歸來坐虛室開編對璫璵啟戶間無人清風入吾廬  
持盃邀明月大爵時與俱蹠蹠步松陰對影聊相娛  
嗟予懶惰久濶畧與世踈故人隔清湘懷抱何由舒



爲問魯山翁此意今何如

公幹游大光示犀老

山橫杳靄有無中  
疊觀層臺一梵宮  
萬軸琅函方一作聊  
杜口數聲啼鳥正  
談空溪雲抱影侵  
行屐香篆飛烟襲  
晚風薄宦羈人如  
接櫂自慙來往苦  
怱怱

王簿清輝亭

儻染烟螺拂檻低  
抱城流水綠逶迤  
澄瀾碎影搖青鏡  
斜日疏峰隱半規  
坐上盈樽無俗客  
壁間照夜有新詩  
登臨已動忘歸興  
况復清談足解頤

醴陵丁君洋洋亭

依蒲泳藻兩相忘  
宛有江湖氣味長  
凭檻翛然真得計  
祇應幽興在濠梁

寄長沙簿孫昭遠

時以不備積欠被劾

陽城衰晚拙催科  
闔寢空慙罪已多  
祭竈請隣君自適  
載醪祛惑我誰過  
荷倚庭有蘭堪佩  
寂寂門無雀可羅  
歸去行尋溪上侶  
爲按纓綬換漁蓑



九生集卷第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

詩三

送蔡安禮

眷言與君違寤寐念往昔結歡自童稚分比膠投漆  
乖離成參商出沒俱齊汨義和鞭日御過眼飛鳥疾  
五載一相逢俯仰如昨日論情方繾綣念子又何適  
行矣不可留惆恍心若失人生惟所遇行止或使尼  
况復各宦游聚散何可一嚶嚶黃鳥聲上下求其匹  
俛首聽遺音飄零淚橫臆

席上別蔡安禮

予方赴調安禮赴博羅任



故里相看眼暫明。一尊聊此話平生。杜陵蚤被微官縛。元亮今爲世網櫻。長路關山吾北去。春風梅嶺子南征。結隣一作廬莫負當時約。早晚滄浪共濯纓。

次韻安禮見寄

末俗相看老尚新。交游千里更誰親。蕭條身世聊安分。迂濶行藏懶徇人。宦路競羞關柝吏。勞生誰息利名身。我慙抱甕無機械。幽興惟思水石濱。

安禮以宏詞見勉因成二篇奉寄

吏部文章世所珍。終慙無補費精神。浮名膚外增餘贅。薄宦戈頭寄此身。養志吾方同邴曼。談書誰復問

山賓自憐坐頃三。遺矢衰晚那能用。楚人

萬鍾身外一牛毛。斗祿紛紛謾自勞。窮涸寧爲獮獍笑。未容仰首試鳴號。

安西聞捷三首

呂吉甫得節

鷹揚塞外得非熊。萬里金城一箭通。玉帳投壺隨燕豆。坐看飛將縛駝戎。

將軍新擁節旄閑。紫塞雲浮豹尾斑。白首邊城休悵望。馬蹄未出玉門關。

雅歌不待來天馬。謝質今應閉玉門。早勒勲名上彘鼎。放回春色滿乾坤。



感事三首

邊檄無虞日王師討弗庭收功誇廟筭行政毒生靈  
川谷旌麾暗風塵戰血腥寂寥歸馬日目斷華陽垆  
虎士冰河側日聞刁斗驚氣吞沙漠盡風蕩賊巢傾  
關塞長年戍邊城幾日清太平陳朽富一旅百夫耕  
桑麻腴地想榛荆騎士西來劍戟腥藜藿陋儒心更  
鄙但思干羽舞虞庭

冬寒兩齒忽覺動搖因成書懷

末年三十髮先彫歲晚俄驚兩齒搖都爲踈慵成計  
拙直綵衰病覺形焦連經宿雨重裘冷旋煮藜羹野

興饒擺脫塵樊猶未得不堪回首問漁樵

書懷

緜緜塵土久方還直道謀身力愈難靖節每嗟嬰世  
網漫郎何意出人間風驚駭浪落鱗伏竹隱灣磯翠  
羽閑好去杖藜穿蠟屐伴雲隨月弄潺湲

泗上

聞將開汴口

淮口平沙漲檣烏向日斜微雲變蒼狗輕浪感浮花  
風勁回飛鴈林喧集暝鴉河流應未閉遲我到京華  
鬢蓬凋欲盡岸憤任欹斜瘦怯重裘重慵看細字花  
凍雲穿曉日晴樹遶飛鴉老大驚遲暮飄零惜歲華



聞道河流閉逢人每問津天高雲幕幕風細水鱗鱗  
未種江陵橘空思千里尊且邀明月伴相對解綸巾  
汴上聞開月堤

天上行雲曳白衣半銜晴日在林扉盤花落鴈鷺還  
起啄食飢鳥趁不飛榆莢青錢飄已盡月堤流水漣  
相圍征途處處塵隨眼多病長年與世違

出京

己卯歲九月

旅泊驚秋意塵沙變客衣明星爛河漢殘月暗簾帷  
風柳斜斜轉雲帆片片飛窮愁添別病衰晚意多違

出尉氏

隔林殘雪弄輕風日射晴光玉縷紅桃杏渾如梅欲  
綻直疑身在故園中

陳留書事

烏檣風纜欲飛翹拍岸驚濤挽不前曲浦漲沙仍積  
凍疎林斜日自生烟崎嶇道路真堪笑放浪江湖已  
判年一枕晝眠無好夢空慙邊老腹便便

予自長沙還植蘭竹於東西軒調官京師逾

年而歸蘭竹皆衰悴感而成詩

己卯

柴桑衰晚愛吾廬三徑歸來手自鋤但得叔卿長飽  
飯不妨孝若老談書蘭因採佩枝先瘁竹爲凌霜葉



自疎留骨廟堂寧。曳尾魯門無用祀。爰居。

吉溪早起

短日催征轡。聽鷄踏曉霜。遠山頻入望。薄酒謾搜腸。  
湘浦尊絲滑。吳松鱸縷長。何時一踈放。把釣卧滄浪。

漢坂舟行

曲岸通幽徑。踈籬映竹斜。塢深藏吠犬。林薄露人家。  
石瀨魚偏美。隣村酒易賒。祇應雲水富。自是一生涯。

秋晚偶成二首

纖纖晚雨洗秋容。庭樹蕭然策策風。萬籟自鳴群物  
外。四時長在不言中。坐臨流水襟懷冷。卧對浮雲世

慮空。寂寞一廛吾自適。客朝從更議楊雄。

風飄浙瀝鬧諸隣。却掃衡門溷世塵。天氣清明秋意  
態。夜光浮動月精神。流年漸覺侵雙鬢。生理從來付  
大鈞。臨水便同濠濮趣。翛然魚鳥自親人。

感事

權門車馬日紛紛。寂寞多應笑子雲。玄白定知非世  
尚。解嘲那復彊云云。

晚雨

斷霞明滅天日黝。雨意晴暉爭好醜。浮雲冉冉無定  
姿。白衣忽變如蒼狗。語見老杜詩悲風激烈河漢翻。雨脚



如麻飛霰寒山深氣腥豺虎亂乾坤四合誰云寬將  
溪溪上野客懶成癖怯寒手攣面如墨把盃強吞僵  
立歌閉門獨愁天已黑

隱几

上天不隕霜萬木正鮮澤青蒿與長松各挺歲寒節  
朔風吹沙寒高嶺凍積雪萬木已摧落長松獨青潔  
人生無艱危君子竟何別隱几試澄思行藏易差轍

入山行

蒼崖峭立青天涯古徑蕪沒沿清溪深林四合晝亦  
曠寂寂惟有猿猿啼野人心形灰死如槁木山禽見

之猶驚飛因嗟太古不可復我無機械胡相疑

題愚齋

溪東黃室

結廬依林丘回峰爭盤紆下闕清池淵憑軒數游魚  
飛閣出雲表浮烟襲簪裾中有傲世士脫畧自謂愚  
高義輕羸金貽謀有詩書青編富充宇散秩羅瓊瑤  
鱗鱗壁間題一一露珊瑚嗟予久昏塞荒蹊少耘鋤  
昌黎已隔世將焉問夷塗道逢北山公荷鍤時與俱  
皎皎河曲叟朋非儕一作儕共歛歛高齋一來游豁然心  
神舒籬東有餘址誰能雜榛蕪結茅可容席一瓢來  
此居寄謝陶彭澤何必愛吾廬



贈醫者鄧獻臣

天地一氣猶治甄堯堯植萬彙隨方圓神形九藏通九  
野八風中物如戈鋌天元玉冊有遺義探索始自三  
皇前桑君越人不世出鏡石鍼灸誰能傳賤工增餘  
損不足往往橫天殘天年羨君妙齡踵其學至理隱  
蹟常精研聞陰得陽以神遇反視方術猶蹄筌道隔  
萍蓬即為車上已有長蛇懸嗟予羸茶苦多病維  
摩丈室方蕭然願君速已天下疾為予一洗沉痾痊  
游武夷是日泛小舟至雞巢岩還游冲佑觀  
函關崎嶇走秦鹿天下並逐爭群雄抉雲翻空鼇足

折黔黎窺伏如寒蛩武夷山深水清泚避世猶有高

人蹤龍泓東注海波涌

嶺有投龍池世傳與海通

玉女翠擁秋雲

松峯王女

赤霄真骨寫虛壁通泉凡筆慙非工

媿玉峯前有畫

一藏舟浮梁跨絕壑

山間有小橋橋西有一小舟皆人跡不可到

隱見似

與天潢通當時鷄犬不復見窠巖依舊烟霞籠我來  
秋抄月既望尚有幽菊埋榛叢天容洗淨雨新霽雲  
幕四卷清無風掀蓬進棹窮異境注目想見流殘紅  
回船杖屨躡幽徑松竹窈窕環琳宮翠琬溫辭耀華  
袞褒詔有石刻金榜大字纏蛟龍自憐病骨掛塵網慢亭  
高會何由逢解衣歸卧玉鎖碎仰看明月穿疎蓬



童氏必大亭

生前作此亭

超送武夷翁霞衣爛朝日作亭依雲根望壙茲馬息  
仙游去不返孤丘已陳迹身雖隸編齊貽謀有遺則  
慶流終必大名亭以為識伊昔晉公堂三槐手親植  
扶踈滿庭陰貂蟬映圭璧默視天人際召應齊呂律  
閭門容軒車茲理固可必終見童氏里鳴珂聲赫奕

和李倅游武夷

濃淡烟鬟半雨一作雨半晴溪光初借晚霞明  
三峰秀三層峯天漢融成一鑑清媿玉峯頂有天鑿也  
有誰戲舊謀實雲無處問遺聲慢亭寂寞仙何在勾

漏丹砂早晚成

黃彥昭時思閣

前有連理楡

孤丘鎖千岑層閣跨雲起永懷霜露思時未薦醪醴  
欽宗貴收族螫螫神亦喜故令傲霜根駢枝復連理  
黃侯渥注種一躍不容擬慶源如歸墟萬壑自奔止  
終見君子鄉乃是鳴珂里

綠漪軒

開池傍清軒環除種蘭芷虛明淡星漢踈影薦鳧履  
君乎試憑軒鑑此庭下水盪風生微瀾風定還泚泚  
悠然真得趣吉祥來止止



迂疎堂

終南有捷徑屈蠖終當伸君獨耻不蹈安得與世親  
結廬寄人寰獨往寧問津形影廢酌贈相忘誰與隣  
寄謝漢陰叟抱甕良非真

鄱陽湖觀打魚

小龍廟在湖上崇寧壬午

秋高水初落鱗介滿沙脊浩如太倉粟寧復數以粒  
紛紛漁舟子疑若俛可拾橫湖沉密網脫漏百無十  
虫鰕雜魴鯉駢首吐微濕小人利口實刀杙汙鱗鬣  
鯤鯨亦狼狽風雨移窟宅玉淵有神祠變化在嘘吸  
胡寧飽羶香忍視萬魚急幽潛不足恃感嘆百憂集

寄謝漆園吏於計未為得

南康值雨

廬山卧龍菴有劉道人自云百餘歲碧眼不粒食惟食松飲水每客至必先知之欲往見之不果故并記之

平沙漲雪清江漬水花照日紅生鱗軒然五老出城  
表雕玉萬仞窺長身雲巾星弁覆華頂飛泉漱瀑垂  
天紳平生未識廬山面碧巘橫雲望中見江頭一夜  
雨行天奔浪號風作悲健朝來淤泥沒牛馬咫尺坐  
論千里遠芒鞋拄杖掛塵屨神馬尻輪颯飛轉卧龍  
蒼前碧眼翁日飲山溪冷溪松神融氣合八荒外此  
心炯炯宜先通未須移勒却俗駕會應一洗塵凡空



寄言歸侍壺丘子他日來游當御風

白公草堂

爐峰裊裊曉烟輕雲入屏幃一枕清高興自應無世  
累獨於妾馬未忘情

過廬山遇雨

江風吹雨逐人來行過山前首重回絕頂隔雲看不  
見石稜崖角獨崔嵬

題諒長老壁

維摩病士意超然邊腹便便但晝眠共說平時忙底  
事烹茶煮藥過殘年

東林道上閒步二首

籃輿塵土滿簪纓步入深雲澗谷清漱石枕流非我  
事謾臨溪側聽泉聲

懸崖絕磴碧嶺屹杖屨行尋一水間藉草弄泥塵土  
遠似聞車馬隔人寰

過東林三首

寂寞蓮塘七百年秋溪雲庭月兩悠悠我來欲問林間  
趣高壘松聲自唱酬

百年陳迹水溶溶尚憶高人寄此中晉代衣冠誰復  
在虎溪長有白蓮風



碧眼虜眉老比丘雲根高卧語難酌蕭然文室無人  
問一炷爐峯頂上浮

江上夜行

赴荆南道

冰壺歛艷接天浮月色雲光寸寸秋

古別離云碧瀾之下寸寸秋色

不用乘槎厲東海一江星漢擁行舟

江上晚步

赴荆南詩

鏡潭磨青空璧月浸江渌攬衣弄清泚炯炯月在掬  
冷然適我口肝膈貯冰玉流光頃百變一玩不可復  
歸來盡餘樽醉卧媚幽獨羲娥偶相憐歲往如破竹  
餘生枕中付勿問黃梁熟

過漢江

西極鼇足折東南地維傾衆流競趨下滔滔歸滄溟  
誰能跨明河挽此經天行世難乘槎翁此意終冥冥

荊州偶作

鄭公嵇阮流野性本麋鹿平生傲羲皇白首就羈束  
天寒客無糧官冷飯不足顧予支離人攘臂受餘粟  
江魚尾盈尺飽食勝梁肉荆山富樵蕪文室有餘燠  
頑踈愧前哲所得踰往躅談經追時好俯仰負愧忸  
流光逝不反愁鬢日改綠世道劫火燃不燼乃良玉  
晚交定難恃雲雨手翻覆官居真遠廬東檐聊託宿



求田意雖鄙此計正宜速歸尋谷口耕勝賣成都卜  
坐想帶經鋤倚耒聽布谷

過石首謁縣官回有作

壬午十二月

萬事紛紛醉即休無功可作酒泉侯誰能載取千缸  
去且向舟中打拍浮

荊州書事二首

江湖泛泛一虛舟去作人間漫浪游歲晚光陰雲冉冉  
畏途風雨日浮浮萬鍾信是樊中雉一棹聊同水上鷗  
投老藜塩一作簿書成底事憑誰為種橘千頭  
千里瀕江地可毛結廬何必故山椒載醪不過斜川

路飲水誰同陋巷瓢勿問雞虫閒得失但知鷓鴣各  
逍遙黃塵滿眼僧窓靜坐對風花意已消

送鄭季常赴太學正

修

驅車出西城眷言與君違北顧臨康衢問子將焉之  
赤驥度渥洼終當飲瑤池城都九軌道一躍不可追  
浮塵暗荆棘捷徑行多迷長風戰秋林零露沾人衣  
青松不改柯期子清霜時

江陵令張景常藏書

萬卷堂

民生結繩初異宇本同體誰令四目翁破肉作瘡痂  
龍龜出河洛茲理固天啟張侯瑚璉姿高步軼言賦



買書費千金充屋未云已六經瀟灑溟渤百家雜源委  
中流湧千波舉體惟一水參前有真趣萬古一憑几  
毫端吐奇芬溢目麗統綺微言窺聖域妙意期得  
默坐筌蹄忘斯文亦糠粃

送向和卿還京

子韶

江湖多秋風倘恍夜不眠念子將不歸起視明星懸  
君平翠蚪姿聳身蒼梧淵高步隘八區凌風上青天  
妙質蘊荆璞寧須事磨鐫贈言以爲別妄意追前賢  
聖言乃常珍含咀真味全奇辭暫時好過眼如飛烟  
潔身忌廉潔觸物宜虛船吾方病羸然市藥還自憐

明日隔長陂相望空惘然

次韻何吉老游金鑾寺

榮名嗟何爲病木自生癭彭殤一夢覺烏用論久頃  
寄身淵明廬脩然在人境衛生鄙樊雉放浪任流梗  
相忘到形影世累不須屏劉鉞聊自營寧復事干請  
負暄有餘燠蓬鬢亂垂頸客來坐無禮誰顧廣文冷  
忽聞過吾門冠屨不暇整邀我招提游並轡相與騁  
僧關叩禪寂未語心已領並游皆韓徒辭刃淬鋒穎  
多聞富如坻吾方拾遺秉顧慙管窺陋未覩豹文炳  
謬追俊游後如渴得甘井願從借金篋爲刮眼中青



鼻端堊漫久，妙質愧非郢。賡酬困詩律，恐作杜陵賸。  
相攜上層岡，出戶畏深窞。每虞參也魯，頭步輒三省。  
遲迴月初上，雲關掛金餅。昏鷗鳴相呼，更覺林逾靜。  
湖光湛星漢，渺渺天水永。歸溪暗塵土，回首失清景。  
角聲下譙門，歸步怯脩嶺。晚市人迹稀，青燈耿踈影。  
金鑿有退之題名，故有韓徒之句。

向和御覽余詩見贈次韻奉酬

杜陵頭白長昏昏，海圖舊繡冬不溫。更遭惡卧布衾  
裂，盡室受凍憂黎元。詩人窮愁自古爾，豈若種藝依  
青門。嗟予老嬾世不用，窮巷久雨無高軒。虫鳴鳥噪  
感時節，發不恤緯羞前言。殘章斷簡弃不錄，自愧潢  
潦無根源。君胡衮字富，褒飾三復妙語，將誰論。知君  
獨負青雲器，欲使餓者名長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四

詩四

送胡康侯使湖南

北溟有潛鱗其廣數千里揚鬣厲東海汎汎等浮蟻  
百川競奔注漫不見涯涘寄之天地間大澤壘空耳  
胡侯荆山姿妙質久礪砥飛聲動旒冕持節照湘水  
功名與時會事道從此始驂騑駕輕車夷路通九軌  
朝燕暮騰越快意未爲喜聖門學須彊一簣虧可耻  
擴之天地寬於道乃云邈爲士貴弘毅無忘味斯旨

送趙循道赴都講

南陵人



鳳山鬱崔巍下有千頃陂南陵屬鳳凰山大農陂溉田千頃峻極不可

攀浮光亘長髻晦冥滴風雨澄淡含環竒吸呼入君

懷萬態羅心脾吐辭屢金腹煥若星斗垂竭來荆渚

游紅蕖照清漪故宮久零落一酒增余輝惇族貴老

成堯言下丹墀浮駘駕雲帆眷然成此離長裾曳王

門豈比因塩蓋驛驢踏長坂萬里誰能羈

### 直舍大風書事寄循道

枕書無寐首空搔萬竅噓風正怒號雪意浮空迷遠  
日月林樾影見秋毫幽庭所藉惟荒草妙理應須付  
濁醪誰念維舟江上客落帆千里壓雲濤

### 天寧節

祥開若水射瑤光淑氣先春景自長玉陛風閑飛綵  
綬獸爐烟暖襲珠囊千秋節賜綵綬珠囊民間以此相饋遺雲間羽鶴  
儀仙仗天上蟠桃薦壽觴已見晶輝環帝座定應長

照鼎官傍鼎官傍一星人主壽星也

### 留別富宣德

富侯荆山姿落落混燕石鐫磨經世故不磷乃天質  
軒裳儻來寄寄去寧須戚驛驢走長坂一跌未為失  
秦庭謬瑕疵腕柱終完璧君子有遠懷事道先器識  
千鈞等鴻毛始見烏獲力行矣各勉旃他時賴三益



送王充道游三茅廬鼻

荆吾相望各天涯千里柴車庶自隨解轡定應春盡  
日及歸宜待鶴來時三茅中峯每歲八月十七日羣  
鶴至充道當候見物乃可回  
聖賢莫負樽中渌日月長爲物外遲若過匡廬訪真  
隱卧龍庵下有期頤卧龍庵有劉道人年百歲壽

和席季成游金鑾寺

朱甍碧瓦照孤城杖履翛然野色清穀捲水風輕蕩  
漾珠翻荷雨自虧盈勝游已覺非人境妙語寧須味  
玉英願借金篦聊刮目不容幻翳有纖萌

席太君挽辭二首

克配無前古傳家有子賢四靈來薦瑞一鷄已摩天  
蒿里迷長夜悲笳慘暮烟蕭蕭原上路猶想駕雲軒  
稟粹猗蘭秀來嬪洛水濱一窺議公輔三徒得儒真  
畫翬流雲氣松阡卧石麟哀榮今日事誰復繼前塵

直舍書事

鱗鱗池面水初生萍底青蛙自在鳴誰使幽庭當鼓  
吹雨餘時聽作新聲

登峴首阻雨

時自荆南入京

羊公風績幾經秋獨遶龜趺爲少留欲問荆人尋舊  
事一江清泚自東流



江浮雲影抱層欄雲外青山一水間  
盡日倚闌看不足杖藜欲去更回還

江風飛雨上雕欄庭樹蕭蕭景自閒  
向晚微雲遮不盡好山渾在有無間

庭前古木已經秋天外行雲暝不收  
倚杖却尋山下路一川風雨濕征輶

湘君祠

烏鼠荒庭暮秋花覆短墻蒼梧雲不斷  
湘水意何長澤岸蒹葭綠籬根草樹黃  
蕭蕭竹間淚千古一悲傷

岳陽書事

洞庭水落洲渚出疊翠疏峰遠烟沒  
重樓百尺歷高城畫棟沉沉倚天闌  
湖光上下天水融中以日月分西東  
氣凌雲夢吞八九欲與溟渤爭雌雄  
澄瀾無風雨新霽一目萬頃磨青銅  
琉璃夜影貯星漢騎鯨已在銀潢中  
湘妃帝子昔何許但有林壑青浮空  
君山世傳湘君居此因以得名蒼梧雲深不可見  
遺恨千古嗟何窮瀕溘晦冥忽異色  
風怒濤翻際天黑乘陵瀨壑走魍魎  
滄瀟百恠誰能測忍看舟子玩行險  
更欲飛帆借風力安得晴雲萬里開  
依舊寒光浸虛碧

渚宮觀梅寄康侯



欲驅殘臘變春風，只有寒梅作選鋒。  
莫把踈英輕闢雪，好藏清艷月明中。

新湖夜行

平湖淨無瀾，天容水中煥。  
浮舟跨雲行，冉冉躡星漢。  
烟昏山光淡，桅動林鷗散。  
夜深宿荒陂，獨與鴈爲伴。

哀鴻

哀鴻常苦飢，悲鳴垂其翼。  
朔漠曉霜寒，江湖晚烟曩。  
乾坤一網罟，高飛亦何益。  
日暮無與群，驚風暗沙磧。

寄定夫

憶昨相逢鳳山址，駒隙駸駸餘半紀。  
君趨烏府近清光，陸海驚濤漲天起。  
雲帆大舸半摧溺，艤岸得全誠偶爾。  
我時捧檄赴荆渚，放浪江湖一浮蟻。  
談書孝先老無用，哺啜糟醅咀糠粃。  
東歸雖復有民社，爲米折腰良可耻。  
市朝紛紛真羿彀，朔幹燕弧不容擬。  
投身中地竟誰免，未信棘端能捍矢。  
重樓百尺卧玄德，問舍求田不須鄙。  
早歲結隣初有約，齒豁頭童今老矣。  
築場預想傍田廬，負耒耦耕何日始。

寄練子安教授

憶昨吾子客上都，我獨奔走天南隅。  
各年未壯已多累，誤接世網身攣拘。  
飄零今日偶相值，乃復咫尺不



得與子俱人生委質金在爐大冶鼓鑄誰號呼惟愁  
跋跋走塵土舊業幾廢成荒蕪惜君高才卓犖與世  
畸雄文洒落珠陸離雷驚電赫轉坤軸風號浪擊飛  
天池珊瑚挺幹滄海竭騏驎超軼不可羈經綸有道  
世莫知櫝中良璧姑自竒君不見扶藜隘巷蓬草居  
短褐甕牖桑爲樞擁門軒蓋何所慕藜羹自飽非癯  
如又不見楊雄寂寞守太玄弃捐覆瓿真可憐折腰  
小吏昔所耻田園須賦歸來篇終當結屋蒼崖巔期  
子相與臨清泉投簪解帶謝人世拂塵披蠹親遺編  
松欹檜老生青烟雨餘風弄鳴哀絃低回野興有真

意浮名鶴雀過吾前結歡膠漆常連連從游鹿豕終  
長年

送陳幾叟南歸 丙戌年

連墻東郭倦追尋高卧毗耶老疾侵自愧屠龍真拙  
技謾令吾子費千金

霍風雷雨濕征裾隔雨樓臺半有無南去定逢韓閣  
老歸愚當更問夷塗 是時幾叟過四明見了翁

幾年夢想到親幃身逐行雲萬里飛茗水未殊沂上  
樂春風無負舞雩歸 初授餘杭

寄題趙貫道後樂亭 亭在沂州新泰縣



業祠有狐鳴群雛滿東州彬彬齊魯郊不復論軻丘  
鼓刀販繒翁袞袞登公侯風流日凋弊世久俗益偷  
昔時戴經人輟耕仍佩牛椎埋晝行盜閭里更相讎  
趙子尉平陽始至惟民憂百花爛成圃幽禽弄春柔  
問子胡不樂我心殊未休威明揉彊梗驕鷹化爲鳩  
買犢解吳釣束身自鋤耰田廬戶無樞長物弃不收  
結亭自樂只開編玩前修誰云酸寒吏憂樂非身謀  
乃知君子懷與世異沉浮嗟予一漫叟放浪猶虛舟  
舞雩有清風遺迹今在不君乎去此矣欲往將誰傳  
寄言春服成尚覲一來游

謝詹司業送酒

鄭公負才名流落四十年高視隘八荒天寒坐無氈  
忘形賴司業時與送酒錢嗟予樗櫟材臃腫世所捐  
云何附青雲拜賜追前賢開壺對清樽內愧顏覲然  
公平廊廟姿直幹上參天袷服群袴官不虞妬爭妍  
驂駟誤一蹶萬里終騰騫朝燕暮刷越駑馬安能先  
玉瑩本無瑕寧湏事磨鐫宣室久虛席茲行定詳延  
陋儒氣填臆感槩聊自宣辱惠不知報強歌成短篇

春早

雲天羃羃漏微光踈懶惟添睡思長枕上隔籬聞鳥



語半殘春夢更悠揚

春日有懷諸友

憑几無聊晝掩扉。芬芬晴氣減春衣。隔簾相應鶯初語。昔日連飛鴈北歸。莫逆交游千里別。遠來音信兩年稀。追尋舊事成幽夢。觸物心行事事非。

戲贈詹安世

喜談兵慕耿弇之為人故有虎牙之句

綵舟駐閭門。初與子相識。長空翥秋隼。爽氣橫八極。摘辭鏤圭章。吐論森劔戟。鄧侯不願仕。志在書竹帛。長纓係單于。落落蘊奇策。氣吞流沙外。意無燕然北。虎牙有餘勇。戎虜非彊敵。會當朔風勁。仗鉞控鳴鏑。

老夫慙衰謝。見子徒感激。平生謬經綸。此意已寥寂。信哉功名會。事道古難必。窮通付時命。未足爲悅戚。餘生如鼯鼠。滿腹微分畢。行矣脫簪纓。翛然適吾適。  
安世乃司業之子年少未受官

出郊

雲根脩蔓綠成陰。風雨園林嬾重尋。春自去來人不問。碧桃朱李付幽禽。

望湖樓晚眺

斜日侵簾上。玉鈞簷花飛動。錦文浮湖光。寫出千峰秀。天影融成十里秋。翠鷗翻風窺淺水。片雲隨意入。



滄洲留連更待東窓月注日晴空獨倚樓

春日五首

春深不見鷓鴣聲百舌時聞自在鳴獨步移牀卧深  
屋細看新燕巧經營

薔薇正好結花棚擬爲幽軒作錦屏窮巷寂寥人不  
到空藏春色鎖深扃

一番微雨一番晴淡淡一作春容照眼明庭外幽花

自開落飛揚無處覓殘英一作可憐蜂蝶謾多情

清明百鳥轉新聲摧啄幽花折粉英冷坐隔簾呼不

起惜春無計若爲情一作與忘情

雨餘殘日照窓明風弄一作行雲點點輕坐對庭陰

一作獨人閒寂時聞蛛網掛虫聲

遣興

嵩華千仞立不碍天地寬涇渭清濁流不離海波瀾

人生過眼萬事後記憶細故真童顏

春晚

雲靄浮空一作輕雲半雨晴茅簷未忍掃殘英欲尋春

物飄零盡只有黃鸝一兩聲

浮花浪縈白紛紛點綴莓苔作繡茵獨有倚欄香未

歇可紉幽佩繫餘春



病中作

南京

此身如幻病何傷  
白日無人景自長  
寄傲南窓容膝地  
時時飛夢一作清夢到羲皇

過簷赫日晝如燔  
睡轉庭陰始一反  
縱有諸人來問疾  
毘耶居士已忘言

寄形一榻日遽然  
倚杖支頤髻指天  
莫逆過門無子祀  
時來鑑井自躡躡

古椿朝菌已忘年  
貧病寧須更問天  
右彈不妨隨物化  
自求鴟炙自應便

病起

竹風帶雨作秋聲  
半睡惟聞鳥雀爭  
老病衰殘惟骨立  
白頭看鏡不須驚

送富朝奉還關

紹榮字國華

君不見慶曆承平道  
如砥馳車八荒同一軌  
虜人鴟張怒螳臂  
百萬雲屯若封豕  
又不見朔方橫流漲  
天起腐麥蛾飛木生耳  
扶攜道路雜老幼  
操瓢溝中半爲鬼  
關河日夜刀斗驚  
嫚書乘駟來渝平  
兵間持節得英傑  
談笑坐使羈長纓  
青社環城萬區屋  
發廩分曹具  
鱸粥飢羸枯頰陡  
生光叢塚不聞新  
鬼哭滅孫有後天  
匪親閭門容車何  
足論竭來灘上見  
猶子雄



姿宛有典刑存。驂騑已度渥洼水。朝燕暮越應千里。  
行看玉勒駕鑾輿。濯足瑤池從此始。

次韻晁以道

庚寅年出京

誰能載酒尋元亮。共寄一作把無何作醉鄉。便好妝身  
事農圃。不須驚世露文章。壺中日月春長在。塞上烟  
塵客自忙。千里同風無遠近。未分秦隴與瀟湘。

和陳瑩中了齋自警六絕

瑩中詩附

畫前有易方知易。曆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紛如成底  
事。蠹魚徒自老青編。

八菜同宇混車書。一視那知更有渠。憑軾自應由砥

道。徑蹊無處問歸愚。愚作歟

行箴須信執中難。時措應容道屢遷。一目全牛無肯  
綮。駭然投刃用方安。

造次欲安嗟孰是。參前無物若爲書。蕭條此意人誰  
問。興廢由來命也歟。

聖門事業學須彊。俚耳從來笑折楊。詭遇得禽非我  
事。但知無有是吾鄉。

盈科日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衆流。只恐達多狂未  
歇。坐馳還愛鏡中頭。

了齋自警

了翁



本無一字堯夫易八十一篇揚子玄今古是非那復  
辨仲尼猶不廢韋編

文章難寫伏羲書字外成篇始見渠賜也能分可不  
可一瓢居士只如愚

過時不易使爲難執處那知是變遷度盡千山無鳥  
迹不勞傳語報平安

手在何憂弓力彊巧窮那得必穿楊太和有味人人  
飲誰識醒時是醉鄉

仲由行行終身誦師也堂堂帶上書五柳却能知此  
意無絃琴上賦歸歟

只說爲山不說休山成日夜水橫流惜哉覆篲成迷  
復只欠當初一掉頭

和錢濟明游官園 常州

虛舟觸物本無意看花得句慙非才名園古寺尋春  
色不暈勿鄙雙魚鯁是日與濟明遍游太平諸  
院觀雙魚花抵暮至官園木奴  
千頭比封戶秋實付與江風催因思萬點愁人處何  
似洞庭金作堆蘇子美詩洞庭柑熟客分金

題陳宣事烟波泛宅

忘懷纓紱寄浮居來泛烟波擬釣徒我欲他時清洛  
上爲君正櫓作緇緇



偶成

綠鬢潛驚老境催更憐衰晚困低回但知周道平如砥莫問瞿唐滌瀕堆

過吳江

天水相涵翠有餘玻璃萬頃接方壺山浮晚照清如洗風遠飛帆細欲無漫叟未應甘皂櫂散人終欲傲江湖維舟况值鱸魚美鱠疊銀絲飫腹腴

南歸書事

浪漫人間厭客塵衡門長憶鎖榆枌忘言擬盡輪人妙陳迹慵尋史籀文萬里功名心獨冷一廛耕鑿力

能勤舊游欲問南歸趣寂寞吾今過子雲

閑居書事

虛庭幽草翠相環默坐頽然草色間玩意詩書千古近放懷天地一身閑踈窓風度聊欹枕永巷人稀獨掩關誰信紅塵隨處淨不論城郭與青山  
輕風拂拂撼孤檉庭戶蕭然一室清隔葉蟬鳴微欲斷又聞餘韻續殘聲

溪上

悠揚春夢成幽興冷落溪光醒酒魂天濶雲浮遮不盡浪平風過杳無痕



○寸碧軒

隱隱遙山列畫屏。簷間寸碧與雲平。低回席上遺簪  
露。彷彿牆東翠。魚橫。虛景遠涵千里色。晚暉仍借一  
溪清。春風景物知多少。可稱妝身樂此生。

冬旱書事

窈冥誰為宰。爐鏡祭謝唯。知歲序催。臘日未經梅已  
綻。春風尚遠。凍先開。愁無潤澤。歸芳樹。獨有餘寒着  
死荻。妝盡浮雲天愈淨。夜深猶起望三台。

齒落書懷

身上蕭條事事空。齒牙凋落勝衰翁。渴心尚欠冰凌

鮮病骨長思藥力。攻文几倦親塵土。暗斷編傭理蠹  
魚。封南牀穩卧陶公宅。枕上悠揚一榻風。

與將樂令飲揖仙亭

難派斗落堆璫瑛。雕欄照水光如濡。層巒疊嶽爭蟠  
紆。翠岩百尺蹲於菟。何年巨人出歸墟。揭竿合負神  
鼇。趨飄派人間。時蓬壺至今猶為仙。聖居飛輶往來  
誰與俱。下有馴雉隨雙鳧。英風爽氣凌清虛。榴閣新  
詩露珊瑚。願余老懶與世疎。欲往勾漏嗟無徒。會須  
策筇追雲車。無使吃口唾癯儒。

憑高



觸物心如醉，憑高仍倚樓。目隨流水遠，事託片雲浮。  
戎虜川原赤，邊儲戍役愁。投戈知幾日，定遠未封侯。

送嚴尉

世路久艱棘，青冥翳妖氛。孤鳥叢祠中，豺虎填城闔。  
君能摘姦伏，竭澤無潛鱗。勿云功未酌，屈蠖終當伸。  
飛黃駕輕車，一躍窮無垠。

贈程舍人迎侍入闕

路公溪上鶴，髮翁眼光照。日顏如童，厖眉垂鬢有仙。  
骨駢集五福，天所鍾。螭頭暫輟三長手，仗節扶輿入。  
閩嶠弧南，一夜晶輝浮。海隅草木俱榮耀，朱金拜後。

古所稀，繡紱全勝衣。綵衣玉觴薦壽酒，珍竒更待蟠。  
桃子熟時

鄒公輓辭二首

一伏青蒲上，三年瘴海濱。泉甘不出戶，公謫南方所居苦無水庭  
中忽湧客醉豈無神，將公在謫所忽有醉客言公報國  
心長在知恩。志未伸，公所居堂名知恩追懷垂絕語，空有淚盈巾。

舊德今誰在，彫零已不多。雲天開日月，陸海自風波。  
空嘆與齡夢，難留曳杖歌。生平濟川意，無處問施羅。

公嘗有與夢



龜山先生集卷第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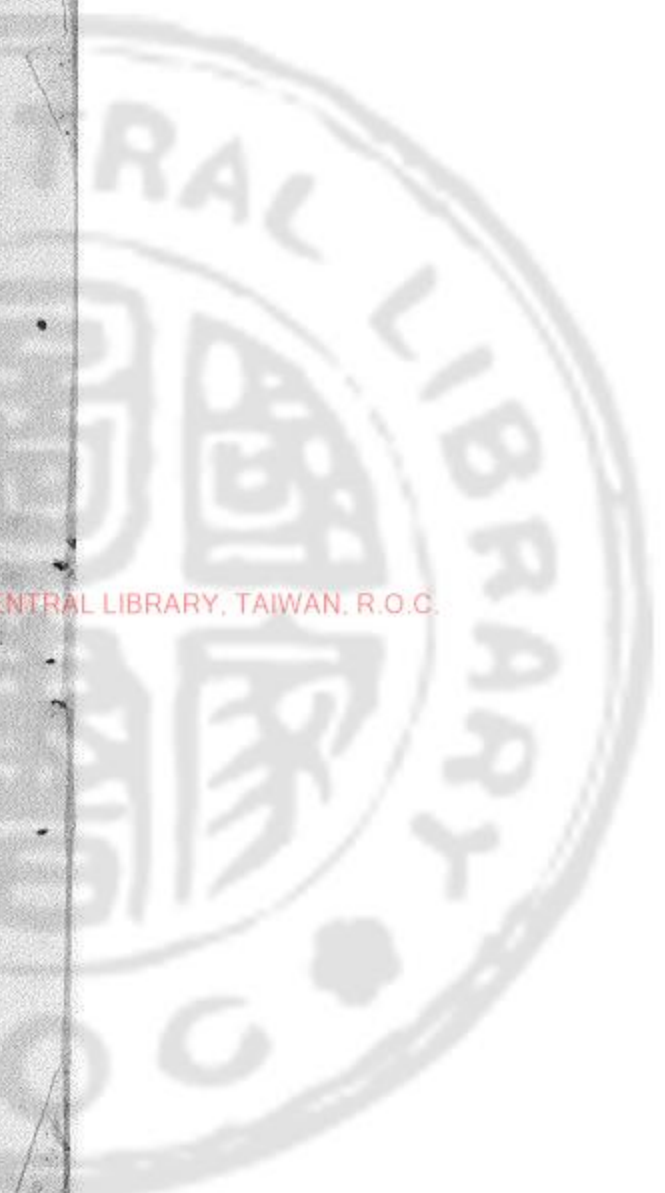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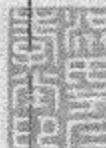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五

上書

上淵聖皇帝書

臣以凡庸之才叨被誤恩擢實諫垣仍侍經幄絲毫  
未有所補而迫以桑榆晚暮衰病日侵不足以任職  
引年之請屢瀆天聽伏蒙陛下眷憐未忍擯弃授以  
宮祠之祿使畢此餘生天地之恩無以報稱念將去  
國必自此遂填溝壑無復再瞻清光犬馬之情不能  
自已謹竭所聞以獻伏望陛下清閑之燕俯賜覽觀  
庶或有補於萬分臣不勝幸甚臣聞古之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一身之脩推而至於天下平無二道也本諸誠意而已臣竊觀陛下育德東宮十有餘年惟詩書是習玩好聲色之奉不接於耳目雖名實未加於上下而恭儉之德天下已孚矣臨御之初東寇未平虜騎尋至城無樓櫓士不素練守禦之具闕如也城中之民

安恃而無恐者惟陛下盛德耳未平之寇皆投戈負耒復為力耕之農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哉誠意感通而人自服從其効可見也自古願治之君惟專恃一相蓋宰相人主之心膂也臺諫耳目也百執事股肱也心膂之謀慮不深耳目之視聽不明股肱之宣力不彊而能安其身者未之有也臣竊謂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誠意為主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不貳去邪不能勿疑忠邪不分鮮克以濟昔在仁祖時韓琦為諫官論四執政一日而盡去之有唐陳師合言人主不可假宰相以事權太宗曰是欲間吾君臣



也遂逐之故正觀嘉祐之治幾至三代此任賢去邪之効也若仁宗而不明則必以韓琦之言為已甚太宗而懷貳則必以師合之言為忠豈不殆哉近見臺諫有言宰相者陛下兩置而不問使言之無實而不罪則讒邪譖愬者得以肆其姦言之有實而不行則鄙夫患失者得以安其位如是而求治臣知其難矣唐中宗時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故事大臣被彈則俯伏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更憤怒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中宗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辭之故中宗卒有和事之名和事非人主之美稱也可不察

之哉臣願陛下明是非辨邪正有罪則去妄言必誅則大小之臣有所懲戒咸懷忠良矣如是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夫舜之命禹征苗也禹以益贊之言而班師二臣未嘗稟命也而安行之舜亦誕敷文德而莫之問以後世言之二臣遂事之誅宜無所逃也非君臣相與以誠無間言烏有是哉人君之任臣當慎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也疑而用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初德宗在藩邸親見代宗為政之弊嬖溺閹宦為縉紳禍及其即位痛懲之省四方不急之貢罷梨園樂工及獻珍禽竒獸恠草異木



縱馴象四十有二于荆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中外從觀謂太平可以立致淄青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踈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薛邕之徒俱以儒雅入侍已而二人繼以賊敗於是始疑在庭之臣無可倚信者而宦官因得以藉口故近習用而朝士踈矣蓋其任自其始不慎擇故也夫南北司相為輕重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理之必至也其後歛天下之財歸之大盈以為私藏借商除陌稅間架之令行而天下騷然矣其弊益甚於代宗之時閹人用事至持天下之柄授之卒有門生國老之

稱可勝痛哉蓋其初出於一時之銳無至誠不已之心以持之未有終不變者也此前世覆車之轍可以為監矣近聞百工技巧雖盡廢罷猶私畜於官臣之家覬幸異時投間而入不可不察也竊聞道路之言頗異前日雖細民無知亦謂朝廷有以召之也自正月以來屢降德音盡復祖宗之舊賦外征歛並行蠲除閭巷歡忻鼓舞日霑膏澤今既數月矣未有一事如祖宗之時者賦外征歛率由舊貫自崇寧迄于宣和寬恤之詔歲一舉之宣之通衢而人不聽掛之墻壁而人不視以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陛下嗣守神



器尤宜慎始詔令如此是亦文具而已後雖有德意人誰信之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夫民者邦本也一失其心則邦本搖矣不可不慮也然邊陲未寧勤王之師無慮數十萬計卒于朔方日費不貲而邊郡殘破十無一二涓涓積之而尾閭泄之臣知其不易供也朝廷未能一如詔旨不取於民者亦事有不得已耳而遠方百姓蓋未之知也人君高拱於一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欲上之德戶知之臣恐非智力所及也周官擇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巡天下之邦國

而語之正為此也臣願陛下脩擇人之官每路遣使一員慎簡忠信可任者使誦上志道國之政事徧歷所部而語之俟邊事稍寧兵革衰息則賦外蠲除悉如前詔不為虛文使百姓曉然知息肩之有期則人將和悅而正王面矣此今日之急務也仍令詢究民之利病可以興除者吏之能否可以升黜者弊政良法可以罷行者條具以聞方嬖倖持權官吏出其門者日求珍貨以媚悅之奸賊狼籍無敢誰何者上下相蒙賄以成俗汙染之久未易遽革臣常論其一二雖蒙施行不過放罷而已未嘗究治也昔成王以商



之頑民封康叔則告之曰欽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皆  
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聖人  
豈樂於殺人哉道之弗從令之不服非有嚴刑重誅  
不能禁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後康王以成周之  
衆命畢公則告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先王之施  
德刑非有異也因時而已凡諸路姦賊之吏當究見  
情實稽成王告康叔之意甚者肆諸市朝投之嶺海  
庶乎人怨少伸和氣克塞矣自崇寧以來為害之甚  
無如茶鹽二法臣嘗論之詳矣今復轉般而鈔法不  
變未見其利也祖宗設制發運司蓋得劉晏之遺意

朝廷捐數百萬緡與為糴本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  
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豐稔則  
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罷糴使輸折斛錢而已  
故上下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為良法自胡師文以糴  
本為羨餘以獻而制置發運司拱手無可為者此直  
達之議所從起也今復轉般而糴本乃取之諸路昔  
在諸路每歲一路所得鹽課無慮數十萬緡自鈔法  
行鹽課悉歸權貨務諸路一無所得漕計日已不給  
今又歛取之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民力  
困弊徒為紛紛無補於事臣近詢之民間謂朝廷雖



有復轉般之名而直達之實猶在諸路漕米至直揚楚泗未嘗入教徒於文曆內為收支文具而已此尤非更法之意也臣竊謂鹽法與轉般相因以為利自行直達而鹽法隨變所謂相因為利者咸失之矣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揚下卸即載鹽以歸交納有剩數則官以時直售之舟人皆私市附載而行陰取厚利故以船為家一有罅漏則隨補葺之為經遠計太宗嘗謂侍臣曰俸門如鼠穴不可塞篙工舵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非洞見民隱何以及此自直達鈔鹽之法行而回綱無所得沿江

州縣亦無批請故毀舟盜賣以克日食而敗舟亡卒處處有之轉為盜賊不可勝計其為害非細也臣竊以轉般鹽法為發運司職事之根本二者不可偏舉不捐數百萬以為糴本無回運以養舟人則雖復轉般無異直達矣近見發運司漕米至汴中損失者十幾五六益人船皆處之非其道也昔劉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船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不計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好矣異時有患吾給錢多減之過半則不能運



矣至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無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聞真楊起綱凡治舟所須之物調夫庸直皆不以例給篙工挽卒逃亡四出汭汭以河清兵遞行牽挽河清兵素非綱官所轄肆行盜竊不可禁止加之上下漏下濕非沉溺則腐敗而不可食其損失多矣皆惜小費不論大計之過也臣欲乞朝廷嚴立法制船塲不得減尅工料優給支費庶得堅實無疎漏之虞復運鹽之利使篙工柁師以船為家則官物自無損折矣自漢唐以來善治財賦者必以劉晏為稱首晏之言曰理財當以養民為先戶口衆多賦稅

自廣此至論也然晏專用鹽利以充軍國之用其為法止於出鹽鄉置官收買鹽戶所煮之鹽轉鬻商人任其所之無餘事也其始江淮鹽課歲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至六百餘萬緡不啻相什百也豈當時可行而今不可行耶臣嘗任越州蕭山縣令境內有錢清鹽塲亭戶多竄亡至追捕拘繫之乃肯就役嘗究問其故蓋鹽之入官一劬不過四五錢積鹽之久必有耗折官吏任責則入鹽加耗理所不免計其工夫之費不償其二三又所至匱乏錢不時得其亭戶所以多竄亡也飢寒所迫非私鬻之無以自給故盜販



十百為群被甲荷戈名累送者不下數十人官司畏其生事護送出境得無侵擾已幸矣夫深山窮谷有經年不食鹽者至附郭之民不可一日無也鈔鹽之價高而私販賤故食私鹽多而歲課所以不敷也非抑配編戶則鹽鈔無肯售者此其弊根也朝廷若於出產之地增價售之使其私用無窘則亭戶孰肯冒禁與販鹽者私市哉弊根既去則歲課自敷矣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有自矣朝廷蓋未之究也建隆之初荆湖江浙河東川廣福建皆非朝廷所有也所有者淮南京東西數郡而已

承五季之亂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為憂今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貢賦之入十倍於前時而日以不足為憂何哉處之未得其道故也昔皇祐嘗為會計錄以總核天下財賦之出入百官餼廩之奉軍儲邊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元豐之備計元祐之會計皆放此為之臣伏望陛下明詔大臣為靖康會計錄取皇祐元豐元祐三書以為式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登耗賦入之盈虛與凡經用之數以三書參較之有餘不足之本可以究見矣然後從而救治之宰相終歲制國用量入以為



出而憂國用之不足非臣所知也臣在闕門之外廟堂之論臣不得而與聞焉然得之於道路之言以謂執政大臣治文書覽細務日不暇給其如天下之大計何臣竊謂今日之急務惟政事之未脩邊陲戰守之未備皆闕然不講此臣所深憂也臣願陛下敷諭大臣濶畧細務付之有司專務脩政事振軍旅練兵選將為戰守之備庶乎綱舉而萬目張不勝幸望之至

上欽宗皇帝書

立統帥臣竊見虜人駐兵城外須求無厭遲回不去戎狄豺狼之心請和之議未可盡信尤當嚴為之備如聞勤王之師漸有至者宜召將領一至城中議戰守之計恐其言或有可用者艱難之際謂宜廣行咨訪庶有一得不可忽也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臣恐諸路烏合之衆不相統壹非有制之兵也臣謂當立統帥以壹號令示之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矣昔唐九節度之師無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不



可不慮也仍乞散遣使臣倍道兼程督諸路兵之未  
至者有逗遛不進以軍法從事則無敢後矣援兵稍  
集則軍聲益張戰守惟吾所欲而虜氣自懾矣臣聞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興未聞以天下之廣而  
畏人也特在處之如何耳乞肅軍政謹斥堠明法令  
臣聞古之善言兵者莫如孫武武之言曰將孰有能  
法令執行賞罰孰明以是而知勝負臣竊謂軍無紀  
律士不用命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敗亡童貫爲三  
路統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在軍法孥戮之有餘辜  
矣朝廷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遯大河

天險也棄而不守使虜騎得以長驅而前其誤國已  
甚矣謂將之有能可乎朝廷置而不問軍政如此何  
以用人書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  
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夫左不攻左右不攻右不過失伍離次耳皆以不用  
命戮之况未嘗接戰而遯逃乎此先王仁義之兵著  
之於經以爲萬世法非臣之私言也釋而不誅則將  
士不復可用矣周世宗征河東斬樊愛能而下數十  
人士氣始振此前事可監也然軍律之不嚴非特此  
而已虜騎之來已至城下而朝廷不知使敵人掩其



不備乘間而入則拱手付之矣言之可爲寒心今幸無事蓋宗社之福非人謀也邊事之興奏報當日至急脚遞於法日行五百里則千里外二日可至豈有虜人數萬行數千里而朝廷不知乎此斥堠不明帥臣失職無甚於此者法令不行故也近見出使城外者未有絲毫之効子弟進職受厚賚尤無理也有罪不誅無功受賞則賞罰可謂明乎使敵人善覘國則勝負已決臣願陛下嚴飭邊吏謹斥堠明法令無功不賞有罪必罰則下有勸懲而軍政肅矣仍乞速詔中外明示已罷宣撫司即凡事非出三省樞密院

者皆不得承受若猶循舊轍則邦之安危未可知也乞責宰執不忠臣伏讀上皇聖詔自崇寧以來爲大臣所誤凡蠹國害民之政輕費妄用剗革殆盡雖成湯改過不吝無以加此其視天下如棄敝屣此堯舜之用心者前世未之有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君臣蓋一體也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遜于位其克已內訟可謂至矣人主避位而宰臣各敘遷安受而不辭此何理也自昔有旱乾水溢之災宰相必引過待罪况有此大變乎夫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宰相之職也以今日之事觀之其鎮撫之效可見



矣虜兵在境上貽 陛下宵旰之憂竭府庫民力貽  
之屈爲城下之盟亦已甚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  
宰相宜任其責也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無一人  
爲社稷謀者雖身在朝廷而家屬已遯矣獨 陛下  
后妃皇子留居宮中其狗國忘私心果安在哉平時  
以高爵厚祿尊養於廟堂之上天步艱難之際各爲  
身謀 陛下孤立何賴焉念之至此不覺涕泗之橫  
流也雖 祖宗以來未嘗戮一大臣此 陛下之家  
法所當守也然亦宜稍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  
詢求真賢以居其任精神之至必有聖賢不待夢卜

而至者惟 陛下早圖之天下幸甚乞罷奄寺防城  
臣竊考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之竇武何  
進以肺腑之親因天下怨怒收攬英豪如李膺陳蕃  
諸人共起而誅之卒不勝皆駢頸受戮唐之昭宗信  
狎宦者至東宮之幽其爲歷世之禍大矣國家童貫  
握兵爲國生事二十餘年覆軍敗將朝廷不聞中外  
各竭而貫之私藏厚積不可以千萬計人怨神怒馴  
致今日 陛下之所親見也臨御之初謂宜屏去此  
曹使與輿臺皂隸服掃除之役而已不可復近比聞  
防城所仍用奄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



復臨也使氣燄一熾則後不可制矣夫恩倖持權貪  
鬻得志 上皇晚雖悔悟而追救不反不可不監也  
乞謹令書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  
反當謹其始始之不謹而輕以示人雖欲不反不可  
得也比見勅榜索金銀於士庶之來不納者許人告  
訴既而不行未一二日又復前詔崇寧以來令有朝  
下而夕改者故寬恤之詔季一舉之徒掛牆壁而已  
而民不信今 陛下即位之初一言之出臣下稟令  
四海觀聽尤不可不謹不宜復蹈前轍也其言有曰  
庶免吾民肝腦塗地何遽至是耶雖事出倉卒猶當  
如其辭少存國體示之以怯懼之形使狄人輕侮中  
國無復忌憚其失言甚矣皆不謹令之過也孔子曰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夫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  
聖人之垂戒深矣臣願 陛下凡詔告中外當詳議  
而後行稽孔子無信不立之言謹乃出令以一民聽  
天下幸甚疏上

欽宗大喜二月八日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公具辭  
免不允二月十三日上殿進劄子乞擇宰相臣昨蒙  
賜對妄以狂瞽之言上論宰相 陛下不加斧鉞之  
誅寘之言路臣雖縻捐無以報稱比聞士民伏闕以



數萬計詬詈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至蓋國人之所  
共棄也夫爵刑天之所以命有德討有罪雖人君不  
得而私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明威則人君所以奉天者亦因諸民而已民之所棄  
天實討之方陛下臨御之初適當艱難之際宰相尤  
宜考擇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非得真賢不足勝其任  
也惟 陛下早留意焉天下幸甚虜騎初退主和議  
者欲賂以三鎮十八日公上殿極論不可專守和議  
急宜命將出師并乞召用种師中劉光世問以方略  
可否其略曰臣竊惟河朔爲 朝廷重地三鎮又爲

河朔之要藩自周世宗迄于 藝祖 太宗百戰而  
後得之其艱難甚矣一旦棄之虜庭姑以舒目前之  
急則可以爲經遠之計則未也方虜騎之來士不素  
養欲戰則無其人艘艦未脩欲守則無其具割地賜  
金勢有不得已者臣故曰以紆目前之急則可也河  
朔郡縣犬牙相錯今以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貫吾  
腹中則一方邊面裂而爲三矣建城壁備器械練兵  
積穀未易以歲月計也其距京城無藩籬之固虜騎  
疾驅不數日而至又非前日之比豈不殆哉臣故曰  
以爲經遠之計則未也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



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後有緩急召之宜有不受命者不可不慮也姚平仲之出殺傷相當未爲大衄勝負兵家之常數未足爲深戒傳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之萬一不守則數州之衆肝腦塗地矣 朝廷寧忍坐視而不救乎臣竊謂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使之腹背受敵宜若可爲也臣本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不敢自信其說有如种師中劉光世之徒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臣欲乞 陛下召至榻前問以方略可否必有定論苟有萬全之計不可失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

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強虜乎然朝廷許與金銀以千萬計秋高馬肥乘間而來責其償者彼不爲無辭矣當是時金銀不可復取之於民援兵不可以卒致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孔子與蒲人盟曰要盟神不聽卒渝之不以爲不可也今良將勁卒咸欲自效失此不爲則後將噬臍矣惟 陛下留神而審處之欽宗乃詔出師襲虜而議者多持兩端公再上疏乞出師不可專守和議臣竊觀自漢迄唐待戎狄之道無如 祖宗之時百年之間民生戴白不見兵革姦臣要功爲國生事與惡而棄好馴致今日方虜騎逼



城備禦無素卑辭厚禮以紓目前之急蓋勢有不得已而然者割要害之地以爲盟好則非經遠之計也臣固嘗論矣比聞金人駐兵磁相劫擄無有紀極破大名成安一縣驅掠子女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而去誓書之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於秦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

於是夫去其越數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蓋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何事求哉彼見吾高城深池未易陵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嘗與之交兵矣恐而不敢怒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亦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約及河而返今挾之而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而吾以重兵擁其後勢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言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



爲壯是舉直在我矣三鎮聞之士氣必振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窮蹙而王師不救則其民必謂朝廷視其塗炭而莫之恤則戴后之心懈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竊聞出師之令廟筭不一屢行而屢反如是則士氣必懈情欲其成功難矣唐憲宗平淮西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不斷而能成也伏望斷自宸衷無惑於浮議則天下幸甚乞誅姚古臣竊惟太原天下之根本也唐高祖起晉陽後唐莊宗石晉劉知遠輩皆據有太原而取天下自古以來未有不以爲重地也罕一舉而取契丹劇賊

也今圍太原累月頓兵不移包藏禍心豈易量哉姚古擁重兵爲援逗留不進萬一太原不守其禍有不可測者軍政如此何以用人昔周世宗伐李筠諸將望風而奔世宗自力戰大敗歸臥帳中不起太祖曰何不盡誅大將以偏裨代之世宗大喜起坐曰正合朕意於是斬樊愛能以下數十人一舉而取高平自是兵威震天下遂以平諸國今姚古坐視太原危急而不救死有餘責釋而不誅則無以振國威矣臣願陛下用太祖之言法世宗之斷誅姚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明示賞罰使士各用命庶乎



太原可全也又上疏其略曰臣嘗論姚古逗留當以軍法從事久未蒙施行今太原圍閉累月危急甚矣訪聞大兵尚在威勝軍無一人一騎入太原境者唯范瓊不受姚古節制獨能引兵稍前則諸將逗留古實爲之也柰何惜一姚古不誅坐視要重之地而不救乎萬一太原之民以王師不救必謂朝廷棄之別生異心則禍起肘腋非特金人之比不可不慮也云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悉力措畫速正姚古逗留之罪誅之以肅軍政遴柬有武略可任者代之偏裨猶有不用命者一以軍法從事庶幾士氣稍振使敵人

有所忌憚若朝廷未欲遽誅大將姑用前代故事盡行削奪使白衣從事以責後效猶之可也不爾則秋冬之交風勁草衰強寇長驅而南益無所忌憚悔無及矣惟陛下留神而幸聽之太學諸生伏闕上書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朝廷慮其鼓亂欲防禁之公奏言士人特激於忠憤之氣初無鼓亂之心若得老成有德望爲人所欽服者爲長貳即自定矣

欽宗曰無逾於卿者有旨兼國子祭酒遂上疏論王安石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乞追奪



王爵毀去配享之像於是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公自  
謂冠已知王氏學術之繆元祐丙寅歲所與吳國華  
書論之詳矣自蔡京用事二十餘年推尊其道加之  
王爵配享孔子廟庭天下學士大夫雖知其非而不  
能奪也公自以身任言責又侍經幃兼師儒之職可  
以盡言不顧怨謗遂上疏其略曰臣伏見蔡京用事  
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  
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 神宗皇帝爲名  
實執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  
孔子廟庭而京所爲自謂得安石之意使人無得而

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日之痛加竄黜  
人皆結舌莫敢爲言而京得以肆意妄爲則致今日  
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臣謹按安石挾管商之  
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 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  
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  
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  
縷數姑即其爲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事以明之則  
其爲邪說可見矣昔 神宗皇帝嘗稱美漢文惜百  
金以罷露臺曰朕爲天下守財耳此謹乃儉德惟懷  
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 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



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  
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以自奉其稱禹  
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  
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  
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  
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  
驕宰 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夫鳧  
鷖之五章特曰鳧鷖在壘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  
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正謂能持  
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耳自古釋之者未

有爲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  
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用專以  
侈靡爲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  
臣伏望 睿斷正安石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  
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實天  
下萬世之幸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  
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其爲邪說不  
無駭異如程次山輩議論紛然雖朝廷行遣而未止  
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公會學官中有紛爭者  
有 旨學官竝罷公亦罷祭酒乞追還元祐諸公舊



職臣伏讀 上皇聖詔有曰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此  
上皇晚悟之意 陛下所宜奉承不可後者也臣伏  
見黨籍中唯司馬光一人獨蒙褒顯如呂公著韓維  
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皆猶未及公著逮事 仁宗  
皇帝稱其有顏氏之節至 英宗 神宗尤加禮遇  
神宗嘗賜手札曰託中外腹心之寄均皇家休戚之  
重無逾卿者其眷予可謂至矣備載國史不可誣也  
凡在元祐黨籍者皆一時名流願一洗之悉追還舊  
職與合得恩澤如陳瓘鄒浩在建中初竝命言路天  
下稱爲鄒陳今陳瓘已蒙褒贈而浩獨未見敘復伏  
願早賜追復舊職亦與合得恩澤庶允公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六

辭免邇英殿說書奏狀

右臣伏蒙 聖恩除臣充邇英殿說書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切惟陛下聖學高明勸講之官宜得深於經術之士以充其選如臣淺陋其敢冒居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以安愚分所有 勅命未敢祇受已送秘書寄納

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乞上殿奏狀

右臣伏觀 陛下卽政之初適當國家多事之際凡在臣子苟有見聞咸宜自竭况臣備員勸講義豈敢



默輒有所見利害欲面奏陳伏望 聖慈特降睿旨  
令臣上殿敷奏

辭免諫議大夫奏狀

右臣二月初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除臣右諫議大夫日下供職者聞命震恐不知  
所措切惟諫諍之臣以繩愆糾繆爲職宜得剛明之  
才以充其選顧臣何人其敢冒處伏望 聖慈追還  
成命以允公議

舉呂好問自代狀

右臣伏見朝奉大夫呂好問勲德之後蔚有典刑篤

實而多聞疏通而守正論議氣節凜然有古諍臣之  
風非特臣所不如亦當代難得之士舉以代臣實允  
公議

五月初十日乞出第一奏狀

右臣准開封府告示奉 聖旨學官等竝罷臣自罷  
權祭酒切念臣退伏田廬杜門待盡十有餘年誤蒙  
上皇召自閒廢之中寘之儒館 陛下卽位復被眷  
知擢居諫省仍侍經幄兼權祭酒顧雖糜捐無以報  
稱而臣自供職以來論事無補人微望重學術謬悠  
無以鎮服士心自取悔吝尚賴 天度包荒未加竄



殫私自省循無所容措所有諫垣經筵之任尤難肩  
履伏望 聖慈特賜罷免除臣福建路一合入差遣  
或宮祠任便居住以安愚分

十四日第二奏狀

右臣誤蒙 陛下擢實諫垣仍兼勸講皆 朝廷高  
選顧臣庸虛不足任職加以老病交侵目視昏眊兩  
脛痺弱行立俱艱雖欲貪榮冒居力所不逮已嘗具  
狀乞賜罷免除臣福建路一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  
居住以安愚分未蒙指揮伏望 聖慈特賜矜憫檢  
會前奏施行

十六日第三奏狀

右臣伏蒙 陛下以臣奏乞福建路差遣或宮觀任  
便居住賜詔不允者誤恩曲被感激涕零切念臣年  
逾七十疾病交侵目昏不能遠視足弱難於久立近  
有章疏皆封以入不敢請對亦常冒聞 天聽 陛  
下所知之實恐因此曠敗旁招人言 陛下迫於公  
議雖欲終始保全不可得也伏望 聖慈特賜矜憫  
檢會前奏施行

二十四日第四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今月二十四日劄子以臣累奏乞福

有改 奏死



建路差遣或宮觀任便居住奉 聖旨不允者臣不  
避嚴誅再瀝血誠上干 天聽伏念臣陋學淺聞論  
事無補不惟德薄望輕不足任職而犬馬之齒已逾  
七十加以疾病交攻日虞顛仆雖欲貪榮冒屠力所  
不逮伏望 聖慈檢會前奏施行

六月初四日乞致仕奏狀

右臣累上封章乞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  
住伏蒙 聖慈未賜俞允者切念臣犬馬之齒已逾  
七十禮律皆當引年辭祿 陛下聖度優容未加廢  
斥天地之恩無以論報近於疾病交攻腰膝痺  
乘騎不便日有顛仆之憂在告幾月久廢職事坐糜  
餼廩義實難安不敢再有陳請乞守本官致仕以安  
愚分

初九日辭免給事中第一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伏蒙 聖恩除臣給事中者聞  
命震驚無所容措伏念臣老病交侵不任朝謁方乞  
解官致仕求去而獲遷是美官要職可以要致也豈  
惟於臣私義不安實恐上累 朝廷名器有濫授之  
失伏望 睿慈追還成命檢會前奏施行

十八日第二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給事中恩命奉 聖旨不允者聞命惶懼罔知攸措不敢苟避煩瀆之誅須至再竭悃誠上干 天聽伏念臣年逾七十已上封章乞解官致仕誤蒙 睿恩除臣前件差遣臣雖至愚豈不知貪戀聖時進居要職足為榮耀實以衰病交侵不任 朝謁老不知止貽笑縉紳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二十八日第三奏狀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解官致仕賜詔不允者 睿恩與被部屋生光省分逾涯但深感

涕切惟七十致仕著在禮律士夫所宜循守也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四背經違律負罪多矣豈不知退伏田廬躬耕食力孰若日近清光坐享厚祿之為安榮也實以衰病筋力不支兼臣方引年辭位遽蒙遷擢使臣黽勉扶病就職必致人言冒寵之誅無以自追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特降 睿旨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七月初五日辭免徽猷閣直學士第一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七月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徽猷閣直學士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者叨被



聖恩榮愧交集伏念臣以衰病乞骸特蒙 睿慈曲垂矜憫未卽棄捐尚畀宮祠之祿天地生成之恩無以論報所有直學士之職非臣涼薄所堪伏望 陛下追寢成命乞守本官提舉崇福宮以安愚分

十七日第二奏狀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徽猷閣直學士恩命賜詔不允者祇奉 宸綸益深震懼切惟直學士之職自 祖宗以來未有自諫省躡等而授者臣雖蒙除給事中卽未曾供職資淺望輕義難冒處伏望 陛下特降睿旨追寢成命庶協公議

二十六日第三奏狀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徽猷閣直學士賜詔不允者臣愚屢竭悃誠上干 天聽煩瀆之罪宜無所逃夙夜憂惶罔知攸措然臣義有未安不敢苟止切惟延閣之命尤爲華選 祖宗以來未嘗輕授方朝廷修明百度一循舊制裁仰僉倖理宜謹始臣豈敢以螻蟻之微首犯名分貪榮冒居上忝典憲伏望陛下特降 睿旨追還成命以寔公議

辭免召赴行在奏狀 申省狀附後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臣乘遞馬疾速發



來赴行在者切念臣昨蒙 淵聖皇帝誤恩自諫省  
遷給事中臣以衰老久患腰膝乘騎不便累表懇辭  
補外蒙恩得請除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未及一年  
伏遇 皇帝陛下嗣登寶位在臣子之分義當入覲  
况蒙促召敢不奔走奉命緣臣實以痼疾如舊乘騎  
未得伏望 聖慈矜察許臣免赴行在臣見已乘船  
起發前去楚泗間聽候指揮

申省狀

右某先於七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令乘騎赴行  
在其昨蒙 淵聖皇帝誤恩除給事中其以久患腰

膝乘騎不便累表懇辭得請除待制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 主上卽位復蒙 睿旨召赴行在其爲舊  
疾未安尋具前項因依七月二十一日自常州附遞  
奏聞辭免不敢居家坐待 朝旨仍一面乘船自去  
楚泗州聽候指揮今已到楚州日久未蒙指揮切念  
某犬馬之齒七十有五加以痼疾間作拜履俱艱不  
任 朝謁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檢會前奏施行

十二月二十六日辭免工部侍郎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吏房帖子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工部侍郎日下供職者聞命震驚罔知所



措伏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五衰病筋力不支不足以任職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庶沾薄祿畢此餘生不勝幸願之至

舉曾統自代狀

右臣伏見奉議郎守尚書工部員外郎曾統名臣之後能世其家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建炎二年二月十五日乞出奏狀

右臣以凡庸之材叨被誤恩擢實貳卿之列顧雖糜捐不足報稱重念臣行年七十有六素有足疾拜履俱艱日虞顛仆觸事昏忘難以任職欲望 聖慈矜

恤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

三月初二日再乞宮祠奏狀

右臣伏蒙 陛下以臣乞宮觀差遣任便居住賜詔不允者伏念臣自熙寧中叨竊科第五十餘年晚始蒙 淵聖皇帝誤知擢居禁從鑾輿北狩臣以老病在外無以自效偷生忍死負罪宜無所逃 陛下嗣位特蒙矜貸召實貳卿之列受恩逾分雖糜捐未足以報稱萬一臣雖至愚豈敢飾辭避事以求便安重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六筋骸衰瘁心志耗昏兩脛痺攣日虞顛仆故不避煩瀆之誅再干 天聽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薄  
祿使垂盡之年不至失所

辭免侍講奏狀

右臣以老病上千 天聽乞一宮祠差遣未賜俞允  
方欲再具陳情伏蒙 聖恩除臣兼侍講聞命驚惶  
無所容措伏念臣逮事 淵聖皇帝復侍經席臣以  
衰病目昏不能遠視足弱不能久立辭免職任蒙  
淵聖皇帝矜憫除臣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  
住今已逾三年精神昏眊手足攣痺又甚於前日豈  
敢貪冒寵榮復居此職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追還

成命除臣一宮觀差遣以安愚分

四月初六日乞宮觀第三奏狀

右臣伏蒙 陛下擢實貳卿仍侍經幄皆一時高選  
豈惟陋學淺聞不足以任職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  
六衰病日增雖欲貪榮冒居精力不逮伏望 聖慈  
矜察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薄祿畢此餘  
生

十五日第四奏狀

右臣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乞宮觀差遣  
奉 聖旨不允者臣以凡庸之才誤蒙 睿恩擢侍



經幄遂獲日近清光臣非土木豈不知幸重念臣年  
齡遲暮精力衰殘舊學荒蕪十忘八九仰干 聖德  
日躋非陋識淺聞足以上裨萬一日懼旁招人言自  
貽悔咎加之目視昏花兩脛痺弱晨趨殿陛每虞顛  
仆徒以食貧指衆仰祿爲生未能引年辭仕冒寵僥  
求負罪多矣恭惟 皇帝陛下天度并容無物不覆  
察臣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厚祿以  
盡餘年

辭免龍圖閣直學士奏狀

右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臣龍圖閣直學

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者叨被誤恩榮愧交集所有直  
學士之職 朝廷清選如臣衰朽豈敢冒居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庶安愚分

建炎庚戌乞致仕奏狀

右臣昨蒙誤恩擢寘貳卿之列老病不足以任職冒  
聞 天聽竊冀祠宮之祿畢此餘生伏蒙 陛下睿  
慈矜憫俞其所請仍加延閣之命顧臣何人有此遭  
遇捐軀未足報稱坐糜餼廩已逾二年方時艱難而  
恭然衰瘠力不能自效疚心覩顏無所容措伏乞守  
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代虔守薦楊孝本狀

右臣猥以非才謬當郡寄竊惟事君之義莫尚以人而不祥之實蔽賢爲大苟有所知臣敢不勉伏見虔州進士楊孝本學富行純爲輿論信服曩游京師一時志義之士多從之學襤褐不完飯蔬飲水而束脩之饋悉以市書捆載而歸自晦巖穴不求仕進鄉閭故舊憐其貧協力周之非其義不受也此雖古人操履無以過之當路柄臣亦嘗論薦然久未蒙旌擢伏望 聖慈不以臣言之輕特加收采錫之一命以稱朝廷尊德勵善之實

龜山先生集卷第六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七

表

謝邇英殿說書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除臣充邇英殿說書尋具狀辭免奉 聖旨不允者備員東觀曾未逾時講經宸庭荐膺異數懇辭上瀆成命弗渝省分非宜以榮爲懼中謝伏念臣仕惟爲祿學不知方自憐挾筴以亡羊奚殊博塞幾類畫墁而志食有愧輪輿拓落一官踐更三世偶以桑榆之晚景親逢 睿聖之誤知擢寘書林復陪經幄嗟伏生之已老徒誦遺編顧申公之



無文章堪待問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至仁天覆盛德日新雖小善而不遺無一夫之弗獲致茲庸陋亦預甄收非堯舜之道不陳敢忘訓獎惟虞夏之書具在益懋前聞期自竭於埃涓庶或逃於尸素

謝諫議大夫兼侍講表

臣某言伏奉 制命除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仍賜紫章服者擢居諫省叨被誤恩進侍經筵尤慚非據寵榮過分循省若驚中謝竊以懷經世之志者常患無其時有適時之才者常患無其位况值離明之繼照仍丁泰吉之大來周道砥平舜聰四達實在七

人之列是爲千載之逢如臣者識昧趨今學惟泥古麀頭鼠目何意求官馬勃牛溲寧堪待用顧天下之事惟諫臣得以盡言遭聖人之時非賢者曷勝其任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涓流必受大壑益深端一德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故茲庸妄獲與選掄敢不勉勵前脩仰酬洪造居官任職自知無以瘉人補過盡忠庶免全於晚節

謝賜詔乞致仕不允表

臣某言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致仕賜詔不允者異恩俯及省分非宜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



謝伏念臣賦材謏薄稟命奇窮遭時清明誤被掄選  
空坐糜於餼廩訖無補於絲毫老病交侵神志俱耗  
筋骸羸弱屣履如遺頭目眩昏看朱成碧日懷丘首  
之念亟圖曳尾之安屢竭悃誠未回 天聽此蓋  
皇帝陛下舉無棄物常善救人凡在鈞陶之中不遺  
瓦甃之賤致茲庸陋亦未棄捐雖老馬已疲尚羈於  
伏櫪而敝帷之賜終冀於深仁

謝待制表

效職無聞自宜力去錫恩甚寵尤在牢辭尚叨延閣  
之華仍竊真祠之廩拊存備至感塞難言 中謝伏念

臣材不適時學惟泥古久安朴野已難彊於筋骸晚  
際休明固願張其肝膽既不能媚俗以同衆又無以  
揚已而取名顧蒲柳之已衰亦風波之足畏加之疾  
疢重積凌兢念公朝當責實之時而諫省非養閒之  
地粗知出處進退之節敢不乞身豈圖終始憫憐之  
私未令失祿暨丐還於秘職遂冒貢以忱辭雖盡力  
於循墻猶忝榮於持橐向非全度何以曲成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盛德溥臨大明旁燭欲招徠於忠直  
庶興起於治功故於諫諍之官務盡優容之禮倘不  
能而知止亦終惠之有加致此摧頽存膺眷渥臣謹



當祇承大賜欽頌至言景迫桑榆莫報丘山之重心  
傾葵藿敢忘雨露之施

皇帝卽位賀表

胡寇逆天痛二聖之播越民心戴后幸九廟之  
再安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體舜聰明躬湯勇智憂  
勤孚于內外孝弟通乎神明踐寶位於艱難之中安  
神器於傾側之際臣叨塵法從莫效微勞願思高祖  
之好謀仍奮文皇之英武兩宮返國徐當責效於  
侯公醜虜成擒終見收功於李靖

復辟賀表

元凶肆逆寰宇震驚妖氛廓清宸居復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膺圖御極經德體元信順式孚天人協助  
雖有去豳之意難逃如市之歸大明旣升輿情共慶  
總師入覲率多方叔之壯猷遺澤在民行遂先王之  
復古

謝工部侍郎表

臣某言准告除臣試尚書工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  
者賜環荐至方力疾以造朝出綽遽膺敢辭難於就  
職甄收甚渥刻厲無窮中謝伏念臣智不競時學惟  
泥古素行貧賤付憂患之薰心備歷險艱見盛衰之



反掌豈圖遲暮獲預選掄荷 二聖之深知當一時  
之大變擢繇學省實在諫垣念當效命之秋何暇多  
言之恤乞身去國凝睇圍城空懷天地之恩無從報  
塞已迫桑榆之景徒極殞傷賴 神聖之有臨致邦  
家之再造眷惟銷患無競得人招徠下及於衰殘奔  
赴莫先於艱厄屬有負薪之疾阻於叱馭之驅仰被  
寬隆載加超越未及瞻光於黼陛已令貳事於官曹  
雖主憂臣辱之時不求營繕而內修外攘之際專賴  
謀猷弗許牢辭曷勝重拜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憂  
勞圖治剛健繼明深懷播越之勤克篤孝恭之實凡  
側身而修行皆應天而順人期瞻見於 兩宮庶肅  
清於四海廣收群策用翊丕基有如疲曳之餘亦在  
簡求之末臣敢不追惟舊學佩服至仁持橐奉身益  
盡論思之職枕戈勵志更輸憂憤之心

謝賜詔乞出不允表

臣某言伏蒙 聖慈以臣乞除一在外宮官賜詔不  
允者綸言俯及朽質生光祇荷寵靈惟深感涕中謝  
伏念臣親逢聖旦叨被誤恩耄無能為浸墮職業老  
不知止有覩面顏以居有食指之繁而退無周身之  
策尚資薄祿以畢餘生恃君父之眷知披腹心而上



瀆愚衷已竭 天聽未俞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端  
一德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神威不怒聖武布昭擴  
大度以并容恥一夫之不獲致茲庸妄亦未棄捐荷  
天地之至仁宜思論報迫桑榆之晚景徒積兢慙敢  
不勉服訓辭益堅素守庶幾晚節無忝前修

臣某言准告除臣兼侍講者叨奉宸綸進陪經幄寵  
榮過分愧懼來并中謝伏念臣以垂盡之年適多難  
之際濫竊不虞之譽初非有用之材疾病交攻神志  
俱耗日懷丘首之念亟圖曳尾之安自分奇窮已絕

榮望眷恩俯逮奚殊罔象之得珠天祿坐糜幾類支  
離而受粟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舜聰四達湯德日  
新雖大明之升容光必照而清問所及下民不遺致  
茲妄庸亦與掄選涓流何有無裨溟渤之深老馬已  
疲終冀敝帷之賜

謝龍圖閣直學士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龍圖閣直學士依前朝散大  
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仍賜對衣金帶者綸言下逮朽  
質生光誤膺華袞之褒濫厠昔賢之列寵恩逾厚榮  
懼交并中謝伏念臣才不適時學惟泥古投身世網



流落半生擢寘經帷歷侍 三聖顧桑榆之已晚驚  
歲月之屢遷神志俱昏筋骸難彊整愚衷而上訴荷  
天聽之俯從冒延閣之清資竊琳宮之榮祿錫之顯  
服束以精鏐夫何妄庸有此遭遇此盖 皇帝陛下  
體乾坤之博施推日月之至明成物不遺均涵動植  
容光必照無間隱微至茲衰殘亦未捐棄敢不益堅  
晚節上副深仁雖餘齡無路以效勤而圖報尚期於  
結草

謝轉官致仕表

引年辭祿已愧後期進秩叨榮益慙非據恩逾始望

感極涕零 中謝伏念臣家世羈窮性姿凡陋麀頭鼠  
目何意求官馬勃牛溲寧堪待用偶直離明之繼照  
荐膺列聖之誤知爰自書林入侍經幄擢寘七人之  
列復玷二卿之聯無補毫分空糜餼廩浸以年齡晚  
暮衰病交侵竊食祠宮踐更歲律姑遂投閒之請苟  
逃寵冒之羞誠意上通俞音下逮退伏田廬之陋處  
猶兼延閣之清名顧臣何人辱茲異數此盖 皇帝  
陛下體乾坤之覆幬擴日月之照臨大德并容神功  
不宰凡厥稟生之類一陶化育之仁致茲駑乘之已  
疲亦獲敝帷而不棄雖謳吟藪澤阻陪獸舞於虞庭



涵泳恩波奚異魚潛於文沼容身有地圖報無階

代虔守賀正表

陳輅鳴鑾。揭示漢儀之盛。獻琛效職。允懷舜德之敷。  
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聖敬日躋。勇智天錫。大明繼  
照。御六氣以乘乾。百辟在庭。共衆星而環極。修禮文  
之廣備。表聖日之光華。顧惟履地而戴天。孰不詠  
仁而蹈德。臣叨茲眷命。付以名藩。玉陛稱觴。莫廁鸞  
鷲之侶。虎城向日。但傾葵藿之誠。

代賀坤成節表

唐興帝業。天開潤石之祥。周兆王基。詩詠生民之

斯。人神之協。應聲夷夏。以交欣恭。惟太皇太后

德含洪。離明旁燭。正始有光。於京室成中。益裕於

謀。萬國承規。普被關雎之化。羣黎徧德。一趨麟趾

風。臣備位藩臣。馳心魏闕。一人有慶。均涵天地之仁。

萬壽無疆。願效崗陵之祝。

代貢物表

分職任民。不遺於嬪婦。因土制貢。敢廢於玄纘。前件  
經緯有常。質文中理。用參庭實。愧非前列之寶龜。庶  
廣至仁。推作萬戶之衣被。

代漕臣賀收復表



虎士鷹揚屈人於不戰羗戎烏竄交臂而來臣遐荒  
震驚四國交慶蠶爾吐蕃之種世爲西夏之雄螳怒  
當前鳴張弗茹豢成封豕之惡久逃京觀之誅迨茲  
舜德之誕敷始效苗頑而來格連雲瘠野千里桑麻  
被髮遺黎一日冠帶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淵泉溥  
博聖武布昭莫敢不來繼湯孫之遺緒無愆不履廣  
文考之休聲臣叨被明恩謬持使節悵捧觴之無路  
徒向日以傾葵盡復故封行謝玉闕之質告成清廟  
俟聞天馬之歌

啓

謝太守啓

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蒞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  
之難逃豈意褒稱之偶及寵榮過分循省若驚竊以  
郡縣王室之屏藩守令士民之師帥尊卑雖異任責  
則同一非其人衆受其弊顧茲百里之重寄實惟萬  
室之具瞻軍國調度之須所取非一兵民什一之會  
其職匪輕嚴之以法則衆離而不親撫之以寬則事  
弛而不集苟非豈弟之君子曷庇困窮之小民古謂  
其難今尤慎擇矧夫極治之盛際固多間出之英材  
亦發新硯莫匪庖丁之手人胥易使率皆言偃之風



宜得異能稱此公舉如某者駕駘下乘樗櫟散材自  
惟銜轡之難驅敢希匠石之或顧徒守過庭之訓恥  
爲趨世之謀一瓢屢空方慕顏淵之好學三釜而樂  
又懷曾子之及親雖未信辭仕固賢者之宜而公養  
爲貧亦聖人不免粵從科舉誤玷縉紳庶乎餽廩之  
微足爲晨夕之奉伶仃一病流落八年氣形竝衰神  
志俱耗身同野鹿甘自屏於樵漁衣若懸鶉復何心  
於軒冕方將投蛙足於缺甃寄鷦巢乎一枝俯仰終  
身優游卒歲徜徉塵垢之外游泳詩書之淵與世相  
忘脫桁楊之接摺放形自適近魚鳥之沉浮柰何糟

糠無以畜妻孥甘旨不足事父母年豐病乏冬煖嗥  
寒在人情難以恬安於人子尤當隱惻遂參選調補  
吏掾曹來游會府之英躔輒去衡門之陋處惟思竊  
食何路進身欲爲轍鮒之呼逆知無濟忍效冶金之  
躍自取不祥故雖幸餘光之可依莫敢飾鄙辭而上  
黷豈圖異寵遽及非材此蓋伏遇某官擴大度以兼  
容推至仁而博施智雖周物能不病人未嘗片善之  
或遺致此甚愚而不棄受恩有地圖報無階敢不允  
蹈聖言雅不忘於舊學益勤職守庶無負於已知

謝楚大夫啓



右某啓伏蒙知府大人先生保舉某堪充職官任使者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蒞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之難逃豈意薦論之偶及被恩優渥撫已兢慙竊聞以身徇道者君子之格言事君以人者上臣之明義懷瑾握瑜欲有待也雖鼓刀自溷猶不爲辱尊德樂義欲有求也雖忘勢自竭乃其當然永惟上下之相資莫知貴賤之有間世道淪喪風猷浸隳居下者以難仕爲迂謀在上者以旁招爲末事公論一廢私謁肆行待價而沽顧連城而莫售無因而至雖照乘而難前苟非先容孰匪棄物如其者賦才疎拙稟性

頑愚徒聞師友之緒言妄窺聖賢之遺學麀頭鼠目之賤何意求官牛溲馬勃之污寧堪待用已絕凌霄之望方圖祭竈之安欲爲轍鮒之呼逆知無濟恐效冶金之躍自取不祥豈謂未遑竿牘之修遽玷齒牙之論終懷直道竊希東國之臣已附青雲不作西陵之餓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已內恕及人以教育英才爲樂而務在兼容以推轂士類爲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甄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無忘舊學益勵前修駕乘何能幸嘗駉於驥尾天池可到終有待於鵬風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張朝散啓

顯膺宸命榮領郡符方懷慶問之未遑豈意緘封之  
先辱恭惟某官賦材忠實稟器純深更貳正於名藩  
藹休聲於輿論果茲遴柬付以承宣雲翼怒飛匪冷  
風之能負霜蹄一躍騁千里以誠宜敢希得士之名  
姑逭蔽賢之實過蒙歸德益用愧懷

謝馬通直啓

顯奉綸言榮升朝籍恭惟某官懿文外炳碩德中純  
芝草之靈人皆知其美瑞珪璋之質初無事於先容  
未遑竿牘之修遽辱緘題之及褒榮過分悚愧無涯

賀林舍人啓

光膺宸綽出總侯藩伏惟某官學際天人識洞今古  
摛辭禁掖追三代之純深懷絃故鄉聳一時之榮觀  
值此艱難之際正須經濟之材延閣清資寧復漂纓  
於外寄龍章顯服貯瞻鳴玉以西歸用寬北顧之憂  
共濟中興之業親仁有素覲德未期

代人謝呂漕啓

竊食聖時空坐糜於餼廩課功歲杪曾莫效於涓埃  
側身方俟於廢歸絕意敢希於論薦寵榮非分喜愧  
來并竊念某識昧趨時仕惟爲祿遇事直前而動多



召怨操行彌篤而人猶見疑仰首一鳴三盡黔驢之  
技窮年無補終爲智叟之非永惟玉瑩之無疵或恐  
丹青之能變每私循省徒積憂虞豈圖君子之并容  
輒取衆人之共棄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已內恕及  
人群言竝聽而罔惑於讒邪小善必錄而不遺於疎  
遠致茲庸陋亦與甄收敢不勉蹈前修益堅素守鷓  
鷯何慕深林不過於一枝駑馬雖疲十駕尚期於千  
里庶從驅策以報私恩

代人謝解啓

卜璧前陳顧何求於燕石秦醫竝畜俄有取於猪苓

省分知榮撫躬增愧竊以難進者君子之義易失者  
聖人之時環轍載賢將有行也雖急仕猶不以爲汙  
操築鼓刀將有待也雖自溷或不以爲辱永惟出處  
之大致固宜義命之兩全貴乎中行孰可已甚况值  
離明之兩作仍丁泰吉之大來設科目以振拔滯淹  
舉經行以網羅遺逸朝以進賢爲急務士知不穀爲  
可羞故韜光晦迹者棄巖穴之居而懷瑾握瑜者有  
廊廟之志顧茲千載之興運是爲希世之罕逢凡有  
見聞孰不奮勵如某者學惟爲已才不逮人徒襲父  
兄之餘風不墜箕裘之素業竝驅夷路自慙跛鼈之



難前篤信所行終類愚公而見笑一竊鄉薦旋黜春  
闈分甘自屏於樵漁意復何祈於軒冕再攘之臂忘  
搏虎之可虞屢北之兵徒聞風而猶駭孰謂已歸之  
氣俄伸久屈之中退省厥由所來有自此蓋伏遇某  
官至公處已內恕及人以教育英才爲樂而務在兼  
容以推轂士類爲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甄  
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益勤素學愈礪前鋒駕  
乘何能幸嘗駭於驥尾天池可到終有待於鵬風過  
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虔守謝李運使啓

被命吳東幸叨聯屬領麾江左獲庇恩私顧惟無堪  
曷稱公舉伏念某蚤膺 聖眷屢握使符才不適時  
愧無實用學雖篤志徒守空文誤蒙彊敏之稱復玷  
該通之譽榮踰所望愧溢于中此蓋伏遇某官大德  
并容至仁博施不忘敬故益敦末俗之偷予以包荒  
或副中行之尚致茲庸陋特與甄收敢不誓竭孤忠  
永堅素守

代賀蘇左丞啓

伏寄光奉制書進持綱轄伏惟慶慰恭惟某官道隆  
淵懿業茂經綸誠明自格於元龜器識允符於三鑑



從容常伯之任登延內相之榮序秩群才董正六官  
之治宣明密命追還三代之文來膺側席之求大慰  
斯民之望皇猷帝業允賴於遠圖繡紱龍章行膺於  
異數顧惟庸陋久荷知憐空懷慶忭之私阻覘光塵  
之末瞻仰之至敷述奚周

代謝筠守啓

伏審光膺綸命分守侯邦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稟器  
宏深迪心明哲屈承宣屏寄行踐履於要途未遑竿  
牘之修以結鄰封之好遽承緘貺益佩謙冲

代與檢法啓

茂膺綸命出佐刑臺伏惟歡慶恭惟某官秉義端方  
迪心明允誠能格物初無可擇之言恕以及人終見  
治平之效俄聞風而增悚慶覲德之有期瞻詠之懷  
敷宣曷究

請媒者

言念聲猷沉寂族系卑微自知分止於窮閭何意仰  
希於高援然以第幾男某行當弱冠宜有室家伏聞  
某人小娘令德中純婉容外淑欲求姻好莫有資緣  
敢憑君子之重言使遂鄙心之至願

婚書



言念布策兆龜既符於有慶。奠鴈納吉。尚慙於弗堪。  
恭聽嗣音。辱惠嘉命。懋承先典。用伸五兩之儀。祇奉  
腆辭。永合二姓之好。

龜山先生集卷第七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八

劄子

論時事劄子 宣和七年三月

某衰晚退伏田廬杜門待盡無復餘念今茲誤辱薦  
論被旨召對踈遠賤吏得一見君父臣子之榮願畢  
矣而到闕累月未得對班私自念言陋儒陳腐之學  
不足為世用加之衰病繭然無以自効日想東歸為  
首丘計惟是憂國愛君之心不能忘也今士大夫不  
敢盡言天下之事不過為保身之謀耳不知所以謀  
國乃所以謀身天下不寧而能保其身者未之有也



其以疎遠雖欲有言無由上達輒條具十數事皆今日之急務儻可少裨國論望閣下爲朝廷留念幸甚

### 慎令

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慎其始始之不慎而輕以示人雖欲不反不可得也近觀榜示宣和六年未納稅賦租賦沿納和買預買並放免又曰今來放免租稅等尚慮監司州縣別作名目科納致民人不被實惠仰所屬監司具放免過實數聞奏當議朝廷支降錢物應副即不聲說只爲流移及盜賊人戶方免今廣濟軍以放稅降官衝替則前日詔令

皆爲虛文耳夫安土服業之民不爲盜賊皆不被惠澤惟流亡轉爲盜賊者獨免租賦則百姓何憚不流亡而爲盜賊乎是朝廷以詔令誘致之也其爲患豈小哉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以今日之事視之兵與食皆不可去獨以信爲可去不亦異乎以孔子言爲不可用則已如以爲可用則存信尤當謹也今撫諭之使方行而失信如此雖有至意人誰信之則使者徒爲此行耳某竊謂其失未遠尚可追改宜如前詔一切放免竭取中都所有支降應副庶幾民信而從之則流亡盜賊亦有衰息之期矣不爾恐



四方聞之冀免租賦皆相率爲盜賊不可不慮也

### 茶法

權茶自唐末始有祖宗蓋嘗行之矣而官自鬻之積年之久流弊滋甚仁祖令有司會權茶淨利均爲茶租而戶輸之弛其禁使自興販縣官坐收權茶之利而民得自便無冒禁之患可謂公私兩利也故當時詔書有曰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腐私藏盜販犯者寔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數千里設陷穽以害吾民也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歡然願弛權法歲入之課少時上官歷

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不復更制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以戒狂謬其訓告可謂至矣後世所宜守也今茶租錢輸之如故而權法愈密是權之又權也趨今之變若未能盡弛其禁猶當少寬之也二浙窮荒之民有經歲不食鹽者茶則不可一日無也一日無之則病矣昔時晚春採造謂之黃茶每觔不過三二十錢故細民得以厭食今買引之直已過數倍矣未有茶也民間例食貴茶而細民均受其害行法之初哀矜之吏以配買引數多爲功苟冒恩賞今以歲課最高



爲額上戶有數及十數引者一引陪費無慮十數千則人不易供矣諸犯權貨不得根究來歷違者以故入人罪論自祖宗至于熙豐未之有改也今茶法獨許根究來歷盜販者皆無賴小民一爲捕獲則妄引來歷以報私怨官司不敢沮抑追呼蔓延狴犴充斥經時不能決良可憫也某竊謂宜革去根究來歷之法無追呼之擾蠲最高之額以平歲課罷增羨之賞懲貪吏希功厲民之虐庶乎民少安其生矣

### 鹽法

推鹽自漢有之非一日也周世宗征河東河朔之民遮道訴鹽法之不便世宗會所得鹽法息均之人戶歲輸之從民願也熙寧間有獻議再推者方神考大有爲之時凡可以益國而利民者知無不爲以是爲不可沮其議而不行是終不可行也河朔與遼爲鄰祖宗優卹之特異於他路蓋養之於無事之時以備緩急也困之於無事之時則於有事之際何賴焉今日之寇盜是也鹽息之敷在人戶者亦輸之如故而又設官置司與他路等恐非祖宗優卹之意也江浙有蠶鹽於春初均與之爲蠶繅之用蠶熟以絹償之不爲厲民也今蠶鹽不支而償絹不免則鹽之利入



官已多矣山谷之民食鹽之家十無二三而州縣均敷鹽鈔民間陪費與茶引等迫於殿最之嚴往往計口授之以克歲額人何以堪今朝廷不立歲額免比較其裕民之意厚矣然不比較使民得自便則鹽課必虧朝廷不資鹽息之用則可若猶未免則鹽事司安得坐視其虧欠而恬不加察乎前此方賊之後二浙益嘗不立額比較矣而歲額大虧鹽事司切責州縣不覺察私販致有虧欠州縣苟追譴責亦不免敷配取辦雖名不比較而比較之實仍在也某竊謂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則民亦少紓矣若不立額則

益司督責必以舊額爲責哀刻之吏務以應辦爲功則所取無有限齊其爲害益深矣征入之課以五年酌中數爲額祖宗以來自有常法不可改也

### 轉般

轉般蓋得劉晏之遺意朝廷捐數百緡與爲糴本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豐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使之輸折斛錢而已故公私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爲良法也自胡師文以糴本爲羨餘以獻而制置司拱手無可爲者直達之議所從起也今欲復轉般而糴本



取之諸路諸路漕計猶且不足而又歛取之非天降地出又非出於漕臣之家取於民而已二浙兵火夷傷之餘瘡痍未合民窮無告則其患有不可測者前日之事是也安可不爲之慮哉欲復轉般宜遵舊制捐數百萬緡與爲糴本則其事濟矣不然徒爲紛紛無益於國也

### 糴買

糴買之名不一非特均糴結糴之類而已取之雖多而州郡無一月之積祖宗時值預買紬絹每疋支錢一千限正月十五日以前支訖方春匱乏時民間得

錢頗以爲便是時浙絹至中都每疋之直不過千二三百錢預支一千於人戶無所虧損矣今江浙雖云預買而錢不時得郡縣蓋有白取之者產絹縣分每疋不下二千三四百足錢而上戶有數及百餘疋者民力固未易辦矣又有非時拋買如燕山絲絹之類所湏不一秋成穀未上場而催科之吏已及門矣力耕之民日食糠粃而輸官常恐不足欲民之不流亡不可得也昔熙寧中三司與發運司相爲表裡三司有餘粟則以粟轉爲錢爲銀絹以充上供之數他物亦然故有無相資無偏重之弊而發運司常爲邦用



之根本今預買實得一千民間陪費已多况又未必得也若今發運司通融六路之計有無相補於出絹州郡用常法依在市中價於人戶量行折科減預買之數亦足以少寬民力尋常折變多爲民害蓋州郡不依時值高估常賦合納之物低估絹價故受其弊若嚴約束穀價雖依發運司和糴之利不得故爲低昂比之預買一千又未必得錢則利害亦相遠矣今浙絹兩貫三四百足錢一疋方可中官縱胥吏爲姦只與時直之半所省亦多矣

坑冶

坑冶利之所在有鑛苗去處不待勸率而人自尋逐矣凡坑戶皆四方游手未有資錢本而往者全藉官中應副令烹鍊到銀銅入官而錢不時得則坑戶無以自給散而之他此歲課所從耗失也取鑛皆穴地而入有深及五七里處僅能容身一有摧陷則無遺類矣非有厚利人誰爲之縱大興發亦民間私自貨易官中亦無所得雖有重法不能禁也若以數千萬緡分在諸場中使以時給與則坑冶自興不用他求也米布所以權物重輕通有無其利柄當操之在上禁私鑄非以取利也今錢一千重六劬銅每劬官買



其直百錢又須白鑠和之乃能成錢除火耗剉磨損折須六七勸物料乃得一千銅自涪永永興數千里運致其脚乘又在百錢之外薪炭之費官兵廩餼工匠率分其支用不貲一一細計千四五百錢本方得一十何利之有方財用匱乏之時欲興鼓鑄取利以紓目前之急非長策也然比年鼓鑄歲額不敷非特官吏弛慢所致無銅故也但取會諸監虧欠因依其說自見今遣使諸路未必有新坑可採鼓鑄亦未必有銅使者持節而往必不肯坐視不爲之計也不過督責州縣認定歲額取諸民而已一不應辦則以不

職罷之誰敢不從銅非民間所有督迫之嚴不免毀錢爲銅以輸官更舊爲新徒費工力所損多矣元符中亦嘗遣使踏逐坑冶姦吏詭妄百出乃以新坑銅量增價市之歲終與舊坑銅通融以克歲額監官無虧課之責不復檢束而坑戶得以自便以舊爲新冒取善價而新坑實無有也其欺罔莫此爲甚或恐諸路引此例施行不可不察也宜令諸路如坑冶不至興發或無銅鼓鑄不得令諸郡虛認歲額州郡亦不得依隨虛認數目庶幾不至大段搔擾而民不受弊矣



邊事

今日之事無急於邊事盜賊者然二者蓋相因而至  
居者困於調斂壯者疲於饋輓財力俱弊則流亡轉  
而盜賊理勢然也既往無可咎而來者猶可圖竊謂  
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受饋餉之入使燕軍更番  
請給於此庶幾出納自我無大入折欠之虞征夫免  
稱貸備償之擾則民力不至大困矣今雲中得百里  
之地則增百里轉輸之費徒弊吾民出倍稱之息以  
資燕虜其害非小也夫軍以常勝名之則驕其心糧  
以計口授之則滋其欲狄人何厭之有比聞道路言

之朝廷授與之田鮮有肯耕者雖流言未盡可信以  
理推之恐或有之也夫力田與安坐而食其勞佚相  
反矣其不耕固不足恠者縱能使之力耕不知遂能  
罷計口之食乎若未能罷是徒富之資其桀鰲也如  
聞燕地尚多閑田不若募邊民爲弓箭手如陝西例  
蠲其租賦使習騎射亦足殺常勝軍之勢仍立定額  
無使增置不三五年可漸消矣近見端門外優戲百  
技率多燕人異時歸明在州郡者皆幾察其出入自  
有常法其周防非無爲也不知今燕人在中都知其  
數否寧知無姦細混處其中乎幾察之法不可廢也



我狄豺狼之心未可盡信昔唐太宗從溫彥博之議處降虜於河南魏鄭公以爲不可力爭之不能得二三年卒爲亂如鄭公之議此前事可監也

### 盜賊

聞楚泗有兵爲東寇捍禦然淮南州郡如通泰連水之類皆與東州隣宜皆有備不獨楚泗也若通泰有警則維揚逼矣揚楚泗皆當湖南北江東西二浙餉道之衝中都所仰一犯其境則餉道難矣不可不爲之深慮也如聞東寇數萬欲就降者古之受降如受敵未可輕也不知數萬之衆欲處之何地必使之有

可歸之業得以溫飽然後無事處之失當則其患有甚於不降矣此尤當審處也今山東之兵不立統帥討蕩與招安者各自爲謀盜賊安所適從乎昔唐以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衄况餘人乎某竊謂宜立統帥使一路之兵咸受節制可招則招可討則討庶乎措置歸一則事克有濟矣

### 擇將

將帥猶難其人本兵之地當預養之非一旦倉卒可得也昔侯君集學兵於李靖靖曰中原無事吾教君集禦我狄而已則用兵中原與禦我狄異矣今東北



之寇用兵於中原也燕雲之師禦戎狄者不識知其說者今有其人否宜令兩制而上各舉所知堪爲將帥者有智勇足以敵愾待暴父沉下僚未爲世用者令監司郡守皆得以名聞或自負材武不爲人知者亦使得自陳詢事考言有可採者不次用之則鼓刀販繒之傑必有爲時而出者未嘗求之不可謂天下之廣咸無其人焉此尤宜留意也

### 軍制

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固所恃者兵而已凡衛士皆天子之爪牙不宜有間也近見駕前有常入祇候者巾服稍異又聞有御前備緩急者是衛士分爲二三矣名號既殊則待之必異待之有異則人懷異心不可用也承平之久亦何緩急之有而兵之彊弱在統之得其人而已昔李光弼於軍中無所更置一號令之氣色爲之精明則兵之彊弱豈不以其人哉祖宗以來軍制最爲詳密不可增損也

### 論金人入寇劄子

十二月二十六日

切謂今日事勢如卧之積薪之上火已然矣安危之機間不容息度事之可爲者宜速爲之不可緩也緩之則必有後時之悔時方艱危當自奮勵進賢退姦



竦動觀聽庶或可爲若示之以怯懼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不可不勉也山有虎藜藿爲之不採故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視公孫洪葦如發蒙耳論黯經世之才未必能過洪葦也特其直氣足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洪葦視之則無復可爲也如某人某人若置之言路必有可觀如某人某人雖一時忤旨得罪而節義素爲中外所矚召還則足以收人望也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今縱未能如是當於要害處嚴爲守備比至都城之下尚何及哉無徒紛紛動搖人心無益於事也

二

某切計虜人倏往倏來如禽獸然必不能具糗糧越數千里而窺我也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抄畧無所得則當自困矣若攻城畧地本路帥司當遣援兵策應必未能朝夕下也若彼不爲攻城之計俟其過則四近城寨連兵以躡其後如中山真定之類有堅城重兵然後出與之戰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要之虜人必不能持久也然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邊事之興免夫之役均被海內人怨神



怒馴致今日誤國之罪宜有歸矣小人剥民希寵其事不一而西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聞有旨一切罷去此甚盛舉也然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應奉之舟已啣尾至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去人誰信之欲去禍根恐大臣難言但言路得人必有爲朝廷出力者宿姦巨蠹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益不可以數計天下之人含怒積忿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夫天地之歲取之不竭實在山澤摘山煮海之利天下財計所從出也今推貨所入歲以千萬計皆諸路

昔日之經費也收之中都諸路一豪不可得則歲用安得不窘耶凡上供之所須與一路之經費非出於漕臣之家取諸民而已此民力所由弊也今雖蠲免歲額罷比較漕計無與焉終無益也不若一循舊制歸之漕司則歲用足而民力自紓矣諸者必謂舍此朝廷必至於乏用某切以謂不然若臺諫有人必能謂朝廷謀之則財貨可不求而自足然此事須得人而後見非毫楮可以預言也祖宗之時轉般與鹽法相因以爲利若盡復祖宗之法則天下事思過半矣今河北山東民之凋弊已甚雖欲取之無所取也所



仰者東南而已二浙夷傷之餘瘡痍未合更誅求不已則前日方臘之事可以爲監者昔唐方用兵之時裴度復相則先以延見士大夫爲急故能有成功夫稽于衆舍己從人舜之爲舜以此而已况其下者乎蓋天下事非廟堂之心可以獨運合天下之智則事無不濟矣唐元和以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李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如平時德裕寧任獨智自運忽然不以軍務爲念哉蓋鎮安人心不得不如是耳此皆前事可驗也今一有警則脩城池試掛楮得無動搖人

心乎兼燕人之走中都者填溢衢巷漫不知其數雖夷夏有異而念墳墓懷廬井其心則同也豈無姦細伺隙於其間乎人心一搖則其禍有不可測者昔唐太宗寘降虜於內地仍擇酋長備官京師正與今日之事類不數年卒爲亂然後驅之塞外則已晚矣此已事之驗不可不監也當今則不可遽爲之當徐爲之謀庶無後患也

### 乞宮觀劄子

某叨被詔恩擢侍經幄遂獲已近清光某雖至愚豈不知幸特以衰病侵凌兩脛痺弱跪拜俱艱不任朝



謁年逾七十旦暮人也食貧累重未能引年辭位忍  
耻僥求冀得宮祠之祿盡此餘年負罪多矣伏望均  
慈察其誠懇特爲奏除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使垂  
盡之不至失所不勝幸甚

龜山先生集卷第八



龜山先生集卷第九

書一

見明道先生書

其鄙朴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卑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爲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厲行皆有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緩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息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



已墜之教駕說於當世而從之游者若參之魯師之  
辟由之彥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  
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  
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小補之哉  
自秦漢迄于魏晉隋唐之間明智之士見於其時不  
無人矣間有一節一義可稱於世者槩以聖人中道  
非過則不及豈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  
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  
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說詖行不作於下  
士之朝夕蹈襲者無非禮樂之間則其學豈不易致

耶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並起是非紛錯無所考  
正士之始學者如適允達之衢縱橫曲抑眩然莫知  
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  
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  
歟其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者正之而  
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比以調官至京  
師於朋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以潛釋  
於是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也遠矣尚或讀其  
詩讀其言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又况親逢其  
人哉其往不可後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



生其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洒掃於門下則  
千萬幸甚

寄明道先生書

自奔走南歸不聞誨言久矣所居窮僻賢士大夫不  
至其境每學有所疑則中懷罔然思所以考正徒北  
嚮瞻望而已附語者以其視聽不用耳目故能傳死  
者之事有人所不知者既已聞命矣然其所以能視  
聽不用耳目則未聞其說古者冠婚喪祭必筮之吉  
然後行事則古之人其動作未嘗不擇日也其旨安  
在春秋不書即位者四隱莊閔僖是也諸儒之論紛

然莫知所從左氏謂隱公爲攝以經考之則隱非攝  
明矣然三傳皆謂有讓桓之志其果何也先王之時  
諸侯疑無相盟之事然考之周官司盟之職曰掌盟  
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覲禮朝  
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於壇而祀之列諸侯於庭玉  
府共珠盤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後之贊牛耳桃  
刻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則諸侯相盟  
禮所有也不識二禮之說果可以爲據耶抑亦附會  
之說耶春秋之凡書盟者又何謂也秋七月天王使  
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以傳考之則仲子者惠公



之妾桓公之母也後之說者皆以爲惠公之母其曰  
惠公仲子者以別惠公之母耳其不同若此何也春  
秋之學不傳久矣每以不得從容左右親受指誨爲  
恨鄙心所疑非止一二但未敢縷陳恐煩聽覽耳惟  
先生不以愚鄙見棄一一見教幸甚

二

某嘗欲治春秋讀之數卷淺識未能窺其門戶遠去  
師席疑無質問中欲輟之又惜其初心之勤倦倦不  
能自己誦習之餘每妄有所臆然未知聖人之旨果  
可以如此求否謹錄之以質諸左右倘因暇時一賜

觀覽正其非謬以開導之幸甚矣隱元年鄭伯克段  
于鄆段以不義得衆公弗能制終欲制之畏人之多  
言則克段者鄭伯而已非國人之所欲也故不稱國討  
而書曰鄭伯益交譏之也夫仁人之親愛其弟非徒  
富貴之而已亦必爲之節之也富貴而不爲之節使  
之驕慢陵僭以速禍敗則其親愛之也適所以害之  
耳故詩稱鄭伯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而春秋書鄭伯  
克段正謂是歟夫克者勝敵之辭以勝敵之辭加之  
則段之強可知矣段之強由辨之不早辨也日有食  
之穀梁曰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



之者言有物食之也夫日月之變有常數焉此巧曆所能窮也而春秋記以爲異者蓋先王克謹天戒因以正厥事則日之有變豈徒然哉必有以也故書曰日有食之而其辭若有食之者蓋所以歸咎於人事而不以常數爲不足畏也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郟大鼎以歸公弒隱公而鄭伯會公于垂以璧假許田則魯之亂鄭伯成之也不書爲內諱也夫鄭伯之假田與公之取鼎其求賂一也而書之異詞內外之分然也三年夏齊侯衛侯

胥命于蒲胥命蓋若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有五命之類是也齊衛敵國莫爲命主故曰胥命也至治之時諸侯述職以聽天子之命而已何胥命之有哉然葵丘之會不書命何也蓋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實爲命主故不書命蓋不與其擅命也其他若及宋之類義例甚衆并前書所問皆未能曉畧賜䟽示乃至願也浼瀆左右徒用愧畏惟先生誨人不倦未拒絕之幸甚

寄伊川先生書 論西銘

其竊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



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淵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盡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兼舉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於無父豈墨子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正謂此耳西銘之書發明聖人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

渠也其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得一言推明其用與之並行庶乎學者體用兼明而不至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爲如何

伊川荅書

附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爲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



老幼及人理一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  
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  
也無私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  
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則使人推而行之  
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荅伊川書

示諭西銘微旨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承訓誘也幸  
甚幸甚其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  
乃若有得始知爲學之大方是將終身佩服豈敢妄  
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所論謂西銘之書以民爲同

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爲兄弟之無告者所  
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言  
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  
於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爲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  
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  
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茲所  
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親疎遠近各當  
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



平也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益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殺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所以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特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相去阻脩未緣趨侍以請畢餘教茲為悵恨耳

與楊仲遠書

得所惠書謂能不變於俗此固區區所望而吾子所當勉也甚慰甚慰道廢十年學士大夫汨於異端之習久矣天下靡然成風莫知以為非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此俗習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為流俗詭譎之行以是為不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先帝睿聖方將大有為而遽有凶變如此固天下所同戚也今天子即位務在寬民一時聚斂之臣遷謫殆盡東州良吏如釋重負息陰休迹而遇清風也幸甚幸甚不知吾鄉亦覺如此否司馬君實已作兩府甚慰



民望在淳先生近自汝召作宗丞想已在京師君玉  
或天作歸計非晚當作書勉之令就學也某苗稼如  
常賤吏冗職無補於萬分而舊學日廢以此易彼孰  
得孰失

二

近日不審爲學何地者欲往定夫處今果然否夫  
爲己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  
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  
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  
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  
後可以漸進俛俛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  
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某迂拙之學無  
以希世而望古不及又不自量力之不足也猶孜孜  
不已宜爲後生豪俊之所憫笑而乃過爲吾弟之所  
取信故尤區區不敢嘿也惟亮之

三

辱示高文用意精深益見好學之篤也夫養氣之道  
如治苗然舍之而不耘則有莠莠之傷助之長則振  
之而稿矣其說是也然將不舍而耘之則宜柰何與  
夫助之長者又何辨此近似之際體之者尤當慎擇



也夫以天廢人，以人滅天，固不可也。然養氣者不廢人，不滅天，則天人猶兩立矣。烏覩所謂合一也哉？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仁者不足道也。伯夷求仁而得仁，子貢以是知孔子不爲衛君，其言正謂讓國而發。至於天下視之爲去就，則伯夷非求爲此也。烏得以此爲求仁之効哉？是猶未免以迹論也。生之爲性，未有過也。告子論生之所以謂之性，則失之矣。老氏之有無，佛氏之色空，蓋將明天下至蹟，非有人物之異也。老子以有生於無，又曰有無之相生，是不

知有無一致矣。正蒙萬謂象爲太虛中所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卒陷於浮圖。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山河大地正指物言之也。若謂指物言之可也，則浮圖見病之說不足非矣。此與佛氏以心法起滅天地，更當究觀所謂心法起滅天地之旨，未易以一言攻之也。更詳味之，如何？或有未盡，無惜疏示。

四

寄示雜論用意精確，益見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夫克己者，楊雄所謂勝己之私是也。反身而誠，則當體而足無所克也。故前書論反身與克己異意耳。更詳



考之告子知生之謂性而不知生之所以謂性故失之非生之謂性有二說也特告子未達耳乾之六爻有臣位坤之六爻無君位夫乾之九二雖曰有臣位然君德也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天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其此之謂乎用是求之則乾坤君臣之位可推而知也某在此雖多事亦時得開卷間於經史頗有論著并所講乾坤義無惜錄示冗迫書不能究

五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持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又曰得之不得爲有命世之後生晚學讀孟子者皆皆知之矣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豈今之後學者皆能如孔子必至五十而後知耶蓋孔子之所知殆不止此也宦學之餘試一思之如何

六



諸子之學折諸聖人猶望洋向若其辯自屈也儒佛之論造其極致則所差眇忽耳其義難知而又其辭善遁非操戈入室未易攻也雖橫渠之博辯精深猶未能屈之爲城下之盟況餘人乎置而勿論可也要當深造而自得之則其辯自見矣近日治經讀史如何家居既不爲外事湮汨諒須精到也或有論議寄示爲幸先生書錄去某到此未暇開卷西廳稍寬曠有園亭足以自適旬日事漸定計可溫尋舊學也冗迫不能盡萬一

與楊君玉書

久別不審爲况何如比得足下書辭旨超邁慨然似有志者甚慰甚慰夫君子之學求仁而已孔子之徒自子貢以下其說有未聞者而吾子自謂知之其所造遠矣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願加好焉則異日所進未易量也其語况如昨無足念者未間千萬加愛

與林志寧書

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亦不至多事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見告尚遠高論暑毒切冀自重

寄程二十三書

明道先生子汝陽簿



自去年夏曾奉問并穎川書一角及得吾友遞中附到八月書乃知未達不審此書竟能達否某正月盡離鄉四月初方到官所敕司事稍簡不至廢學然彭城士類凋落友朋絕少索居終日無過門者不聞道義之益恐逐默默浸爲庸人深可憂畏追思在穎之樂進趨文席退講所聞邈不可得汝陽邇日所游從者何人所讀者何書因書示及未涯良會惟希力學慎愛

二

爲別後兩年窮居寡便郵置安否之問彼此曠絕傾念之至每形夢寐邇日不審起居何如某到官逾月矣人事稍息過此漸可道尋舊學汝陽亦不至多事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來告尚遠高論暑毒切冀自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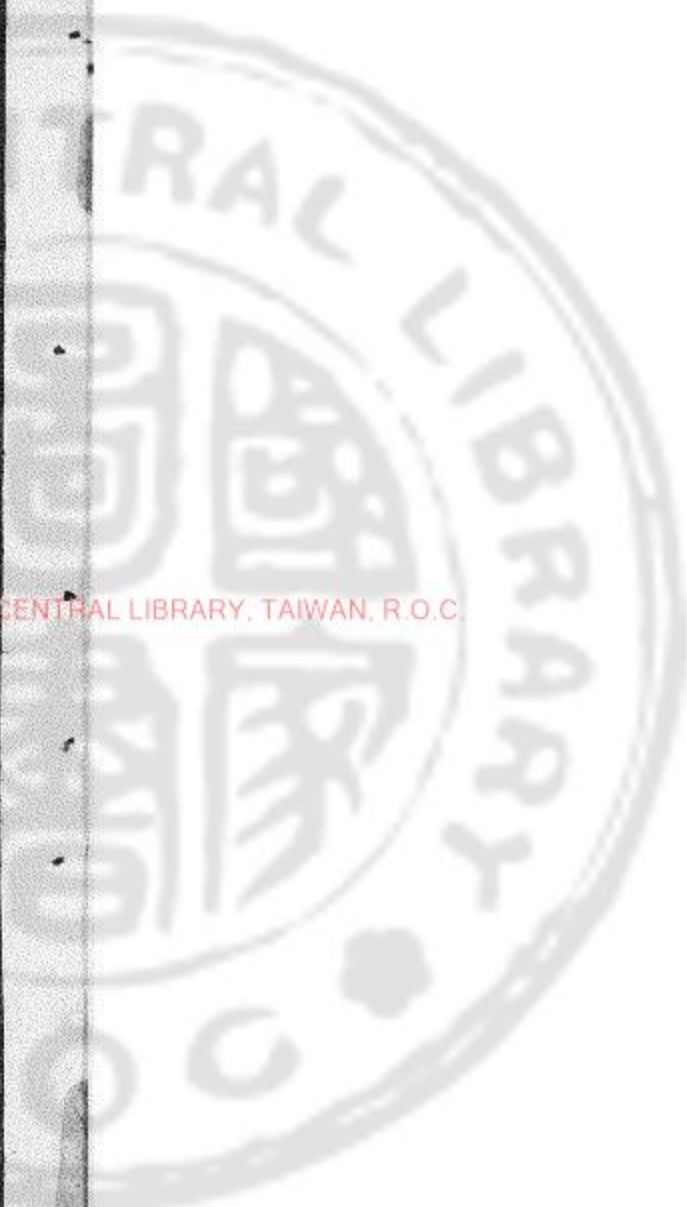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

書二

與鄒堯叟書

名夔劉執中婿

遞中伏辱賜教并以詩見酬辭精旨遠深用欽服非  
君子篤於故舊何以及此幸甚幸甚仍審秋涼起居  
萬福又良慰也某窮居下邑與世不相聞出無所之  
行無所從閉門一空聊以自娛俯仰几席之間游泳  
乎詩書之淵雖鄙鈍無所得然與世之競紛華冒聲  
色以昏聳其耳目者較之其亦足樂矣惟是不親師  
友之訓於中不無歉然也未涯趨會切希爲國自壽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  
書二  
與鄒堯叟書  
名夔劉執中婿



與楊孟堅書

相去之遠不及朝夕趨侍款奉談論中懷歛然每以爲恨欽慕之至不能去心夏熱伏審尊候起居萬福吾丈以高才盛德宜在顯位以澤吾民久沉下僚不副輿論然清時引年五福兼備蟬蛻囂塵之中俯仰泉石之下高蹈物表與世之酣豢富貴而不知反者有間矣此固哲人之所榮非常俗可到欽羨欽羨詩二篇輒免左右辭鄙意陋不足以游揚盛美徒有累乎高明耳慙悚慙悚

與吳國華別紙

元祐丙寅

朝廷議更科舉遂廢王氏之學往往前輩喜攻其非然而真知其非者或寡矣某嘗謂王金陵力學而不知道妄以私智曲說眩惑學者耳目天下共守之非一日也今將盡革前習奪其所守吾畏學者失其故步將有匍匐而歸者矣國華爲士人依歸欲何術以開後進乎幸明告我庶警不逮

答吳國華書

辱賜教伏審夏熱起居平寧甚慰懷仰仍蒙諄復誨諭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義不可苟止且某於程氏之門所謂過其藩未入其闕



者也安敢自附爲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爲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爲聖而孟子鄙之曰馱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蚓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皆稱譽以爲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爲孔氏徒者皆不顧於義立黨尚氣相攻耶不然何爲其亦紛紛繞繞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

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sub>能</sub>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爲好辯况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爲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爲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執其以爲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某自惟淺陋不足取合於世故未嘗敢輒出所有告語於人以取譏訕竊謂於國華忝爲同道故妄肆狂瞽瀆聞于左右非敢攻人之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然前書所



論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即謂之攻人之惡是必譽天下之人爲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以排異端即謂之立黨尚氣相攻是必無擇是非一切雷同然後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言有不中理皆不知道者也自漢以來爲傳道者多矣其言之合道者亦自過半然不言樂謂之知道者以不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稱易牙夫豈以辛鹹酸苦人皆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爲知味者謂淄澠之合而不失也如易牙亦時有中否焉即謂之知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哉國華謂知道與盡道者

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故王氏末年溺於釋老又爲字說此爲大戾夫知道者果且有戾乎且王氏奉佛至舍其所居以爲佛寺其徒有爲僧者則作詩以獎就其志若有羨而不及者夫儒佛不兩立矣知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孟子所謂馱舌之人也王氏乃不審其是非邪正尊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爲之乎夫所貴乎知道者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亦惡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群書其故謂其力學溺於



異端以從夷狄其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母謂其何以見其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有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者如燕人適越至吳而止則可謂行之而未至觀越之都望其郭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美則可謂知越而未盡若夫將適越而比其轅則不可謂行之未至也。指吳爲越則不可謂知之未盡也。今王氏所行皆比其轅者也。尊佛老爲聖人是指吳爲越也。惡得謂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耶。昔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氏擅天下利勢其功烈無足稱

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亂也而士亦惡用知道爲哉。以王氏之博物洽聞其雖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不敢望其至也。若以知道如王氏而上則其不敢與聞焉國華所論孔子之徒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其始之未聞道何足怪哉。然其後之所進者遠矣。但學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詔書無廢王學之命其觀王氏之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既已禁之則名雖未廢而實廢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哉。謹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爲應科舉者



言也人行急辭不逮意國華試思之如何如未中理願更疏示當謹承教也

答

前書云云初無勝慮而長者以爲然其復何言哉謹當承教耳知道之說考繹前言竟未能諭道之不明久矣是非不同殆非筆舌所能盡也吾徒各當勉進所學以要其成庶乎異日其必有合矣何由展奉一盡所懷

寄俞仲寬別紙

閩之八州惟建劍汀邵武之民多計產育子習之成

風雖士人間亦爲之恬不知怪其嘗竊悼之恨世未有誠意足以感格流俗者與之廣諭曲譬使少變其習近得吉甫解惑讀之隱然有得於吾心然尚恨其說似猶以利害告之也若以利言則多男多憂蓋古語有之非特今日也孰若以理諭之使民曉然知有不可爲之義則庶乎其惑可解矣吾郡五邑此風惟順昌獨甚富民之家不過三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小人暴殄天理悖傷人義至身陷大惡而不知省且爲父而殺其子雖豺虎猶不忍爲孰謂人而爲之乎其比乘舟過境見有赤子暴屍洲渚間爲



鳥鳶食者。惘然感之。有泚吾頰。竊惟仲寬仁民愛物。出於誠心。計未有以此言聞于左右者。故輒及之。蒞事有間。衣冠之士。儻或相接。願以至言論之。使少變一二。莫大之福也。狂瞽之言。何足仰裨。高明萬一徒用。曾愧耳。

某軟懦不立。迷方之學。無以趨今而望古。益遠常愧。自畫爲士君子。鄙棄每思得朋游共學。前引後驅。以進其不及。而所寓乃在乎小州下邑。僻陋之邦。賢士大夫罕至。其境鄉黨之與居。旦暮之與游。不過田夫野老。與夫後生晚學。章句之儒。辯析聲病。爲科舉之

文耳。以是而求道。幾何不見笑於大方之家。比因經由得接教論。若將引至於道者。使駑鈍之質。增激懦心。慨然知聖學之可窺。而忘其力之不足也。幸甚。幸甚。迫於之官。不得款奉。徒深歉然耳。因風幸時。見教乃所願望。

順昌之學。久不正師席。得長者留意。學者甚幸。好德云何。有意相從否。邑令帥諸生詣門。嚴師之禮。自近年以來。未有如此者。固有道者之不宜辭也。某亦有書勉之矣。

與俞彥脩書

名表仲寬子



其昏蔽之久無以自發幸蒙君子不見鄙外曲加獎引猥賜示問過自損抑若將有求者其何以當之所諭方寸之間暗浪時時間作此病豈獨公耶蓋學者通患也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而後能况餘人乎苟未至七十則猶須操而後存也故孟子論不動心之道亦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曰持之曰無暴則是雖孟子猶不敢任其自爾也雖然忘之不可也助長又不可也其用力固有在矣循是充之使吾胸中浩然則暗浪豈不自息歟澆瀆高明非敢謂足以資足下之所須姑欲取正其是非耳言之是耶固願與朋友共之或未中理幸明告我庶警未悟

其愚無似無過人器識又學未優而仕爲世累羈纏堅白未能萬一於古人而磨涅不已幾何而不至於溜磷歟從游之徒又無箴規磨切之益恐遂至於目盲齒豁老死於無聞故每逢學士真儒則愧汗惕息發於顏面豈意足下收憐猶以君子望之幸甚幸甚敢不刻意自勉庶幾不負所期耶未涯良晤馳想何已

答吳仲敢書

承示雜論文高旨遠玩味數日欣然不知登涉之勞



道途之遠也開發未聞者爲多幸甚幸甚然其間於鄙意猶有所疑者若孔子諾陽貨將仕爲無所屈嘗面講之矣此不復論夫屈身以避患君子有之至無義而屈身雖鄉里自好者不爲也况於孔子乎孟子特未嘗罹患耳詎知其不屈耶罹患而不屈卒至於自陷則非明哲也中庸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孟子爲過之則與不肖者無以異何以爲孟子韓子曰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其意蓋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克仁義而足乎巳斯謂之德則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矣故以仁義爲定名道德

爲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舍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爲虛位者亦非也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則仁知者乃道之一隅果不足以盡道也如仲敢所引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又引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其謂若以道德爲虛位則士依於仁足矣又奚必志於道據於德理於義足矣又奚曰和順道德有可以順有可以志據則道德固非虛位也章



子之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而仲敢乃獨責其反於舜使其行合於舜則是聖人之徒也孟子固當進而友之豈獨禮貌之而不絕歟夫原壤登木而歌亦可謂不孝矣孔子猶不棄之若章子者不亦可乎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剗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也豈武王周公皆恐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亦務爲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亦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爲過

及夫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孟子曰易子而教蓋考之孔子爲然也鯉趨而過庭孔子問之曰子未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他日鯉趨而過庭又問曰子未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陳亢曰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若孔子自教之則鯉之所未學者蓋亦知之矣又奚問焉陳亢又奚稱曰君子之遠其子也書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以今言之則羣飲宜不至於殺也然先王之時處民有制故庶人無故不食珍七十而後可以食肉無故而食珍且不可况飲酒乎



飲酒且不可况羣飲乎書稱商其淪喪乃在乎方興  
沉酗于酒而武王數紂之罪亦不過乎沉酒則酒之  
流遂至於亡天下其禍大矣夫紂爲人君猶以飲酒  
爲大惡况凡民乎雖殺之恐未爲濫刑也書曰先時  
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先時不及時者其輕重  
與羣飲者豈相遠哉而皆至於殺盖先王以爲急而  
後世以爲緩者率多此類也仲敢之學發明聖賢大  
旨極多固非淺識者所能窺測然朋友講學不可苟  
異亦不可苟同當各出所有以爲質庶同趨於是而  
後止某之所見者如此仲敢試思之如何果未中理

願詳見教以開未悟

寄翁好德書

前日公皂還倉卒奉問不謹深用惶愧爲別踰月不  
審孝履何如伏惟萬福某愚無似加又齒少視公爲  
前輩每辱眷遇進之爲執友之游顧何足當自惟直  
諒多聞之益所得於長者多矣然至於古人爲學之  
大方則語未嘗及也今茲經由因得奉晤語慨然乃  
自進於聖人之學非篤信好古其何能爾益使昏懦  
之心思自奮勵銳然知聖域之可到而不知愚鄙之  
不可彊也幸甚幸甚方且進已之有挹公之餘以相



欬助屬之官有期遽然西歸不得從容以盡講習之樂至今猶以爲恨然嘗謂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趨同所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里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同及考其所歸若合符契然則吾徒所學又奚必朝聞而暮講之歟要同歸於仁而止苟知此則前日之遽然猶不足恨也夫求仁之方孔子蓋言之詳矣然而親炙之徒其聞猶有未聞者豈孔子有隱於彼歟猶之大匠能誨人以規矩不能與之巧故言之在我聞不聞者在

彼雖孔子亦不能進其不及也後世之士未嘗精思力究妄以膚見臆度求盡聖人之微言分文析字寸量銖較自謂得之而不知去本益遠矣夫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於燕閒靜一之中默而識之兼忘於書言意象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於戲道無傳久矣舉天下皆溺於末習不有豪傑之士孰能自拔流俗以追聖學若某之不肖豈敢自謂能爾幸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竊有志焉尚賴朋游共學左右提掖相進於此道每得一人焉則通夕不寐喜見顏



面今又得吾好德益知朋友之足望也區區臨紙不能盡萬末間惟力學慎愛

明道行狀計已讀之惟吾先生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進不得行其志退未及明之書而死使其道將遂泯滅而無傳則學者不忍焉此行狀敘述所以作也道廢千年士不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爲二致天下泯然莫以爲非也故行狀之末深論吾先生之趨以明世學之失庶幾志道之士有聞風而起者則行狀之傳蓋將以明道非如長者所疑也幸亮之某向亦嘗作哀辭一篇謾錄

去試一觀之如何耳好德間居與學者相聚勢未能免仲寬禮意勤厚不必辭若於僧寺中得十數人而止如公前日之言固善矣但恐同邑之士翕然從之則公亦不得而拒也使縣庠一空則於邑中事有所未順公更思之嘗許見過尚能如言否非敢望也乃所願耳

### 答陳子安書

向恃朋友之愛不量可否妄以書勉公爲祿仕重承錄示高文開諭丁寧徒用慙慙所謂君子之爲貧蓋多術矣誠如所論也然某竊謂古之爲貧者豈特耕



稼陶漁而已乎。膠鬲起於魚鹽，百里奚起於市，苟不  
失義，雖賈儉可爲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不  
彊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  
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於  
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是將坐  
待爲溝中瘠耳，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墻  
間之爲也。與其屈已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  
爲安乎？前書招爲祿仕者，殆爲此也。子安之學，究極  
聖賢之蘊，其所以自謀必審矣。苟能任其力之所能，  
堪而不失理義之歸，亦何必仕哉！然君子之仕，有時  
而爲貧，古人有之。簡兮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若  
曰爲貧而仕，古人無有，則予亦未敢聞命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會山集書二

十四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一

書三

與陸思仲書

某愚不肖嘗竊念聖人沒逮今千數百年學士大夫皆外誘勢利鮮克爲己者幸吾數人稍知自立不役志於俗尚齊驅竝逐以相先後庶乎異日各有所到比聞吾友乃欲削髮爲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睫不覺起立爲之嘆息也且佛之爲中國害久矣士之有志於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有焉若唐之韓退之今之孫明復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



然此數人者其智未足以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其所守不叛於道蓋寡矣况如彼何哉是猶以一杯水救一輿薪之火其不勝也宜矣其自抵京師與定夫一本作通從河南二程先生游朝夕粗聞其緒言雖未能窺聖學門墻然亦不爲異端遷惑矣今夫所謂道者無適而非也况君臣父子夫婦乎故即君臣而有君臣之義即父子而有父子之仁即夫婦而有夫婦之別此吾聖人所以無適而非道也離此而即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求道則其分於道也不已遠乎彼其君臣父子夫婦且不能容之則其爲

道也不已隘乎且佛之言曰吾之道足以斷輪回出生死故溺其說者爭趨之彼以死生爲足厭苦而求免之果足爲道耶其信然耶夫古之大學之道必先明天德知天德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徇邪說而外求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子姑盡心然後儒佛之是非較然而信吾言之不惑也世之爲佛之徒者將以爲道耶則廢人倫逆天理非所以爲道也將以求福田利益則與世之行謁公門以徼名逐利者無以異也尚何足道哉左右無一可者而且爲



之在先王之時宜有誅焉而謂賢者可爲乎吾友智明志剛於朋游中爲可畏者此不肖汲汲望其成而進於吾道者也今反若是則吾於他人復何望歟夫道終不復於古乎安得豪傑之士不易乎世者與之共言乎朋友道廢久矣某於思仲非特一朝燕游之好也故不敢不以所聞告吾子其慎思之母以吾言爲不足聽也子之爲是也內則貽偏親之憂外則干先王之誅矣朋友之望宜速反之無緩區區臨紙不能盡所懷姑道此布左右伏惟亮之幸甚

謝程漕書 博文

某閩陬鄙人也。在昔執事出守鄉邦某方竊居下邑嘗誤辱一言之譽欲召實學校自惟荒薄不敢承命以取忝冒無實之譏比來湖湘始得從部吏之末瞻望烏履碌碌無適時才用方愧懼踧踖不寧恐明知之下無以自逭竊曠故不敢輒恃昔日眷遇之私妄進一言上浼高明豈虞過聽遠示教翰見索鄙文奉命驚惶榮愧交集夫荆湖望高地重譬之據九達之衢舟車之會四方百物蓋銜尾結轍而至明璣翡翠夜光之璧照乘之珍爲不乏矣有人於此持千金之資坐市區售奇貨宜無不獲也而搜羅掇拾猶下於



三家之市非務欲兼收盡取不遺一物其何爾乎長沙蓋南北衝會之市區也執事以清名重德簡在君相餘論所及天下以爲輕重而士之榮辱繫焉則所持之資非特千金也部屬之吏負超卓瓌異之才抱其器欲賈於左右者豈一二哉往往以疏逖無先爲容者不能自達顧某何人乃獨以經術取知非執事敦大兼容欲盡取於三家之市何以得此乎惠出非望刻銘肺腑不敢忘也某自少嘗從事於學六經微言雖未能究觀盡識然嘗側聞縉紳先生緒論竊有意焉夫易於六經尤難知自漢魏以來以易名家者

殆數十百人觀其用力之勤蓋自謂能窺天人之奧著爲成書足以師後世然其書具在不爲士大夫譏評訛笑用覆醬瓿者無幾矣然則易其可易言乎以孔子之聖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其玩味之久至於韋編三絕况其下者乎某用是於易雖欲自進一辭而不能措筆於其間也雖然學易者貴有得於象意之表而已區區於章句之末又安能免於譏評訛笑乎故承命以來無以上副所知愧汗惕息若無所容措蒙索他文謹錄古律詩序記合一編冒獻玷况清視不勝惶懼戰慄之至



上毛憲書

名漸字正仲

某愚無似家世業儒而名不隸於農工商賈之籍惟是篤專於文學以天資頑鄙不能雕繪組織著爲文辭以取名當世獨好觀古人大節自三代以來風聲氣俗興衰治亂與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默竊嘗窺較其一二而謂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磨浸灌天下亶亶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郊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已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陵

夷至于戰國暴君污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挫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鬪天下之諸侯歛爲已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無恥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爲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紲而不知去况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徒多見戮辱故宏儒遠志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



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與敗輟脫猶  
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鈇伏鑕而不悔終漢之社  
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  
士懲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愬然如秦人視  
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興  
衰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  
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  
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爲世  
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  
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

所守自若也某竊觀仁宗皇帝承祖宗遺烈綱紀法  
度一循舊典四十二年之間天下熙然詠仁而蹈德  
上自朝廷下至乎郡縣皆習爲寬大而其卒也縱弛  
而不振迨夫神宗皇帝勵精爲治練核名實而奉承  
之更多夫其旨類皆以苛察爲明裒歛爲功其極也  
慘覈少恩主上即位盡蠲前弊而昔之慘覈者往往  
變其舊習勉爲寬厚以自媚于上者不可勝計也恭  
惟閣下以清名重德簡在二聖世方慘覈不矯激以  
赴功俗尚寬厚不矜飾以干譽挺然中立不爲世變  
所移是真常德君子也非夫蘊道藏器復古聖賢之



軌躅者其何能爾其閩海之鄙人竊承下風之日久矣今茲使旆按臨某也實爲部吏幸得振衣斂板朝夕進趨于左右自惟碌碌無可稱者而遽辱一言之知在愚賤疎逖之分其何以當此非中行之士不狂於勢利者殆無以及此也故輒詳列古人之大節與夫平昔景慕之意以爲請見之資進之退之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寄毛憲書

始聞湖北溪洞寇邊將臣失於制禦或恐使旆當有湖北之命一方小警固不足煩經路然公之威德素

爲邊民信畏旌馭一行使朝廷無南顧之憂亦非小補也某嘗謂邊事之興多出於饕功幸利之人媿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爲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恬不以爲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噬豨勇干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劫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某愚無知不能曉時事然自少游四方竊觀當世公卿賢士大夫爲不少矣然未見憂國如家視民如赤子有如公者此正朝廷今



日寄委之意也然溪洞之民恃險爲奸非一日也必欲加兵盡誅之則正猶馳韓盧搏蹇兔於穴中雖有疾足無所騁也更願縻以歲月無急近功要足以安馴服之而已夫致人而不致於人爲主而不爲客亦兵家常勝之道也識淺智昏暗於事機何足以上禪高明然自以爲辱大君子之知而意之所欲言者不敢不自盡耳浼瀆清視惟仁明矜察幸甚

上提舉書

某聞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乎上有道其本在乎明善誠身而已某愚無似雖未能明

善誠身竊有志焉不幸迫於窮空故未及信而仕徒苟升合之祿以自活然一邑之中有民有社休戚繫焉又不得如古之抱關擊柝者之無責也其自視歛然懼終無以取獲乎上方罪戾是憂尚何望治民之效哉恭惟閣下以清德重望爲時顯人當朝廷更法造令之初遴東賢才出將使指而閣下首被其選則明天子所以眷倚之意何如哉下車之初某幸得從部吏之末瞻望馬履與聞謦欬之餘論高明之見洞照幽隱而不以賢貴自挾詢謀博訪務盡下情凡所以一學教戒者無非以民爲念非篤厚仁人以天下



之重自任其何能爾哉某退而私自喜幸曰閣下之  
盛德兼容如此某雖愚無似不足以取獲乎上亦庶  
乎有賴以自全也既而察吏相與言曰閣下之務盡  
下情如此法令有疑而未安者可不言盡哉疑而匿  
情非所以事大君子之道也某私竊識之近承州符  
錄准役命應舊係代各人役未滿而募充者例不支  
錢此於法有疑而未安者故不敢不自盡也某不能  
周知十邑之利害寧鄉之請如此是必寧鄉可行也  
瀏陽之民未罷役以前而雇人代充者皆月計其直  
然每有踰期不償而至於理訴者時時有之官既罷

役矣而彼自願充則又安肯復與之直推之人情萬  
無此也夫募役者亦豈有他意哉爲利而來耳既不  
與之直則誰復願者若令取諸舊役者則官既罷其  
役矣而又使之出其直則是昔之放罷皆罔之也使  
代名者不願而求去則如之何勢須彊之彊之雖從  
而匱乏者無資以自給則勢不能久也而遂至於逃  
亡則如之何必以刑加之如是得無駭民乎然朝旨  
自有明文特爲鄉差未滿者設耳代名之人法所不  
載不惟於理勢未安於前後敕旨亦自有妨幸加明  
察如寧鄉可行則行之他邑使各陳其可否然後徐



審處之莫大之幸也如郴州議保正長不支錢此固元豐舊法行之可也然什伍之法蓋兆於治古之時而元豐保正之役其實三大戶也既使之輸錢又使之充役則免役之名浮矣元祐之間果於罷去而不疑者特藉此爲說耳故朝廷更法之初指言不得用保正長者蓋亦懲此說也今又議不支錢恐非朝廷始意且不能使元祐議法者無辭也某竊謂不若計其歲雇之直蠲減所出役錢爲善耳夫建議不支錢者其意不過欲寡取於民也某不能周知一路以長沙一郡計之所敷之數比元豐舊額固已十蠲其六

七矣元祐差役自二百五十畝以上充弓手大抵十年兩役也計其雇直則十年所出無慮二百千以今法言之有田二百五十畝十年所輸才五十餘千耳其爲法豈不優哉方之元豐所蠲如此較之元祐其利又如此雖取之何傷也又奚必銖銖計其多寡哉某愚不自量妄以狂瞽之言聞于左右是即著龜之神以自取瀆耳何足以上裨高明萬一然惓惓之情不敢不自盡者蓋以爲事大君子之道義當如此也惟仁明察其愚誠未加妄言之誅則幸矣冒犯威嚴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代人上王令書

某嘗謂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自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則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含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爲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爲美也三旌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冥利欲而不知有

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門奔走形勢之塗脅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某誦斯言久矣故常自屏乎窮閭陋屋轂迹昧昧不敢輕爲自賤之行以求聞於人今茲執事來宰是邑下車臨政未旬浹間民吏肅清不敢爲奸某私竊自幸以謂君子之治旣有以服人必有以養人養人以善當自庠術始某幸爲士則教之育之以成就其志者宜在今日也故輒隨諸生俯伏門仞以俟進退之命



非敢求聞于左右也始以爲後日請教之資耳

代人上江令書

士以贊見先達之門者三太上爲道其次爲禮其下爲名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資之以爲仁此爲道者也今之守令實古之諸侯爲其士民者有古君臣之義以臣見君此爲禮者也飾竿牘之勤借齒牙之論欲以取重於時此爲名者也爲名者君子恥之而滔滔者皆是也某昏懦不肖自視無以取名然亦不願乎名之過實也其才質之下固不足語道然竊嘗有志焉恭惟執事高才盛名聞于四方某

也承下風而望餘光久矣今茲來吾邑某幸隨諸生奔走車塵轍迹之間得聞馨欬之音粹而益背溢於所聞多矣下車蒞政而老奸宿吏下至編戶細民無不風動某也託迹封域之間日被德化夙昔爲道之志其庶乎得伸於今日也故敢輒書所志冒進于左右然未知執事將哀其志而進之耶將以昏愚而棄之耶俯伏門墻進退俟命

與張秀才書

某辱書勤懇似有求者稱道過當皆盛德所宜辭非老拙者敢當也慙悚慙悚某齒髮向衰自惟陳腐背



馳之學無以仰追時好每逢學士大夫不敢輒出一語自取譏笑不意足下惓惓乃爾得無過愛者妄以溢美之言欺左右乎不敢當

與翁子靜書

可中會佛於一盖心傳自到之學其在辟學者翕然從之其所與獨以子靜聖任爲稱首古人從師必見其可師焉而後從之既得其傳則終身守之不可遷惑也某比往還京師見凡與子靜游從者皆道子靜之言意某居之安自信之篤無復有疑者前書云云乃爾是豈真疑之耶其過自損抑而姑爲之說耶

此區區所以欲有言而未敢也某竊謂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深山中與木石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嶽知其可以託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孟子稱其與禹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揜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顏淵之可以爲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其知所以學矣世之所謂善知識者皆自謂與諸佛齊肩矣付之以天下之任未知果能爲禹稷否孔子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而道不足以濟天下皆過也子靜試以其自得者



隱之於心而安措之天下而可行則雖聖人復起不  
吾易也夫何疑之有有仲素行急作此辭不逮意

### 答李杅書

良佐足下某愚不知方學未足以窺古人大體凡平  
居毫聚銖積而僅有之者皆陳腐熟爛無以誇示流  
俗故膠口自絕不敢輒出一語與時相聞犬馬之齒  
已衰矣而碌碌猶無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宜  
士大夫之所憫笑背而去之也足下乃過自貶損若  
有求於不肖者其所稱道語皆過情雖名世有不敢  
當者 之童付之以千鈞之重非其任也故捧讀

愧汗踈踏不寧者累日雖然某則陋矣而厚意不可  
以虛辱昔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試一言之足下  
自擇焉夫今人與古人之學異來書論之悉矣此不  
復道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  
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  
分乃在乎善利之間則爲堯舜者亦力於爲善而已  
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論顏淵之學則曰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用力可  
考而知也夫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  
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



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爲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爲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夫入德之門有宜先傳者有後倦者其叙不可誣也若灑掃應對則門

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於成人而復使爲之則或倦矣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亦豈嘗離夫灑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爲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爲道後倦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某之所聞如此足下試思之如何老倦艱於執筆辭不逮意幸亮之

答呂敦智書

某嘗謂舜跖之分在善利而已使世無科舉足以取榮利則父不以詔其子而士不以學也如是而不爲跖之徒也幾希足下乃獨切切然以明善爲急其度



越世人遠矣勉而卒之無怠而止焉則其終爲舜之  
徒也必矣所示問其旨已具李君書此不復言取而  
觀之可也幸照亮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一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二

書四

與游定夫書

春初至建安曾託志寧附書計塵聽覽爲別滋久瞻  
系之至旦夜不能忘夏熱不審起居何如某自衢買  
舟渡江沿淮入清河過呂梁百步凡五十有二日始  
達彭城東南風波之險所歷幾盡幸而舉家幼累各  
安差足爲慰彭城古郡僻寂達官顯人不至其境頗  
無將迎之勞而民事又簡雖弊司有庫務兼局之多  
然出納有時亦不至勞力尤稱養拙也在鄙心爲可



悔恨者特去親遠耳其他無足念者所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惟冀爲道自重

二

某四月二日到官舍初四日交承職事彭城風物質陋與吾鄉大異幸有魚稻鶉雉之類足以充食故南人處之差爲便耳太守王大夫名寬厚頗有愷悌之風屬吏之幸也某離家將半年思親之懷日甚一日其情意若不可堪不知愈久何以處之定夫官期猶一年思復必常相聚講學之樂何可量但欽羨耳志寧嘗來相會否企仰高論無日忘之惟數以書見教

庶足少慰鄙心暑毒千萬珍衛

三

某窮居習閒久矣乍爾蒞事不無應接之煩然義所當勉亦不敢苟且自墮事有間即讀易然無朋游共學相與講明每有所疑徒切瞻企耳去年相別時定夫亦讀易計須精到有便願以所得見教不宜有吝也蓋吾儕所學旣與世背馳朋友數人又各南比切磋之益以待面求亦無多矣公宜亮之固不敢嘿嘿亦當有浼問以取質左右也吾友閒居從游者必多所得有人否其質有可進者宜切誘掖之不啻以彊



聒爲恥也。弊鄉二楊與舍弟欲親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驅策，區區非紙可盡。

四

主上睿聖，方進退大臣以興復太平之功。元豐丕續，計指日可望政令一新。但恐疎愚無以奉承耳。學中長貳爲誰？近不聞報。蘇季明向除博士，曾到任否？京師非食貧之地，公聚口頗衆，度其勢能久居否？趨舍之方宜審處也。游守太學博士得此書即求補外蓋紹聖改元也

五

易傳後序顯道爲之，其跋尾已削去，不用。前年在京

師與顯道議云：先生亦嘗有意令門人成之，故其敘述如此。蓋舊本西人傳之已多，惟東南未有此書，欲以傳東南學者，不敘其所以，恐異時見其文有異同，不足傳信也。與顯道初議如此，恐此書方秘藏，未敢出示人，或未安，更希示諭。序云：隨時變易以從道，某初亦疑此語，細思之，如繫辭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不可謂易與性命爲二也。乾之六爻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若此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於理，似無害，更思之如何。

六



伊川先生在時世人迂怪之論皆歸之以爲訕笑今往矣士大夫尊信其學者漸衆殊不可曉也先生語錄傳之浸廣其間記錄頗有失真者某欲收聚刪去重復與其可疑者公幸閒居無事可更博爲尋訪恐有遺失聞朱教授在洛中所傳頗多康侯皆有之俟尋便以書詢求異時更相對稍加潤色共成一書以傳後學不爲無補先生之門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責也

與鄒至完書

竊惟天子睿聖方嗣位之始未有左右便嬖近習之

私迎意而取悅未有姦邪讒佞欺負之徒投間而亂其聰聖度虛明忠言易入書曰爲上爲德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正其時不可失也宜迪之以先王道德之要言爲治之大方參之以古今成敗之明效使聖智益明則天下之利病左右之忠邪自判矣舍此宜無足爲者公之道學究極天人之蘊某之所知蓋公之所厭餘者安能上裨高明萬一然愚鄙嘗辱一盼之私故輒自竭惟寬仁不罪其狂瞽乃幸也

與劉器之書

向承垂示許丞易義其用意精深自成一家之學伏



讀之久開發多矣然鄙意猶有疑者復卦義曰怒惡之使也東方之情也元善之長也東方之德也善惡之分吉凶始焉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四者一本於中則怒不可獨謂惡之使也怒而中節是謂達道而遂以元怒爲善惡之分亦恐未可也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謂出怒不怒蓋以救世非脩身之道也脩身則致虛守靜不可以動動則有怒有怒與仁違矣其以謂誠者合內外之道成己乃所以成物也謂不可以脩身而可以救世恐無是理脩

身不可與仁違治天下獨可與仁違乎顏子不遷怒非無怒也不遷而已是謂中節此顏子所以脩身也而孟子以禹稷之事與之謂之易地則皆然蓋救世脩身本無二道故也故大學論治天下國家必始於正心誠意孟子則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皆是意也夫物我異觀不能通天下爲一正今日學者之失此弊尤當救之不可長也又曰孟子四十不動心顏子之年未至也是未以不動心與顏子也又曰顏子復禮以存心故其靜也仁是以仁與之也公孫丑問不動心孔子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孔子曰若聖與仁



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敢居不動心告子之所易以孔子不敢居者與之而不與告子之所以易者恐似不倫也又曰孟子之言不動心也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方以不動涉動者也不動則專氣致柔復以自知而已動則養氣以爲馬知言以爲途也孟子論知言養氣乃不動心之道所以異告子者恐非專爲涉動也又曰顏子之所養夜氣也孟子之所養旦氣也夜氣不存則於旦氣乎何有旦晝之所爲有以枯止之則夜氣亦不存矣但深考孟子之言則其義可見恐所養不須離而爲二也古之好學者必就有道而正焉其不敢自

謂好學至於就有道而正焉此心不敢忘也故輒布所聞取正於左右如未中理願詳見教

### 答陳瑩中書

辱示華嚴大旨辭義精奧得所未聞幸甚然此書昔嘗讀之雖未盡解要之大略可見其論布施也至於剗心剔髓而不吝此其用心廣矣來書所謂其施也不欲狹其濟也不欲寡豈不信然歟然某每讀孟子書至其論墨子苟利天下雖摩頂放踵爲之未嘗不憫其爲人也原其心豈有他哉蓋亦施不欲狹濟不欲寡而已此與世之橫目自營者固不可同日語也



而孟子力攻之至比禽獸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蓋君子所以施諸身措之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饑猶已饑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爲病君子不謂之過顏淵在陋巷飯蔬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顏淵閉戶者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顏淵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楊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樣教章章明矣今公卿大夫比肩在上則天子有任其責者自惟愚鄙無所用於世雖閉戶可也故不敢出位冒天下之

責而任之以貽身憂非忘天下也循古樣轍而已若謂不辭一身之有過願成來者之無過竊意賢知者過之則道終不明不行矣而欲來者之無過或恐未能也所謂仲尼無言顏子有言考之吾儒之書不知所自荒蕪之學欲質於左右者非一二事願無惜見教以開未悟

二

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其蓋嘗玩之而陋識淺聞未足以叩其關鍵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



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爲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楊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爲冬至噬嗑爲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况敢議其是非耶以公之精識貫通古今於先天必能洞見之矣願疏示一

二所論康節學伏羲溫公學仲尼某亦不知其說夫自八卦重而爲六十四易之大成也孔子於易贊之而已竊謂無所加損焉而分爲二說皆深所未諭也併乞開示夫孔子之贊易尤詳於乾坤二卦繫辭中論釋諸爻亦多矣然未有及象數者豈得意而忘象真孔子之學耶無由面承東望徒增企仰耳

三

辱示法界三門大旨引據精博極儒佛之奧倭蔽陋者與聞焉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意有疑者敢不以請繫辭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貴之彖曰柔



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雜賁之所以爲文也白賁受色者也賁無色色色者也惟有質爲能受惟無色爲能賁爻之辭曰白賁而卒乃曰賁無色斯謂之普融可也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學者之事而已謂之會色歸空吾儒之書或恐無此意也孟子曰固執高叟之爲詩也則爲詩猶有得失焉爲之如高叟是固而已非知詩者則爲之一言恐未足以蔽二南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二南固在其中矣恐不須他求也顏淵三月不違仁非由二者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矣故以復之初

爻當之復之初復之未遠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夫坤之初陰始凝也未至乎堅冰矣而卒乎堅冰者理之必至也辨之者不於始凝之時至於堅冰而後辨則鮮不及矣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此二爻以禹稷顏淵出入往來之事當之亦恐不相似也夫乾一變而爲姤五變而爲剝坤一變而爲復五變而爲夬復者陽之來而剝者陰之極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故剝窮而反反而復陰極故也竊意剝者其乾之終乎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有意哉馴致其道以至于于此耳故易於小人幾微之際每致意焉姤之辭



曰女壯勿用取女。姤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始生之象也。始生未至於壯也。而有壯之道焉。猶坤所謂履霜，堅冰至也。故曰勿用取女。蓋取之則引而與之，齊引而與之，齊則終末如之何也。巴昔陽城之於唐，其任職非不久也。其初裴延齡未用也，不於未壯之時止之。至天子將用爲相，乃欲取白麻裂之而哭於庭，豈不晚乎。夫白麻，王言也，不可裂。天子之庭，非哭所也。以是而處昏上亂相之間，其免也幸而已矣。故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於其未壯而止之，使勿行也。與坤初六異矣。坤之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而其卒也有疑。陽之戰順而無以止之故也。自姤至剝，陰之進極矣。坤順而又止剝之所以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爲之，而況於人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虛，無時而不然。獨於剝言之者，蓋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至剝而極矣。此成敗之機，而邦之興喪繫焉。惟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復救矣。况施於事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姤凶而授之柄。卒至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此故也。後之治剝者，可不監之哉。至於夬則



陽之進極矣君子衆而小人獨其決之易矣然疾之已甚亂也故堯隆夫夫雖中行僅無咎而已未光也况過之乎當是時若禹之班師可也夫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爲惡而已不能絕之使無也此處夫之道也承示論坤復之義故輒及此以取質左右高明以爲如何或未中理幸明教我

四

康節先生某少嘗聞其風矣每恨不及見洛中諸嘗從先生游者皆略識之亦嘗見其子問之俱莫能傳

其所學萬一也前書所疑雖蒙諄誨愚陋終未能曉夫八卦有伏羲文王之辯於經無見也天下至賾存焉豈人私智能爲哉康節之言必有稽也索隱之士宜知其所所以然者恨未得親叩之耳乾南而坤北離上而坎下位不同也自乾左而至震一二三四自坤右而至巽八七六五本宮之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坤一艮二坎三巽四數不同也以爲未嘗同默而識之可也位與數相爲異同著明如此安得無說乎自羲農以來更六七聖人所因習者八卦而已六十四卦之名未有也其制器尚象乃有取於十三卦者則



義農之世卦雖未重而六十四卦之用已在鑪錘之中矣特其名未顯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用是言之文王之易固具於伏羲畫卦之初文王能因而重之不能有所加損也乾坤屯蒙之序意必文王爲之孔子序卦特釋其義而已乾履大有大壯之序於易不見其端倪所謂文王闡其門而拒其出者文王闡之康節闢之此來書中語其數其義必有可玩而習者矣凡此皆某所深疑而未諭也願略疏示使得稽其門叩其鍵而入則爲賜多矣太玄之書昔嘗讀之惟下竟其義而其略可識也子雲潭思潭天三摹而

四分之極於八十一首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當期之日又爲躋羸二贊以盡餘分之數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星日之紀與泰初曆相應其取數似與易異矣其爲書蓋欲自成一家初無意於贊易也考諸解難之文可見矣夫易之六十四卦八卦相錯而成也玄之有方州部家則各有分域矣不可相錯也故一而三之自三而九又三十之爲二十七終於八十一而玄之首畢矣八十一家又離爲三以極三玄之數方州部各三之爲九又三之爲二十七家此一玄之數也以次比之不可相易



贊辭自一至九配麗五行而日星節候分布其間皆有成數恐其書特易中之一事與易經不盡相涉也世之治曆者守成法而已非知曆也自漢迄今曆法之更不知其幾人未有不知曆理而能創法也求玄於曆理之內亦恐未足以盡玄之妙更深考之併以見教近得溫公太玄論閱之皆先儒所共知者其隱蹟不著之事殆未可窺其蘊也溫公之學篤於自信雖論語亦有未然者非其深造自得隱之於心而不疑不輕以爲信真善學也與世之耳濡目染遂以爲得者有間矣然子雲溫公之學與語孟之書其遠近

淺深必有能辨之者不可誣也夫溫公自孔子而下獨謂揚雄爲知道雄之論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夫雄之言以孟子不異於孔子則其尊孟子也至矣溫公於孟子乃疑之則雖以雄爲知道而於雄書亦未盡信也夫衆言淆亂折諸聖自漢田焦費氏之學興而三家之傳不一後雖名儒繼出而異說益滋易之微言隱義學者將安折衷乎折諸孔子而已其嘗用是學易以謂孔子之已言者當詳說而謹守之其未言而不見其兆者雖略之可也



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至其論易詩春秋配四時之府生長收藏與易之詩易之書易之春秋之類切恐聖人復起未能不易其言也譬之觀奕必以李劉爲信法言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切自比於孟子夫孟楊之自任重矣由漢而來士以李劉望之非一日也李劉亦來書語今其書具在疑而未信者如此則後之視今又惡知不猶今之視昔乎學者審其是而已於疑信尤當慎擇也然某於雄昔嘗疑之重蒙誨諭

繼今當力求之以補前過未由展悟一挾蔽蒙東望徒增惓惓耳

五

孟子之書世儒未嘗深考之故尊之者或過其實疑之者或損其真非灼知聖賢之心未易以私意論也世之尊孟子者多失其傳非孟子過也而遂疑之亦過矣近見一書力詆孟子之非恐非有所授難遽以口舌爭也謂晁無由展奉一盡區區

六

惡詩非敢自偕于賢者之作厚意不可虛辱故勉強



繼之重蒙稱與過當徒用增愧先生有德齒之稱也  
宜施於前輩如某之不肖徒有犬馬之齒耳輒以見  
稱何也恐聞者以爲失言使老拙者重爲世所訕笑  
繼此幸削至懇

七

德齒之說前書盡之重蒙以師說見論三復來貺益  
用慙惕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  
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行皆不足以  
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  
翱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翱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

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對乎苟其道未足以達  
財成德則雖欲爲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况其下  
者乎某愚陋齒髮已衰矣而未有聞焉蓋孔子所謂  
不足畏者方且拘縻升斗之祿未能從黑髮之士重  
以承教左右而反以見謂是豈當然乎哉非公樂  
與人爲善務欲搜揚隱伏何以有此將使清和之士  
不終爲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蓋古聖賢之用心  
也第恐設之不當徒有累於高明耳幸亮之臨紙愧  
汗言不能究

八



先天圖得太極所生自然數非人私智所能爲也昔  
未嘗見幸得一觀此非堯夫不能知也蒙示法養觀  
與相見乎離辭異旨同開發蔽陋多矣幸甚世之昧  
者妄以狂瞽無稽之言眩瞽學者方自以爲得惡足  
與論此執然杜順集此不涉華嚴一字束以二門謂  
足以貫六經之旨可謂能說約矣然不知所謂二門  
者於經何施也願更開示以警未悟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二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三  
書五

答胡康侯書

辱疏示所疑非公敦朋友之義不以賢自挾何能如是  
是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士無此風久矣乃今  
得吾康侯也幸甚以某之不肖何足以知之然不敢  
不盡所聞以求切磋之益言而是耶固願與朋友共  
之言而非耶亦願公見告庶乎其有警也致知格物  
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  
足以亂吾之知思蘄於意誠心正遠矣書曰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執中之道精一是也夫中者不偏之謂也一物不該焉則偏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非精一惡能執之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惡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

已此農夫田父之所以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夫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權其分之輕重無銖分之差則精矣夫爲仁由己爾何力不足之有顏淵之克己復禮仲弓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此皆用力處也但以身體之當自知爾夫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虛常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梏於形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



養氣者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揠苗者也害孰甚焉某之鄙意如此公試思之如何適會同官黎君到而來僕立候倉卒奉答書不逮意幸亮之

二

某辱示問皆聖賢大致某也何足以知然試嘗語其所聞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乎善利之間故顏淵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其學爲舜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而已舜文之聖若合符

節則潛心乎文王者亦豈外之乎記曰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聖之時亦當其可之謂也故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是皆天下之中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故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非真知之惡能以是稱孔子乎然則所願學者亦可所謂當其可而已矣夫參也魯疑非通敏之才也然某切嘗謂曾子竟以魯得之若夫便儂皁厲則其去道也遠矣自孟子沒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道性善而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



可見也夫學道者舍先聖之書可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庶乎其有至也徒弊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未矣孔子固天縱之將聖也其學宜不俟十年乃一進蓋聖人以其身為天下法故言之序如此顏淵未至乎從心故未達者一間也夫論伯夷之清則聖人之清也柳下惠之和則聖人之和也故孟子曰皆古聖人也未至乎大成故孔子曰賢人而已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幣聘之乃幡然而改伯夷特不事非君爾聞文王作興則曰盍歸乎來方伯夷居北海之濱

文王以三幣聘之伊尹居有莘之野湯致之不以其道二人者宜如何哉此未可論必進必退伊尹利澤及天下故孟子不言伊尹之風者則後世又安得有弊乎孔子之時去柳下惠未遠長沮桀溺荷蓀楚狂之徒皆不知進者也柳下惠所以救其弊者其效安在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第深考此言則二人之風不爲進退明矣然其風足以廉貪敦薄故可爲百世之師論其學則必至於不恭矣此君子所以不由也田常爲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



得而殺之使其為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  
闕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為宰  
我也孔子謂於予與何誅豈以予無質而遂棄之乎  
則人之有賴乎聖人者鮮矣謂之不誅乃所以切責  
之也凡孔子之門人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後  
之所進者多矣與於四科何足怪哉管仲為政於齊  
足以合諸侯而正天下其功足錄也然學當為王者  
事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者昔孺奚與王良乘王良  
曰吾為之範我驅馳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  
獲十管仲之功曾西未必能為之然管仲之功詭遇

也詭遇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曾西羞比管仲  
正類是歟朋友道喪久矣切磔之益吾徒所當勉也  
鄙意如此恐未中理願以見告

三

示諭別後持五戒益知進學之力也欣慰欣慰其切  
謂言之善授戒者莫如孔子善持戒者莫如顏淵非  
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持此則士之所以備身慎行  
者無遺力矣持之柰何曰禮而已此一言足以激之  
約而易守也不窒其源而杜其末流雖日省之遇事  
輒發矣不可不知也春秋義探賾精到恨不及見全



書也既味欽歎然周官有司盟之職凡詛盟皆天子以東治之諸侯不得私相盟也一有渝盟則刑隨之春秋之時諸侯不復聽命於天子故口血未乾而報役之兵已至其境失政刑矣凡書盟者皆惡之也記言大道既隱天下無家謂三代盛時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若湯誓泰誓之類蓋湯武之事此數者似非聖人之言恐不足引以為証更思之如何

四

三蒙之書論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

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揚雄猶未能造其藩籬况餘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十而後知則所知蓋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說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爲空言而已公之篤志好學而每蒙謙虛不見鄙外故輒肆言之而不自知其愚也惟亮之

五



承示及春秋事實鄙意猶有疑者所論虞氏之史直書其君之名而不避載其父母昆弟之惡而不隱某竊謂四嶽稱舜之父頑母嚚象傲乃舜在側微未登庸之時言之宜若無害周人雖以諱事神而有謚法然且名之曰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則雖有謚其惡猶不隱也禮曰臨文不諱故文王名昌而雖之詩曰克昌厥後武王名發而小宛之詩曰明發不寐若此類皆臨文不諱也雖周亦然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不可謂從虞史之質將仲子叔于田皆刺莊公也清人刺文公也不勝其母而宗

其弟詩人以刺莊公而不及段使高克將兵久而不召衆散而歸詩人以刺文公而不及高克則莊文之罪著矣不待春秋書之而後見鄙意如此公更思之如何

六

劉質夫受經於明道伊川之門積有年矣其論元年之義詳甚某故未敢輕議其說蒙錄示第一段義非高明不見鄙外何以得此幸甚幸甚公之用意精深非淺陋所能窺其闡奧然意有所疑義不敢默姑試言之所謂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義當自



黃帝始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改元  
初意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  
增損也秦以亥爲正失其旨矣斗綱之端連貫管室  
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  
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爲丑三代各據  
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周還五行之道也周據  
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  
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爲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  
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爲也若謂  
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  
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爲災異周十月  
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正朔如  
建子丑是也雖用夏時月不可謂改正朔鄙意如此  
公試思之如何如未中理更希疏示以開未悟

七

聖學不明士志於道者往往汨於世習而不知雖英  
材異稟卒能自拔於流俗者無幾也某嘗私竊謂學  
者之視聖人其猶射者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  
遠近中否之不齊未有不志於正鵠而可以言射也  
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未有



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譬之升堂奧者必得其門而入乃可至過其藩望望然去之則終身不能至也然則志學非難知所以學爲難其愚不自量力之不足也妄有意焉思得朋游共學左右提掖覲獲一游其藩乃今得康侯益知衰老之有望也

八

承示問政事先後緩急之序與夫要領所在某目視某毫何足以知之以公積學之久經綸之業皆素所饜餘者乃反下詢於陳腐陋儒非公不以賢自挾樂取諸人以爲善何以有此三復來貺欽嘆無已然厚

意不可以虛辱試誦其所聞惟寬明不以僭瀆爲罪則萬萬幸甚其切觀自金人渝盟河北淮南諸郡皆非吾有民物凋弊賦入無幾軍儲資用十百於前日天時地利在今日皆不可恃也所恃者人和而已方時艱難不早爲之經畫一日有不足不免暴取於民一失民心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不得不慮也某竊謂當今政事惟理財最爲急務考之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



欲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  
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  
也邦之大用內府受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可不  
得而侵紊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  
之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所謂  
惟王及后世子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  
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世儒以謂至尊不可  
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今猶  
昔也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有在矣朝廷蓋未  
之究也建隆之初荆湖江浙河東川廣福建皆非朝

廷有也所有者淮南京東西數郡而已當五季之亂  
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爲憂崇寧以來承祖宗  
積累之厚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而日  
以不足爲憂何哉處之不得其道故也國家景德皇  
祐立爲會計錄以總核天下財賦之出入百官所  
之奉軍儲邊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如內府所  
藏以待軍興郊賞之費茶鹽之入以待邊儲元豐之  
備對元祐之會計皆放此也此祖宗之遺法蓋得周  
官待用之意也今宜爲紹興會計錄取祖宗三書參  
較之凡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登耗賦入



之盈虛皆可考也知有餘不足之弊根可以究見矣  
然後量入以爲出而均節之殘破州縣使有無相補  
庶無閔事矣祖宗設制置發運司蓋始於王朴之議  
其措畫可謂詳盡矣朝廷捐數百萬緡以爲糴本使  
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與三司相爲表裏以給中都  
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歲稔則增糴以充漕  
計饑凶去處則罷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寬  
而中都不乏最爲良法自胡師文以糴本爲羨餘以  
獻發運司拱手無可爲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既  
行直達而鹽法隨變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蓋轉搬與

鹽法相因以爲利不可偏舉也祖宗時荆湖南北江  
東西漕米至真揚下卸即載鹽以歸諸路每歲所得  
鹽課無慮數十萬緡以充經費故漕計不乏則橫歛  
不加於民而上下裕矣自抄鹽之法行鹽課悉歸榷  
貨諸路一無所得故漕計日以不給而經用不可闕  
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此上下所以俱受  
其弊也閩中舊官賣鹽每觔二十七文今民間每觔  
至百二三十文細民均被其害而盜販所以公行也  
所謂制置發運與三司相爲表裏者蓋發運通融六  
路之計錢穀銀絹之類視三司所闕者爲之應辦故



部常不闕用也其爲利多矣自黃帝立兵乘之法  
以寓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爲尤詳居則  
爲七國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  
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  
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  
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  
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卿之兵出則無不  
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  
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  
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

束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  
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  
可用若夫伍法不脩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  
用也傳曰秦之善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  
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  
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  
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女牧誓曰  
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  
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爲後  
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



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夫軍政不脩無甚於今日閩中盜賊初嘯聚不過數百而已其後猖獗如此蓋王師養成其禍也賊在建安幾年無一人一騎至賊境者王師所過民被其毒有甚於盜賊百姓至相謂曰寧被盜賊不願王師入境軍無紀律一至於此此二事最今日之急務自蔡京用事王黼李邦彥繼之祖宗之法掃蕩殆盡如尚書省戾祖宗之法者非一二事冗官之未澄汰與役法之弊所當損益未易縷數也然今日二事在易蓋蠱之時也蠱之成卦剛上而柔下剛柔不交上下不相與

不足與有爲巽而上無剛健之才不能以有爲此事之所以蠱也左傳血蠱爲蠱蠱者敗壞之象也先王之治蠱也如治陋室然構榑店楔各安所施不易其處則庶幾其苟完矣物物而紛更之厲者敗傾者不可復支矣夫通變之謂事因其財而通變之則蠱元亨而天下治矣此治蠱之道也此二事其大略如此其委曲措畫在執國柄者詳視而審處之非必格可盡也夫執中不可以無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物有首重而末輕者執



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爲知權誤矣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也蓋禹之行水循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若用智以爲權則皆智之鑿孟子之所惡也可不慎歟

九

伊川先生語錄在念未嘗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未聚舊日惟羅仲素編集備甚今仲素已死於道途行李亦遭賊火已托人於其家尋訪若得五六亦便下手矣和卿誌文深愧鄙拙不足以發揚其美蒙公

見與可以塞責矣三經義已成書俟脫稿即附去以求參訂也近因傷冷嗽大作累日不能興昨日方稍平然飲食猶未復常倦甚作書不及一一荆公黜王爵罷配享謂其所論多邪說取怨於其徒多矣此三經義辨蓋不得已也如目錄字說亦有少論著然此事不易爲更須朋友參訂之也今粗已成書更俟審詳脫稿即繕寫附去也

十

某衰朽杜門待盡平時親故凋喪略盡絕無過從者惟時親書冊以自適耳家所藏書爲賊棄毀僅存一



二語錄常在念先生之門餘無人某當任其責也蒙  
寄示二冊尤荷留念然茲事體大雖寡陋不敢不勉  
近因閱三經義見有害義理處略爲之著論以正王  
氏之失蓋嘗論之於朝去其王爵罷配享後生晚學  
未必知其非也姑欲終此一事書成未脫稿款曲當  
錄以納去取正左右庶可傳遠也

十一

人至辱書知已離豐城台候動止萬福欣慰欣慰明  
仲回想詳知湖外事若衡湘可居於公私計良便衡  
湘去荆門不遠舊業可漸葺治矣益遠會集臨紙悃

然蒸暑浸劇伏冀爲道珍衛

承諭及西江宣諭使風采可仰吾鄉使者甚不撓但  
未見惠澤及民汚吏革面者盜賊得韓申二將平之  
今已無慮弊鄉去歲大疫惡少舊嘗作過者死亡略  
盡自此可無盜賊之虞矣近見鄂襄陽鎮撫檄諸郡  
領兵收復中都屢捷洋州亦有報殺獲金寇千餘人  
所至有捷報中興可指日望也可喜可喜和劑平生  
相知弟鄙文不足以發盛美爲愧耳浙中數事與初  
授恩命皆某親聞見者故不敢專用行狀其他皆無  
更易如宗室養他人子初云財用不足患之細也養



他人子則宗枝亂矣其建議乃云有父兄在同居者減半而養母勿給於是其弊漸去則只是以財不足爲憂凡宗室例皆裁減與所謂亂宗枝之意不相應公更問其詳爲增損之乃善伊川先生語錄昔嘗集諸門人所問以類相從編錄成帙今皆失之羅仲素舊有一本今仲素已死已託其婿尋之未到近宣幹喻子才云有本甚多許到浙中便附來

十二

便中辱賜教伏審適辰燕休台候萬福欣慰欣慰某衰朽杜門粗適閩中自去歲來稍安靜而汀邵與江

西鄰虔州時有竊發者侵逼境上王師往來怛怛不能無擾也昨日又聞建安有小警帥司遣兵會合未知如何也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聞之憂喜相半未能釋然不以爲慮也世事如此柰何示諭湖湘州縣皆帖然人已歸業殊可喜此岳將之力也然屯戍之多所至艱窘非特長沙也閩中素貧近降祠部一萬道已敷配在民間貧家所敷幾二百千未知所從出細民可知矣不知湖湘有此否事之可憂者非毫楮可盡餘寒未解惟冀爲道保重副此頌祝語錄子才所寄已到方編集諸公所錄以類相從有



異同當一一考正然後可以漸次刪潤非旬日可了也俟書成即納去某近著三經義辨正王氏之學繆戾處方就俟脫稿當納去取正左右庶可傳後學也曾吉甫頃在維揚亦嘗相聚但初未嘗講學耳公既稱其如此於士大夫間豈易得哉若得其來時親其緒論固所幸願也

十三

父不聞問方深馳企辱書伏審旅寓台候萬福欣慰欣慰某老拙如常去冬松溪賊范忠大作武尉被害焚劫縣道略盡首領已爲中將擒獲殘黨出境勢無

能爲也又傳虔寇陳顥犯漳汀朝廷已遣申將往討捕弊邑相去差遠民間不甚驚擾稍得安居時親書罔聊用自適耳餘無足道者正遠瞻晤惟冀對時爲道自重

知今似龍圖先往湖外得近信否長沙方易帥勢未可往更俟浙帥來如何徐行未晚也伯紀言章醜詆之以爲有跋扈之漸天下知有宣撫不知有朝廷賴君相眷知猶得宮祠而罷甚幸浙帥尚在嶺表不知何時可來湖中么賊未殄伯紀已有罷命新帥未到人情不無向背萬一有警爲之柰何在伯紀尤可慮



也。梁參議聞已歸未到鄉里云徑往福唐般家得渠來則湖外事可盡知也。

十四

其竊謂今出惟行不惟反欲令之不反當慎其始始之不慎雖欲不反不可得也。閩中二三年來盜賊羣起上四州軍被害爲甚夷傷之餘民力凋弊極矣蒙恩放免紹興二年秋夏二稅及役錢一料非朝廷勤恤民隱何以得此旣而漕司檢准紹興令諸赦降放及倚閣稅租者各不得過三分行下州縣依舊催納七分急於星火民被其澤方歡欣鼓舞未逾月遂轉

而爲怨咨良可惜也。朝廷旣有著令不得過三分赦書不應全放是徒爲文具罔民耳。後雖有德意人誰信之恐自是民不立矣。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赦書旣已盡放有司亦不宜沮格二者胥失矣。皆不慎令之過也。放稅租出於一時之異恩自當量災傷分減放使民受實惠何必著爲令格不得過三分。夫爲罔民之具以資吏刻之吏耳。非令之善也。某衰朽杜門不欲聞外事因備稅者及門見邑中行移如此恐遠方利病公所欲知故錄及之願勿以語人恐貽不恤緯之勞至禱。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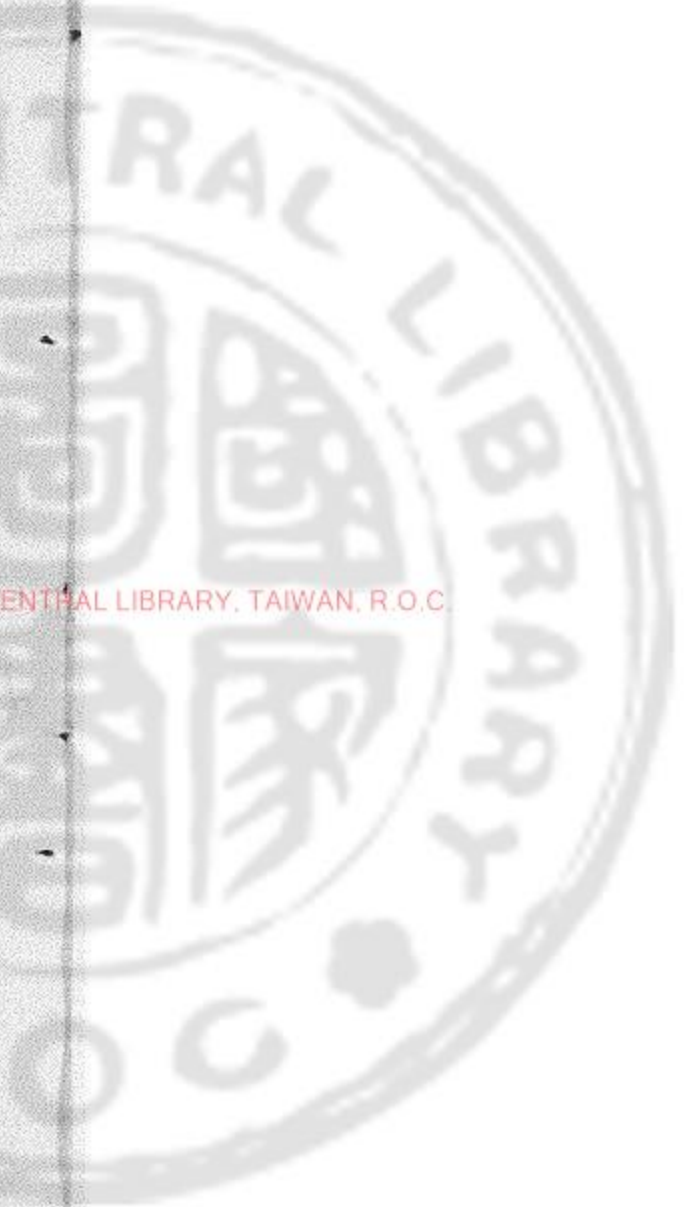
書六

答學者書

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唐虞禪夏商周繼皆天也聖人何容心哉奉天而已橫渠先生曰舜之孝武王之武聖人之不幸也征伐豈其所欲哉不得已焉耳故曰未盡善也帝王之號亦因時而已皆非有心迹之異也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焉發而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也孔子之慟  
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然孔孟皆有哉其慟  
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然之然物因物而異形而鑑  
之明未嘗異也然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  
出爲無爲則爲出於不爲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  
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  
亦不必耻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  
論其有無也聖人所謂毋意者豈怒然若石然哉  
毋私意而已誠意固不可毋也若所謂示現者則非  
誠意矣聖人不爲也故孟子論舜曰彼以愛兄之道

來則誠信而喜之奚僞焉毋誠意是僞也武王之克  
商纘文王之緒而已故秦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天威又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則武  
王雖以一戎衣而有天下蓋不自以爲功歸諸文王  
而已則嚴父配天蓋武王之志也周公其得已乎然  
是禮也肇自周公故曰周公其人也中庸曰周公成  
文武之德正謂是歟道固有義義不足以盡道易曰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既曰和順道德矣又曰理於義  
則道於義固非一事也橫渠水滸之說與釋氏輪回  
之說異其詳具於荅呂和叔書中此是非異同達者



當自見之非言論所及也致知必先於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蓋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於物格則知之者至矣所謂止者乃其至處也自脩身推而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爲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故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脩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知至而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

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皎在中宗時遣嗣虢王邕等鞠問一意無二言可謂忠於所事矣其後雖位浸通顯未嘗干紊朝政無大過惡特人主寵暱過分耳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皎之流放與其親厚者謫死世以爲冤源乾曜不能正爲人所譏詆非所謂國人殺之也而欲因而乘之連株逮黨盡誅之不已甚乎用刑如是雖桀紂之虐不至是也某



切謂如宋璟之論抑損之足矣直之爲義如必有事  
焉之類不相似既曰未得夫直則所養無本則是次  
直爲氣本也得夫直矣養此可也則養直而已所謂  
至大至剛者又何物也以直養而無害以之字又是  
何義更深思之屢空有時乎不空三月不違仁則有  
時乎違是也以空爲學之始而仁之體未現至於不  
違仁則仁之體現矣未知仁以何爲體不可謂有一  
仁字便謂仁之體現則論語之言仁處多矣以空爲  
學之始而孔子獨於顏淵稱之豈諸子皆未嘗學耶  
恐屢空學者亦未易到也

二

辱問所疑益見力學用意之勤也所謂小人自以爲  
中庸與舜顏皆是也若用中建中皆施於民者與所  
謂不可能異矣不可能謂體道言之益有能則有爲  
之者爲之則與道二矣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  
不可以爲道皆此意也但詳味之其義自見詩曰爲  
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見其如此即是上  
下察古人引詩皆斷章取義不必泥全篇之意如孔  
子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爲諸侯之孝亦猶是也鬼  
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回人



立俟匆匆辭不逮意茲承職事多暇官長仁賢日有相從之樂尤用爲慰范元長某亦聞其賢久矣純夫之子申公之甥元明之婿呂氏兄弟能道其詳恨未及一見也因見亦煩爲道區區嚮往之意

荅呂秀才書

辱問以所疑非荒薄者所能知也試一言之而吾子自釋焉夫誠者天之道性之德也故中庸言天下之至誠其卒曰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唯聖人與天同德者爲能盡誠焉忠乃士之一節未足與此也古之所謂忠臣者盡盡聖人哉孔子曰君

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敢居而君子有不仁焉則中而未仁亦何疑之有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則忠非盡道也特其違不遠耳然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者蓋古之教者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語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蓋若曾子者所謂當其可也曾子之門人則未足以語此也故告以忠恕以示入德之方使知由是而求焉則不遠矣君子道者三曾子所以語孟敬子者如此故能近信遠鄙倍暴慢而已非其至也自致知至於慮而後得進德之序也譬之適四方者未知所之必



問道所從出所謂致知也知其所之則知止矣語至則未也知止而至之在學者力行而已非教者所及也吾子其審思之以爲如何或未中理無惜疏示

荅呂居仁書

承示問學一篇博究先儒異同之論益知好學之力也然其間有與鄙意不合者敢不以告楊子湍水之說荀子杞柳之說也其論極善孟子七篇之書其要道性善而已湍水之說孟子固嘗辯之不可與性善混爲一說明矣而論者欲一之皆未究其所以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言相

近則不可謂一孟子論白羽之白與白雪之白是也惟相近故以習而相遠若叔魚之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若此類是生而惡也文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若此類是生而善也韓子不究其所以然遂列爲三品則失之矣是數說要之皆原於性善然後爲得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斯言盡之更當深考之也中庸曰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大學曰



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蓋致知乃能明善不致其知而能明善未之有也此不須分爲二說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論學與思如此既曰學以成行又曰學也者受之性而發於文字言語者也斯言似不相應世儒之病正在以言語文字爲學不可不知也淺陋妄意如此高明試一思之如何兩日大暑去人候書揮汗作此辭不逮意幸亮之

二

辱問所疑皆非淺陋所知也然厚意不可虛辱輒試

言之請自擇焉夫守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足以直內而已發之於外則未能時措之宜也故必有義以方外毋我者不任我也若舜舍己從人之類是也四者各有所施故兼言之也道固與我爲一也非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不足以與此言志於道依於仁固無害中庸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固不可爲也然不示之以入德之方則是以聖人望人不容有學也故卒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勿施於人忠恕之道也由是而求之道不遠矣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然非



聖人則不足以盡仁而仁特未化而已管仲之仁蓋稱其功也利貞者言乾之性情也易傳可以究觀之夫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特發於言者故於動天地感鬼神言近而已來人立候書勿勿作此

三

承問格物向荅李君書嘗道其畧矣六經之微言天下之存焉古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徒識其名哉深探而力求之皆格物之道也夫學者必以孔孟為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末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

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彫繪組織為工誇多闡廣以資見聞而已故撫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烏用學為哉某老矣雖有志焉而力不逮區區有望於左右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勉之勉之

四

弊居窮僻不聞往來之便久失脩問第深嚮往聞公職事清簡不妨詩書之樂殊用為慰某習閑之久老懶滋甚飯蔬飲水聊以度日無餘念也審察之命非拙者所堪姑以疾辭免承見問故及之承問以所疑適以翁士持李伯紀相繼至此擾擾數日又以廣伯



索春秋序稽緩之久故且應副去公所問事續當奉  
荅也廣伯且記道意以去人立檄書未及上問匆匆  
作此殊愧滅裂

與許少尹書

伏承進陟殿中士夫交慶非獨朋游之私喜也積學  
之富必有沃心之論繩愆糾繆乃其餘事耳士氣又  
不振佇聞鳳鳴副此顛望

茲薄誤蒙諸公論薦皆自公揄揚之過也審察之命  
臣子不當以疾爲辭實以衰病蕭然力不能彊愧懼  
于中無所容藉高明必能亮之也所懷千萬臨紙不

能悉布

二

小子回辱書良荷眷勤然稱與過當皆非老拙所堪  
伏讀重增愧爾過情之語非所以施於朋友也願簡  
去浮文爲幸邇來不審爲况何如伏惟獻替之餘神  
相多福炎暑方熾更希以時珍晉前窮峻擢

益法聞公屢有文字東南夷傷之餘非巨力幾無以  
自存斯民受賜多矣欽歎欽歎毘陵苦多雨麥頗稔  
而蠶不收高田想可望窮居所願惟年豐耳飯蔬飲  
水聊以卒歲無足道也承書腸血爲梗君子神明所



相無妄之疾當勿藥自愈舊日志完亦聞此疾徐典樂傳一方服之立效當爲就其子求此方就便附去竊謂中庸二篇聖學所傳具在此書不自揆其荒淺妄爲訓義不敢輒以示人方欲訓寫取正朋友不知何緣遽徹清視其間違義害理處必多幸一一疏示以警不逮如公固所欲求教者願勿示外人以取嗤鄙區區至祝

荅胡處晦書

示諭持一忍字益見好學用意之篤也三復欽歎某切謂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

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穽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穽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穽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之故也使其真知爲不善如蹈鼎鑊陷穽則人孰有爲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不待忍而能也忍而不爲恐物或誘之有不可忍者更切勉之

荅練質夫書

辱書問以所疑以某之淺陋何足以知此然厚意不



可以虛辱試一言之質夫自擇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夫道豈難知難行哉雖行止疾徐之間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不知自己求之道之所以難知難行也以質夫之篤志強學其所進豈易量哉勉而卒之無難矣屬詔使歷境百冗併集區區非毫楮可盡

與黃用和書

記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曰禫而內無哭者

樂作矣又曰是月禫徙月樂故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乃其善也朝祥暮歌孔子不深罪之特未為善耳士虞禮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鄭氏謂中猶禫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蓋祖鄭氏說也是月也吉祭則無凶服可知大率今之士人皆以垂脚幘頭為居喪之服若用此恐與未經禫禫者無異若慘巾與其餘衣帶從其色而薄之可也昔志完居喪問蘇子容云衣冠皆復常但不着公服耳志完用之考之古義既祥固可聞樂矣然今人二十七月之喪著在中令釋服從吉律有明文欲彷彿



古既祥爲之恐不可也衣冠復常純用吉服則禪制未終無以爲別切謂衫用皂以布爲之可也更請裁擇

荅蕭子莊書

仙里之別倏忽累年久不聞動靜第深傾企辱書伏審即日德履佳勝某老拙幸如常正遠會集切希力道慎愛

念也世事如此奈何歲暮寒劇更切加愛餘不一一南浦劇邑吳侯下車未數月即留意學校非才有餘知所先務何以及此示諭殿記第恨老病文思衰落不足傳遠耳事稍定試勉爲之有便附去希照悉

二

老朽文思衰落重蒙以殿記見屬不欲固違厚意辭鄙意陋不足以傳遠徒負愧耳向在諫垣嘗論王氏之失太學諸生安於所習閤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之今雖有定論而學者真知其非者或寡矣屏居投閑因撫三經義有害理處是正之以示後



學文字多未暇錄去俟小子非晚帶行過仙邑可一覽也

荅曾元忠書

先公道學行義爲世儒宗嘉言讜議著在天下過蒙以行述見屬文鄙意陋不足以發揚盛美方自愧恨復承賜翰重加獎與伏讀汗顏無所容措相望南北無由展奉區區書不能究

二

自還鄉盜賊蜂起兩年避地奔竄未嘗一日安居弊方稍寧息江西山黨未有悛心時有竊發者

出沒境上居民不無驚擾虔寇未平而此月初間建昌復兵叛閉城焚劫南豐縣官骨肉與邑人多遁至建寧縣昨日或傳已就招安未知是否弊邑已遣人往探問更數日必有的耗也此曹非勦滅之無以懲後若只招安如養驕子少不如意則復思亂矣世路如此奈何秋暑尚熾更切對時珍膏前膺召擢慰此頌望

先公行述寡陋不足以發揚德美負愧多矣遺稿爲諸子收去今皆不在家示諭有脫漏處公可自以意添入或他有未安處亦當以意損益之無害吾徒不



必爲形迹之嫌也此文欲傳遠不可草草幸照亮

與鄒德父書

先公奏議序納去鄙拙不足以發揚盛德負愧多矣  
聞令弟欲令福唐鏤板傳之文遠甚善然其間有彈  
擊權要今子孫恐有當路者見之遂爲世仇不可不  
慮也如歐公有從諫正謂此耳若鏤板可節去彈擊  
之章未須傳也公更思之

二

相別之父特蒙枉顧殊慰傾企非篤於情義何以有  
此間違忽復累月比日不審爲况何如伏惟燕休德  
履佳勝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殊令人憂疑  
不鮮向承欲還毘陵果成行否近得小子適十日書  
云城中人皆竄伏鄉下虜寇猶未退聽天兵往來六  
飛親行恐常潤之人未得奠枕而居也世事如此奈  
何未由會集切冀以時保齋

答胡明仲書

趙叅還朝聞有立螭之命方時艱難仁賢彙征中興  
之功可指日而望也旣而除命不行輿論不厭在公  
未有加損重爲朝廷惜也公昆仲俱在侍下想不廢  
講學所得已多矣秋暑方劇更希爲時自重以副人



望

荅范伯達書

某與先丈游從非一日情義之厚亦非他人比誌銘  
之託不敢後也兩年避盜狼狽奔竄無寧居以故未  
及撰述今敘其行事始終大節納上可碣之墓上以  
昭示來者辭鄙意陋不足以發揚盛美負愧多矣人  
回姑此爲報區區書不能究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四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五

書七

荅李叔易書

便中辱惠問殊慰渴德之勤承諭書義已有成說向  
嘗見詩義亦有成書望寄示爲幸惟早得爲佳衰朽  
杜門索居平時閒游凋喪畧盡絕無過從者惟時親  
書冊聊用自適耳既蒙見許切不可緩也惟希爲道  
自重慰此頌祝

與陳公晦書

自公之東無由通問惟是傾念未嘗忘也春寒伏惟



孝履支福正遠披晤伏冀節哀慎衛  
某辱尊公眷知最厚義雖朋友情實兄弟自其棄世  
每一念之肝腑摧裂共惟至性萬里生還不及一見  
終天之恨何以堪處道路阻脩無由馳慰臨紙悲哽  
區區不能悉布

二

去歲數月之間定夫民表相繼淪亡朋友殆盡無復  
存者衰老殊不能堪也念公乍還家事能不費力否  
通川僻郡士人稀少賴有諸任可以往還也寒陰未  
解惟加愛是望

與李泰發書

去歲初聞被召復在言路喜慰無量君子在朝庶幾  
輔成中興之業乃復補外殊乖所望也聞宣城寇盜  
充斥皆已撫定爲我用邦人安堵無他虞所補不淺  
矣亦足爲慰春深寒溫不常更切爲斯民慎衛區區  
頌望

近日江浙探報不一喜懼相半車駕駐永嘉虜騎未  
聞退舍福唐日俟翠華臨幸而閩中空空無有前日  
王燮一軍過只一二日所費已七萬餘若入閩中則  
是舉中原棄之江湖淮浙運饋路絕不知何以應副



每一念之寢食俱廢奈何近虔州又大擾焚毀廬舍  
十八九蕩然一空不知隆祐可以安居彼否若來閩  
中日見狼狽痛心疾首無復生意旦暮寢坐而已所  
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

某去歲夏初還至弊廬日幸虜騎寧息庶幾畢此餘  
生諸公但爲遁逃之計不復爲守禦之備以至今日  
若得諸郡皆知公守宣城則猶或可望也如李鄴李  
稅輩身爲禁從皆率先投降他復何望耶苦痛苦痛  
閩中去歲大水田廬漂蕩十五六民已艱食今復料  
湏不一恐別致生事奈何奈何

二

秋間小子還毘陵嘗上狀計已塵徹屏跡閩陬下州  
小邑士大夫不至其境杜門索居如坐井中每思昔  
日從游之樂恍若夢覺不可追尋也近日屢聞江北  
捷報喜慰無量中興之功可指日望也鑾輿親征想  
已至江上士氣當百倍前日此與澶淵之役無異也  
可賀可賀兵革之後世事正湏經理公豈宜久居散  
地佇聞新命以副天下之望非交朋之私願也長至  
只數日間君子道長之時切冀以時保嗇慰此頌祝

答張子韶書



自聞公省殿兩中魁選爲之喜而不寐即欲馳書爲  
賀衰晚杜門却掃不聞往來之便故久而未能也辱  
書勤勤益認歲寒之意感慰感慰比日不審起居何  
如伏惟德履佳勝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大  
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也三復欽歎公之名德  
已簡在君相不日當有異用必不义淹于外然復之  
時群陰在上而陽始復焉陰猶盛也非一陽在下所  
能勝小人衆而君子獨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制哉  
故必朋來而後無咎然動而不以順行則出入不能  
無疾不能無疾則害之者至如是身之不能保尚何

朋來之有故於復曰動而以順行於剝曰順而止之  
其道一也故剝之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蓋艮上而  
坤下剝之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東漢  
之君子不知出此欲以力勝之卒至於俱傷兩敗而  
國隨以亡有以取之也復之成卦坤上而震下動以  
順行亦猶是耳觀四時陰陽之運寒暑之變天且不  
能暴爲之况於人乎故豫之彖曰豫順以動故天地  
如之正謂此也公之言朝廷畧施行矣切聞左右已  
有側目者某自謂與公非一日燕游之好故輒及之  
欲公異時慎處之也



與李丞相書

兩日前得胡康侯書備聞湖湘事自馬友等四寇繼至截留稅賦不以上供又重加剋剝民膚髓官吏殘賊布滿州縣皆欲變為盜及公到部按治大奸賍數輩稍選令佐嚴禁科歛奉行朝廷法令遵守不違百姓始知上有天臺之尊下有州郡之體也初撫三路檄鼎帥進兵討楊么潭兵先入已破數寨呂憲書云有破竹之勢矣後聞有旨鼎不受節制賊復熾湖湘之民深以為恨鈞旆既東還去思日甚功名之會自古所難在公為不足道重為朝廷惜也相望數舍

無由面對區區書不能究

三

昔公在朝威望隱然如長城民恃以無恐比年以來世路日艱棘毒流四方淮浙為甚延及吾閩盜賊蜂起無得寧息者良可駭歎鈞旆南還士論以為天意必有在宇內共慶非特小邑之私喜也行遂參觀他須面承乃究

與許高老書

自鈞旆西行絕不聞耗近親情自廬陵還始知寄寓分寧殊慰仰德之勤不審比日起居如何伏惟神明



協相福履增勝世路日益艱棘去歲建康退軼車駕  
移蹕四明復不守遂由海道至永嘉永嘉隘陋非萬  
乘可居會稽以李鄴迎降得免焚毀今始駐蹕於此  
又聞欲往霑上未見報不知如何浙西夷傷無孑遺  
而錢唐蘇秀爲甚惟霑上獨全會稽饋運路梗勢必  
不能久居也閩中自昔兵火不到去年苗劉焚劫浦  
城邵武近又建陽松溪諸蠻殺傷縣官盜賊蜂起王  
璵下潰兵入建劍虜掠始盡屋宇無有存者被害尤  
甚於他處殘寇已從溫陵路去未知所向泉南今歲  
大歉恐不能支弊居將樂在山谷中五季避地之所

賊逼鄰境不免亦遷避仰祿爲生而州縣匱乏俸廩  
不可得貧窘遭此殊難堪也世事如此奈何某避賊  
回方數日傷暑濕偶作寒瘧未痊今日當發適有人  
行凌晨扶病作此不能盡所欲言者殊愧草率

荅傅子駿書

姑蘇之別倏忽餘六年便中遠辱賜教伏審邇辰台  
候動止萬福尤用爲慰某自還家盜發建安群凶響  
應釋耒荷戈而起者不可以數計避地流徙無一日  
得安其居雖仰德之勤日欲修問以故久而未能素  
荷愛厚必蒙見諒也鄉邑焚劫蕩盡所幸先廬獨存



得庇風雨中外親族俱無被害者然公私所積皆爲  
賊有斗米千錢細民艱食殍死者相枕籍良可憫念  
賤累數十口日食責糴困憊殆不能支去春松溪甌  
寧餘黨未殄猶有竊發者賴申將駐兵福唐即時討  
滅今方寧息鄉民稍稍復業衰朽杜門索居一時儕  
流凋喪無一存者後生晚進老少異趣絕無過從惟  
時親書冊聊用自適耳餘無足道者方時艱難正賴  
諸賢協濟如公豈宜置之散地佇聞峻除慰此頌望

與傅國華書

某切自念衰晚不足爲世用杜門待盡無復餘念故

平居不敢輒至公卿之門雖台旆持節往還亦不敢  
通名于左右不謂高明過聽俯加論薦在愚賤何以  
堪之道學不傳士鮮知所止某初不自量力之不足  
也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妄有意焉今老矣精力昏  
耗寡陋滋甚愧負初心恐遂泯沒爲小人之歸譏辱  
眷知重增慚惕耳審察之命自度散材不中繩墨故  
不敢冒進爲門下必蒙見亮也未由一造台屏姑勒  
此少布萬一下情不勝惓惓之至

與執政書

輒有少意冒聞閩中地瘠人貧天下所共知比年建



劍臨汀邵武四郡爲群凶焚劫蕩盡無孑遺而將樂爲尤甚朝廷遣兵誅討軍期所須不一又每歲常賦之外市銀數亦不少皆出民力加之饑饉自春初至今斗米逾千錢人不堪命皆昔所未聞而今見之也故細民荷戈持戟群起而爲盜動以萬計皆平時負耒力耕之農所至屯聚未有寧息之期非有他也特爲艱食所迫姑免死而已然闔境之內死於兵者十已三四所存者皆夷傷飢羸之餘雖剥膚椎髓無以供上之求也縣令不忍窮民無所赴調已具狀申省乞蠲免常賦之外如需湏市銀之類一二年以安集

之使復業爲平民此良吏善意邑人矯首西望以需膏澤有日矣猶未聞報又群聚踵弊廬以告謂某嘗游諸公之門有一日之舊庶幾鄙言可以上達某以衰朽謝事里居杜門待盡而避地流徙半年餘無一日得安其居不當復干與時事拒之至于再至于三去而復來不可却復切自念朝廷方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天下大計固已畫計無遺矣恐僻陋之邦去朝廷遠民之隱微或未盡知亦仁人之所聞也故輒奉尺牘上瀆鈞聽若蒙矜恤如其所請使一方之民更生則爲賜不淺矣干犯威嚴豈勝愧懼恭惟仁明不



加譴怒萬萬幸甚

與劉希範書

某切觀車駕自建康移蹕會稽未踰時復有旨還浙西銳然有向敵之意人情舉欣欣然謂國勢稍振中興之業可指日望也未及渡江聞建康有警復還會稽徑趨四明欲乘桴爲閩之行聞之惶駭至寢食俱廢某切觀自古興王未有無根本之地而可以禦外者高祖之興蕭何守關中光武之興寇恂守河內以爲根本雖敗軍亡將而調發兵食無乏事以有根本之地可依故也若車駕駐蹕閩中則僻在海隅中原

路斷矣而今建康錢塘不守則根本去矣諸將緩急誰爲應援萬一饋餉不繼則意外之變不可不慮也某切謂隆祐在虔而公秉鈞軸今日當以虔爲根本也任蕭寇之責非公其誰此天下之所屬望也江西惟廬陵富實湖北之荆南湖南之潭湘所有三省宜擇吏總領緩急以爲應援也昔陸贄有言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日之患正坐氣散而勢析也樞密張公與趙觀察領兵入蜀韓世忠劉光世又分爲二處兵分而勢弱緩急首尾不相及宜其力不足爲今之計莫若召還蜀兵



檄劉韓二將協力收建康為急

與梁兼濟書

推酒利害獻言者蓋未嘗究知本末推法自祖宗以來行之久矣至嘉祐末年流弊之久民間苦官務酒惡不可飲比戶私醞故官中每歲酒課不敷而民間犯法者亦衆此公私通患也吾鄉陳氏名廣者鄉人目之為陳萬戶經由朝廷獻利害乞會計每歲官中所得酒課若干數目均在人戶作酒利錢送納吾郡合五邑人戶裒金資以往朝廷下有司相度從之迄今六十餘年上下安便官中無一毫之費而坐收厚利民間亦免

冒禁抵刑之患此公私兩利也今若再推當張官置吏役使兵夫祿廩所費不貲又須折科米麥調度紛起仍於人戶免納酒利錢乃可如此官中何利之有若不與免納酒利則是推之又推非今日所宜為也兵戈未息所須不一如官告度牒數在民間不少人已不堪若更意外生事則百姓未有向安之期也承示諭欲必爭其不可甚善然罷推法已是六十餘年前事恐公未盡知所罷因依故輒及之

與廖用中書

近聞朝廷詢究茶鹽二法其在諫省其大槩論之詳



矣問之幾叟必能道之然今日閩中二法與他路不同見行鹽法不可更革也本路歲額上供銀二十餘萬兩上供錢物與官兵俸給皆資於鹽息抄法若行則利歸推貨漕司拱手無可爲者歲計不貲非出於漕臣之家取諸民而已兩年盜賊四起軍須百出取於民已多上四州軍殘破特甚亦不免科敷每一錢產科借三文福州爲不經殘破每一錢產科借百文民力凋弊與殘破處無以異近見郡官到邑中云自二宣撫到郡中應副到三十一萬緡其何以堪上四州軍之民彊壯者率以兵死弱者往往以餓死存者

十無二三鄉下無牛無人田皆荒廢至今斗米猶不下八九百錢若更有科敷雖剥膚推髓無以供也自政和以來官吏以應奉爲名取民無有限極至於鹽法猶不敢更革豈今日可行耶茶引押配人戶以爲常賦然今日又非前日之比本路產茶無如建安仍多精品商販自江淮以北道路不通商販不行歲額取足於吾閩而已人何以堪茶司官吏勢不可坐視虧欠不免督迫郡縣敷足歲額莫若復用搭息罷此一司良便若見丞相當力爲言之則一路受賜不淺矣閑居杜門羞不恤緯縷縷及此惟照亮幸甚



與吳大卿書

聞隆祐六宮先往江表自江而南皆江表也詔書所謂江表者必是江州百司官府不與軍旅之事者皆從之則建康不復治他事悉力戰守耳諸公能如是則中興之功可指日而望天下之幸昔漢高祖之興以蕭何守關中光武以寇恂守河內以爲根本故楚漢相守滎陽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今上供物散在數處不知甚處爲根本廟堂必有成筭非衰老所能知也

與吳守書

杜門索居渴仰風德日益增劇鄉邦雖僻左而溪山之勝亦吾閩佳處當無事時亦足樂也但世故如此縱有樂事寧能解體國者之憂乎苗劉猶未獲聞諸將環集人神共誅想不能復爲孽也又聞池饒尚有殘寇未免調兵防拓不知只爲苗劉否前日得福州相識書云召募海船甚急福州二百隻所費已不貲不知吾郡能免否雖有船由海道去不知領之者爲誰一非其人則有害無補今日之事所憂非一奈何奈何



累日劇暑共審撫字之餘台候動止萬福苗劉陷溢  
亭則建城逼矣奈何弊鄉民兵前此效用獲給者不  
賞死事者不加恤防拓建安者幾千人又無故遣之  
今未及一月又召之此曹寧官復爲用耶鄉中去歲  
洪水橫流瀕溪廬舍漂蕩殆盡深山窮谷膏腴之地  
悉變爲沙礫農人坐視無力修治秋成何望焉則今  
歲事又可知矣即今斗米已百七十錢某自省事以  
來民饑未有如此者歲凶正宜存撫而散利薄征弛  
力尤荒政之不可緩也此鄉頑民素喜爲亂邑人日  
夕震懼恐其迫窮生變今調兵又欲隨稅錢科敷是  
速其爲亂也科敷一事得免之乃幸萬一繆此生事  
則所敷未必有得而其患有不可測者不可不慮也  
如聞趙觀察領兵萬餘人自福唐來其兵勢似可恃  
若此而不能禦雖有七百人未必有濟聞縣中欲以  
百人爲一番逐次起發亦似無害庶幾人少易爲制  
馭不至自擾也某居閑不應妄論素恃愛厚故輒及  
之惟寬明照亮

與呂提刑書

近聞使司有旨揮會合諸處巡尉追捕張全餘黨足  
見仁人君子以斯民爲念臨事不苟欽歎無已然公



方下車恐僻遠郡縣細務未及詳知如明溪賴文幹與張全等皆一時鄉兵同黨其捕張全兄弟乃是徒中自相屠滅有罪無罪俱未可知事在清流根治必見其實所謂張全餘黨只有張奴一人聞已竄去若天兵一往恐群小驚疑別致生事然賴文幹等首領數人昨李琮作過勢已猖獗不煩官司即時撲滅其功多矣理當優於酌賞未蒙保明申奏不無缺望若得早與保明與一名目則凶敵自息庶無他虞矣更希裁酌其閑居不當僭易及此然明溪與弊鄉接壤一有警則朝發而暮至累年避盜流徙無一日得安

其居今方少寧萬一或致生事則弊鄉先被其害故輒以逸聞惟仁明照亮

與秦丞相書

便中辱賜鈞翰良荷愛念切觀近世名儒自安定而下如歐公輩無不學春秋者熙寧吏科不用其學遂廢六經惟此書出於聖人之筆餘皆述之而已微辭奧旨爛如日星以爲不可讀無是理也今得公留意於此斯文之幸也某兩年避地奔竄平時所藏書籍爲凶寇棄毀畧盡蒙見索文字無以應命第深惶愧某自還家昔之儕流無在者索居終日無過門者惟



時親書冊溫尋舊學聊用自適耳方欲綴集散亡以  
待後學稍有敘當繕寫託薛漕附達以取正左右伏  
希照亮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五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六

記

樂全亭記

君子以德爲輿以忠信爲輓軌以志爲御以古聖賢  
爲前驅以同方合志者爲駟乘乃相與馳騁乎仁義  
之途翱翔乎詩書之府涉獵乎百家之園囿而後稅  
駕乎至道之墟而止焉此天下之至樂而衆人不與  
也乘飛軫之車御遺風之駟鄭女曼姬扶輿挾鞞發  
軔乎康衢柅輪乎椒丘啣觴列鼎絲管間作凡可以  
悅耳目而娛心意者無不具焉此衆人之至樂而君

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不爲也是二樂也不相爲謀各適其適焉而醇醜  
異味矣念嘗讀退之朽者傳見其所稱竊謂盛衰倚  
伏之理宜若是比壯宦學游四方究觀近世公侯戚  
里割脂田沐邑爲陂池臺榭佳花異卉奇禽馴獸克  
物其中盡壞偉絕特之觀廢興相尋不一二世卒如  
朽者所稱可勝計耶於是乃知夫酣豢富貴之佚欲  
而不知君子之樂者其患必至此也古之人以燕安  
爲醜毒而謂臺池鳥獸惟賢者然後能樂豈虛語哉  
里人余君作亭於其屋之東偏種花植竹以資歲時  
燕游之好又屬其後爲堂聚先世所藏之書以遺其

子孫使其子孫登是堂也擷六藝之英茹道德之實  
知慕夫君子之樂而出游是亭也能不爲玩物喪志  
則內外之樂全矣故以樂全名其亭於戲勉之哉是  
將長有此樂也余君子之妻黨也屢踵吾門求文以  
爲記予嘉其志知不獨騫乎衆人之樂也於是乎書

### 虎頭巖記

縣城之東南有虎頭巖者昔在顯德間邑人寘像於  
其中冶金鑊木爲鐘鼓以警朝昏傍有隙地可以種  
藝稼穡僧之尸于此者足以衣食焉自熙寧以來傍  
之地爲漁利者所奪而僧之居是巖者無以濟朝夕



遂棄而之他其後亦莫有守者故巖之左右前後薪  
牧者不禁剪伐陵踐草木無有遺蘖於是巖之醜形  
如張口待哺聳據于南北之隅邑人病之而未暇葺  
也熙寧丁巳封內有警市人惶駭無一日安其居縣  
令吳侯來始爲之還定安集之而民得復其所及賊  
平閭巷父老用日者之言以謂是禍也斯巖實召之  
遂聞于公請縣之僧可淳者使完葺之於是作堂於  
巖腹刻木爲像以鎮之所謂均慶禪師是也復作亭  
于嶺腹以待往來之游觀者落成而僧可淳者求予  
文以誌之乃爲之言曰物之廢興無巨細皆有數焉

非人力之所爲也竅山川聚土石頑然無關於利害  
而謂能致禍福於百里之民豈其然耶豈其然耶蓋  
人之所以欲完葺于是者數實然也不然則如之何  
而人樂爲之也且盜賊之興其漸固非一日矣肆凶  
怙力之民慢令侮禁相視以成俗其御之也在得其  
術而已使後之長是邑者皆如吳侯則彼之肆凶怙  
力者方遯形隱跡之不暇尚安能病民哉使後之人  
無術以御之則盜賊之興有在矣斯巖也何與焉以  
步仞之墟而層軒疊徑雲煙杳靄之間幽巖拳磴乃  
若繪畫遠至乎井邑之繁溪山之秀環目而盡得之



則又足爲游觀之美矣故予因書其廢興之由以示  
往來者將使觀之無惑焉

### 求仁齋記

元祐戊辰秋九月予至自京師友人黃君過予問勞  
苦之暇因謂予曰吾於縣北墉之隅西山之麓得廢  
址焉雜草輦石闢地爲黌舍有講誦之堂燕休寢息  
之廬賓客之位無一不完將聚族親子弟教之雖鄉  
人願至者不拒也子盍爲我名之書其義以告居數  
日予相與子臨之其地高明亢爽下臨康莊之衢負  
城西南諸峯首尾盤厲聯亘十餘里皆隱然得之几

席之上而俯仰之際如在深山大澤丘荒之間埃壒  
之表此真學者之所居也予徘徊久之乃昌言誦之  
曰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縉紳先生與  
一時懷德秉義之士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  
士之欲爲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  
觀游於斯者不聞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  
訾至恃義理而不悔雖英材異稟間時有之亦不過  
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編爲章句之儒鈞穀利而已一  
日銜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剝剝無所  
用之往往轉而易業者十常六七此與塵夫販父積



百貨坐市區逐什一之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予嘗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黨之士柔不溺于隨剛不憤于愆者相進於道庶幾少激頹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爲事是真有志者哉然予嘗謂古之學者求仁而已矣傳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術鬻而不售轉而易業者皆放於利而怨者也吾願以求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之必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不亦難矣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二言歟然而猶曰罕言者不以

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歟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蓋未之嘗言也是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之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楊道真君洞記

縣城之北隅封山之麓有洞焉聞之長老言以爲楊道真君之所居也楊道真君於傳記無傳而其洞於圖經弗載是非真僞莫得而考也元祐五年歲大旱鄉人詣真君禱雨輒應予竊異之欲往游焉而未暇



越二年壬申夏四月因與二三昆弟躡屨擔簦條然而往行近五里餘而頽崖斷塹荒翳險絕初若不可投步捫蘿引蔓僅能至其上而呀然一室如神剗鬼刻其中窈然莫能窺其遠近也洞之北戶有泉汪洋汗漫意其能宅靈氣而興雲雨者有在茲乎予彷彿久之喟然嘆曰今夫通邑大都當舟輿之會達官顯人纓紱相屬於其間一有異境則登覽賦詠朝出乎筆舌之端而暮歸四方矣過情之文雕繪百態詭異而浮貴者十常六七故聞風者每以未至為恨也至於窮山絕谷僻陋之邦縉紳游士之所不至雖有瓌奇絕特之觀往往為幽潛之士遯世而弗耀者擅而有之是人也雖欲窺尋其聲光且不可得尚能顯其所寓於戲物之顯晦其不在人乎雖然顯晦者誠在人也而天地之美隱秀含媚於丘荒榛莽之間常自如也夫豈有加損哉然則斯洞之無聞未足以槩吾心也姑書其歲月以為記

孝思堂記

紹聖元年龍圖謝公以疾薨于位越明年其子以柩歸葬于建安又明年事乃作孝思之堂屬予為記予為之言曰孝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雖小夫賤隸



堯童牧豕下逮窮髮荒蛇無知之民皆知其爲美稱也一被之以不孝之名則心跋踏而顏忸怩若夫夷考其實則學士大夫誦六藝之文講先王仁義之說有病其難者然則孝之德其可謂至德矣乎古之仁人孝子豈他求哉亦不過乎物而已所謂物者凡受於吾親者是也故身者親之枝親者身之本其體一也流僻滌濫之音奇邪慢戲之物目褻於耳目而視聽言動一失其則焉皆過乎物也過乎物是不敬其身也不敬其身是不敬其親也可不慎歟故君子居處必莊事君必忠蒞官必敬朋友必信戰陣必勇而

後足以成親之名反是皆忘親者也又惡得爲孝乎惟公以布衣起閩陬數千里之外隱然爲世名臣其殊功異德足以勵世範俗銘鼎彝而鏤金石爲邦家之光况其所以訓迪子孫者哉今其子乃不忘乎孝思是能承公之訓將有志乎古之所謂孝也吾是以知謝氏之後能不墜其先烈又光大之其有日矣故余承命不辭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歸鴻閣記

縣宇西北墉之隅有廢址焉父弟不治畜豕之所游  
廳柱埋鼠之所家荒堙蕪沒蔚爲穢墟予一日曳杖



躡屨徜徉乎其下周覽左右洒然異之披蓁薙蕙而  
嘉木茂卉連山窮谷挺芳含媚隱然四出乃取縣廡  
之棄材爲閣於其上旣成肅賓而落之相與揚眉拭  
目而望微雲洞開一目千里於是以歸鴻名之蓋取  
昔人所謂目送歸鴻之義也客有曰異乎哉子之名  
閣也始子以飛鷄名其亭殆將有志乎蓬蒿之間也  
今又以歸鴻名其閣爾之中無乃齷齪而受變於物  
歟予警然不荅隱几而臥俄而曰噫嘻居吾語汝今  
夫履步仞之丘居環堵之室雖有離朱之明視不過  
尋常踰閭之外則不能矚及夫登泰山之崖游崑崙

之墟下臨虞淵觀日之出入則六合爲小矣夫閤非  
有加損也而所寓不同見亦隨異焉其所以見者雖  
晉矇不亡也物亦惡能變哉且鴻之冥冥乘飛雲御  
冷風上闕青天子其以是爲高乎鷄之騰躍而上不  
過數仞而下子其以是爲卑乎是未知各適其適也  
物各適其適則天池之濱猶蓬蒿也惡覩其異哉蓋  
天地之間一氣而萬形一息而成古今達觀之士會  
物於一已通晝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無怛矣又况  
其凡乎惟世之人舞智自私而其明不足以窺天人  
之蘊故物我異觀而肝膽之間楚越矣又惡足與語



天理夫子方疑我之嚴赫而受變予亦陋子之自格  
於見聞也客於是規規然自失忘其所以異唯唯而  
退予顧謂二三子誌之鏡諸石

乾明寺脩造記

建中靖國元年歲在辛巳余以漕檄二令于東陽有  
大比丘惠康以書抵余曰乾明之爲禪寺更四代而  
康始繼之棲佛之廬未完者十二雨濡風剝二閣蔽  
其前尤如懸疣之在膚而翳之在目也欲完而遷之  
久矣計其壞材堅甃之用費累鉅萬殆非毫聚銖積  
所能爲也郡人吳某乃捐金千緡助成吾志竊惟用

力之勤而施財之厚皆不可以無述也公盍爲我記  
之是年冬余在東陽罷歸過其門而環廡翼然丹楹  
曲檻雕欒鏤碣渥彩焜耀如入化人之宮峙二閣于  
東西序虛明深靚豁如疣扶而翳去也乃喟然嘆曰  
吾州當水陸之衝舟輿之會四方游仕道閩中而過  
者蓋艦相銜輻相輳矣而又山水之勝清明偉麗爲  
東南之最宜有臺池園囿魁殊詭異以供賓客燕嬉  
之好然而地瘠而貧故其民勤約而敦本嗇用而寡  
求凡居室服器趨完而已皆不足爲美觀也此年以  
來歲屢不登編戶齊民方且以艱食爲虞而康師乃



能於荐饑之時導勤約之俗厚施以成其事其中必有足以感移人者是可歎也已乃爲之書

### 踵息菴記

通天下一氣耳合而生盡而死凡有心知血氣之類無物不然也知合之非來盡之非往則其生也漚浮其死也冰釋如晝夜之常無足悅戚者世之羨生者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欲以引年甚者鑿丹化金餌之以祈不死厭常爲奇卒以喪者十常六七而不悟余頃自京師得元道之書閱之喜其言無益生之祥竊謂行之其幾於道也及來毗陵聞道士嚴奉先得衛

生之經夜臥無出入息其庶乎元道兀然自止者矣造其室而問焉聽其言殆將有意乎莊生所謂息以踵者也郡人強君諭捐金結茅於其宮東廡之隅以居之百須之物無一不具幽閒深靚不聞足音蓋欲使之離世絕俗直趨乎至道之域也周君伯忱與余游致奉先之意請名於余故以踵息名之所以勵其志卒祈於有成也強君爲之營治勤劇若此豈亦有意於斯乎

### 白雲菴記

廖君無隅一日過余而告曰先君得吉卜於孔山之



陽即其北域之隅結屋數楹雜蒔松桂間以奇花異卉以爲歲時展省少休之地未幾而先君歿旣襄事乃因其舊而廣之作慕堂以奉其像寘佛其旁命僧正持居之又以春暉名其軒清風名其亭以示報親詒謀之義而總名之曰白雲菴蓋取狄梁公望雲思親之意也願得一言識之可乎予告之曰君方筮仕之初而預有去親之憂用狄公之言名其菴其志遠矣然狄公當嬖臣孽后窮凶之時羅織之獄起而毒流天下亡身赤族者背項相望矣乃欲以一葦之微障江河之流魯縞之薄當燕弧朔籥之勁豈易勝哉

公獨見義必爲挺然不可回撓其忠義貫白日矣故雖一言之善亦足以垂無窮蓋其始終大節有以聳動觀聽故也使公之堅白不足而淄磷於世變則雖頃步不忘其親累千百言亦惡足以示後世哉君能追用其言而思其人慕其大節以自立則異時有望雲而思親將必猶今之視昔也君其勉之

含雲寺真師遺像記

師諱慶真姓蕭氏順興大幹人年十四棄家爲浮屠十九受具戒游江西得法於泐潭月禪師已而遍參諸方而後歸老焉建中靖國元年秋七月晦晨興以



偈示衆更衣坐逝越翼日用茶毗法得五色舍利以其骨葬於其寺之東南隅北菴之原以所得舍利爲塑像奉事之政和乙未予適自毗陵歸故丘其徒惟覺詣予求文爲記予與真師游非一日矣是時予尚幼方肄業爲科舉之文挾策讀書窮日夜之力爲進取計蓋未知有亡羊之憂也師每曳錫過堂下釋椎鑿而議之數矣予亦莫之省也然見其神宇泰定不以世累撓其心雖未能盡知其所有亦竊意其非凡僧也比予年加漸長知爲學之方聽其言考其所知益信其賢而予已出仕矣始恨不得相從復如昔日也今其已矣過其廬升其堂蕭然無復有斯人也愴然興嘆者久之乃爲之書

資聖院記

將溪據閩之上游地險而隘以崇山大陵爲郭郭驚湍激流爲溝池魚稻果蔬與凡資身之具無所仰而足故五季之亂人樂居焉負城之北有寺曰橋菴者僞唐保大初僧師詰避地結茅之所也乾祐三年始以資聖名之迄今百六十有六年矣皇祐庚辰僧無我東徙不百步而通衢以便往來未克完而無我卒更五十餘年無繼之者上漏旁穿風雨弗庇崇寧四



年始命僧永璘尸之用日者之言復其故址既成不遠千里以書求文爲記政和乙未予還自毗陵居數日過其門而寢廡殿宇皆完潔無一不可喜者又作彌陀觀音勢至像而嚴飾之望之睟然金碧焜耀乃喟然嘆曰天下之事廢興豈不以人哉此有國有家者之所同也予去松楸十有四年始一歸而昔之蘖者今拱矣牛羊斧斤相尋於其上而折泄者不可勝計閭巷亦蕭然非昔日也爲之愴然不能自釋者累日獨是寺煥然一新豈非居得其人哉私自念丘墓之寄舍斯人其誰宜故於其堂之西偏治一室焉寘

先人之遺像以爲歲時展省之地而璘師不予禦也異時松楸折泄之患庶幾其免乎甚矣夫吾衰久矣周流四方欲營菟裘而無易於吾之故丘者豈特昔人樂居之哉行當庇身先人之廬而歸老焉幅巾杖屨徜徉龜山之陰與田夫野老相從於此枕石漱流竊自比於舞雩之下將有日矣

### 養浩堂記

建城之東有寺曰開元負山之阿下臨清流之淵林壑茂密望之隱然若翬戴而出也吾友翁行簡昔嘗燕休其中而以養浩名其所居之堂屬予爲記予嘗



論養氣之道以謂體心氣神人之所同也四者合於無則天地與我其一乎夫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理固然矣古之人負耒鼓刀而不爲汚任天下之重而不爲泰臨之以斧鉞而不吾惕豈其心獨有異於人乎哉所養素定故耳行簡自少知名於時而流落場屋晚而後中第一人固意其頽墮而不自振也而其行益脩氣益完文日益工蒞官臨政無細大迎刃立解此其所養豈易量哉吾知其才必爲世用也今見其兆矣異時推其所養而羽儀於朝必有可觀者焉故予承命不辭而喜爲之道也

### 婺州新城記

宣和三年盜發幫原蹂數州之地皆狼顧失守而婺女罹害尤甚天子惻然念之遴簡儒臣鎮撫茲土河南范公實被其選公至之日殘孽未殄四境之內鉦鼓之聲相聞環寇之師殆且數萬而轉輸餽餉取具焉夷傷之餘竄伏山谷還定安集無一不得其所越歲抄寇平百廢具興頑凶革心屏息聽命無敢覆出爲惡者政成治定乃顧謂僚屬曰國家承五季之亂海內分裂擅彊兵負固而不服者地相屬也獨錢氏



據有全吳首效臣順爲國屏翰垂二百年無東顧之  
憂故城郭不脩士卒不鍊一夫跳梁而六州爲之暴  
骨蓋承平之久吏惰而不知戒故也則城郭之不完  
其可忽諸於是因其舊而新之周十里基三文面廣  
三之一而高倍之濬隍而爲池陶甃以爲堞募七邑  
之夫倍其庸直因以濟其穀食其費無慮數百萬而  
一毫不取於民又載命與膠時往勞之故人樂於趨  
事而忘其勤焉以工計之六萬一千七百有奇經始  
於九月甲戌告成於十有二月丁酉望之屹然山立  
不可凌犯民吏歡欣鼓舞相與詣余而告曰昔之堦

垣廢址踐爲通衢故關無譏宵行者無禁草竊姦宄  
得以自肆而人受其弊今吾民奠枕而居無異時之  
患寧可不知其所自耶願紀成績以昭示于後余嘗  
讀易至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後知先王爲城郭溝池之固  
蓋本諸天地之義理之不可無者故文武以天保以  
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卒命南仲往城朔方以六月  
之詩考之文武所以治內外者其本末先後廢一不  
可也故出車廢則功力缺矣今婺女之政綱條紀律  
纖悉備具而又完其郭郭爲邦人無窮之賴芳猷偉



績追配南仲是宜有紀也使後之人知本末先後之序無廢前脩豈曰小補之哉

沙縣陳諫議祠堂記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兄弟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爲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倖

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爲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爲著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叅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爲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爲太遽欲獻可姑緩之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爲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旣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二公之言蓋異車而同轍也靖



康中朝廷欲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故老無在者天子念公之忠追贈諫議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蓋將以風勵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即縣庠爲祠堂以奉公祀堂成屬余爲記余曰公之德業足以澤世垂後雖不用於時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立懦夫之志蓋天下士非一鄉可得而擅也然居今之世流離擯斥其施不廣而邑之士大夫誦其言尊其道仗節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焉則功施於其鄉爲多矣古者有功於人則祀之則公之祠當載之祀典以遺來世是宜書乃爲之書

南劔州陳諫議祠堂記

延平舊有學負城之隅枕西山之巔士之肄業於其中者無虛室建炎四年爲賊所焚知州事劉侯子翼視舊址險而隘故遷之城南就夷曠也方經始未及成而去今太守周侯綰之來也市材鳩工以終其事教授石君公轍實董其役二人相與協力成之又即其西偏立諫議陳公瑩中之祠歲時從祀焉堂成屬余爲記余謂周侯之政知所先務矣謹庠序之教追祀前哲以矜式士類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無以及此也世之爲吏者舉以治文書理民訟爲急而不知



使無訟者有在於是也可無述乎乃究其本而為之言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說宋興勦類夷荒養息百有餘年名儒繼出至嘉祐治平間文物之盛未有前比也熙寧更新法度以經術造士世儒妄以私智之鑿分文析字而支辭蔓說經矣假六藝之文以濟其申商之術一有戾已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雖世臣元老槩以四凶之臯目之天下靡然無敢忤其意者故佞諛成風而正論熄矣士氣不振積至于崇宣紹述其事而流毒滋甚焉當是時橫流稽天而螢中以身扞之幾滅項而不悔剛

大之氣克塞宇宙先知之明為時著龜非命世之才而能自拔於流俗者未之有也寘之學校使後生晚進日觀其遺像宜有嚮風而興起者異時羽儀天朝使姦諛屏息將必有人矣至是邦人思詠周侯之遺德無窮已也

浦城縣重建文宣王殿記

周道衰陵夷至于戰國干戈日尋帝王之跡熄而典章文物淪喪無遺矣孔子於是時窮為旅人無所用於世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而先王所以為治之道煥然著在方冊使後有考焉論其功謂賢於堯舜豈虛



語哉故廟食百世雖天子之尊北面而奉之爲道之存非以是爲榮觀也國家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立學是時陳公先生襄以經術德義爲一時儒宗適三縣簿政致以教育人材爲務乃與其令謀即縣之東南隅築宮於其上以延後學邑人徐翹營殿於其中不侈不陋故三舍行堂廡一新而殿得以獨存至建炎初爲賊火所焚春秋無以奉祀事紹興三年冬縣令吳侯來視事之始歷告諸神祠獨吾聖師無瞻依之所喟然嘆曰今老佛之徒猶知嚴事其師而吾徒獨不知之耶於是慨然有建立之意不數月召邑之諸

生劉壽吳元賓吳震全疇相與董其事經始於四年中夏落成於秋七月良材堅甃增於前用人之力與夫塑繪之工其費無慮百餘萬人樂輸之不爲厲旣而邑之士蕭顛以吳侯之書走吏詣予求文以爲記予爲之言曰學之廢久矣詖淫邪遜之辭盈天下士溺於所習冥行而已予嘗考之周官司徒以知仁聖義中和六德教萬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以是教萬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愚之異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嘗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爲師猶之射



者棲鵠於侯以爲的惟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不至  
至而不中蓋有之矣然不爲之的則莫知孰爲中否  
也司徒以仁聖教民蓋亦棲鵠之義與之爲的耳然  
仁之爲仁聖之爲聖必有在矣學者未知仁聖之所  
以爲仁聖雖有學猶虛器也世之論者以謂仁者愛  
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則  
聖亦從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爲邑蓋東南賢士大夫  
之林藪英材異稟出而擢高科登膺仕進秉鈞軸者  
世有人焉吳侯用心於此非徒飾其祠以誇耀之也  
蓋欲邑之士肄業於其中者觀其文茹其實心得而

身行之以趨聖賢之域然後爲學之成也故并以告  
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序

楊仲遠字序

楊君敦仁以其名求字於予曰願聞一言以進其不  
及自惟不肖何足以副其求然義不敢默乃告之曰  
仁之道其至矣乎雖孔子猶罕言也况餘人乎然試  
嘗語子以吾所聞夫忠恕者仁之方也寬裕溫柔者  
仁之質也齊莊中正者仁之守也發強剛毅者仁之  
用也無迷其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則仁其庶  
幾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



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今吾子以敦仁  
自名可謂知任重矣予願以仲遠配子之名蓋將期  
子於遠也夫任重而不期於致遠中必自畫而已其  
於仁乎何有然古之爲此道者果何求哉亦曰無迷  
其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而已反是而求所謂  
仁其庶幾者非吾所敢知也於戲有名而不孚其實  
者古人恥之而今人不以爲恥也吾子將有志乎古  
人而求免於今人則宜勉之母忽云

### 鄧文伯字序

武陽鄧平更其名曰洵武間而語予曰平之名久矣

未有知其爲倒土也夢有神人告我曰子之名平其  
字倒土使子之困窮也殆以是夫予覺而異之徐而  
思之意者殆天將啓予乎吾困窮之病將由此有瘳  
乎不然何神之告我詳而警我之至也越明乃以洵  
武易之吾子姑爲我字之以相神之惠斯亦故可之  
義也予其無辭予聞而諾之爲之言曰夫一體之盈  
虛消息通乎天地應於物類則禍福之來兆於彼而  
此應之亦其理也然天棊謀命靡常而古之人所以  
應天者亦求諸已而已君宜勉之夫有武必濟之以  
文請字曰文伯并爲說以紀其事云



楊希旦文集序

先生諱某字希旦延平將樂人也自少以文行知名累舉不第抱負其器退老于家以詩書自娛其爲人敦朴夷易不事表襮粹然有長者之風鄉黨稱其行焉先生旣歿逾十年其子循道始集其遺文數百篇屬予爲序予告之曰士以一言輕重足以信今傳後惟有德者能之予何敢當然幼嘗得侍先生閒燕其善言懿行固已旣聞習見之矣俯仰十餘年間先生之交游親友凋喪略盡能知先生所爲者漸不可得則予之素所聞見者猶當稱述顯揚之使後進者與

聞焉况其遺文焉予雖不肖其何敢辭先生詩文清切平易不以雕琢爲工覽之者亦足想見其風度云

送吳子正序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揅弊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維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論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起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掇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



之域者何多邪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  
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警  
世勸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  
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  
辭繁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  
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  
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  
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矣增如之浮侈皆不足與議  
惟揚雄為庶幾於前而後其有未盡者至於唐  
文籍之弊蓋十百千七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

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  
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  
卒未有能唱明道學窺聖人闡奧如古人者然則古  
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  
得也孔子曰予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豈不信  
矣哉武陽吳子正余之畏友也博聞強識於諸子百  
氏之書無所不究循是而進益求古人所謂卓約者  
而守之庶乎其至矣區區如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  
務為辭章以驚眩末俗非善學也夫贈言為別以相  
規切蓋古朋友之義也故於子正之行轅書以為贈



與陳傳道序

予嘗謂學者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中否遠近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者也士之去聖人或相信徒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者也自孔子更七國至秦遂焚書坑儒士六經中絕至漢興雖稍稍復出然聖學之失其傳尚矣由漢至唐千餘歲士之博聞強識者世豈無其人邪而卒未有能窺聖學之堂奧者豈當時之士卒無志於聖人邪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

在弟子之列則亦不可謂無其志也及觀其所學則不過乎欲雕章鏤句取名譽而止耳然則士固不患其知有志乎聖人而特患乎不知聖人之所以學也且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側微與木石屠鹿豕游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邪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自聖人而下則未有以不學者也舜之臣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是果皆生知邪不然其何以學也由是觀之六經雖聖人微言而道之



所存蓋有言不能傳者則經雖具猶不能諭人之弗  
達也然則聖之所以聖而賢之所以爲賢其必有在  
矣然士之去聖遠矣舍六經其何以求聖人哉要必  
當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  
得矣若夫過其藩籬望其門墻足未踰闕而輒妄意  
其室中之藏則幸其中也難哉於戲今之士未嘗以  
此學也類皆分文析字屑屑於章句之末甚者廣記  
問工言辭欲誇多鬪靡而已是惡用學爲哉彭城陳  
君傳道志學之士也其將之官也求予言故因爲發  
之然未知陳君果以吾言爲然也其未以爲然耶幸

明告我庶幾其有警也

謝君詠史詩序

君子積學積文稽諸前言往行參以古今之變非徒  
侈聞見而已將以畜德而廣業也昔在堯舜之爲君  
禹稷臯陶之爲臣相與都兪廟堂之上共熙帝載亦  
惟稽古耳况其下者乎然自漢魏而來更五代之季  
述史者皆有善善惡惡之意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  
無幾矣士之欲稽古者將安取正乎楊子曰好書而  
不要之仲尼書肆也信哉是言古之人度在身操之  
以驗物則審矣鏡在心故物來而照之妍媸無逃焉



夫不知明善以誠身而欲以一言訂古人之是非未  
有能者也婁川居士謝君一日走僕致書踵吾門以  
其所著詠史詩合二編屬予爲序予聞謝君積十年  
之勤窮探博取而成此詩其用力多矣夫自溷於閭  
閻阡陌之中與編戶齊民爲伍乃獨超然遠覽究知  
前世興衰治亂賢人哲士之終始與世之老師宿儒  
竝驅爭先豈易得哉故予喜其爲人而樂爲之道也  
其詩詞尤麗可觀與夫是非褒貶覽者當自有得也

田曹吳公文集序

吾郡審律先生集錄其先君遺文數百篇以書屬余

爲序田曹吾不及見其人因得誦其詩論其世稽其  
行事得其所以脩之身刑之家施諸有政者爲詳焉  
而後益知嘉祐治平之間澤之入人深矣當是時學  
士大夫達而位乎朝則著之事業光明碩大追配前  
哲其不顯而在下則載之空文猶足以私淑諸人如  
公之徒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春秋作詩之存亡關時之盛衰豈不信矣哉公之仕  
不克其志而用不究其才故未老而歸其平居暇日  
有動於中而形諸外者一見於詩其偶儷應用之文  
亦皆有典則其辭直而文質而不俚優游自適有高



人逸士之氣故其流風餘韻足以遺其子孫化其鄉人皆可見也今其子弟之賢者多隱德不求聞達而足以文行知名朝廷者二人焉審律其一也審律名儀去年以遺逸被召相君說之除大成府審驗音律已而非其好也浩然有歸志蓋有公之遺風也公之詩文足以自表於世無待於余言至其所以遺子孫者世或未之知也故詳著之使夫樂道人之善與聞焉公姓吳諱輔字鼎臣

復古編後序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之文天實

兆之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秦人以吏爲師嚴是古之禁盡滅先王之籍漢興去秦未遠也科斗書世已無能知者况泯泯數千載之後乎楊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世傳小篆蓋李斯趙高之徒以反古逆亂之心爲之其淵源可知矣三家之學與古文奇字繆蟲之書竝行於時雖去古浸遠而六書僅存焉先王之時書必同文故建官以達之所以一道德之歸立民信也漢初猶有六十課試之科有司舉劾之令以同天下之習時變事異法亦隨廢故是非無正而人用其私古書幾亡矣可勝惜哉吳興張有謙中用意茲



學著復古編三十年餘矣而其書始成形聲近似而用或不同蓋眇忽之間耳其辯析釐正皆有稽據後之有志於古者必有取於斯也政和之初余居毗陵謙中以其書示余求文以爲序余嘉其用力之勤而有補於字書也故爲之說以附于其後謙中善篆用筆有古意當與李陽冰徐常侍竝驅爭先云

### 書序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書者記言之史也上自唐虞下迄于周更千有餘年聖賢之君繼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載于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

有九篇余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堯之咨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夫三聖相授蓋一道也貴爲天子而以天下與人窮而匹夫而受人之天下其相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而所言止此仲虺之誥稱湯曰建中于民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所以爲帝而王之所以爲王率此道也余故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而不爲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之而不爲貪以至爲臣而放



其君非篡也爲弟而誅其兄非逆也書之所載大倫大要不越是數者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爲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矣是故堯典之書爲讓舜而作而其名謂之典言夫常也蓋苟當其可雖以天下與人猶爲常而已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流而爲子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絕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爲忠小不忍而爲仁皆失是也又惡足與論聖人之中道哉國家開設學校建師儒之官蓋將講明先王之道以善天下非徒爲浮文以誇耀之也以余之昏懦不肖豈敢自謂

足以克其任哉姑誦所聞以行其職耳然聖言之奧蓋有言不能論而意不能致者也諸君其慎思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

### 論語序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千有餘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諸聖人而已矣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群弟子所以學於孔



子者也。聖學之傳，其不在茲乎？然而其言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爲童子之習，而莫之究入。德之途背而去之，如在荒墟之中，曾無遽廬而託宿焉。况能宅天下之廣，居乎善夫伯樂之論馬也。以爲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馬絕塵弭轍者無遺矣。余於是得爲學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其可得乎？余於是書已於牝牡，有不知者多矣。學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余言其庶矣乎。

### 孟子序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楊墨異同之辨起，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是宜。其以爲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



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楊墨之道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非少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指諸用合者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言以觀其行則聖人之庭戶可漸而進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也

### 中庸義序

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常理中庸之書蓋聖學之淵源入德之大方也孔子沒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則其去聖浸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



是也孟子之言其源蓋出於此則道學之傳有是書而已世儒知尊孟氏而於中庸之書未有能盡心者則其源流可知矣予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沒繼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涪陵其立言垂訓爲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復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余得請祠館退居餘杭杜門却掃因得溫尋讀伊川先生遺訓於此追述先生之遺訓者爲此書以其所聞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奧亦妄意其庶幾焉學者因吾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墻庶乎可窺而入也

### 校正伊川易傳後序

伊川先生著易傳方草具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而繹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本政和之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於京師而示予錯亂重複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毗陵乃始校定去其重複逾年而始完先生道學足爲世師而於易尤盡心焉其微辭妙旨蓋有書不能傳者恨得其書晚不及親受旨訓其謬誤有疑而未達者然存之以俟知者不敢輒加損也然學者讀其書得



其意忘言可也

孫先生春秋傳後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矣春秋所爲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沒更秦燔書微言中絕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父子有異同之論沉餘人乎然自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謂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

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饜餘盡發聖人之蘊著爲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旨多先儒之所未言者啓其關鍵使學者得以稽其門扣其戶以窺堂奧豈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聞所未聞多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屬余爲序以余之淺陋使得掛名經端自托不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于茲有年矣而不敢措筆於其間某竊謂先生以宗工鉅儒世所師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况其成書耶晚學後進妄以蕪詞朽鏝之非惟不足以



爲重乃退之所謂言之適有累於高明也故絕意不敢爲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爲之書其後庶乎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誚焉可也

冰華先生文集序

冰華先生錢公諱世雄字濟明常州晉陵人也公年十六七時其詩已爲名流所稱比壯游東坡蘇公之門與之方軌並馳者皆一時豪英而東坡獨稱其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則其推與之意至矣然公以是取重於世亦以是得罪於要權廢之終身卒以窮死公初在平江雖爲郡貳而政實在公出老奸巨滑屏氣

惕息摧伏不敢逞而善良有所怙已而爲有力者所困不得盡其所欲爲者士論至今惜之而邦人之思愈久而不能忘也公雖退休益自刻厲日以詩書自娛無窮愁懟憾之氣遇事感發一見於詩故其文於詩爲多公旣沒其子詡集其遺文屬余爲序余竊謂東坡文妙天下爲時儒宗士有得其一言者皆足以名世况知之之深乎則公之文固世所願見不待余言而傳也然公之平生交游執友凋喪略盡晚學後進無能知公者故余不辭而爲之因以著其出處之大略云



王卿送行詩序

皇祐二年光祿卿贈太尉王公謝事南歸在庭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帳都門外車數百輛自祁公而下六十有六人各賦詩以紀其行是行也蟬蛻囂塵之中而高蹈物表與世之酣豢利祿而不知止者相去遠矣昔二疏辭位而去都門供帳之盛則有之至若公卿大夫播之聲詩垂耀無窮蓋未之有也則公之歸榮於二疏有光矣然余竊怪慶曆皇祐間君臣一心收攬豪英如建厦然大而爲棟梁細而爲榑欂居楔無不盡其材者究觀六十有六人登金門上玉堂進

居宰輔者殆不可勝數公以清名重德爲時望所屬而位止列卿高才遠識獨不究其用士論所以重惜之也昔公之子通奉公嘗編集諸公送行詩爲上下二卷欲鏤板以傳未及而沒今其孫大夫始克成先志不遠數千里以書屬余爲序夫成德之後苟非子孫世有人焉而能顯揚無窮之聞者未之有也余以晚學後進雖不登公之門與聞警效之餘音然得諸公之詩玩味之亦足想見其風度矣昔韓退之以文名擅天下猶以詞列三王之次爲榮耀余何人哉乃獲載名諸公之間故承命不辭勉爲之書



鄒公侍郎奏議集序

道鄉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爲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睥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資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勵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暱之私爲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爲公議不允忤上旨姦諛之徒惡其害已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

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僞爲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取他人之子而殺其母之類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真若有罪者其爲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爲公辨明者公旣歿迨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略盡而正論行焉真僞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炳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余爲序余於公非一年燕游之好也知公爲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爲善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病革未及弛擔即馳往省之見其藹然僅存餘息然



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爲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爲  
已任至垂絕而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於  
戲世道相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

東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十八

經筵講義

尚書

吉人爲善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所謂吉人者以其德惟一也所謂凶人者以其德二三也蓋誠則一不誠則矯誣妄作故二三此吉凶所由分也舜雞鳴而起禹思日孜孜寸陰是惜爲善惟日不足也丹朱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頷頷爲不善惟日不足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孔子於禹無間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君所當法者舜禹而已夫世之亂亡之君非盡無欲善之心而天下卒至於不治者以其見善不明而所謂善者未必善故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於致知致知所以明善也欲致其知非學不能故傳說之告其君曰念終始典于學以此

### 播棄黎老

黎老宜親而播棄之罪人宜遠而昵比之冒色而至於淫沉湎而至於溺敢行暴虐而至於肆則益甚矣罔有恻心故也夫下之化上猶影之隨形也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故臣下化而爲朋淫湎肆虐故臣下化

而相滅上下相比爲惡則無辜陷刑者無所赴愬籲天而已夫淫湎肆虐行之於身則流毒未遠至於臣下化之則害之加乎人者廣矣此穢德所以彰聞也

### 惟天惠民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重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而人居一焉人者物之靈而已天地子萬物其生養之具皆天之所以惠民也元后繼天而爲之子其聰明足以又民民之父母也其子民也授之常產使寒而衣饑而食蓋天而惠民者也夏王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則自絕于



天矣天所以佑命成湯降黜夏命也然湯放桀封其後於杞非勦絕之降黜而已

惟受罪浮于桀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非特敷虐于萬方百姓而已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其慢神虐民非特矯誣上天布命于下而已此紂之罪所以浮於桀也天之降黜夏命如是則厥監不遠在彼夏王而已夫人君昵比小人則讒諛日進而法家拂士衆所共嫉也分而爲朋則其禍必至於相滅願治之君可不戒之哉

論語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剛毅木訥不爲儀容辭令以外驚故近仁巧言非訥也令色非木也故鮮仁記曰服其服則文之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之以君子之辭容辭以文之則非木訥也文之而實其德則雖或巧令未爲過矣故記曰辭欲巧詩仲山甫則以令儀令色稱之則巧令非盡無仁也鮮而已矣然二者之不仁巧言爲甚故巧言之詩爲傷於讒而作也蓋讒人之言常巧矣故能變亂是非之實中傷善類以蔽惑人主之聽不可不



察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仁之於人無彼己之異謀之在人猶在我也謀而不忠違仁遠矣朋友之交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同謂之達道蓋人之大倫也交而不信違道遠矣傳而不習非尊其所聞也口耳之學難與進德矣君子進德以忠信爲主故曾子之省其身以此夫民生之初無相生養之道寒而求衣饑而求食不能自爲之謀謀之其在人君乎先王爲之正經界而授之田制皇廬

而與之居植桑麻於墻下蓄雞彘於其間使之衣帛食肉養生送死而無憾凡此皆爲人謀也若夫征求無藝擅天下之利而有之以爲己私分視民之流亡凍餒而莫之恤非爲人謀而忠者也伐木之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此交朋友之道也苟無尊樂德義之誠心使賢者不獲自進雖有輔仁之友無益矣人君能以是省其身而患德之不修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故道千乘之國以欽事而信爲先蓋不欽則下慢不信則下無適從而事卒不立矣崇寧大臣輕變 祖宗故事而不能朞月守如鈔引之法是也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寬恤之詔季一舉之徒掛之墻壁而民不聽以其易爲而無信故也此前日之覆轍可不監之哉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用不節則必至於傷財傷財必至於害人故思愛人必先於節用節用而不以制度則儉而或至於廢非所以爲節也夫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用之

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歛之九賦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太宰又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公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咸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而爲出此之謂制度有不如式則太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蓋有司當稟令而已不可得而會也崇寧以來汙吏持不會之說以濟其姦私竊橫歛而莫之禁故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尚何愛人之有古之於民春析夏因秋夷冬



隩各以其時其使之也家無過一人歲無過三日則數口之家常有餘力矣既蜡則休老勞農君子不興功此愛人之道也用之或違其時使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澤矣故言節用愛人而繼之以此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已過則勿憚改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重而有威矣不重則易爲物遷故學則不固主忠信求諸已也尚友取諸人也取諸人以爲善而友非其人則淪胥

而敗矣故無友不如已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所謂如已者也聞善則相告見不善則相戒故能相觀而善也過憚改亦不足以成德矣夫古之聖人前旒蔽明非禮勿視黈纁塞聽非禮勿聽在車則有和鸞之音行步則有佩玉之聲出入起居容節必比於禮樂人君所以自重其身也故能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如是而物能遷之無有也中庸曰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純亦不已老子曰公乃王王乃天蓋王之與天無二道也一於誠而已誠者忠信之成名也言而天下則之動而天下道之由是道也可不主忠



信乎一失之則天下相率而爲僞矣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周衰諸侯背叛至於王師傷敗失信故也然則主忠信有天下者其可忽之哉舜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蓋與之爲一體也則其友賢無不如己者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有違而臣得以弼之則過而不憚改矣故能亮天功而成帝業此人君所宜法也末世之君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則所友不如己者耳故法家拂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所以不聞其過而天下日入於亂也可不戒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曾子者孔子弟子曾參也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慎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則孝子所以自盡其心者至矣今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則其生厚矣有妻子則慕妻子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而不能終身慕



父母者因物有遷也至於追遠猶且慎之而不忘則  
終身慕可知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歸  
者反其生之謂也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  
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蓋舜自三十登庸至於五十  
則備此三者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爲足以解憂  
故五十而慕孟子獨於舜見之矣舜之爲法於天下  
可傳於後世者無盛於此也人君所宜取法者舍舜  
何以哉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  
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

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  
之與

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子貢弟子端木賜字子貢  
也溫煦也暴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也良者善也生而  
有之不假於外也與良知良能之良同惟君子爲能  
有之恭則不侮儉則不奪遜則不爭五者之德夫豈  
聲音笑貌可爲哉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晬然可見  
而人樂與之也以是而求求在我也所以異乎人之  
求之與夫溫良恭儉遜蓋常德也非有甚高難行之  
事仲尼不爲已甚者如是而已世之人厭常不爲而



不知常德之爲貴故賢知者過之而道終不明不行矣爲天下國家者欲與之共政舍常德宜無足與也故書曰彰厥有常吉哉此之謂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則是心不可須臾離也食而飽居而安亦人情之所同欲者君子豈獨異於人乎哉蓋有求焉則違是遠矣故不爲也夫敏事則有功慎言則無口過又能就有道而正焉則其自視常若不及矣斯其所以爲好學也與夫食無求飽居無求

安非志於道者不能也古之聖人以天下爲心其於居食之際非徒若是而已食而飽必思天下之有未飽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未安者當禹之時烝民未粒故菲飲食雖欲求飽有未暇也民未得平土而居故卑宮室過門不入雖欲求安有不可得也聖人之以天下爲心者蓋如此後之爲天下者可不監之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子曰賜也始



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貧而無諂則貧不至於濫富而無驕則富不至於淫與夫貧而諂富而驕蓋有間矣然孔子可之而未善也故又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夫貧而樂非有道學者不能也富而好禮非自脩者不能也故子貢以切嗟琢磨言之治骨曰切治角曰磋切磋者資利器而爲之者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仁賢所謂利器也故道學如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琢磨用石以爲錯則以石治石也故自修者如之夫善教人者使

人繼其志孔子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而子貢於切磋琢磨之義自得於言意之表可謂能繼其志也其知來矣其聞一以知二於斯見之也夫人君擅天下之富而有之凡海舍地負之珍畢陳於前流辟之音靡曼之色日接乎耳目苟無禮以節之則徇物而忘返雖竭天下之奉不足以厭其欲矣傷財害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富而好禮其可忽諸惟古之聖人爲能反求之於身則無倫之富萬物備焉無待於外也而禮在其中矣尚何好之足云乎人君惟能以徇物爲戒以古聖人爲法動容周旋無非禮者則上下



辨而民志定而憂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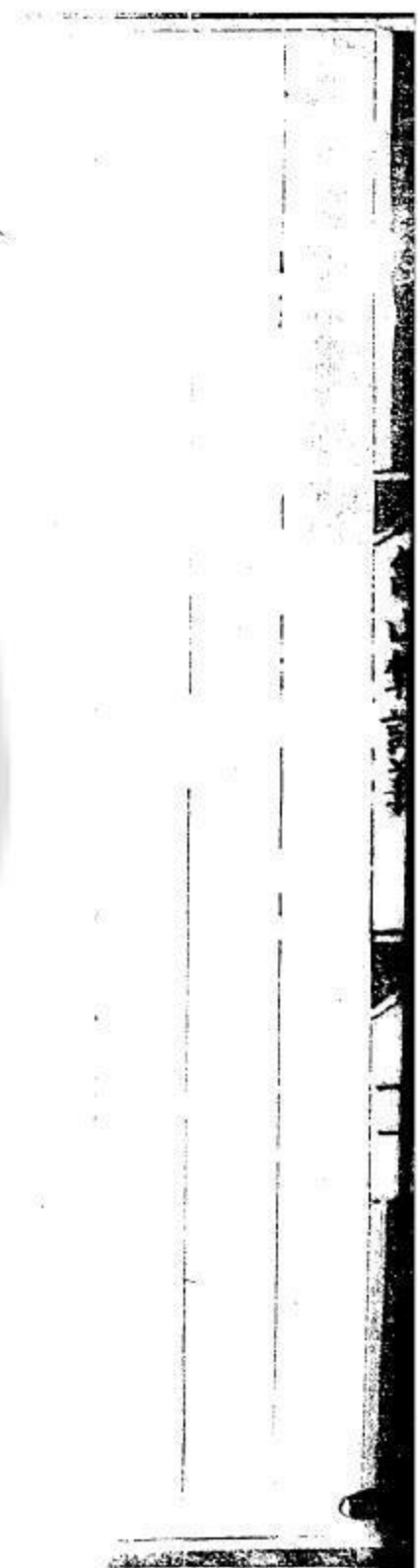
君子求爲可知而已人雖不知而吾之可知者固自若也無加損焉何患之有不知人則仁賢不肖混淆而不知所以親遠之則爲患也孰甚焉然不知人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患一也而天子爲尤甚蓋君子小人之用舍治亂之所由分也故臯陶爲帝陳謨曰在知人在安民則安民之道以知人爲先故也四凶之不誅十六相之不舉雖欲安民其可得乎然心有偏係則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則便嬖寵暱之私得以自

近而正士遠矣夫公則明私則蔽公天下之善惡而無容心焉則君子小人之情得矣亦何患之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經解

春秋義

始隱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黍離降而爲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而無政春秋所爲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詩亡適在平王之終而隱公之初春秋所以始隱

不書即位

天子崩嗣子爲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即位之



禮也康王之誥是已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小大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耳以天子之事考之則諸侯繼世爲君者其亦若此歟故春秋於諸公所以書即位也然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穀梁曰繼弒君不書即位正也繼弒君而行即位是與聞乎弒也此說是已蓋寢苦枕干終身不仕而恥讐之不復者人子之志也况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嗣子遽可以行即位乎此不書即位所以爲正也然隱非繼弒君而亦不書何也以三傳考之皆謂有讓桓之志則不書即位者蓋所以成公志也古者君薨而世子未立

則百官總已以聽冢宰隱之不敢爲公也蓋亦有冢宰之事乎奚必踐南面而稱公也不知出此而徒謂有讓桓之志則其貽禍也不亦宜乎夫禮諸侯一娶而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而已未聞有再娶之禮也用是言之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隱何爲而不敢爲公也然則蒍氏之禍隱實爲之也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秋著之其有旨哉

鄭伯克段于鄆

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比其得衆也雖欲制之反畏人之多言則克段非國人之志也



故不稱國討而書鄭伯以譏之夫為人君不能明義以善俗使不義者得衆則鄭伯之過大矣孔子曰我戰則克克者勝敵之辭也書克以見段之盛彊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所以叅譏之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惠公仲子之喪不見於春秋於此始贈不及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及者內爲主也宋人外之微者也屈千乘之尊而與微者盟故不書公蓋諱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來不稱使非王命也私來也書之者惡其外交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之道徑情而直行非可以禮信結也與之會盟失之矣蓋中國微然后戎狄始與諸侯抗與之會盟非得已也至是而王綱可知已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以兵入也公羊謂得而不居是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譏不親迎也以文王親迎于渭諸侯不親迎非禮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之盈虧有數存焉此巧歷者所知也何與於人事而先王爲之恐懼脩省者謹天戒而已蓋於其常也賓餞出納欽致其至所以若天道秩民事尤重於此則其有變也可不爲之警戒乎故春秋日食必書之所以重其變也然或言朔或言日或不言朔日或朔日竝書之史失之詳略異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王崩國之大事故事書之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新王即位不書魯不朝也蓋以書考之則王既尸天子二

伯各帥諸侯入應門左右禮也魯之不朝則諸侯之不臣可知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外卒皆名而此言尹氏者譏世爵也古者爲臣不敢貳其君故非銜君命則束修之問不出境所以致臣節也生無相問則其死也何訃告之有乎不書可也後世國亂君昏而爲大夫者交政於中國故生或同盟死或相訃非禮也故春秋於其訃告而書之所以正臣子之外交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者未命也父死子將襲爵故稱武氏子以譏之不稱使王有喪未出命故也夫邦有大事而魯不賻雖問罪可也德不足以致之反求焉則天子微魯之跋扈不臣可知矣求者穀梁謂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是也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奔謂之孫內諱也文姜之於齊父母之國也雖父母亡無歸寧之義猶不當以奔志之也蓋文姜通於齊侯而殺其夫則於義有可絕而兄弟之倫喪矣故不書姜氏而以奔志之明其義當與齊絕也姜氏齊姓也獨此不書姜氏者於其始奔正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

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禮也單伯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魯君弒於齊而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則天子固失義矣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冕弁則魯之臣子亦不當受也故書曰單伯逆王姬以罪魯之臣子不辭而往逆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之館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嫌於群公子之舍則已卑爲之改築禮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則築于



外非禮也魯之主王姬違義悖禮其惡大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桓公在所誅絕而反追錫之則王綱之紊甚矣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舉國而去之之辭也紀季以鄆入于齊事之  
以上地也猶不免焉故舉國以違其難此智者之事  
畏天者所爲也春秋善之書曰大去與夫書奔者異  
矣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故國君死社稷義  
之不得避也然則紀侯之去國無亦傷世守之義乎  
曰昔者太王避狄而去邠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孟

子所以教滕文公者亦如是而已此古人皆然何獨  
至於紀侯而疑之乎

詩義

將仲子

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  
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  
文王是也文王之所爲不違民而已夫共叔段繕甲  
治兵國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  
以不義得衆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蚤也君明義以  
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者莫之與也雖有僭竊



者莫之助也尚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叔爲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也夫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固嘗行之矣叔段得衆而民悅則勿取不亦可乎曰彼其得衆以不義也則民化而爲不義不義則後其君矣勿取則危亡之本也

叔于田

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爲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

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爲衆所說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禮者豈誠有禮哉所謂武者亦若此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禮者節文斯二者而已莊公之於叔段以仁言之則兄也以義言之則君也彼誠仁且有禮矣則孰肯遺而後之哉以是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



狡童

不與我言兮是弗與治天職也不與我食兮是弗與食天祿也爲人臣任君之事然後食君之祿者義也故弗與治天職則其憂至於不能餐弗與食天祿則不與賢人圖事之憂又至於不能息也

孟子解

梁惠王問利國

君子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使其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賢者亦樂此乎

人君當樂民之樂臺池鳥獸豈足樂哉

移民移粟

移民轉粟荒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宜孟子之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自不違農時而下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爲政也故爲王道之始自五畝之宅而下至黎民不饑不寒此制民之產先王之政也如是而後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之有也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是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爲政行先王之政而無仁心仁



聞是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斯之謂也  
仁者無敵

一視而同仁夫誰與爲敵

無道桓文之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樂此乎而孟子對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君子務引其君於當道則桓文之事不足爲也已蓋大匠不爲拙工改其繩墨故曰無以則王乎  
是心足以王矣

爲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其王也孰禦焉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又以制民之產告之使民不饑不寒而後曰不王者未之有也

今樂猶古樂

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則今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蓋樂者天地之和也而樂以和爲主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舉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



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憂以天下樂以天下

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出乎爾者必反之理之固然也

徵招角招

角爲民徵爲事巡所守述所職省耕斂皆民事也故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是也

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世儒或以孟子教齊宣王行王政爲臣不忠與孔子尊王之意異蓋未嘗論世故也春秋之時名位未亡

天下猶以爲君也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至孟子時諸侯皆稱王則天下不復有周也分爲東西君則位號亦亡矣雖欲尊之尚可得乎聖賢之趨時合變各有所當也世儒不論其世而謬爲之說失其旨矣

好色好貨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知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無勇矣而齊王以是爲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無足爲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于人君之邪



心不可爲也然而孟子不以爲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遏之其患必至於決溢因其勢而利道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閉其邪心引之於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亦斯之謂也

聞誅一夫

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爲君矣是誅一夫也何弑君之有世儒有謂湯武非聖人也有南史之筆則鳴條牧野之事當書曰篡弑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妄論之矣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此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其言如此亦運而已矣

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又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國君死社稷故告之以效死勿去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太王去邠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亦在彊爲善而已故太王去邠民從之如歸



市不知爲善而去國則民將適彼樂土矣尚誰從之哉然滕文公未必能如太王也使其去國而遂亡則不若效死勿去之爲愈也故又請擇於斯二者

不遇魯侯天也

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爲之非人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

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孔子謂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稱管仲曰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則管仲之功非子路所能也而曾西謂子路執賢則曰吾先子之所畏

也問管仲則艷然不說曰爾何曾比予於是何也曰昔者玉良與騖奚乘爲之範驅馳終日而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若子路者爲之範也雖不獲一而不爲歎管仲詭遇也雖得禽若丘陵射者弗爲也仲尼之門羞稱管晏亦猶是耳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齊王不忍牛之穀棘而易之以羊非愛其財而易之也而百姓謂王爲愛無以自解所謂不得於言也不求其心則齊王誠爲愛其財而易之矣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者心之所之也而志爲氣之帥



則氣從之矣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志氣之帥則氣從志而已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氣之從志則持其志可也又曰無暴其氣者蓋躐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一亦能動志故也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

通天下一氣耳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一氣耳故至大集義所生故至剛氣之剛大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蓋氣之本體

也氣無形聲之可名故難言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著名之也

勿忘勿助長

必有事焉勿忘也勿正勿助長也助長老子所謂益生也益生不祥忘與助長所趨雖異而其爲害則同矣循其固然而順養之無加損焉則無二者之害矣

伯夷柳下惠

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莫不興起故可爲百世師至其流風之弊隘與不恭則君子不由也

孟子將朝王



齊王欲見孟子孟子辭以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夫孟子將朝王則見王固所欲也爲其召之故不往明日出弔蓋取瑟而歌之意欲其知之也雖公孫丑猶不諭其旨况餘人乎此景丑氏所以問也夫天下有大戒二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則士於其時無適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禮也周衰諸侯各擅其土地士不遇於齊則之楚之魏無不可者非一國所能專制也故士於斯時有不爲臣之義時君苟無尊德樂道之誠心不足與有爲則雖欲亟見之且不可得况得而召之乎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方里爲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爲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

舜之臣子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謂五人者孟子所稱者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逼人則禹雖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論五人者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下既平則命益若鳥獸草木乃在臯陶之後蓋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其先後之常敘宜如此也亦時焉而已矣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道一而已矣人心之所同然無二致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衆人特夢而未始覺耳而伊尹以斯道覺斯民非外襲而取之以與民也特覺之而已矣

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

伯夷柳下惠道不行於天下而流風足以澤後世而已故百世而下有聞風而起者伊尹德被生民功施後世夫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門人謂賢於堯舜則其流風不足道也

遲遲吾行也

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何遲遲之有曰孔子之欲去魯



也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惟義所在

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曰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明孔子之意不失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發而未離夫本也故言大人以此而已語化之則未也

薛居州善士也

政不足與間也人不足與適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則雖一人可與王爲善矣薛居州善士而已不足以與此故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

是皆已甚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皆已甚也孔子不爲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不見然陽貨矚孔子之亡而饋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不往拜之夫是之謂稱揚子謂詘身以伸道非也

若合符節

舜之事瞽瞍與文王之事紂其揆一也易地則皆然



故曰若合符節

君之視臣如犬馬

臣之視君如國人若鄭以忽爲狂狡之童是也視君如寇讎若子胥之於楚平是也世之爲臣蓋有如此者孟子爲齊宣王言之使知爲君而遇其臣不可不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臣之際無是理也

天下之言性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告子曰生之謂性是也列子曰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生之謂性氣質之性也君子不謂之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如禹

之治水因其勢而利道之行其所無事是也不知行其所無事而用私智之鑿是以故滅命也所謂命者列子謂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也苟求其以利爲本則雖天之高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孔子作春秋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爲作也然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而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蓋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名位而已慶賞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一字



爲褒貶以代刑賞前此未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是亦述之而已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堯舜之道豈遠乎哉孝弟而已矣弟不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人病不求耳伊尹樂堯舜之道卽耕于有莘之野是已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孔子之相師亦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知之則無適而非道也

盡心

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後能養性知天然後能事天此其序也世儒謂知我則敵事我則卑失其旨矣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饑猶已饑之至於股無肱脛無毛不當其可與墨子摩頂放踵無以異也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未嘗仕也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之爲我亦無以異也子莫執中執爲我兼愛之中也執中而無權猶執一也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室中有鬪而不知救是亦



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權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不能易地則皆然是亦楊墨而已矣

### 柳下惠

不惡汙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而不以三公易其介則雖和而不流此所以爲柳下惠也

### 同道不同道

禹稷顏回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故曰同道三聖人其行不同不可以易地故曰不同道雖不同其趨則同歸於仁而已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同謂之仁

其揆一也

### 五十而慕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身慕因物有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舜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俱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爲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而言五十而慕者蓋以此也

### 五霸假之

堯舜性之由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非已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昭王南征不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爲說耳

形色天性

形色即天性也則踐形斯盡性矣故惟聖人爲能與  
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爲天下固一作然之  
理而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無恒一作懼焉異端  
之學自以爲精微之論其徒累千百言不能竟其義  
故學者莫知適從而去道益遠矣此儒佛之辨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

答問

答胡德輝問

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  
仁則吾不知也克謂其克人也若顏子克已然後可  
以不克人伐謂伐其功也伐其善也雖大禹猶有待  
乎告戒所謂汝惟不伐是已怨必如伯夷求仁而得  
仁然後可以無怨欲必如公綽然後可以謂之不欲  
夫顏子亞聖者也禹入聖域者也伯夷聖之清者也  
而公綽不欲又爲成人之質今於四者不行宜可以



爲仁矣今止謂之可以爲難不已輕乎求其說而不得

答克伐怨欲在常情易發難制有而不行焉可以爲難矣若夫仁則又何克伐怨欲之有

問思無邪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發詩三百篇大抵思之所發也思而無邪詩何不然哉或曰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思無邪者惟有思而無所思乎佛語以迷真起妄最初一念爲念之正此理合矣然是說也果聖人當時告門人之意乎

答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夫思可以作聖而君子於貌言視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邪可乎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自至神而下蓋未能無思也惟無思爲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無思土木也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固未能不思而得然而皆止於禮義以其所思無邪而已

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或謂性也天也道也三者同出而異名知性之未始有物也雖天亦然知天之未始有物也雖性亦然或曰不然性明



其理天道明其事明理之際或疑其無明事之際或疑其有必也理事俱融此其說之難聞也故經言天道皆以禍福善惡焉異乎言性也二說孰是

答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命道三者一體而異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特所從言之異耳所謂天道者率性是也豈遠乎哉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非有二也聞者自異耳子貢至是始與知焉則將進乎此矣

問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不違仁必不待見之言行也然非行何自而知之仲尼知顏子亦有說矣

答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其不違可知矣

問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其詐將有不勝其詐億其不信將有不勝其不信先覺之人所病在是不逆詐不億不信此其所賢也不然先覺適為智料隱匿者爾非其賢也或曰不然孔子謂先覺君子亦以是為賢非獨我也

答君子一於誠而已惟至誠為可以前知故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抑亦以是為賢乎若夫不逆



不億而卒爲小人所欺焉斯亦不足觀也矣

問曰也其庶乎屢空說者謂若莊周所謂忘仁義忘禮樂與夫坐忘之謂也然下文言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則所謂空者非忘仁義之類也然空必謂之屢者何如

答其心三月不違仁則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貢貨殖未能無物也孔門所謂貨殖者豈若世之營營者耶特於物未能忘焉耳

問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子路平居受教孔子者也孔

子見南子雖如子路者且有不諭他人何自而諭哉蓋聖人用權處平居不以語學者此子路所以疑而不說也南子不可見審矣今見所不見不害爲孔子者何說

答南子衛靈公之妾以妾爲妻五霸之所不容况孔子而可以見之乎子路所以不說也然當是時窮爲旅人不得而正之者天實厭之也孔子而得位固將正之也然衛之人皆以爲小君而謂過吾國者必見吾寡小君則孔子安得而不見否之時包承小人吉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也



問原壤夷俟以原壤爲賢耶聖人固以不遜弟罪之矣以原壤爲不賢耶然於聖人敢以夷俟聖人不絕之又從而以杖叩其脛則壤果何人者耶或曰聖人如此故者無失其爲故也然則仲尼故亦多矣何獨於壤見之

答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其置之禮法之外久矣若原壤蓋莊生所謂游方之外者也故敢以夷俟孔子而孔子切責之畏其亂俗也然謂之爲賊而叩其脛不已甚乎而彼皆受之而不辭非自索於形骸之內而不以毀譽經其心孰能如是蓋惟原壤而後待之可以如此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終身行仁者也當時學士大夫有不知柰何顏子一日爲仁而使天下歸仁焉或曰不然天下歸仁猶皇極之道天下所共由也顏子克己太過其末將有墨氏之弊人之樂於爲仁者鮮矣此仲尼所以救之一日能然者由一日而積也後之知是說者惟孟子其然乎

答呂與叔嘗作克己復禮頌曾見之否其略曰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孰曰天下不歸吾仁斯言得之若未

見俟尋本錄去

與叔諱大臨明道先生之高弟亦嘗師伊川者



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一書未嘗及老氏蓋設教不倫也或說此所謂老彭乃老氏與彭籛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

答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

問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聞樂而至於忘味有之矣至於三月不知豈近人情乎或說聞韶書不知肉味耳蓋三月者音字之誤也

答謂音字誤爲三月伊川之說如此

問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

不可棄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答甚類或說問仁乃問行爾亦字之誤答學者求仁而已行則由是而之焉者也其語相似無足疑者世儒之論仁不過乎博愛自愛之類孔子之言則異乎此其告諸門人可謂詳矣然而猶曰罕言者蓋其所言皆求仁之方而已仁之體未嘗言故也要當遍觀而熟味之而後隱之於心而安則庶乎有得非言論所及也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莊子言南郭



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然似喪其偶曾子明夫子之道亦在乎一唯之間蓋與仰天而噓不異也若爾下文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理似不然或謂忠恕亦自有理

答曾子未曾問而夫子以是告之蓋當其可也故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門人也未足以語此故告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固不足以盡道然其違道不遠矣由是求之則於一以貫之其庶矣乎

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說者謂有高明之至德有中庸之至德君子以高明者人所難勉中庸者人所易行故以人所難勉者立已而以人所易行者同民將使人人能之其言民鮮久矣蓋上失其道非一日也而考之中庸則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又曰回之爲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夫君子得是而時中聖人依是而遯世進爲撫世莫如舜退隱就閒莫如顏然且有所執有所擇如是果人之所可到然



聖人以民鮮久矣言之則中庸者亦人之所易行矣  
願究言之使學者有所適從

答道止於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惟  
中爲至夫中也者道之至極故中又謂之極至極亦  
謂之極蓋中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賢  
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  
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爲二致非知中庸也以  
謂聖人以高明處已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已常過之  
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夫道若大路  
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爲孝

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皆夫  
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離此而爲聖賢也百  
姓特日用而不知耳

問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  
與或謂仲由服仲尼恥惡衣之戒故至於是方其言  
志曰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豈能無狐貉之  
念哉聖人許之何說

答士志於道於緼袍狐貉何容心哉隨所有而安之  
耳衣緼袍不以惡衣爲恥與朋友共敝之不以小已  
自私初不相妨也



問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之而不惰與子路聞斯行諸不異然未得爲顏子之徒何也

答語之而不惰於吾言無所不說是也與聞斯行之異矣子曰吾與回言終日則所言非一二也今論語所記無幾則孔子與回言蓋有衆人不得而聞者聖人之教人各當其可也故子路雖聞斯行之而孔子猶告之以有父兄在則未得爲顏子徒宜矣

問母友不如己者商也自進以其好與勝己者處也然我之不賢人將拒我如之何而可相友也

答所謂如己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己也

問道不同不相爲謀道一而已不同者何說

答天下殊塗而同歸故道有不同者途雖殊其歸則同道不同其趨則一也若伯夷伊尹之去就則難相爲謀矣

問君子貞而不諒君子不諒可乎

答惟貞故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

問君子矜而不爭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君子可矜乎

答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古人用字各有所當難以一說該也



問君子泰而不驕孟子傳食於諸侯人或以為泰君子可奉乎

答非侈泰之泰若心廣體胖是也

問放鄭聲遠佞人言鄭聲而不及於慝禮言佞人而不及於讒說何也

答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無非禮者則慝禮自放矣佞人禦人以口給則讒說在其中矣

問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不欲者成人之質也人而有欲雖知如武仲勇如卞

莊藝如冉求蓋不足為成人而仲尼之言不欲必先之以知何也

答雖有其質不先於致知則無自而入德矣

問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或謂由己者猶在我而已顏子於仁何待如是告戒或人之說恐不然

答一視而同仁則天下歸仁矣非由己而何

問祝鮀治宗廟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聖人命之聞其直矣祝鮀之佞顧足以治宗廟者何說

答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雖聖人亦有不知者故子入太廟每事問蓋儀章器數祝史之事有司之職也然



禮藏於器治之不得其人亦不足以成禮矣祝鮀所治蓋有司之職非典禮之官也書所謂直哉惟清者若太宗伯然後可以責此

問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書言天之曆數而繼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然後至於允執厥中仲尼所敘其略如是將所謂中者已在乎人心道心之間特在夫精一以執之耶將當時之人不足語是故略之耶未論其旨

答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推道心之微而驗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也堯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中而已孔子之言非略也

問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對曰可嘗觀孟子對滕文公問爲國孟子對曰民事不可緩也又曰無常產者無常心苟無常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及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對曰可及其敗也則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民且不可罔而問伐國如斯何也答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因孟子之言而遂伐之誅其君而吊其民何不可之有而其虐至於



係累其子弟而後燕人叛之以是而歸罪孟子之言非也

問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說者以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亦若固有之也孟子尊王而卑霸矧仁之爲道惟聖人然後能踐之而謂霸者爲固有果其然乎意以爲外雖久假勉而行之非其本心然誰知其中本無有也願詳教之

答曰管仲伐楚以包茅不入爲辭所謂假之也初非有勤王之誠心率能一正天下假而不歸者也惡知其非有故孔子以仁與之蓋其功可錄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史論

藺相如

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爲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押闔之微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憤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爲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睚眦不



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廼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

趙璧終不可得則欲徼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爲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爲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矣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爲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憚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歟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



之際尚足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爲之論著云

### 項羽

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爲我擒常以爲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齷齪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饑者之嗜食不必芻豢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竝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制天下所過燒夷殘

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爲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弒義帝之名爲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 張良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其奇謀祕計轉敗爲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爲三傑天下旣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見忌疑釁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蒞醢蕭



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是三人者唯子房功成智隱不邇權勢視去權利如脫敝屣雖寄身朝市而儵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 蕭何

高皇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何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爲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旣平天下於功臣尤多忌刻何爲宰輔至出私

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身至於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爲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蹈者亦屢矣蓋高皇帝嫚而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能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 曹參

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驅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爲首宜其勇悍彊鷙果於擊



斷天下已定參爲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旣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爲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效如之觀參所爲其始以戰鬪爲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爲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問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有隙何且死推所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忘一己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爲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爲一代宗臣蓋

有以也

### 陳平

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內叛夷狄外陵平爲護軍常從征伐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疎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爲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其不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 周勃



將視軍如臂指然唯所用耳以義驅之雖赴水火可也絳侯之入北軍也乃令之曰爲劉氏者左袒爲呂氏者右袒使呂氏能得士心軍皆右袒則斯言豈不召亂乎蓋不學無術居其位而不知其任皆此類也至以其列侯就國也嘗自畏恐誅每河東郡守尉行縣至絳必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是果欲何爲耶使天子欲誅之也則被甲持兵將拒之耶其後人有上書言勃欲反者乃其自召也以文帝之寬仁故卒能全宥使在高帝呂后之時而所爲若是猶欲以功名自全難矣

張耳 陳餘

遷固謂耳餘爲勢利之交非也張耳鉅鹿之圍責餘以俱死厲釋沒於秦軍耳天不信以爲殺之二人所以相失也是豈有勢利足爭耶予謂耳餘之交蓋失於相結之深而相知淺也使其相知如管鮑寧有是耶

韓信

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關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彊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各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脩武也又輔以張耳二



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闊疎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即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歟

彭越

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較材程力之過也余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蓋西漢之初高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屠販亡命輕猾之徒則里巷鄙訛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

臣等威也論其材力亦豈足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夫者已王小者已侯皆連城數郡一搖足則秦項之爭復起矣漢方牧民於百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王之上凜乎其猶蹈春冰而常恐其潰也故疑隙一開則菹醢隨之矣嗚呼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雖朝委裘植遺腹而不亂者亦有明義以正其分耳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彊弱勝負爲君臣則天下之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夷而不悟悲夫

季布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髡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爲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揚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趙堯 周昌

余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爲之廢卷太息也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

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彊有弗利於已去之猶發蒙耳一貴彊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爲高皇計者蓋亦反諸已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時豈特無母禍而已哉

叔孫通

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通量君之能以爲禮阿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不



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其漸烏可久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如此失其旨矣揚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

張蒼

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斗牛之初其次爲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居丑故子丑可以爲正者以日月五星所從起也子爲正者得天統以時言也丑爲正者得地統以辰言也

孔子曰行夏之時蓋三代之時惟夏時爲正而人取則焉故得人統也三正之相循猶忠質文之尚不可增易也至秦以十月爲正失其旨矣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唯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於律歷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疎陋猶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

酈寄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



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呂祿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執劫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賣反非其本心也

朱虛侯

予讀高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爲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彊諸呂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忘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監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爲也尚何及哉然章之獲全於呂后之時而卒能成功亦幸而已

田叔

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余謂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賤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爲知所處孟舒爲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爲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婁敬



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嫡長公主妻單于以謂舅頓  
在國爲子婿子婿死外孫爲單于豈聞孫敢與大父  
亢禮哉可母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婿之與  
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况妻之父乎  
其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  
千載之患惜夫

賈誼

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  
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簿販繒之武夫先  
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皇帝所與平天下

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疎逖晚進之人欲  
一日悉更奏之彼其心豈能愬然耶此讒覺之所由  
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  
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爲之王業之大必遲久  
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與有爲  
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  
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  
五餌其術固疎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  
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  
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



爲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庭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與孔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矣

賈山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爲諭盛言其侈靡貪狼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爲過也後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爲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申屠嘉

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爲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耶雖親不可廢果不賢耶雖疎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材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馮唐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其病也夫李牧之爲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



李牧信矣揚雄謂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  
爲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  
之寵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皆在軍不  
受君令也古之爲將者皆然豈獨亞夫乎然則文帝  
未嘗詘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  
矣

張釋之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  
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  
職非訥於言者也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

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  
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  
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其不能及平  
遠甚若是以絳侯爲賢平爲喋喋可乎余謂上林尉  
眞亡賴而虎圈嗇夫雖口對響應無窮然上所問乃  
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袁盎

淮南王之驕恣其荏禍久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  
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蚤辨之養成其  
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



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柰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痺可也盜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不亦過乎若七國之反聞晁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法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己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盜仁心爲質誤矣

### 晁錯

晁錯曰人君必知術數又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

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爲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諂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質是言也其爲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已知之矣景帝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庭之臣無一人爲錯言者蓋變起倉卒各欲僥倖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



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爲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爲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況不爲黯者乎

鄒陽 枚乘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爲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竇嬰 灌夫 田蚡

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阻之忤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爲丞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雖藉福之辨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其晚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爲引重二人者竝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已以



下人壯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况以爲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污也是蓋驚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歟竇嬰區區復銳於爲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劉向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而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

所爲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爲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輩竝立于朝爲群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爲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况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籍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盛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爲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爲不信其見棄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



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爲之嘆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朱穆

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烏在其爲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爲過也

臧洪

臧洪初爲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爲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公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穆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已也欲其肯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爲過而洪之絕紹豈亦不量彼已歟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已

竇武 何進

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



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絕凶類正猶  
因迅風之勢以揚浮糝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  
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  
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  
以有爲也張奐比州之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  
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爲已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  
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  
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  
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  
不謬哉

荀彧

厲王流彘周召三公共和爲政延及宣王卒有中興  
之功天下之存亡豈不以其人哉當桓靈未衰其禍  
未甚於流彘也董卓之亂天下未厭漢德豈有異於  
共和之時乎而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  
也方曹公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令諸侯  
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擇  
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迹  
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  
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欲以



晚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苟或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狂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或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

郊祀志

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爲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足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况餘人乎

汲黯

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猶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耳



夫汲黯之直爲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狃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汲黯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周世宗家人傳

予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以爲知權予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下之公義二者相爲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誣法以伸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以相勝則兩盡其道而已舜爲天子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而不釋爲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

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法人子亦不可一日而亡其父民則不患乎無君也故與其執之以正天下之公義寧竊負而逃以伸己之私恩此舜所以兩全其道也方守禮殺人有司不能執之而徒以聞故得置而不問也有如臯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欲不問得乎哉然世宗取天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也然則宜柰何亦實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居一焉爲天下父可謂貴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實諸法而兩不傷焉何爲不可哉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策問

書契之興至數千百歲其間聖帝明王公侯賢士大夫暴君污吏梟桀魏瑣之人賢妃淑女豔妻嬖妾與夫山林居窮處獨之士隱德潛耀見於載籍蓋不可勝紀焉然歷世繇遠編脫簡亡其存而略可知者亦未易一二數也班固表古人列爲九等之序究極經傳旁質諸子馳騁數千歲之中如度量權衡之較物也銖分也不遺抑其書有所授與將亦奮私智而爲之與何其說之詳明也夫由千載而下而上論千載

明倫彙編  
家範典  
第百四十四卷





之人智愚賢否傳列等降若親覲焉斯亦艱哉其是非得失亦將必有在矣諸君試考而折衷之

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之旨晦蝕於異端諸子之書名家而傳後世者非一人也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百無幾焉揚雄之太玄王通之續經皆擬聖人之作也二人者亦以斯文爲已任其爲書宜有異於諸子焉然當時之論尚或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之君僭號而稱王蓋貶絕之罪也後之論通者亦然予以謂爲此論者是特以名議之未究其實也使其書不謬於聖人而有補於六經則二子也奚罪焉學者

審其是而已又奚以名爲然觀雄之書三摹四分九極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其用自天元擬一晝一夜陰陽氣候星日度數律曆之紀無不備具其閎意妙旨馳騁乎有無之際可謂至矣其於易也何準焉通之續經其終始之義四名五志策命誥詔贊議諫斷疑褒貶之法具載於其書可考而知諸君試明其所以準易之旨與夫續經之作是非得失詳擇而折衷之以釋論者之疑焉毋或謂其僭擬而不足道也

古者士不患無名而患實之不至不患無位而患德



之不孚故公卿大夫士至於抱關擊柝乘田委吏之  
賤皆因實與名量能授位其養之有素考之有漸而  
賢愚善否不容相殺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而士亦  
無覬覦於其間也周衰教養選士之法廢而縱橫之  
士始相與乘時射利觀時君之好因其剛柔緩急喜  
怒愛惡之變陽開陰闔以遷惑其志搖吻動喙卒取  
卿相者無國無之自是朝無常度而士亦鮮克有廉  
恥之行矣漢初剷除前弊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  
廉中興以後復增以四行以網羅遺逸其規範雖未  
足方古其猶庶幾乎唐以六科取士至楊綰舉詞藻

宏麗又加詩賦國家因之專用聲律熙寧更新法度  
登延儒臣講明六經之旨盡革雕蟲之習未十餘年  
間士之應科舉者類皆剽掠補綴迭相祖襲有司眩  
於銓擇識者患之欲復加詩賦而國論未一諸君究  
觀前世得失試詳明之無或隱焉

宗廟之制尚矣漢興至本始間凡祖宗廟與郡國有  
者合百六十七所其歲時祠祀與衛士祝宰樂人皆  
以鉅萬數至元帝時貢禹始議罷郡國廟定迭毀之  
禮未及施行而禹卒其後天子追用其議然而通儒  
或非之異論紛如也而班固述父彪之言則獨稱劉



歆之論博而當其是非安在幸詳明之

羿天下之善射也而弓撥矢鉤則雖羿不能取中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而輿脫馬疲則雖造父不能以致遠人主天下之利勢也而輔之以庸人小夫則雖有利勢其能為治乎予觀虞周之間何其盛哉以舜武之為君后稷周召之為臣而相與共成帝王之業豈不易歟孔子稱曰才難則自古豪傑俊偉之人固不可多得而後可以為治也西漢之初承暴秦殘刻之餘高惠之間卒至大平其佐命之臣則有若蕭曹而巳孝宣中興丙魏有聲茲四人者皆卓然一代之

良弼也唐興垂三百年則亦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而已所謂豪傑俊偉之人自古不可多得者豈不信然歟然漢唐之治號稱近古而文采足以表見於後世者抑亦茲數人之力也其致治之方所操之術亦必有可言者然卒不能追復舜武之盛以自附於伊周禹稷之列者其故何哉豈所操之術有未盡歟然是數人者之器業遠近優劣亦可以槩見諸君其悉著于篇以觀所學

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樂興自古帝王不易之道也熙寧更新百度無非以理財為務其知



此乎故謂之青苗以寬民之財免役以寬民之力立  
市易以權貨賄之阜通使兼并無所侵漁而窮乏者  
安其生農得盡力於耕而游惰者兼有所事其施設  
之意厚矣然未十有年間羨餘之息充溢府庫而民  
反有受其弊者其故何哉是豈立法之方有未盡與  
主上銳意於爲治凡法有害於民者一切蠲除之可  
謂善矣然抑兼并振窮乏寬民力役游惰其可無術  
乎將欲數者之利而無其害學者宜知其說也幸悉  
陳之以俟采擇焉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議者多非之  
史氏謂深圖遠筭將有以焉其說安在

周德衰聖王不作寇攘爭取之禍起而名實不加於  
天下久矣孔子懼而作春秋以明先王之法綱條大  
小罔不畢舉善善惡惡因實稱情而輕重長短各中  
權度無錙銖毫分之差振幽顯微而亂臣賊子知懼  
焉孔子沒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學微言中絕漢興  
六藝殘缺蓋久而後完而春秋之學列爲三家雖異  
端競起然自通才博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國家崇  
尚經術以訓釋之造極其精微而於春秋獨廢而不  
講是何耶議者欲置博士與諸經比或者其可乎幸  
明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三代之政亡而暴君污吏慢其經界天下無常產自  
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  
老弱者操瓢囊轉乎溝壑壯者則聚而爲盜此其常  
也國家興利修廢務以保民爲心獨能無意於此乎  
然乘千載之弊將欲追復三代之政使天下之人各  
有常產宜何施而可幸明言之抑亦觀諸君之所蘊  
三代教學廢而禮義之澤竭士無中行非特今日也  
熙寧之初天子尤銳意於辟雍成均之法以作新人  
材爲務其有不在於茲乎然士雖無卑近之習而忠  
信之道微革雕蟲之弊而浮誕詭異之風熾薄廉恥

而敦進取則士之失又不特無中行也今將欲追三  
代教學之法以漸磨士類使無過行宜何施而可博  
古之君子幸詳言之毋隱

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士不  
知所以學非一日也自熙寧以來訓明經術以幸多  
士所以迪之可謂至矣然大學之道必先知所止知  
所止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不知所止而欲應酬  
曲當是猶射者未知正鵠之所在而欲取中也其可  
得乎諸君承學之久宜知所止矣異時施於有政將  
必有道也願試言之以觀攸趣



荆江合蜀衆水所委源高而流下自夷陵以東地多沮洳陂澤無高山大陵以爲阻固所恃以禦水者隄防而已人力一不至則靡潰千里瀦爲平流不見涯涘昔人有支爲九河以疏滄之者而後水之爲患消荆人利之非一日矣瀕河之民玩習久安乃始盜河爲田而河之故道湮沒無復存者比年以來水患浸劇而今歲爲尤甚意者其職此之由乎國家修明百度置丞以貳令正以變移水陸爲先務苟可以除民患者亦無不舉也諸君親被其害者知其所自矣願詳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夫回之在陋巷飯蔬飲水終日如愚人然邈然其若無意於世也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已溺之也稷思天下之饑者猶已饑之也其以身任天下之責可謂重矣則三人者疑若內外之不相及也而孟子曰易地則皆然則古人之所以修身善世之道蓋一而已後世道學不明學士大夫窮而善其身則進無以經世務汲汲於事功則退無以處簞瓢梓茹之樂自漢唐以來往往皆是也其失果安在哉國家比詔有司推原熙豐三舍之令播告之修所以迪士者至矣蓋將養天下成材而望之以禹稷



之事也承學之士宜其知古人所以修身善世之道與夫後世之失躬蹈而力行之以副朝廷出長入治之選請試言之

三代之政亡暴君汚吏慢其經界天下無常產自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流亡轉徙救死之不贍欲驅而之善尚可得乎國家修明百度凜凜乎成周之際矣議者欲爲限田之法漸復古制此三代甚盛之舉也然豪宗大姓富連阡陌一旦奪其有餘以與不足得與紛紛乎此當今之要務施設之方學者宜知其說也幸詳言之將以獻于

有司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於斯三者不得已而去之則先兵又不得已而去之則先食而信不可去夫聖人恃民之信如此其重也國家遴選儒臣鎮撫茲土師出有名士以義奮皆投甲徒裼以趨敵也馱舌之酋係頸束手爲地千里紹成先志可謂盛矣議者猶患兵食之不足而有戍役轉輸之勞不可以持久諸君境地相鄰宜習知其利害而承學之久孔子所謂去兵去食而恃民之信亦必有說也幸詳言之毋隱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天下之常分  
古今之通義也先王度地以居民分田以制祿五家  
之寡則以下士長之其治野人可謂詳矣自比長  
而上至于鄉老大夫皆養於野人者也一鄉之廣又  
二千五百家而已以今較之猶非赤望縣之比也而  
卿大夫士列於其間無慮數千人豈不冗且多乎先  
王未嘗以餼廩爲憂而野人之養君子者亦不以爲  
厲今之郡縣官有常員宜其易祿矣而議者每以冗  
官爲患何也國家修飾治具將復三代之制致治之  
原有在于此學者宜知其說也幸著于篇

太極亟三爲一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五數備陰陽  
合德氣鍾於子而黃鍾之實全焉其長爲度其龠爲  
量其重爲權其實一也三者立斯民不約而信矣故  
曰律爲萬事根本而舜所以同律度量衡而天下治  
也周衰更秦反古是今變亂先王之制無復存者魏  
晉而下因陋襲弊律尺不同而諸儒紛紛無復稽正  
權衡度量至或家自爲之莫能相一上無以考其數  
度下無以立民信而禮樂亦或幾乎息矣可勝悼哉  
國家審法度修廢官凡先王爲治之具蓋無不舉矣  
而舜之所以同律度量衡與孔子所謂謹權量者或



未備也獨何與豈本末先後固有序歟諸君講明經世之務詳矣願悉陳之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目錄論

上問唐太宗如何主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爲法唐太宗所爲不盡合法度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爲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爲制也

夫道止於中而已矣聖人經世立法非固貶損以中人爲制道固然也故堯舜禹三聖相授皆曰允執厥中而已蓋立法失中其過與不及皆非聖人之道也



上問周公用天子禮樂有之乎對曰於傳有之然則人臣固可僭天子乎曰周公之功衆人之所不能爲天子禮樂衆人所不得用若衆人不能爲之功報之衆人所不得用之禮樂此所以爲稱也然周用駢而祭周公以白牡雖用天子禮樂亦不嫌於無別

周公之所爲皆人臣之所當爲也爲人臣之所當爲是盡其職而已若人臣之所不當爲而爲之是過也豈足爲周公哉使人臣皆能爲衆人之所不能即報之以衆人所不得用之禮樂則朝廷無復有等威矣故記曰魯之郊也周公其衰矣又曰周

用駢周公白牡雖用天子之禮樂不嫌於無別是猶放飯流斝而問無齒決爲有禮非通論也然周公用白牡見於明堂位所載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則白牡商禮也夏商黑周駢則魯兼用也是以是爲有別亦疎矣

上問張端河北鹽議對曰亦恐未可爲上言韓琦亦有文字曰此事恐須少待今且當以變通財利爲先上曰但理財節用亦足以富如此事不可爲也曰今諸路皆用刑辟推鹽今北雖推似未有妨因言理財誠方今所先然人主當以禮義成廉恥之俗爲急凡



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羲者陽也陽當宣著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若宣著爲利之實而禮義廉恥之俗壞則天下不勝其弊恐陛下不能得終於逸樂無爲而治也

取之有藝用之有節先王所以理財也故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則義利初無二致焉何宣著隱伏之有若夫宣著爲善之名而陰收爲利之實此五霸假仁義之術王者不爲也故青苗意在於取息而以補助爲名市易

欲盡籠商賈之利而以均濟貧苦爲說皆此意也昔哀公問年饑用不足而有若對曰盍徹乎孔子之徒其理財蓋如此使後世之士言之人必以爲迂也非深知先王之道者何足以語此

上問如何得陝西錢重可積邊穀對曰欲錢重當修天下開闔歛散之法因爲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并均濟貧弱變通天下之財而使其利出一孔者以有此也其言曰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蓋經費則有常賦以待之至於國有事財用則取具於泉府後世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自秦漢以來學者不能推



明其法以爲人主不當與百姓爭利又因請內藏可  
出幾何以爲均輸之本上曰三二百萬或三五百萬  
可出也

桑弘羊爲均輸之法置大司農丞數十人分主郡  
國今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  
而相灌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  
是將擅天下商賈之利而取之也先王以九職任  
萬民阜通貨財商賈之職也今爲法盡籠天下之  
貨而居之商賈豈不失職乎余嘗考泉府之官以  
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賈買

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  
民用之贏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歛之蓋  
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  
有以待之蓋將使居者無乏用非以其貴故賣之  
也此商賈所以願藏於王之市而有無贏乏皆濟  
矣其法豈與桑弘羊同日議哉然泉府所以歛貨  
者以市之征布而已市之征布廛人所歛者是也  
其歛能幾何以市之征布與市人交易乃其宜耳  
今乃欲借內藏之錢何也夫關市之賦以待王之  
膳服此經費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小用外府待



之大用謂大故大事也泉府所謂國事之財用者特內外府之所待與夫經費之外者耳其所用而取具蓋亦可知矣而謂以是變通天下之財皆飾說也

王氏云陛下誠能慎察義理而左右不循理之人敢爲妄言以沮亂政事誠宜示之以好惡經或言智仁勇或言仁智勇未有先言勇者獨稱湯曰天乃錫王勇智者何也書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余之德言足聽聞湯以七十里起於衰亂之中其初爲流俗小人不

悅艱難如此若非勇智何能自濟所以能自濟尤在於勇陛下揀今日之弊誠患不可以不勇今朝廷異議紛紛小有才而不便於朝廷任事之人者不過數人亦不必人人有意但如今朝士不識理者衆合爲異論則舉朝爲所惑

湯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故能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非有流俗小人不悅也爲其一怒安天下之民故以勇智言之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蓋言肇邦于有夏如此則夫立法造事不爲衆論所與一以力勝之而能成天下



之務未之有也

上問程顥言不可賣祠部添常平本錢事如何余曰顥所言未達王道之權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致粟四五十萬若凶年人貸三石可得全十五萬性命今欲爲凶年計當以凶歲爲之而國用有所不暇故賣祠部所剩三千人頭而所可救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爲不可是不知權也

鬻祠部三千蓋六十餘萬緡固非三千人所能自具也取之於力本之民而已由是得以不蠶而衣不耕而食亦取資於力本之民而已故其徒益繁則其蠹益甚是未及振饑而先困吾民以資游手也先王之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故凶年饑歲民免於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爲此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資以是爲振饑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若丘陵弗爲也以是爲王道之權豈不謬哉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上因問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何謂也予曰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誠也誠則於物無所蔽於物無所蔽則明矣誠能學先王之道以解其心之蔽者明也明則



外物不能累其心外物不能累其心則誠矣人之所以不明者以其有利欲以昏之如能不爲利欲所昏則未有不明也明者性之所有也

誠者天之道也非外物不以累其心者所能盡也告子之不動心豈利欲能昏之哉然而未嘗知義也未嘗知義非明也然則所謂明者非物格知至烏足以與此哉荆公自謂能不以外物累其心故其言每以是爲至蓋以其未嘗知天道故也

前一日陳升之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升之難爲更簽書只總領商量余曰如此則合令誰簽書升之曰只諫議與押余不答既起與之同行歸廳余曰相公不欲簽書制置司文字何意升之曰體不便余曰參知政事恐非參知宰相政事參知天子政事於是升之欲令孫莘老呂吉甫領局余與升之提舉余曰臣熟思之此事但可如故向時陛下使輔臣領此局今亦只是輔臣領局有何不可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難稱司余曰於文反后爲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稱司何害於理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領一職之名非執政所稱余曰古六卿即今執政故有司徒司馬司空各各一職何害於理



魯公曰今執政古三公六卿只是今六尚書余曰三公無官只以六卿爲官如周公只以三公爲冢宰蓋其他三公或爲司馬或爲司徒或爲司空古之三公猶今之三師古之六卿猶今兩府也宰相雖無不統然亦不過如古冢宰冢宰只掌邦治卽不掌邦教邦政邦禮邦刑邦事則雖冢宰亦有所分掌今制置三司條例豈是卑者之事掌之有何不可又曰制置條例是人主職業所謂制度也禮記曰非天子不制度臣不知制置條例使宰相領之有何不可

周官六卿皆以上大夫爲之而冢宰掌建邦之六

典雖掌邦治實兼總六職蓋教禮政刑事皆治之具故也故冢宰施法於官府而小宰以六職辨邦治則其兼總可知矣故周公以三公爲之蓋宰相之任也未聞其有三公爲司徒司馬司空者舜曰疇咨若予采蓋天下之事無非王事也故舜自謂予采則凡所以成天下之事皆天子之職業矣今之勅令所以誅賞廢置人主之大柄也亦以有司爲之何止三司一司條例獨爲天子職業而使宰相專領之乎以宰相爲有司於體誠非宜此但以口給樂人取勝同列非篤論也

一天於理誠非宜昔子曰



出納之各謂之有司有司  
非所以處宰相也

凡興事造業振救衰弊誠須臨事而懼若顧恤流俗  
人情畏其不安即不能爲周公所爲商人與三監畔  
征之三年若畏人情不安則必大赦以安之及事平  
乃更遷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彰善癉惡以教訓之  
初無畏衆之意此所以能制禮樂而成周之太平也  
柴世宗一日斬大將樊愛能以下二十七人拔能者  
代之當時人情豈得帖然無不安者古之有爲者上  
如周公下如柴世宗皆不苟畏人情而但務因循所  
以能各隨其材分興起功業

周公東征三年而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遷其  
世族庶士居之洛邑使密邇王室以教訓之非厲  
之也人情何爲而有不安者柴世宗方用兵討伐  
斬二十七人以正軍律故能有功非安平無事之  
時可爲也夫興造事業不稽乎衆而欲以辨給勝  
之一有異已則指爲流俗而妄引周公世宗之事  
以惑聖聽不亦異乎

上患內藏三司見錢少余曰紬絹差多而不知變轉  
見錢則積日月至於不可勝多去年三司以斛斗合  
納見錢乃令變轉金銀匹帛上京在京已患金銀匹



帛多於見錢乃更令送金銀匹帛外方既折納到見錢却須要金銀匹帛諸路不免科買民被科買至買銀一兩用錢千七八此皆有司不知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所致魯公曰只爲人人皆言諸路若般却見錢則錢荒不便又曰王安石常以爲今錢不少然人皆患錢少余曰假令錢少亦無可患在唐正觀中米斗數錢可謂錢少然其時更爲樂歲人無所苦唯唐中世用兩稅法令百姓以錢爲稅然後人始苦錢少此由責人必變粟帛爲錢輸官則人人皆當以粟帛易錢則不得不以錢少爲患此乃上設法爲患非錢少

爲患也今二稅令人輸粟帛至今令輸錢則取情願何由能致人患陽叔曰於古輸誠然今如官中給賜用錢不少若斗米五錢則斗米可折得五錢官中合用錢何由辦給則錢少亦不得以爲患余曰今官司用錢爲多者莫如糧草若錢少而重則糧草更不費錢今近邊百萬貫不能糴得百萬石米若斗米五錢則五萬貫足致百萬石至於其他用見錢亦豈能多於糧草就令用見錢處多若錢重自可如今合賜錢處折以他物此乃人主輕重之權何至更以錢少爲患



二稅用錢故民間以錢少爲患三司以斛斗折錢  
何異兩稅而不以錢少爲患此何理也今兩稅輸  
粟帛皆有常數若輸錢取其情願則斗米五錢所  
輸無幾矣官司豈得不以錢少爲患乎若必令輸  
粟則是不取情願非法也若不以時直輸錢則民  
受弊矣皆不可也夫錢重則物輕若用處折以他  
物則用物亦多矣用物多則他物亦恐不足以給  
也民之所有粟帛而已而錢者官中所積也終歲  
勤動而斗粟尺帛不過數錢雖邊儲百萬石可致  
其傷農甚矣而謂錢少不足患尤非理也

呈程顥奏王廣淵不當妄意迎合俵粟乞俵絲錢及  
折稅絹作納錢云云呈孫覺劄子至周公時天下已  
無兼并又公私富實故爲此法陰相之不專用此爲  
治余曰無兼并又公私富實尚相此相民兼并多民  
乏絕者衆則此法豈可少且覺言周公不專用此爲  
治今豈全廢餘事專行此法又讀至周公所以取息  
者欲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故也余曰覺言今法則  
以爲培利言周公之法則以爲欲民勤生節用不妄  
稱貸若說今法之意如說周法則今法何由致人異  
論又至象箸玉杯及作備之說以爲今法雖未有害



及至後世必有剝膚椎髓者余曰此周公所不以爲慮而孫覺慮後世乃過於周公此可謂私憂過計也覺所言無理至多讀不至終而止

周官平頒其與積新義曰無問其欲否槩與之也故謂之平則俵粟不取情願蓋其本旨也故臺諫言廣淵不惟不以廣淵爲罪乃更以爲盡力夫周官所謂平者豈槩與之謂哉謂無偏陂而已爲是說者特矯誣先王之法以爲己資耳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蓋貸民所以助不給田不耕宅不毛猶使之出屋粟里布

則游惰之民自致困乏與夫實非不給而妄冒稱貸者有司辨之宜若弗授也又以國服爲之息則民不輕貸矣莘老所謂欲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未爲過論也今兼并之家能以其資困細民者初非能抑勒使之稱貸也皆其自願耳然而其求之艱其出息重非迫於甚急不得已則人孰肯貸也今比戶之民槩與之豈盡迫於甚急不得已哉細民無遠慮率多願貸者以其易得而息輕故也以易貸之金資不急之用至期而無以償則荷校束手爲囚虜矣乃復舉貸於兼并之家出倍稱之息



以償官逋明年復貸於官以還私債歲歲轉易無窮已也欲摧兼并其實助之興利之源蓋自茲始而幸老之比作備者亦不爲過論也余以謂青苗利害不在願與不願正在官司以輕息誘致之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青苗其意乃在取息而已行周公之法而無仁心仁聞是謂徒法然則周公法今法安得不爲異

呈朱越乞小郡上問朱越僉取實對又問越何處人因甚人說他余曰朱越是江寧人臣久居江寧與之相識言者或以爲臣欲差此人知建州建州地遠事

繁無職田無錫賜無酬獎朱越素廉潔有行居官無敗事又是大卿比輩中王秉彝輩只有過之即無不及理須與一郡如建州者上曰聞亦廉介可殺年老僉言其不老上曰若在京好一見之余曰雖在京陛下亦何須見建州知州自來只是中書差何足掛聖念如臣者忠信誕謾之實陛下乃當審察若臣誕謾不足信任便改命忠信之人付之政事以天下之大豈無一忠信可任以差除建州知州者上曰非爲如此只是人言欲考實余曰陛下每事欲考實甚善然所當考實乃有急於建州者又曰人主防人臣爲姦



當博見人窮理道考事實窮理道考事實則雖見姦人無害博見人則人臣不能爲朋黨蔽欺人臣爲姦尤惡人主博見人故李逢吉之黨相與謀以爲人主即位當深防次對官上說

荆公每言人主博見人則人臣不能爲朋黨蔽欺至除朱越建州則固拒人主使不得見此何意也朱越果材耶見之何害果不材則固拒人主不得見非蔽欺而何觀其言之彊悖雖同列不可堪也况君臣乎夫君子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暴慢之氣不設於身體於君臣之間狠愎如此其所養

蓋可知矣

上論不尚賢余曰尊尊親親賢賢並用先王之政事也老子不尚賢是道德之言

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爲政以德離道德而爲政事非先王之政事也

上曰用兵須有名如何余以爲無名則不可用兵上曰恐但顧力如何不計有名無名余曰苟可以用兵不患無名非兼弱攻昧則取亂侮亡欲加兵於弱昧亂亡之國豈患無名但患德與力不足耳

弱昧亂亡之國不足以有其民而上無政刑廢誅



不加焉而後兼取之則有名矣此書稱湯於桀之時爲然也乃曰用兵不患無名此乃管仲責包茅不入之說耳王佐不爲也

上曰使釋老之說行則人不務爲功名一切偷惰則天下何由治余曰如老子言道德乃人主所以運天下但中人以下不明其旨則相率亂俗陷爲偷惰如西晉是也上曰乃人主所以運天下非所以訓示衆人者也余曰誠如此若夫功名爵祿乃先王所以役使羣衆使人人薄功名爵祿上何以使下故先王所以運天下必有出於功名爵祿之外者而未嘗示人以薄功名爵祿也

以薄功名爵祿也  
聖人人倫之至也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各盡其道所謂至也至以其身爲天下用豈爲功名爵祿哉蓋君臣者人倫之大爲臣義當如此也故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則人自知盡雖有高明超卓之士出於功名爵祿之外者亦孰敢不爲用也哉先王所以運天下用此道而已外是皆謬悠荒唐之說也夫名位爵祿天也所以待有德人主不得而私爲者也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章不以命有德乃欲以



是役使群衆非所以奉天也蓋其學不足以知天  
故其論每如此

上曰商鞅何嘗變詐余曰鞅爲國不失於變詐失於  
不能以禮義廉恥成民而已

商鞅挾持浮說以帝王之道干孝公其術蓋本於  
變詐尚何禮義廉恥成民之有哉乃謂其失不在  
於變詐蓋亦不究其本矣故其操術每以鞅爲是  
上聞酸棗有升下戶入上戶手敕如此則是有免第  
四等役錢之名而無其實云云於是司農有狀乞約  
束升降竝須約見今等第物力如或敢將物力不及

今下等第之人升作上等務要足約定之數則官吏  
竝科違制不在去官赦降原減之限上以爲然從司  
農所奏余曰治百姓當知其情僞利害不可示以姑  
息若驕之使紛紛妄經中書御史臺或打鼓截駕恃  
衆爲僥倖則亦非所以爲政天下事大計已定其餘  
責之有司有不當則罪有司而已今每一小事陛下  
輒再三手敕質問臣恐此體傷於叢脞則股肱倚辦  
於上不得不惰也

升降等第最爲役法利害之要平時差役不到下  
戶今升下戶爲上戶使之輸錢則貧弱受弊而上



戶免役爲法之害孰太於此而人主不得質問質問則以爲叢脞此何理也堯之時天下大計已定矣然而設謗木詢蕩蕘豈固示之姑息耶蓋上下之情不通而能審知其情僞利害者未之有也必使斯民無所赴愬而後可以爲政則誤國多矣

呂公著正所謂靜言庸違象恭洎天又云如陳襄姦邪附下罔上雖放流竄殛自其常分又云歐陽永叔乞致仕馮固留之上弗許余論永叔以韓琦爲社稷臣則脩爲忠良否則脩不免爲附麗邪人故如脩輩尤惡綱紀立風俗變又云如此人與一州即壞一州

留在朝廷則專附流俗壞朝廷政令留之何所用又云鯨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富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誠爲未盡法

自韓富而下皆元勳世臣名儒碩德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一有異已則指爲奸邪待以四凶詆誣大臣顛倒邪正蓋自此始也作俑之禍抑又甚焉保甲

先王爲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爲力耕之農出則爲敵愾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夫故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姦凶不軌



之民無所容於其間也自井田之法廢民無常產  
久矣富者饜膏粱被文繡酣豢逸樂未嘗知有服  
勞也貧者終歲勤動僅能糊其口一有失職則饑  
殍隨之游惰之民往往應募而爲兵一繫軍籍則  
上下臨制如束濕薪雖有姦凶無所逞也自祖宗  
以來討平禍亂兼制夷狄用此而已未聞有他虞  
也今欲什伍其民以代募兵則富者安於逸樂脆  
軟而不可用貧者更番月閱則老弱無所賴轉爲  
溝中瘠矣游惰姦凶無所拘係則散而爲盜賊皆  
理之必至也比戶之民旣已輸賦租以充軍食矣  
而身又不免焉豈不重困吾民乎若以賦租可減  
則自熙寧至元豐十有餘年未聞有減也予以謂  
井田旣不可復而欲一兵農未見其可也

三司節略却呂嘉問起請儀鸞司供內中綵帛文字  
却奏請爲擬呂嘉問起請乞指揮其意欲以內東門  
要綵供上元禁中用而嘉問起請致妨闕中傷嘉問  
又歸咎於中書立法云云余曰如此等事非陛下躬  
儉即人臣豈敢如此立法臣見陛下於殿檻上蓋氈  
尚御批減省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糜費於結絡  
上曰本朝祖宗皆愛惜天物不忍橫費如此糜費圖



作甚漢文帝曰朕爲天下守財耳余曰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輿不爲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之正理

舜作漆器群臣咸諫况竭天下之力以自奉乎雖庸人知其不可爲也荆公以師臣自任爲天下儒宗而所以導其君如此百世而下諛臣得以藉口爲天下禍庸非此言乎

余奏旣立結吳延征卽須處分王韶招捉木征然後蕃部無向背專附延征云云潞曰夷狄自是夷狄略近勤遠非義卽自己深入險阻費運饋不可不計下

稍余曰秦漢以後事不足論如詩稱高宗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非是不攻夷狄如火烈烈其師必衆師衆必用糧食非是不費運饋如鎮洮更自是中國地久爲夷狄所陷今來經略亦不至勞費

先王之於夷狄至於不得已而用兵蓋有之矣爭城爭地而戰則孟子所謂服上刑者而引詩以爲証不亦異乎

上曰市易賣果子煩細且令罷却如何余曰市易司但以細民爲官科買所困下爲兼并取得息所困故自



投狀經市易司乞借官錢出息行倉法供納官果子  
自立法以來賤者比舊皆便得見錢無留滯云云陛  
下爲其煩細以爲有傷國體臣愚竊謂不然今設官  
監酒一升亦法設官監稅一錢亦稅豈非細碎人不  
以爲非習見故也臣以爲酒稅如此不爲非義何則  
自三代之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幾錢  
以上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貨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  
者以其價買之以待不時而買者亦不言幾錢以上  
乃買賣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煩細爲恥者細大並舉  
乃爲政體尊者任其大卑者務其細此先王之法乃

天地自然之理如陛下朝夕檢察市易務事乃似煩  
細非帝王大體此乃書所謂元首叢脞也

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  
耳征商古無有也蓋自賤丈夫始恐無一錢亦稅  
也先王之時惟祀茲酒故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  
以歸于周予其殺雖紂爲人君數其罪亦不過沉  
湎于酒耳必不設法招致使民酣管而日較其增  
虧也推酤之法自桑弘羊爲之當時以謂烹弘羊  
乃雨則人情可知矣以爲因襲之久國計賴之未  
能遽已可也以爲三代之法已如此其欺我哉周



官泉府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  
以待不時之買者所以阜通貨賄也若果子非有  
不售而滯於民用者而官皆歛之此與賤丈夫登  
龍斷而罔市利者何異哉以是爲政體不亦謬乎  
夫柄臣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受之有司有司不  
奉法柄臣察之可也柄臣議法失其旨其誰當正  
之固人主所當察也故上無壅蔽而下情得以上  
通而民被其澤矣論道之官議法罔利煩細如此  
實傷國體而人主不得問問之則以爲叢脞果何  
理哉

余曰陛下正當爲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然後能爲  
天之所爲爲天之所爲者樂天也樂天者然後能保  
天下不知天之所爲則當畏天畏天者不足以保天  
下故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爲諸侯之孝  
而已所謂天之所爲者如河決是也天地之大德曰  
生然河決以壞民屋而天不恤者任理而無情故也  
故祁寒暑雨人以爲怨而天不爲之變以爲非祁寒  
暑雨不能成歲功故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使鯀  
治水汜陳其五行九載以陛下憂恤百姓之心宜其  
寢食不甘而堯晏然不以爲慮此能爲天之所爲任



理而無情故也

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中國孟子謂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而安石乃曰堯晏然不以爲慮不知何所據而然也以憂恤百姓爲不知天之所爲則文王視民如傷其不知天甚矣夫民窮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蓋土潰之勢也保丁賣襖以置弓箭甚者斷指以免丁其致怨可知矣而導其君以爲不必恤不亦誤乎

余曰如今要作事何能免人紛紜三代以前盛王未有無征誅而治也文王侵阮徂共以至伐崇乃能成王業用凶器行危事尚不得已何況流俗議論

周之王業肇基太王然太王避狄去豳未聞有征誅也先王用凶器行危事蓋有不得已者以謂必有征誅乃能成王業此何理也使後世希功要利之臣藉斯言爲興王之本以欺其君其禍天下豈淺哉

呈內藏庫紬絹許人戶情願納見錢事因白上今歲兩浙被三司令人戶情願納見錢折稅納絹薛向近奏添俵預買紬絹錢乃得平準輕重之意

預買紬絹每匹俵錢一千三司以紬絹折納見錢



必高其估此與王廣淵俵絲錢折納稅紬絹一體聚斂之臣罔民取利以欺朝廷故民間常以折變爲患今乃以折納見錢添俵預買爲得平準輕重之意恐非先王裕民之道也

曾公曰議者以爲提舉官將先催常平後催稅復如王廣淵義倉事余曰先催常平物固無害與義倉事不同義倉是朝廷令勸誘豈可先以百姓稅物充常平是出官本貸與先催有何不可若不許先催則是令稅足之後方以枷棒催常平貨物則自然致人議論又云枷棒亦不可廢今和買紬絹若不納可不決

否今民間賒貸亦須以枷棒理之若明示百姓不可以枷棒理即一散之後何由可斂旣情願貸官物又救息少縱使枷棒催之亦何所妨

先催足常平而後催稅則稅必欠雖不用枷棒催貨物必用枷棒催稅矣此乃朝三暮四之說而民受其弊則一也私債於法不受理而兼并之家初非有枷棒催貨物也已足以困細民則此固可知矣夫和買用枷棒盖州縣之過非法意也常平斂散自謂先王補助之法竊意先王補助必無取息用枷棒追索之理不務出此乃引州縣之過以自



况不亦異乎

論常平陳曰此只是財利事不行得有何所妨臣在政府日夕紛紛校計財利臣實恥之余曰理財用者乃所謂政事真宰相之職也何可以爲恥若爲大臣而畏流俗浮沉不能爲人主守法者臣亦恥之

唐官大宰以九賦斂財用以九式疏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相之職也蓋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致

猶致人之致使其自至也若天王求車則非致也然則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徒紛紛較其贏餘以爲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濮王不稱皇乃御史之力上曰稱皇是不得耶余曰無臣而爲有臣孔子以爲欺天濮王以人臣終而稱皇是無臣而爲有臣之類且孝子慈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推濮王之心豈敢當褒崇然則如此褒崇非事死亡如生存之道也

濮廟非帝業所基與太王王季異故褒崇之禮不宜稱皇得禮之正也荆公謂濮王以人臣終而稱



皇是無臣而爲有臣之類蓋未嘗深考周公追王之  
之意也周公豈欺天乎

陝西諸帥稍探得西人欲作過即勾下番兵馬余以  
爲當約束勿使其然慶曆中西事所陷殺不過十萬  
人計天下一歲饑饉疾疫所死何啻十萬人於天下  
未覺有損也而天下以西事故大困窮者妄費糧餉  
最方今所宜戒

邊吏不能捍敵致陷殺無辜之民而以饑饉疾疫  
死亡者爲比又以一路殺傷之數與合天下較其  
多寡此尤爲無理夫以十萬之衆合天下之廣言之  
宜未覺有損也以陝西一路言之安得不以爲多  
乎昔者太王之避狄也以爲君子不以其所以養  
人者害人故去之今乃以妄費糧餉爲宜戒而十  
萬無辜之民肝腦塗地爲無所損非謀國者之所  
宜言也

上召兩府對資政殿出慶州軍變文字潞言朝廷多  
所變更人不安云云馮言府界淤田又修差役又作  
保甲人極勞弊不易云云余曰云云更張事誠非得  
已但更張去人害則爲之更張而更害人則不可爲  
又有事誠可爲而時勢之宜未可以爲者亦未可以



爲如討夷狄招邊境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爲者禮  
記以爲事前定則不跲今天下事要須前定不臨時  
爲人議論所移

用王韶日以開邊招生羗團結蕃戶爲功乃曰討  
夷狄招邊境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爲者此言果  
何爲也方子華之西也荆公嘗自請往未嘗一言  
及此因一敗衄輒出此言以自蓋然則各將安歸  
乎是欲以人主自任也平時與同列爭議雖小事  
必勝而後已與師動衆安危所繫心知未可爲而  
不言尤非理也

潞言人多言仁義鮮能行上曰實能言仁義者不爲  
多仁義之實亦自難知余曰楊朱不知義墨翟不知  
仁惟孟子乃能知仁義

楊氏爲我不知仁也墨氏兼愛不知義也至於無  
父無君乃其末流耳非其本也仁義之實難知其  
信矣乎

上曰朝廷亦無阿蔽但外方亦未免有用意不均事  
如何上勘河事官員乃獨遺却程昉云云余曰云云  
今秉常幼國人饑饉困弱已甚陛下不能使之即敘  
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此非不察於小事乃不明於



帝王之大略故也陛下以今日所爲不知終能調一天下兼制夷狄否臣愚竊恐終不能也陛下若謂方今人材不足臣又以爲不然臣蒙陛下知獎拔擢在群臣之右臣但敢言不欺陛下若言爲陛下自竭臣實未敢

荆公行一事立一法朝廷必從乃肯已於君臣之際殆不可磯也至或比神考爲元帝爲桓靈論一程昉用意不均事則以爲不明帝王之大略終不能調一天下兼制夷狄亦可謂盡言矣其言之悖雖敵已以下有不能堪者猶以爲未敢自竭不知何如乃可以自竭也蓋其得君如彼其專行乎國政如彼其久而功烈乃無足稱者故增爲此言以自蓋耳恐非當時之言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00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四

字說論

空無土以爲穴則空無相無工以穴之則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名不立

作相之說出於佛氏吾儒無有也佛之言曰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則空之名不爲作相而立也工穴之爲空是滅色明空佛氏以爲斷空非真空也大空之空豈工能穴之耶色空吾儒本無此說其義於儒佛兩失之矣

空洞 真空者離人焉空洞異於是特中無所



有耳大同者離人焉侗異於是特不能爲異耳

真空者離人焉是離色明空非即空也大同者離人焉有離則非大同也列子曰和者大同於物夫五味非一也相得而後和有離焉則非和也萬物固非一類也各於類而同之則所同不廣矣合而和之然後爲大同

同 彼亦一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物之所  
以不同口一口則是非同矣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非口其一口所能同也防

民之口甚於防川壅必潰矣何同之有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乃能同也同異之名不爲是非而有也如樂統同禮辨異同姓異姓之類何是非之有

金銅 金正西也土於此終水於此始銅赤  
金也爲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火

月令於金木水火皆以成數言之惟土曰其數五而已蓋五行皆資土而後成蓋土主於四季無終於正西之理水土俱生於申則正西亦非水土始終之所也五金皆爲火所勝而不能自守反同於火非特銅而已然謂之銅者蓋五金皆金正謂黃金爲金銅亦



黃也同於金而已

童始生而蒙信本立矣方起而稗仁瑞見矣

四端皆根於人心與生俱生也非特信仁而已以蒙爲信本稗爲仁端皆無是理也

中 中通上下得中則制命焉

中者天下之大本非特通上下而已是未知中之爲中也

忠 有中心有外心所謂忠者中心也  
心無中外以忠爲中心無是理也禮器曰禮以多爲

貴者以其外心也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蓋用心之有內外耳非心有內外也

洪 洪則水共而大洪範所謂洪者五行也亦共而大

洪範所謂洪者五行也亦共而大夫五行有休囚廢王無共大之理

鴻 大曰鴻小曰鴈所居未嘗有正可謂反矣然而大夫贊此者以知去就爲義小者隨時如此而已乃若大者隨時則能以其知興事造業矣鴻從水言智工言業故又訓大易







四時之運終則有始天行也無之天之人之異

天示示 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又

示天得一而大地得一而小

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又曰地得一而小何也夫域中有四大而地居一焉何小之有

義和 歛仁氣以爲義散義氣以爲和

犧牲 殘而殺之和所以制物完而生之義

所以始物

歛仁氣以爲和又曰殘而殺之和所以制物散義氣以爲義又曰完而生之義所以始物殊無理也

戲 自人道言之交則用豆辨則用戈慮而

後動不可戲也戲實生患自道言之無人焉

用豆無我焉用戈無我無人何慮之有用戈

用豆以一致爲百慮特戲事耳戲非正事故

又爲於戲傾戲之字

自人言之君臣之義夫婦之別皆辨也何用戈之有

禮之用豆無非道也以用豆爲戈爲戲事則先王所

以交神人討有罪皆戲耳此何理也

置罷

上取數備有以口下則直者可置使無貳適惟我所措而已能者可罷使無妄作



惟我所爲而已

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未聞直者可置使無貳適惟我所錯而已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願立於其朝矣未聞能者可罷使無妄作惟我所爲而已熙寧之初賢能不容於朝紛更祖宗之法惟我所爲而已用此說也其爲害豈淺哉使其說行則其禍天下後世商君之法不如是烈矣

終 無時也無物也則無終始

終則有始天行也時物由是有焉天行非有時物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蓋惟無

息故爾又奚時物之有

聰 於事則聽思聰於道則聰息矣

事道初無二也故孔子之相師亦道也聖人憲天之聰天非有事也何多事而聰之有

思 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若是者其心未嘗動出也故心在內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思之至於無思則天之道也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無是理也與所謂出怒不怒異矣

葦莖藉 葦一炒而五味具焉即一即五非



一非五故謂之莖衆而出乎一亦反乎一故謂之藉

未有一物而具五味者即一即五非一非五皆繆悠之辭也

之有所之者皆出乎一或反隱以之顯或戾靜以之動中而一者所之正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隱顯一理也非反隱以之顯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靜一體也非戾靜以之動也非夫通幽明之故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

懿微 壹而恣之者懿也俊德之美也微而糾之者微也玄德之美也

俊德非恣之所能玄德非糾之所及

除 有陰有陽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

一日之頃一身之中而有陰中之陽陽中之陰新新不窮未嘗相除也有處有辨與陰陽異矣

蟋蟀 蟋蟀陰陽帥萬物以出入至於蟋蟀其率之爲悉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故詩每况焉



陰陽之運萬物由之而生成焉非帥萬物以出入也  
陰陽亦非蟋蟀所能帥也

紅紫 紅以白入赤也火革金從工器成焉

凡色以系染也紫以赤入黑也赤與萬物相  
見黑復而辨於物為此而已夫有彼也乃有  
此也道所貴故在系上工者事也此者德也  
白受采五采皆以白為質非特火革金為紅也赤與  
萬物相見黑復而辨於物為此而已不知為此者何  
義

豐 豐者用豆之時

祭用數之仍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用豆非特豐之時  
而已

崇高 高言事崇指物陰陽之義

崇高無陰陽之義

雜著

陳居士傳 諸公跋附

陳選南劍州將樂人世以豪貴為鄉閭大姓其為人  
忠信愿慤不安與人交晨與正冠脩容坐堂上夫婦  
相對如賓非慶弔和嘗出門雖連牆有經時不見其  
面者間有所之必筮而後往家人俟其歸其跡可數



也。平居恂恂人莫見其喜怒。聞門之內雍如也。其遇人無長幼必盡誠敬。雖橫逆有惡聲至如弗聞。視其容貌泊然若無足知。靜者以故人亦信之。後雖有喜。侵暴者不敢犯也。卒年四十六。龜山楊某曰。予嘗讀沈公筆談。見其所載杜生事。沈公自謂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罷甚僚屬有談杜生者。聞之不覺肅然。忘其勞考公之所為。於杜生幾無可悔矣。非其中有所養。誰能若是。孰惜公之生子尚幼。未能究其所。有故不得而備論之也。當是時。陋邦小邑。無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無高世之士。舍德隱耀。

相與薰陶浸灌。輔成其美。此予所以深嗟而屢嘆之也。然觀其襟度夷曠。不可汙撓。蓋有非學之所能至者。世之薄夫淺子。一有戾已。僅如毛髮。則悻悻然見於顏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公為如何。故特為之論。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遺已者。在此不在彼也。公少時有故人將出。子尚幼。以白金數鎰委之者。比其子壯。公召與之。其人鬻然謝之。初弗知也。蓋其信義足以託孤如此。然此在公為不足書者。而邑人以是多公。故并述之。附于其末。

中立先生所撰陳居士傳子兄孫漸得其本



自餘杭來四明出以示予先生言行信于天下所以深嗟而屢嘆之者雖晦于今後當顯白異時尚論之士可不考歟予與居士同鄉而以不得見之爲恨爲寫此傳以畀其子孫使刻而藏之以成先生論述之志大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沙縣陳瓘書

居士本不求知於人人自知之宗于博士楊公中立又爲之傳以行於世所以風勸來者盖不但一鄉而已也大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晉陵鄒浩旣蒙其前已因書此以見意云

昔楊子雲稱蜀人之賢以李仲元爲畏人想見其人信順之氣積於中而暢於外盖黃叔度之流惟以生於遠方不聞於中原士大夫獨因雄書而名載於後世今陳居士含德隱厚沉冥於七閩之下邑未有能知之者吾友中立爲發其蘊以詔其子孫吾知其與仲元俱不朽矣此於名教豈小補哉

政和二年孟夏中澣建安游酢書

予嘗愛范曄作黃叔度傳初無言行可見之跡後之讀者想望其人如不可及今觀中立



先生傳陳居士其文亦然居士處於僻遠雖無卓然顯白于世者既得佳傳又得鄒陳二公爲之書象且跋其後以垂不朽讀者想望其人當與叔度齊驅而並駕云

宣和二年仲夏梁谿李綱書

鄧氏真贊

婉婉夫人夙有令儀柔靜以和室家是宜今其云亡厥聲尚懿圖形于茲以永瞻視

書銘

合其美如其貴精于思實于一

言默戒

鄰之人有雞夜鳴惡其不祥烹之越數日一雞旦而不鳴又烹之已而謂予曰吾家之雞或夜鳴或旦而不鳴其不祥柰何予告之曰夫雞惡能爲不祥於人歟其自爲不祥而已或夜鳴鳴之非其時也旦而不鳴不鳴非其時也則自爲不祥而取烹也人何與焉若夫時然後鳴則人將賴汝以時夜也孰從而烹之乎既又思曰人之言默何以異此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足取禍也故書之以爲言默戒

張牧之子名



張氏世有清德由聖得子求名於侍講呂公原明而名之曰清孫夫伯夷聖之清者也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故其流風之弊容德不足而至於隘今牧之得子而求名於子請銘曰容孫蓋將以濟其世德也

### 勸學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怠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曰陳露於目前而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苟卿

所謂口耳之學非所望於吾友也

### 雜說

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子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爲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

黃門謂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平世可以爲大臣矣子以謂相如奉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也特畏其威彊耳古人以小事大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去之况於一璧乎此知之事畏天者之所爲也當其持璧睨柱使秦知趙



璧終不可得也而欲徼幸於不死難矣豈孔子所謂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乎不一二年即有覆車陷城  
之禍雖完璧以歸於趙何益哉此其知不足稱也已  
澠池之會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期以一  
月不反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非有萬全之計  
也相如爲國卿相其勇略不足以重趙使秦不敢恇  
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不殆哉此特曹沫之流戰國  
士之雄者耳而謂以道事君固如是乎黃門以爲大  
臣吾亦不知其說也

哀公問社論者以爲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

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  
而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夫魯之微  
三桓之盛而欲去之豈易言哉而以隱語語於人爲  
宰我者謀人之國亦以隱答之一失其旨則傾國亡  
身之禍隨之矣而孔子亦以隱罪之此理何也夫隱  
語古之滑稽者時有之而謂聖人之徒爲之乎

世儒之論曰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  
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得火之能熟者也是火  
之得其性也荀子之所謂惡得火之能焚者也是火之  
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間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此物



之所同然也故木以金尅之而火生焉木與火未嘗相離蓋母子之道也火無形麗木而有焉非焚之則火之用息矣何熟之有哉而謂熟者火之得其性焚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蓋亦不審矣夫子思之學惟孟子之傳得其宗異哉世儒之論也以爲孟子道性善得子思之說而漸失之而輕爲之議其亦不思之過歟

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則一也若夫道之有不可名言者耳中亦非道也道之寄而已所謂道者果何物耶子思因其語

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在是矣夫子思之言中和而已此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謂一者安在哉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夫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何自而枝耶是必有說也學者更深考之則孟子蘇氏之學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誣者矣

特排口號

聳壑凌霄共喜千齡之會啣盃樂聖仍逢四事之并



玉塵交輝德星復聚恭惟知府朝請南溟異稟宛國  
上才顧千里之難羈姑六月而一息簡在二聖光于  
四賢行聞袞繡之歸佇有功名之享通判大夫職分  
郡貳位列星躔家傳清白之風世歷要權之任芳猷  
不墜威望有加相忘贛上之清歡無愧山陰之盛集  
偶茲勝事敢獻鄙辭

庭下秋風颭旌使君爽氣逼人清功名共喜千齡  
會尊酒仍逢四事并甘谷殘英留晚翠雍門餘曲有  
新聲莫辭醕酢同民樂鳳詔行催上玉京

又

伏以跨鯨溟渤身出蓬瀛浮槎天潢道逢牛斗斯一  
時之盛集罄千里以交欣恭惟經略待制儒席至珍  
英躔逸步脫跡東膠之列蚤膺宣室之求握筆螭頭  
連飛鴈序俄出分於屏寄復承代於瓜時豈惟聞望  
之隆茲寔衣冠之盛知府朝請天資曠達德宇宏深  
式慕子淵之用形庶幾孔氏之母意思締交於大國  
方講好於兩君適茲化景之長足爲賢者之樂欲傳  
勝事用播聲詩

靈槎初泛斗牛間隱隱晶光照夜寒况是春城多樂  
事果逢星節駐征鞍使藩暫屈留旌旆雲路終同



羽翰已寫風猷傳樂府更磨琴琰一時刊

龍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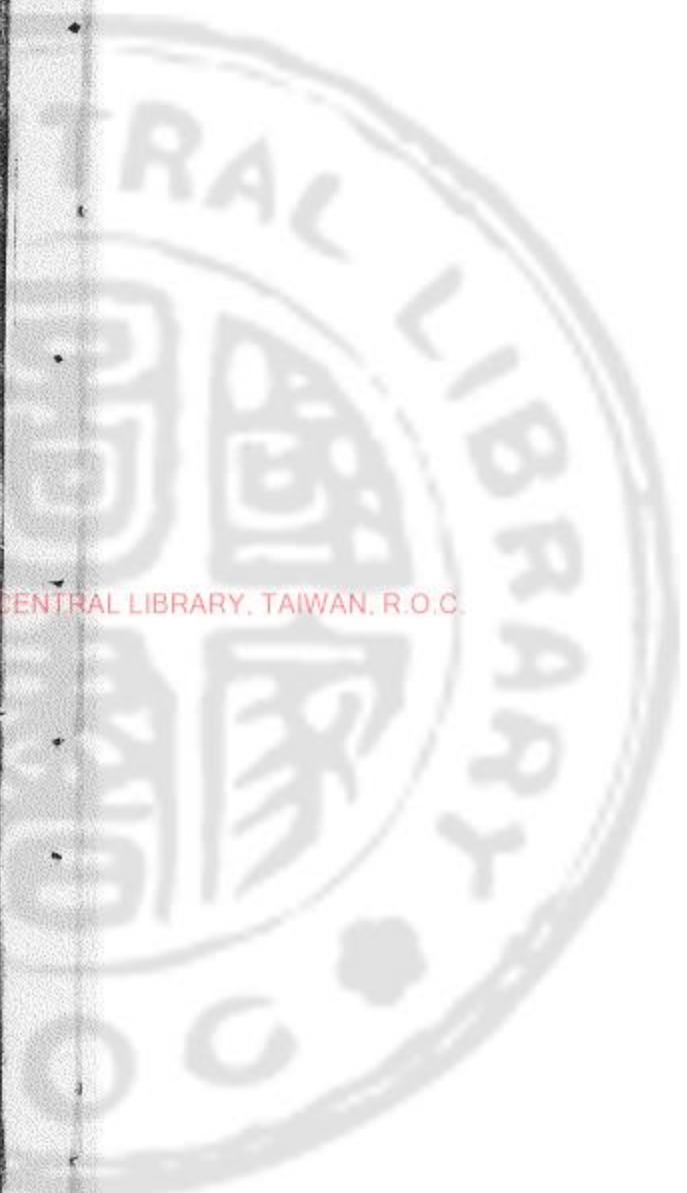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題跋

跋司馬溫公帖

元豐末神考登遐文正溫公奔訃至京師都人擁馬  
首環聚而觀者填溢衢巷願公之留者萬口一辭方  
朝廷承積弊之後正更化願治之時太母以公宿望  
擢貳左省慰安中外之心其寄委不輕矣公以身任  
其責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蓋公之素志也天下大器  
不可易爲之故雖正位台鼎不以爲榮而以爲懼然  
卒能於朞月之間政令不出房闥而海內丕變雖懼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跋司馬溫公帖  
藏書



於前而垂名于後其爲榮也遠矣今觀其手澤猶想見風采披玩久之不能釋手因附其說于後

跋富文二公帖

二公皆一時人傑昔在慶曆中虜騎叩關渝平鄭公持節兵間以片言折之而虜之君臣俯伏聽命復守盟好更百有餘年雲燕以南無犬吠之警二公繼登宰輔雍容廟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稽顙面內無敢不享者有德進則朝廷尊豈不信矣夫方時艱難覽其遺跡想見其風采益令人追念不能忘也

跋清獻公愛直碑

幼安清獻公之外孫出東坡所撰愛直碑示予其寶藏之殆十襲也公之流風百世而下聞者猶將興起况其親且邇乎吾知幼安非徒玩其辭翰而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將必有得於斯文也

跋橫渠先生書及康節先生人貴有精神詩  
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爲一家故予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固可知己人貴有精神詩康節作并書康節詩云大筆快意余在洛中得其遺稿讀之皆大字與此詩類信乎其以大筆快意也明道亦嘗



和其詩云客求墨妙多携卷蓋康節以書自喜二士大夫多藏之以爲勝其字畫端麗勁正亦可觀德也橫渠先生字子厚橫渠人康節諱雍字堯夫康節乃朝廷追贈先生號也大觀元年八月己卯餘杭東齋書

題蕭欲仁大學篇後

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於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臭味接乎

外而不得逃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其有能亂吾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爲之至矣乎知至矣則宜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苟無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古之聖人自誠意正心至於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內外之道也世儒之論以高明處已中庸處人離內外判心迹其失是矣故余竊謂大學者其學者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奧非余



所知也蕭君欲仁志學之士也錄示大學一篇求余  
言以題其後其意蓋非苟然者故聊爲發之苟於是  
盡心焉則聖人之庭戶可策而進矣欲仁其勉之哉

題張公行狀後

右張公吳時貴將與楊行密俱起合肥號三十六英  
雄公其一也方五季亂亡之時群雄並爭公以拔山  
蓋世之才躬蹈矢石陷敵攻堅爲一時稱首宜其驚  
悍強忍而提師征行乃未嘗妄戮一人至止而人安  
之則公之所以遺子孫者其不在茲乎同時輦流乘  
功名之會鷹揚邁往之氣舉相埒也今其子孫散爲

編氓埋沒而無聞者可勝計哉公獨世有顯人又皆  
以器業見稱於時則公之所積可知矣政和之初予  
來毗陵始得與公之諸孫游視其壯者皆賢豪雖童  
穉亦彬彬可喜益知公流澤未艾公之孫牧之以公  
之行狀示予究觀始終慨嘆者久之故附其說于後

書李從政墓誌

公少時過錢塘東平呂公惠卿得公之文以示翰林  
沈公文通二公奇其文引爲忘年之交謂人曰毗陵  
素多士未有如李公者於是文日益有名公於書無  
不讀其心傳自到之學蓋非淺者所能窺較也晚在



彭城方計司議法興利之時百役毛起公處之裕如  
手未嘗廢卷也利國監有中貴人陰以事中其同僚  
者部使者付公治之甚急已而事連中貴人公請併  
治之中貴人懼甚部使者又欲兩釋之公曰事未暴  
白治不治在公而已付之有司則有法守獄已具不  
可易也使者不悅度公不可以勢奪遂移他司釋之  
是時顏復長道居里中聞之謂予曰奄宦恃嬖暱之  
私脅持上下雖當路要官無敢輒忤其意者李君一  
以法繩之不少貸非秉義不可回屈不能爲也郡守  
高郵孫公覺尤深器之事無大小惟公聽也蕭縣有  
劇賊竹軍者土兵力不支被重傷亡其主將通守李  
陶行縣聞流言謂土兵不戰而北凡二十有五人欲  
置之極典公曰有司訊治曲折詳盡猶恐不得其情  
今以道路之言置人於死地非審克之道也持之月  
餘不能決後卒如公言微公爭之力幾爲淫刑濫誅  
矣公之治獄平反類如此其小者不能悉數也政和  
之初予待次毗陵公之子姝以公誌銘示予讀之感  
然追念平昔悼斯人之不復見也惜其遺事可傳於  
後又皆予所親見者故序次之以補誌文之闕

跋賀仙翁親筆詩



賀仙翁詩云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  
留與子孫耕 賀仙翁示人以治生之道旨哉有味  
其言也豈徒可以遺子孫乎至人所以養生盡年亦  
在方寸之地自耕而已不知出此雖巖居水飲盡爲  
壽之術必有虎食其外也異人不可得而見讀其詩  
觀其字畫亦足想見其人矣

跋賀方回鑑湖集

元豐末年予始筮仕與方回俱在彭城爲同僚友自  
彭城一別聲跡不相聞蓋三十年餘矣政和甲午秋  
八月予還自京師過平江謁方回披腹道舊相視惘

然如昨夢耳方回之詩予見之舊矣復出鑑湖集視  
予其託物引類其義清遠不見雕繪之迹渾然天成  
殆非前日詩也方回自少有奇才若儀秦之辯良平  
之畫皆其習中饜餘者意謂其功名可必也世變屢  
更流落州郡不少振豈詩真能窮人也然方回詩益  
工名日益高足以傳不朽矣與世之酣豢富貴與草  
木同腐者豈可同日議哉以此易彼亦可自釋也是  
年冬十有一月癸丁自餘杭徙居毗陵道過吳江舟  
中書

跋鄒道鄉所書女誠



古者大夫以上子生立三母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  
恭敬慎而寡言者爲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教之婉婉  
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  
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閨門之內朝夕  
之所習聞者惟是而已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德言容  
功不待異稟而能也禮廢千有餘年士且不知師而  
况於女子乎故膏粱之族酣豢逸放於幽閒之中而  
塗歌巷語淫褻不可讀者日積於耳目其不淪胥而  
敗者幸而已毗陵張氏世有顯人其子孫皆高才遠  
識絕出倫輩今見其人矣牧之間出道鄉所書女誡

示予極稱其穉子之賢益知張氏之刑家貽後者其  
流未艾也以珪璋之質又得良工切磨之其成豈易  
量哉道鄉盛德之士也言動足以經世範俗其所書  
不特有補於張氏而已後必有因斯文以興進者其  
於世教豈小補哉

跋道鄉帖

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道鄉天下士也以一言忤  
旨流竄嶺表終身不復今手澤所存士夫寶藏之以  
爲珍玩其身雖屈於一時而世誦其美不厭蓋名實  
既孚則清議終不可掩也



題了翁責沈

了翁以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無前矣乃退然不以賢知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言爲愧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而以自勝爲彊何以及此高文大筆著之簡冊使世之自廣而狹人者有所矜式豈曰小補之哉

跋了翁與韋深道書

道同則相望異世其合有若符節者氣稟有異雖一身之內肝膽楚越矣三山在惡水之外舟輿不通居之者形影自相弔矣深道乃眷然念之非聲氣相求

神交於萬里之外寧有是未了翁天下士也世以其言爲輕重而相與如此余雖未嘗知深道而信其賢也無疑矣

題中庸後示陳知默

熙寧以來士於經蓋無所不究獨於中庸闕而不講余以謂聖學所傳具在此書學者宜盡心焉故爲之訓傳藏於家初不以示人也雖聖言淵懿非淺識所窺切妄意其庶幾焉吾子試以余言求之將必有得矣

跋曾伯智孝行類要



曾君伯智以所著孝行類要示余非博極傳記百家之言不能成此書也其用力勤矣然古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蓋將以畜德也觀伯智自敘可謂知務本矣蓋非苟知者又欲使覽之者因是而感化則其志遠矣君子之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將必有得於斯書也

### 跋公子血脈譜

右春秋公子血脈譜得之於南康王巖先生楊孝本其傳本曰荀卿撰夫荀卿仕於楚矣不用故退死蘭陵而史不記其時月以其時考之當在周秦之間而

是書秦譜乃下及乎項滅子嬰之際吾知其非荀卿氏作明矣然自古帝王世系與夫列國之君得姓受氏譜牒散亡而史傳無所考據於春秋之學尤闕然也而是書旁穿曲貫枝分派別較然如指諸掌非殫見洽聞者不能爲也然其間不無訛謬舛錯學者其慎擇諸

### 跋江民表與趙表之帖

民表將之官以書抵予告行期未及修報而凶訃至人生如朝露豈不信然歟今見其手澤惘然不覺爲之流涕也民表不妄許可表之雖未及識觀民表所



與如此則其人亦可知矣

跋了翁祭鄧南夫文

余聞南夫平居家人不見其喜怒一日因事怒甚已而悔之自恨其養之未至也克是心以往可謂知好學矣了翁友之其厚如此不問可知其賢余幸與之同鄉未及識而南夫已逝悲夫不復見斯人也因讀了翁之文悵然久之故姑書其所聞附于後

跋三墳傳

右山墳氣墳形墳謂之三墳世傳以爲古三皇書非也其辭簡而質遠而無統其有意於放古之爲乎孔

子曰神無方易無體又曰生生之謂易則易之爲易其義深矣殆不可形數名也是書大古河圖代姓紀曰博厚而濁謂之大易大易之數三是以形數名易也其言殆與孔子異乎吾是以知其非古書也其他不合者非特一二而已未敢以億說論之姑俟博古而深於道者考正焉

題了翁送幾叟詩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了翁訓諸子姪其辭如此皆其平日躬自蹈者所謂以身教也能味其言亦以身踐之則其趨聖賢之域豈遠哉若幾叟蓋可與進



斯道者故告之如此

題李丞相送幾叟序

丞相李公以英偉剛明之才任天下之重蓋一時人傑也其視了翁爲前輩雖未嘗從游而聲氣相求非一日也問道之勤見於斯文惓惓之意厚矣公初自左史言事謫居沙陽與幾叟游爲布衣之交不以賢貴自挾而以道義爲重因其有行也累數百言以爲別公於上下之交可謂無諂瀆矣

題翁士特文編

翁君士特示予詩文一編辭義精奧有古作者風氣

而古風詞氣尤工皆非常流可到也三復欽歎然予嘗考古聖賢爲學之方竊謂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帝典是時雖六經之文未有也况他書乎舜在深山與木石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固非有書記操筆涉墨爲文詞也其學果安自乎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豈皆生知耶然則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人之所以爲賢其學必有在矣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輩用力亦勤矣自書契以來簡冊所存下至陰陽星曆山經地志蟲魚草木殊名詭號該洽無一或遺者



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遊一作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士特性資英邁絕人遠甚如欲以文高於世則文固已足高世矣然如士特之才要當以聖賢爲師入其門窺其室家之好內外進矣然後爲至此予之所以望士特者區區漢儒不足學也

跋了翁書溫公解禪偈

李君興祖以了翁所書溫公解禪偈欲求余言以刻諸石溫公蓋一代宗臣了翁雖流離擯斥不爲時用而其流風餘韻皆足以勵世範俗其辭翰宜爲士大夫之所寶玩興祖乃能鏤石以永其傳是宜書也

跋溫公與劉侍御帖

熙寧之初吳興劉公位臺端論事忤大臣意謫知江州一時清議冤之無敢言者獨文公溫公抗章于廷諍之事之本末安撫叅政張公論之詳矣公將行文正造門敘別又以手翰問行期有道勝名立之言其相與之意厚矣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二公終始一節不約而同其取友可知矣覽其遺墨三復興歎乃附其說于後

跋諸公與徐仲車詩簡



余昔過山陽嘗一見先生侍坐終日得所未聞多矣  
迄今三十餘年追念不能忘也紹興二年其子安道  
來尉吾邑一日踵吾門出諸公與先生往還詩書示  
余求言以刻諸石余謂先生之節義如大圭不琢而  
其美自見非雕繪所能增飾也然諸公皆一時名世  
之士其言足以信今傳後而歆慕如此鏤之金石使  
百世而下見之必有聞風而興起者亦非小補也

跋鄒公送子詩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蓋人之於親四世而總服窮六  
世而親屬竭服窮則遺澤浸微矣故五世而斬此古  
今之常理也舍人鄒公於其子筮仕之初以詩贐行  
其丁寧訓飭不以寵祿爲榮而以陰賜蒼生爲念則  
其垂裕之意豈淺哉積至于道鄉總服已窮矣今其  
玄孫出其詩示余余得而伏讀觀公所以訓迪其子  
孫與道鄉所以奉承之志則鄒氏之流澤豈常理之  
足云雖亘百世而益光矣

題諸公邪說論後

昔王荆公以邪說暴行禍天下三十有餘年余備位  
諫省論之去其王爵罷配享大學諸生薰陶王氏之  
學久矣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其議今



觀諸公之言是非已有定論則余之言可以傳信矣

跋彭器資送余仲勉序

彭公以盛德重望爲時名臣士大夫得一望履舄者如登膺門况其厚善者乎仲勉先生余雖不獲從之游觀其所與則信其賢也審矣

跋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書

橫渠先生旣歿其門人欲謚爲明誠中子以謚議質諸明道先生先生與溫公參訂之故有是書其辭義典奧而引據精密足以是正先儒之謬故寶藏之以傳後學

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書

此書不載於溫公集中故附見於此

光啓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比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以爲士之有誄自孫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諸侯相誄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歿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



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  
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  
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  
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  
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  
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  
擇而折衷之光再拜伯淳大丞右右正月十六日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哀辭

明道先生哀辭

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于官  
是月晦邸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之爲位慟哭於  
寢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於戲道之無傳也久矣  
孟子沒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揚雄氏而止  
耳雄之自擇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  
足以窺聖學門墻者蓋不可一二數也况足與語道  
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古諸子百氏之籍與



夫佛老荒唐謬悠之書下迨戰國縱橫之論函人逸士浮誇詭異可喜之文章皆雜出而並傳世之任道者日夜億精勞思深探博取可謂勤矣然其支離蔓衍不知慎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去道彌遠使天下學者靡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荆棘之墟行蒼崖之巔眩然迷殆而卒莫之自反者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內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能窺而善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如彼則後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不

獨任其責哉於戲道之傳亦難矣夫由堯舜而來至於湯文孔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沒其徒環天下然猶積百年而後孟子興由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而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於衰世其道萬不得一施於天下夫聖賢之不世出而時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予之慟哭豈特以師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爲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 余悲古人之不見兮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真之純美兮肆全體而分剖駕異端而竝逐兮



駢交轂乎多岐亘千歲其泯泯兮去聖遠而卓彼先  
覺兮惟德是依展斯文之在茲兮萬世之師鋤榛棘  
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伏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  
而疾馳帶鉤矩而負繩兮分萬變而莫窺弛銜勒而  
弗屬兮尚回旋其中規嗟命之懸於天兮匪予敢知  
畜溟渤而載華嶽兮曾涓塵之弗施嗟道之難行兮  
孔孟窮老以栖栖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茲通  
闢闔於一息兮尸者其誰幹天樞而自爾兮一作詩曲  
直推欲執咎其焉歸齊死生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  
往匪來兮雖壽夭兮何傷想德音其未遠兮儼若在

傍固誠之不可掩兮何有何亡日月逝矣形魄藏於  
戲已矣兮斯亦難忘

鄒堯叟哀辭

宋有君子姓鄒名某字堯叟邵武泰寧人也先生自  
少有文尤工辭賦比壯游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彝爲  
學鑄磨浸灌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  
貫各得其宗不爲異端遷惑汪洋大肆發爲詞章遂  
以名稱于時嘉祐中登進士第其蒞官雖冗職必盡  
其力凡決獄聽訟鈎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視若不勝  
其煩先生處之日未嘗廢書也其用志益深後之所



自得者多矣余自垂髫誦先生之文及長聞其名籍甚益歆慕之尚恨未及見叩其餘論元豐初余棄官家居先生適丁家難寄余里中始獲從之游先生不余棄進而友之殆一年未嘗一日相舍也其後先生官于閩余適東徐差池南北遂不復相值今其已矣於戲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其平昔朋友共學者往往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沛恐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窮死噫命矣其誰尤余獨恨相去之遠不憑棺一慟弔其遺孤以盡其師友之情故爲辭以泄其哀其辭曰 有美一人衆之郭兮邦國之禎應時

須兮純明篤實久式孚兮胷中之藏羅瓊琚兮位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繫荒嶠兮雲帆蔽天膠音沮如今天地吸噓鼓洪爐兮鑄物範形曾莫圖兮自爾遭之末 如今既實爾德孰云癯兮胡嗇爾壽忽云徂兮嗟余與子阻脩途兮不得憑棺弔遺孤兮飲恨于懷曷日除兮

郭思道哀辭

吾友思道諱某姓郭氏福唐人也先世皆隱德不仕其族系蓋莫得而詳焉思道自少時尤喜黃老之術以求衛生之經不利貨財不近聲色淡然自得視天



下之物若無足以贅其身晚頗好浮圖氏之說其與人交久而愈親與朋友言必以忠信其辭氣抗直不能與物逶迤以苟悅世俗熙寧乙卯同余游京師余綴名秋官思道失志遂同入大學今知制誥黃公見而悅之用以爲直學未幾職小學教諭其純德懿行雖爲當路者之所知其自處慊然亦未嘗因之馳騁以求見於世也於戲周道衰爲士者不孚于名實而國論不出鄉閭州黨之間盜名竊利之人肆行機變以欺世罔上貪得忘義屈道徇物以至昏冥顛踣而不悟雖妾婦乞人之所悲羞而不受者猶將泰然矜

耀以自得其辭受取舍尚何足誅哉君於是時也超然遠覽不以貧賤富貴撓拂其志斯亦難矣其志行雖未能盡槩於古人其賢於衆人也亦遠矣余從之游且十年得其所以治身養性之實非一二也以余之所言推余所不言蓋可知也享年三十有八以疾終于京師余聞之爲之悲慟不能自已故爲辭以泄其哀辭曰嗟乎思道木訥而仁內行純懿幽無責於鬼明無非於人宜得其祿何顛沛於道路而終死於賤貧宜享其壽何棄世之遽而天年不及于中身死誰葬兮暴骸骨于汴之濱魂無依兮託萬鬼以爲



鄰自古聖賢兮自有顯榮富貴騰聲飛譽振耀於無  
垠亦有湮淪汨沒終屈而不伸死同膺骨兮俱磨滅  
乎埃塵壽夭窮通子能自達吾亦不足以傷神重以  
故人之情追思感歎不覺涕泗之沾巾

祭文

祭楚守縣君文

於惟夫人伊洛右族歸嬪睢汭懿柔靜淑功施于內  
隱行弗彰中外式孚允也其臧雖離和鳴禮衣編飾  
大邑之封視夫之秩謂宜百年黃髮皆老天胡不相  
中道而夭歸旒翩翩江流瀰瀰魂兮何之與水俱逝  
酒殽既馨用祖其行薦以斯文以寓哀誠

祭鄒侍郎文

於戲天爵之尊天宜齎之矣爲於公獨厚錫之大鈞  
賦物實勞以生胡反吝茲而弗與齡錫予之柄尸之  
其誰香冥茫昧理莫可推公昔在廷朝陽鳳鳴讒波  
弗溺惟帝之明建中之初來自南荒人爭覩之景星  
煌煌秉義不回屹如喬嶽黃陂萬頃莫能清濁志言  
碩畫百未一施流離困厄天實爲之公之云亡梁木  
其壞世亡仁賢人將焉賴生榮死哀身訕道信公則  
無憾實哀斯人嗟予與公聲氣相求話言之出其同



不謀頃來視公公疾已困匪疾之憂國事是問精貫  
白日神其聽之云胡不淑而不愁遺死而可贖人百  
其身旻天高高邈乎不聞道之窮矣慟非以私公乎  
不忘其知我悲

祭呂侍講文

宋興百年世秉國鈞篤生異人惟茲世臣時逢清明  
與國休戚身雖竄流心在王室伊昔師門實傳聖學  
道隆德尊爲時先覺嗟予晚進鼠目麀頭公不鄙予  
進與之儔吾道之窮公其已矣河流混混貫以清濟  
胡不愁遺以祐斯文下民其咨昊天不聞臨風一

心志俱摧公乎若存其知我哀

祭思睿文

嗟乎思睿命奚止於斯耶昔始同學君方妙年氣吞  
青雲俊譽藹然堂堂英姿謂宜壽考天胡爾嗇中道  
而天競時多艱未克其志身後之嗟孀親遺穉適子  
之館升子之堂追念平生顧瞻彷徨尚想音容恍兮  
在傍欲與之言即之而亡有肉在俎有酒盈觴子弗  
食飲予心悲傷長與子決隔乎幽荒寓辭以奠涕落  
沾裳於戲已焉曷日而忘

祭陳筌中文



於戲天生我公爲時元龜精貫白日而無以自表氣  
包宇宙而不容於時止或尼之非人能爲嗟一跌而  
不振卒困死於流離賴遺言之未泯導源委而東之  
念生死之永訣悵南北之差池徒反袂以長號淚淋  
浪而沾衣公乎不忘其知我悲

祭將定夫文

於戲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  
加乎民今其已矣夫復何云悵百年之永訣猶想見  
其音塵念昔從師同余三人今皆淪亡眇余獨存雖  
未即死而頭童齒豁然孤立而誰與鄰嗟吾先生

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參訂去  
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已及門於戲悲夫  
宜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歟抱遺編  
而永嘆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  
慟徒隕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

祭劉器之文

於戲我公惟德是孚秉義直行與天爲徒元祐之初  
聖賢相逢位冠七人爲時宗工道大不容遷于南服  
劫火洞然不燼惟玉時方清明仁賢彙征昊天弗弔  
喪我元臣銜觴一慟匪以其私侑食以文其知我悲



祭陳立道文

於戲以吾外祖之德其後未有顯者汝幼而聰穎篤行彊學年纔弱冠已策名于薦書意其大吾外氏之門者必汝也遽止於此何其痛耶又使汝雙親垂白有傷子之戚孀妻穉子失所依怙何其酷耶於戲天乎理不可推其命也夫於戲哀哉

祭陳氏十五娘子文

於戲吾聞汝言自謂了達生死視死如歸又言若數盡而終則忽然而往使人莫知皆以汝爲戲語孰謂汝之卒踐其言暮而飲酒笑談終席不見其有微疾

罷而歸寢曾席未暖而奄然已化豈汝真能了死生厭斯世而將有所歸耶抑數盡而不得不往舍吾而逝耶於戲哀哉念汝生而聰慧長而知學經史百家雖未能盡通而皆曉其大旨吾愛汝而擇其配旣得所託矣謂宜與之偕老云胡不淑中道而喪於戲哀哉汝之四女一在江西三在吾閩在江西者卒不得而訃而在吾閩者已遣人報之矣汝其知之於戲汝之面目宛若在前而不見汝之形汝之言猶在耳而不聞汝之聲致此薄奠以寫哀情號呼痛切汝聞不聞於戲吾老矣冀汝送吾之終今返送汝使吾念之



肝肺摧裂旻天高高號呼不聞余何罪辜罹此鞠凶  
死生永訣逝不可追汝尚有知其知我悲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行狀

先君行狀

先君諱某南劍州將樂縣人也祖諱某父諱某先君  
為人質直而信厚其遇事接物初若不可忤而胸中  
洞然無含怒宿怨其治家勤約有節雖一介不妄以  
與人亦不妄取人也自皇祖而上世為農家至先君  
始勵其子以學熙寧中某以進士出身而先君喜不  
形于言色其後雖屏居不仕殆十年而先君亦莫之  
問也及聞其從師友之賢磨切以德義則充然厭其



欲其恬於榮利而樂於義方如此蓋天性也元祐五年十月戊戌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三先君娶陳氏再娶廖氏六年卒有子二人曰某曰某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石龜山之陰嗚呼吾先君平生為善惟日不足不華少不從宦學不得與當世賢士大夫游故隱行弗彰而其嗣孤某又不肖懼終無以成親之名以昭示後世子孫乃泣而書之求銘于有道君子藏諸幽宮庶足為亡者之慰云

### 曾文昭公行述

公諱肇字子開建昌軍南豐縣人曾氏系出於鄧少

康之子曲列之始封也更夏商周千有餘歲微不見於經傳春秋之際為莒所滅其太子巫仕魯乃去邑為曾氏巫生阜阜生皙皙生參參生元西父子俱為孔門高弟曾氏遂有聞於世自是復晦而不顯又千有餘歲至宋興公之皇祖密公始以文學仕太宗真宗為名臣

仕

第調台州黃巖

縣主簿邵安簡

賢請為州學教授四方

之士蓋有聞風重至者踏門授經無虛席是時上方嚮用儒臣欲以經術造士近臣言公經行宜居



首善之地不宜淹留一郡有旨延和殿賜對公所陳  
皆上所欲聞者酬問久之殆將更僕矣除崇文校書  
兼國子直講未幾遷館閣校勘刪定九域志改大理  
寺丞同知太常禮院權判太僕寺殿中省元豐元年  
除集賢校理轉殿中丞久之上讀公所撰曾魯公行  
狀稱善會脩仁宗英宗兩朝正史迺以公為國史院  
編脩官中書公鞏入判太常以親嫌罷禮官判登聞  
鼓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稽據公  
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公發之雖  
衆議不同而公獨引經辨析詞旨精懿故異論莫能

奪其議明堂配享徧及五帝初雖不合後亦卒見施  
用官制行除吏部郎中每便殿引選人上常目送之  
出殿門乃已再遷朝奉郎與脩兩朝實訓國史成錫  
宴故事非侍從官不坐殿上特命進公其眷遇之厚  
蓋示將用公也未幾丁太夫人憂居喪哀毀瘠甚年  
未四十髭髮盡變服除八為戶部郎中復還吏部遷  
右司郎中覃恩賜緋衣銀魚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  
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為宰相士多傳時自効  
公獨挺然不為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  
常德也以公先帝史官故命公充神宗實錄檢討官



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數月召試即真遷實錄  
脩撰賜三品服初除未拜命會除葉康直直龍圖閣  
知秦州公即上疏論康直素不聞有可用之材昨在  
陝西隨軍失亡為多先帝常命械繫欲誅之康直詣  
事李憲卒賴以免其人可知矣正當黜退以章先帝  
之明豈可更加獎擢執政訝不先白言者承望協力  
攻之范公純仁在樞府語人曰善人不見容則純仁  
輩不可居此矣諸公知公議所與咸為之言章請外  
五上不聽乃出視事門下侍郎韓公維面奏范百禄  
所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餘件簾中怒甚以為輔臣

奏劾臣僚當公行具章疏明論曲直既無明文何異  
讒毀黜知鄧州公不草制兩上章論之曰維執政為  
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真得大臣體雖案牘不具出於  
口奏豈可便謂之欺君大臣參與國論臧否人物不  
必一一須形文字顧所言當與不當行之心服與  
不服耳今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謂有欺君之意  
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謂陛下以疑侶之罪逐大  
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為無損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為  
戒無敢開口論議臧否人物君臣上下更為形迹恐  
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



事陛下之道也竟以他舍人行下事雖不從士論避  
之諫官王覲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  
言覲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為重輕而陛下寄腹心  
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覲一  
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塗耳目豈不  
始哉上悟加覲直龍圖閣三省議更科舉公獨建議  
以謂三代兩漢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  
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內外官舉經明行  
脩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  
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

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  
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  
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  
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  
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  
錄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  
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博行義人人篤於自  
脩則人材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太皇太后受冊  
有司檢用章獻明肅太后故事當御文德殿公奏疏  
曰伏見太皇太后聽政以來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



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蓋外朝天子之正宁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為天下後世法推此言之受冊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耳竊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冊於崇仁殿仁宗自出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非典法也願下明詔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義受冊於崇政殿仰稱太皇太后克已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中批令學士院降詔如公所請是歲坤成節禮官建議於崇政殿上壽其升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並用天聖三年故

事三省樞密院時降朝旨不全用天聖三年故事及有司之議乃引九年會慶殿上壽如乾元節之儀公奏疏曰太皇太后昨降詔書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后今此舉似與前後本末不相稱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出於不思耳疏入從之公之畫規太母之聽言前古靡儻馬非主聖臣直寧有是夫皇太妃親屬有常城縣民侯傭者負官錢內批特與寬展納錢年限公言此在縣官事至微末恐不足以上煩詔旨以啓僭門又言近日頗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者此雖未足仰累二聖大公至正之德竊恐僥倖之



人轉相扳援煩瀆聖聽杜漸防微宜自今日仍錄仁宗戒敕內降八條以進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覽奉使契丹回道過雄瀛二州百姓各經國信使副陳述役法不便事公言臣於役法本不詳知乞明詔有司更加考察不憚增改歸於便民而後已昔在熙寧中更定役法臣兄布實與其事臣今言之不為無嫌但承乏從官將命出使親見二州之民有所陳述不敢顧避隱默為自全計也又言臣以使事還至河北聞朝廷命王孝先開孫村口回河東流復故道及見運使謝卿材言河流稍入地中無可回之理但當閉塞支

流縱之北去正是行其所無事卿材嘗畫八事聞於朝簡易明白似有可採乞下水官及河北監司公共講求及卿材所陳利害孰為得失具奏朝廷擇其善者斷而行之庶使論議早定繼聞召都水使者王孝先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判官張景先赴三省詢究利害而三人所論不同朝廷未敢臆決遣官行視然詔書但令相度孫村口有無未盡利害如孫村口不可脩即於不近界河踏逐一處則是雖曰遣官行視而必欲回河之意已先定於廟堂之上矣然則遣二近臣從數十官吏銜命而出不知果何為也及二近臣



還奏如卿材說遂出孝先知曹州徙景先陝西疏公  
力疏其罪執政不得已為之改命至紹聖初時論益  
主東流而河田輒決公私受弊卒如公言秦王後止  
襲公爵詔有司議所當立公言諸侯有國子孫以嫡  
相承禮也况承亮先朝所立傳國再世可復議移奪  
乎四年春旱甚中丞李公常請罷春宴執政難之公  
率彭公汝礪上疏曰天蕃方作民食未充正君臣側  
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  
復天變導迎和氣翼日有旨罷宴二公在朝論事數  
與時忤至是浸不容矣當是時丞相范公純仁左丞

王公存論議是與二公合異意者欲盡去之會有以  
蔡丞相確安州詩上者諫官交章以為謗訕謫新州  
范王二公爭之不能得同時罷去先是公與彭公約  
當制者必極論之會公除給事中未拜彭公當制言  
甚力諫官多前日與公論異者言彭公實公使之誣  
以賣友公不自辨固辭新命請外章四上除竇文公  
待制知潁州明年徙齊州未至改陳州在潁濬清河  
百餘里以通東南物貨人至今賴之部使者議開八  
丈溝踈陳蔡積水潁人素以為患公距其議使者以  
語誅公公復移書折之及徙陳執論益堅人於是知



公非私於一州也越明年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  
司宋當東南孔道士大夫舟車銜尾結轍而至平時  
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厨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為也  
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為多  
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命格不下七年秋還朝守尚書  
禮部侍郎是歲哲宗初祀南郊有詔合祭天地如祖  
宗故事公守前議論之語甚厲不報乃拜章自劾徙  
刑部不拜請去不已降知徐州在徐數月徙知江寧  
府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紹聖初徙知瀛州充高陽  
關路安撫使哲宗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

數稱公議禮有守及公入對口不及垂簾事所陳皆  
國家大體以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  
後皆得其人以為立政之本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  
治道時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  
暇從容燕見咨詢無倦或至夜分是以後世言治獨  
稱正觀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  
士置諸左右以參謀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宮之  
中親近褻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昔貴近意故  
不得留是時元祐諸公皆流竄嶺表最後請前史官  
范祖禹等以實錄譏訛為罪初實錄成公與陸佃亦



希以嘗在屬例轉一官公奏臣不逮成書不可因人之功以叨賞典累辭不許至是希為中書舍人納所遷官在職公耻自陳以覬幸免遂與佃俱奪一官降小郡以公知滁州御史言希不當與公異佃與奏書不當與公同乃削佃職除公集賢殿脩撰守滁歲滿除知泰州又二年徙海州元符三年上皇即位欽聖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事簾中宣諭曰先帝在宮中嘗稱曾某可用魯公為樞密實與聞之先帝謂神宗也召還除中書舍人即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祖宗以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

之於熙寧之初以興起事功為後世法願陛下迹神考之故事脩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然後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執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錫之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妄抵牾者一切置之不以為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會日蝕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著所以言於上者敷告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聞天下事大臣有欲害公者未有以發乃改公所撰孔平仲復官制詞著平仲譏訕先烈之罪激之使自辨因以擠之公錄二詞



白上言陛下既赦其罪俱當明著聖恩叙復之意不必更載前來貶謫之罪萬一可用用之如不可用則臣為不稱職即乞罷臣中書舍人職事以允公議上察其非罪促令赴省供職及對慰諭久之元祐士大夫再以赦甄叙或復舊職典方面公奏生者蒙恩已厚矣唯是游魂枯魄未蒙聖澤死而有知豈得無望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檢會臣寮昨已死被追貶或貶死未經叙復者還其所奪官職及本家恩澤又乞如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流竄廢錮之人均被恩施皆見納用由是上恩

溥及存沒矣累遷朝請大夫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又數月兼侍讀上嘗從容謂公曰卿學術在廷無過之者非玉堂之上不可以處卿公頓首謝因言近世帝王善為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史官揭其大者別為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雖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鑑伏願陛下退朝之暇紬繹經史之餘取此二書置之座右留神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為準庶於盛德有補萬一又言伏觀



詔書知州軍辭見與文臣帶一路兵鈐及監司職任者並湏上殿指揮皆罷而不行臣愚竊所未諭也今陛下初即尊位方當厲精為治日接羣臣以廣聰明以通衆志之時而遽有此變更竊恐四方聞之或意陛下倦於諮詢或意陛下略於待士而為監司長吏者亦將苟且因循無自勵之志非所以崇德美興治功也給事中二人相繼封駁除目三省進呈令中書舍人書讀行下公言三省各有職守不相侵踰門下所以駁正中書違失故中書舍人不兼給事中職事恐因此隳壞官制有損治體諫官陳瓘以言及東朝

與政事被謫公適館伴虜使事畢還家即奏書兩宮曰瓘昨日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疎遠小臣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為無累瓘以愛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美忘身為國臣子所難比臣所謂忠也昔東漢明德馬皇后常謂章帝曰吾但令飴弄孫不復關政章帝亦能不顧所生極其尊事之禮故一時母子之賢著之史冊為後世法



本朝慈聖光獻皇后歸政之後游心物外歷英宗神宗兩朝功隆德盛稱美至今公所以處上母子之間委曲詳盡有人所難言者不可縷載也初權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權舊職其犯顏嬰<sub>率</sub>此類也先是禮部議哲宗升祔宜於太廟殿增一室公獻議稱書禮記皆云七廟國朝自僖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大行皇帝祔廟當與神宗為昭穆上遷宣祖以合禮文七世三昭三穆之誼時為禮部者方執政故公議見紬時議者又言上當

為哲宗服期從兄弟之服公在邇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舜且為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為娶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前益語塞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魯公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為詔明諭天下公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命魯公相公適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所謂休息百姓總該庶工甄



叙材良敦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丁寧反復以此也本朝學士第草兄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榮之而公獨以滿盈為懼力祈補外章三上三請對引祖宗朝學士許避親嫌故事期於必得上面諭曰朕初即位首召用卿豈可遽求出也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事詹撰哲宗實錄仍侍讀如故邈辭逾月不受命請郡在確上封還乞外奏迺出稱謝然猶申前請上固彊之故退而奏詔朝廷更茶法內侍閹守懃主之公謂與民爭利不可為是時守懃方用事勢傾中外非

守義弗渝無敢忤其意也元年太史復奏四月朔太陽當蝕公請對言今連年日蝕皆在正月歲旦之夕赤氣亘天變不虛生必有所自因陳天人精祲之說至誠懇激言發涕下退力請外得知陳州徙知太原府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奏西事素非所習且臣兄布嘗與措置議論之際不無妨嫌力辭不赴改知南京公前自陳徙宋遺愛未遠是行稚羞至送迎交於境上宋人聞公再來歡動城邑徙知揚州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到官一日徙知定州路安撫使會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貶言者繼



之落龍圖閣學士謫知和州道除舒州靈仙觀時崇寧元年七月也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誦言排公迺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官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公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劾公草求言詔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手詔左遷官例許內徙移公台州魯公亦自衡徙舒會於途中未及徙所又例還爵秩授公朝散郎與魯

公還居潤州里第兄弟戴白相從人所歆慕歲餘二公同時寢疾公遽命諸子以生不及養太師歿必返塋其墓下自是旬日語不及家事魯公薨翼日公亦不起實大觀元年八月丙辰享年六十一累勲上護軍封曲阜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八寶恩追復朝請卽後再以恩復朝請大夫集賢殿脩撰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睟然見於顏面望之若不可犯而卽之則溫然可親不問知其為成德君子也與人交無遠近疎戚之間不為虛詞飾貌一以誠意引掖後進惟恐不及一經品目人人自好自少力學於六經百氏



之書無所不究含英茹實以畜其德非如世儒徒據其華雕繪組織為辭章而已經綸之業蓋其素所蘊積也故其在朝則以論思之責為已任出藩于外則所至有成績瀛州救荒之政全活者不可以數計至其受代則民挽留之圯道闔門而不得去更十一州若此類不可悉數然在公為不足道故畧而不載平居於物無所嗜惟藏書萬餘卷手自讎校終老不倦窮探博取無所遺忘雖虜中山川道里遠近夷險無不洞悉與遼使語道其委曲皆大驚服及自胸山還朝某官某送伴虜使使者語某曰昨朝會日執某三

者非曾舍人耶吾聞其名久矣其為夷狄欽慕如此家素貧未嘗屑意有無而以字孤振乏為急由布衣以至處顯視其居處被服飲食無少異歿之日陳無新衣薦無完衾帷帳器用質素敝惡闔門于指無所歸聞其風者雖庸夫賤隸皆歎息為之泣下諸孤卜以二年十一月葬公于南豐縣世賢鄉梅潭之原遵治命也曾祖諱仁旺累贈太師沂國公曾祖妣陳氏楚國太夫人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祖妣黃氏趙國太夫人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太師魯國公妣周氏周國太夫人吳氏吳國太



夫人朱氏魯國太夫人娶強氏累封和義郡君尚書  
祠部郎中三司戶部判官諱至之女也有賢行能宜  
家有子八人長曰緄通直郎知揚州天長縣丞事次  
曰縱承事郎監太平州蕪湖縣酒稅務絢宣義郎監  
兗州東嶽廟統將仕郎監應天府柘城縣稅務緘將  
仕郎監睦州酒稅務緝承務郎權知泗州招信縣丞  
事續纁舉進士女四人長適宣德郎王律次適宣義  
郎劉佇二尚幼孫男二十人宗恪懋悅懷悟悌恂  
懋怡恢恂惇惠忱悫慎懋懋懋孫女六人公以文學擅  
名自結主知朝廷每脩一書必以公為選首自仁宗

至哲宗四朝大典公悉與焉有曲阜集四十卷外集  
十卷奏議十二卷邇英進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  
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內制集五卷尚書講義八卷  
曾氏譜圖一卷公歿逾二十年今天子即位盡還元  
祐貶死人官職復公龍圖閣學士紹興二年賜謚文  
昭公父在論思之職參訂國論獻替為多兵火之餘  
朝廷載籍焚滅殆盡雖至言顯行著在天下然日月  
逝矣恐浸久或失其傳故掇其大節而詳著之以備  
異日史氏採錄焉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墓誌銘

王母朱氏墓誌

王母朱氏世家延平居士諱某之女王父先娶蕭氏夫人乃繼室也夫人之歸曾大父已沒獨曾大母猶存其為人嚴憚不妄戲笑躬以勤儉畜子孫有節專靜而無嗜好人莫測其欲以故左右給使鮮有中其意者夫人事之常得其歡心治家事中外輯睦配王父無違德其歲時奉祀割牲省器必親臨之未嘗委諸婦終其身不懈生子二人二婦皆少亡諸孫幼失



所恃夫人朝夕撫養必知其燠寒疾痛綴完緝弊率  
躬為之比其成人悉教以義方故諸孫卒得所恃為  
成人夫人之力也其天資柔靜婉淑事無小大喜怒  
未嘗見於色居常好善唯恐有弗及故卒受夫社以  
康寧壽考終其身逮諸孫有婦猶執女功不替諸子  
孫或止之曰為母而年八十亦可以已矣雖不躬為  
之其憂無人乎何自苦如是耶夫人從容言曰為婦  
而執女功乃其常也汝何異哉且吾雖老矣使吾明  
衰而視昏則雖欲彊為可得乎吾之所以不已者第  
吾力之所能勝耳汝何怪耶其後子孫雖屢止之其

志終不可奪也王父諱某有子五人曰某曰某夫人  
出也孫男六人曰助曰夢曰時曰度曰州僕曰二僕  
曾孫三人曰迪曰迥曰適女二人皆幼享年八十有  
三熙寧十年某月某日以疾終某年某月某日葬于  
白土之原其仲孫時為之表而告其子孫曰而子而  
孫實繁且夥誰其育之王母是安迨其成人棄汝而  
歸寸草有心孰報春暉日往不復形終此瘞刻石墓  
左以示來裔

張氏墓誌銘

殿直楊君一日詣予而告曰安持之皇祖考有高世



之行得無生忍法於善知識者其事有禮部侍郎李公常朝奉郎劉公誼之銘文可考不誣也二公皆當時顯人而一言之出足以信後世則雖沒不朽矣獨念吾母氏之賢配先君無違德而其沒也不克銘以蒸使閨門隱行湮滅而無聞將無以昭示後世子孫用是為大懼欲以銘累公不識可乎予得二公銘文讀之竊歎楊氏世為江西右族皆累鉅萬而其父子不以一毫入其胸次飯蔬飲水與遺世絕俗之士游卒能坐亡立逝無怛於死生之變則其所養可知矣而夫人事其舅以為賢婦配其夫以為賢室是宜銘

乃叙而銘之使歸而揭之墓上夫人姓張氏南康軍建昌人居士諱某之室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夫人資靜淑尤謹於事佛樂善好施姻族內外貧窶者必歸焉元祐戊辰六月二十四日以疾終于家越明年正月二十日葬于洪源之南享年四十有二生男八人女四人長曰安道安世安止安行安時皆業儒曰正真為浮屠氏曰安持紹聖中以材武得官今為左班殿直監杭州餘杭縣浣坎鎮乃其次子也銘曰蠢茲世人徇物喪已驕吝日滋富不期侈於惟楊氏已物兩亡家累萬金視猶糝糠乞食



夫人其德克配刻銘墓傍以詔來裔

蔡奉議墓誌銘

安禮既沒之明年其族兄某以其弟亢踵門而告曰先兄疾大漸顧而謂亢曰吾不幸至於不諱宜以銘屬公今墓有期敢以請予曰吾於安禮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非一朝燕游好也自幼學以至成人十餘年間出處語默無一不同者而以銘屬予予雖不能文其何可辭乃叙其世族歷官行事始終之大節而銘之曰君姓蔡諱元方安禮其字也南劍州將樂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君世富貴諸父皆淳侈安

費殆盡獨君之皇考能自力不計有無資君以學君亦感激奮勵焚膏繼晷不少解窮探博取發為辭章卒以名聞于時熙寧九年同進士出身主饒州鄱陽簿移福州懷安惠州博羅縣令因薦改宣德郎知建昌軍南豐縣以年勞改奉議郎紹聖四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四君為人果毅明達與朋友信不詭合而妄隨遇事立斷不可回撓初為懷安代有日會更役法君親為按籍一日而差畢吏不得搖手為姦利用以為怨君既去旁邑吏舞籍為隱漏以贓敗陷重辟無一免者吏始相慶德君曰微令嚴而



明吾屬無類矣異時君過境上故吏逆君拜庭下以是為謝其在南豐歲適大饑流亡孳踣者相枕藉君為法振之賴以全活者不可勝紀君之為政彊敏與民為條約而不可犯然簡節而踈目民亦易避也其破茲剔蠹必鋤盡根穴乃止故所至有風績吏畏其威而民安樂之也某年某月某日塋于卞山之麓君娶鄭氏生二女再娶黃氏無男以其弟之子某為後昔君每以書抵予未嘗不以是為憂今其已矣悲夫銘曰謂天爾畱兮胡德之純謂天爾厚兮後胡不蕃憑大靈兮騎雲歎天閔而上新兮邈乎不聞惟有德為不朽兮長存後欲有考兮視此銘文

### 俞氏墓誌銘

夫人俞氏予伯父諱某之繼室也曾祖諱英祖諱懷選父諱守瓊世為南劔州人自皇考而上隱德不仕以貴傑其鄉子弟始皆業儒為名進士夫人端靜嚴飭不妄笑語雖遇子弟未嘗有戲慢之色治家勤約有節中饋之事必身親之至老不懈初伯父亡子尚幼夫人以孀稚自營攻苦食淡仰取俛拾卒克有家子孫賴之不墜先業元符三年十有一月甲戌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二伯父有子五人其二夫人出也曰



晒曰允蹈崇寧元年九月丙申葬于龜山之陰始夫  
人疾革予方以漕檄竊食清流北歸省之床下已不  
能言猶頷之若有囑予者嗚呼意欲何言耶於其葬  
乃泣而銘之銘曰陰靜而嗇茲理之常無非無儀婦  
德乃光淵哉夫人展也其臧刻銘幽宮以示不忘

游執中墓誌銘

昔余為太學生吾友定夫嘗為余言其族父執中先  
生之賢余聞而心識之願見而未之得蓋三十年餘  
矣建中之初余被檄貳令於其鄉邑始獲從之游聽  
其言稽其行參之於其所學信乎定夫之所稱無一

辭溢也於是相與為忘年之交而恨相得之晚先生  
既沒逾數年而吾友定夫復狀其行致其子處道之  
意請銘於余余何可辭先生諱復字執中姓游氏世  
為建州建陽人曾祖諱惟真祖諱耿父諱仲孫皆隱  
德不耀先生資孝愛總角已知彊學砥礪竭力以養  
其親家乏無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一日不怡族父  
元聰明有精識於子弟中尤器之見謂有特操既壯  
學益富行益脩邑里旁郡見者竦服聞者悅而信之  
多遺子弟從之游遠近相屬也其學以中庸為宗以  
誠意為主以閒邪寡慾為入德之途常以晝驗之妻



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  
定與未也其與人謀委曲周盡不啻如在己其教人  
禁切其不善而開其善鑄諭之諄不少回隱不啻如  
其父兄故聽其言者初若難入然終察其為愛已也  
亦或以忠誨成懟憾先生終不改曰寧人負我無我  
負人蓋直道不苟自其性然也以故鄉曲之士嘗受  
經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到自得以善  
其身其成就人才蓋非碌碌口耳之習也少不事舉  
業晚徇親意一舉於有司不第而止以其年某月某  
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江氏宣德郎汝舟之

女配君子能致婦順以得舅姑之懽心先十年卒之  
男三人處道舉進士亦遵遺訓不敢失墜處仁處厚  
早卒女一人既嫁未兩年而嫠守義不改適皆其醞  
藉然也處道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歷衝之原  
先生貌溫而氣和望之如枯木槁枝而堅挺之姿睟  
然可見不間知其為常德君子也道廢千有餘年謬  
悠荒唐之辭盈天下學者師其言尊其道而侈大之  
非徒雕龍灸輶而已夷考其所知未有能躡其樊者  
也真行之徒猶適埴於康莊之衢眩然莫知所止故  
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為三致士



於斯時欲肄業考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先生德足以私淑諸人學足以垂世傳後而士之欲求師友者莫宜於先生也不幸老死於窮閭陋屋之間而不大顯於時可哀也已銘曰於戲先生圭璋之珎韞質不耀噐藏于身多文之富曷云其癯學無欲清惟道之腴以此易彼孰云不臧人雖弗堪潛德愈光歷衝之原望之畢如遺風若存百世不渝

鄒堯叟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堯叟姓鄒氏其先出于魯國之邾唐季

之亂避地閩中故今為邵武軍泰寧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先生自少有文九工詞賦比壯游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先生彞為學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汪洋大肆發為文章遂以名聞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調淮陽軍司理參軍丁父憂服除再調南劍州劍浦縣主簿監建州買納茶場移福州閩清縣令用薦者改宣德郎知宣州宣城縣元祐四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于官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先生為人重厚寡言雖家人未嘗見其喜愠貌溫而氣和遇事堅正不可以非義回屈初



在淮陽卒有受杖不服而肆言守怒欲斬之議不決  
以其事付先生已而復欲遂前議先生不受令守益  
怒先生以為事在有司則有常法執之不移士論避  
之其涖官臨民雖冗職必盡力故所至有風績其決  
獄聽訟鈞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觀之若不勝其煩先  
生處之裕如手未嘗釋卷也故其用志益深學之所  
造者遠矣先生既沒子尚幼大觀元年十二月十五  
日始克塋于常州宜興縣善拳鄉橫山村黃宗塢之  
原娶劉氏先生彞之女也子男若干曰某曰某嗚呼  
先生學克其志而用不究其才一時朋游共學者登

顯仕居要津視其顛仆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窮  
死噫命矣其尚誰尤故叙而銘之銘曰有美斯人君  
子儒兮純明篤實允式孚兮胷中之藏羅瓊瑤兮位  
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繫荒嶠兮雲帆蔽天膠  
沮洳兮天地吸噓鼓洪鑪兮鑄物範形曾莫圖兮自  
爾遭之人莫如兮既厚爾德孰云癯兮黃宗之原安  
此居兮鏤石紀辭永無渝兮

吳國華墓誌銘

延平據閩之要津號稱多士而以學行著聞鄉閭者  
吳氏有三人焉曰某字及之曰某字季明而審律先



生其一也當嘉祐治平之間士方以聲律偶儷之文  
爭名於時而三人者獨相與切磋以窮經學古為務  
不事科舉退老于家若將終身焉其能自拔賢於流  
俗遠矣其後季明以經行被召不赴授某官而審律  
先生晚亦出仕獨及之卒於布衣予視三人者為前  
輩而少得從審律游最厚先生不予鄙進而友之今  
其亡也以銘屬予予何可辭乃序而銘之先生諱儀  
字國華世為延平人曾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皇任  
某官先生為人剛毅篤實洞見城府而善善惡惡無  
所容貸其事親以孝顯交朋友以信義著自少篤志

彊學老益不懈六經百氏之書蓋無所不究窮探博  
取自信不疑尤深於詩易皆有成說晚益玩心於象  
數音律之學自為一家有文集若干卷崇寧五年詔  
求天下遺逸部使者以先生應詔辭不就已而敦迫  
之乃乘驛就道今相太師公見而說之授將仕郎大  
晟府審驗音律未幾府罷先生亦浩然而歸不復出  
矣大觀元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若干某月  
某日葬于某所先生娶陳氏某人之女無子有女三  
人長適某次適某皆先卒次適某官楊某嗚呼吾聞  
有德者必有後而先生乃無子以奉其祀是尤可哀



也已故為銘詩以慰諸幽銘曰人孰無宗世久則遷  
惟德與名萬世之傳德名之乎先生有之不亡者存  
夫又何悲

吳子正墓誌銘

君諱思字子正姓吳氏邵武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  
父諱某累贈宣德郎母朱氏封蓬萊福昌二縣太君  
君之皇考以上世有隱德至君始以進士起家中元  
豐三年第授蘄州黃梅縣尉再調慶州右司理參軍  
俗獷悍喜訟闕吏明習法令挾以為姦故獄事視他  
郡為難治君敏達彊濟吏不能欺事至遯刃輒解無

留獄會昌民有誣告毒死者縣獄具君為直其寃得  
不死者五人令很復訟君不已彌年不能決其後更  
二獄卒如君所直也君之全活五人法當遷秩任事  
者隱不以聞而君亦置不問也曰吾為理官獄求生  
斲盡吾職而已無他覲也聞者以君為長者就移和  
州防禦推官知吉州吉水縣事縣有老吏舞智玩法  
為邑巨蠹君得其狀繫治之吏窮迫欲以事污君緩  
其獄闕君之亡謬為家問置金其中囑小吏內之君  
夫人黃氏得書覺重疑之却不受君適自外至發書  
得金詰其所自為誣者情得咸伏其辜故縉紳皆知



黃氏之賢而益奇君繩家有法也用是當路交薦之  
改宣義郎知池州建德縣君始至大興學校勸農桑  
教民力本歲餘邑大治訖去獄無繫囚民到于今頌  
之以年勞改宣德郎上郎位覃恩遷奉議郎賜緋衣  
銀魚辟福建路轉運司管勾文字明年丁太夫人憂  
服除監江州廣寧監會更錢法日夜鳩工赴期會旁  
視若不可堪而君獨裕如也未幾以課最聞再遷承  
議郎還闕除監大觀庫遂以疾卒于京師大觀元年  
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三君娶黃氏左中散大夫某  
之女封壽安縣君有賢行配君無違德男一人曰偉

明擢崇寧五年進士第秀州崇德縣尉女二人長適某  
次適某女二人君為人樂易不事表襮居家奉親無  
違兄亡事寡嫂盡敬畜其孤如己子家素貧清約自  
克而賙卹族黨無吝色內外姻睦人無間言初與侍  
御鄒公某管城尉游君某友善二人皆早世君教育  
其子恤其家卒克有立古之朋友視兄弟斯道廢久  
矣觀公所為足以激頽俗也性嗜學自六經百氏古  
今傳記蓋無所不讀下逮山經地志陰陽卜筮星曆  
之書浮屠道家之說亦無所不究旁穿曲貫各得其  
宗為文長於論議尤工於詩辭義清遠有作者風氣



江官臨政務近民不為進趨計明達吏治所至有稱  
士論每以用不極其材為恨而君處筦庫恬然也其  
自守不固蓋如此有文集五十卷契丹西夏錄十卷  
藏於家疾且革為治命數百言惟以孝弟詔其子孫  
不及其他非守死善道何以有此君既沒之明年其  
孤奉君之柩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所道  
過錢塘以尚書戶部黃公之狀來乞銘曰先君之友  
惟公為最厚宜得銘以葬予雖不能銘義不得辭乃  
論次其平生歷官行治之大節而銘之銘曰允矣吳  
侯德在躬闕弗大施而卒于窮其施惟河二邑之

思澤卑不流迺止于茲其存不朽有擘其文銘昭于  
幽以詔後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墓誌銘

陳君玉墓誌銘

大觀三年歲在己丑二月乙酉居士陳君卒越明年其嗣孤經德不遠數千里狀其行走僕來睢陽乞銘於予予雖未嘗知君也而與其二子游厚善今不遠數千里來請銘義何可辭乃為之銘君諱某字君玉温州平陽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以好學篤行稱于州里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君為人剛果有遠志迪諸子以學資其費不會其遇人樂易無踈戚之間賓至



必為具盡歡乃已人有善雖小伎稱之若不及周人之急不責報務盡其義雖轅橐掃庾不為後日計留也里俗明鬼而信巫有以癘疫死者必累月乃敢發喪君之母夫人亡舉族獻疑欲從俗君獨曰吾寧死耶奚忍為是耶其孝誠不惑蓋天性也疾已革召諸子而戒之曰汝等慎無析居為鄙俗常態義方之訓死猶不忘非篤於為善何以臻此君喜佛學而不為求福田利益事將屬續所親有為浮屠氏者泣涕問所欲對曰庭前栢樹子復問乃曰已在言前則君於死生之際可謂安矣享年五十有九娶繆氏先君十

四年卒子男四人經德經邦經辨皆業儒女四人長適繆氏次適季氏次適張氏其季皆早夭某月某日葬君于樂溪大嶺之原與其室繆氏同穴君既沒而經邦始以上舍賜第人皆以君不及見為恨而君於死生之際猶不累其心况其他乎然積善之報其後也必大可不占而知矣故繫之詩曰天之於人不可求服田力穡乃有秋君乎有子皆珍珍韞匱待價千金醕樂溪之原蔚松楸君其無憾安此丘

李子約墓誌銘

公諱撰字子約姓李氏本唐諸王苗裔其先恭王明



以太宗子國於曹有子五人俊傑价備偲遭武氏之禍屢更封傳五王而絕价生濟國公臻無嗣獨其季偲官止左武衛大將軍子孫蕃延與唐始終迄今班班可紀世居陳留至公之七世祖澄為温州永嘉令始遷福州之連江國初三從祖亞荀以進士高第起家至三司監鐵判官任公之祖為應天府法曹掾稍遷至縣令郡守所至有能稱最後以國子博士守毗陵卒于位柩將行州人不忍其去共挽留之塋橫山泣送者填道又圖其像歲時祠之至今人有疾取墳土服之輒愈其威惠在人久而不忘蓋如此國博君

生五子公之皇考其冢嗣也娶范氏司封員外郎亢之女國博之喪諸孤無所歸范為營室于蘇故今為蘇人公九歲而孤執喪奉親如禮既冠丁母夫人憂窶甚家徒四壁立閉門自守雖廩食不繼澹如也親故高之爭持薪米以餉服除游太學聞南豐曾公鞏以文名天下公往受業於其門刻意勵行務多識以畜德不為進取計南豐器其材謂當為世用會熙寧五年詔郡國貢士乃作湖水碧詩以勉其行六年遂登進士第調越州餘姚縣主簿用舉者監揚州高郵縣酒稅移江州彭澤縣令遷鎮安軍節度推官知河



南密縣事除澶州州學教授考滿薦書應格改左宣  
德郎曾魯公布帥青社辟置公墓府公少從南豐游  
南豐兄弟三人皆登顯仕有重望而公尤為翰林公  
所知及從青社辟其兄弟至以書相賀謂幕府得忠  
信之士礙吏部格不行青社移河間再辟公州學教  
授歲滿除太僕寺主簿轉奉議郎坐乘騎誤過欽聖  
太后儀衛貶饒州德興縣監酒稅上即位覃恩轉承  
議郎加武騎尉賜緋衣銀魚通判莫州轉朝奉郎加  
雲騎尉堂除人例不赴吏部選公罷選郎自陳歸部  
授通判未靜軍轉朝散郎未赴以堂除人衝罷改授

簽書泰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八寶赦轉朝請郎用  
年勞轉朝奉大夫加驍騎尉任滿以恩例就差通判  
袁州自永靜改授及罷泰寧任或勸公詣朝廷申理  
公曰吾每以士人老不知退為鑒今固躬蹈之耶竟  
不往執政大臣賢公行就除通判保州將引用遽以  
疾終于正寢實大觀三年七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  
七公初在餘姚時有茶商夜行遇海舶鉦鼓偕鳴更  
相疑為盜持短兵格鬪殺傷十餘人繫蕭山獄吏求  
正名不得連年不能決清獻趙公守越聞公名檄公  
攝縣事公至吏前負案盈積公一視之即得其情曰



犯時不知在律勿論具聞于州杖遣之餘悉迎升族  
解無留未幾邑大治清獻益知公能薦公可任縣令  
彭澤縣頻江俗窮陋喜訟尚鬼而信巫公一以信義  
道之晨興視事親為決曲直吏簪筆立庭下屏氣惕  
息受成命行文書無敢出一語者久而民化服訟日  
益稀使者按行見之疑公不事事既而勾稽帳簿皆  
精緻無毫髮疵戾可指摘引囚詰吏吏以素不深與  
不能盡對公徐進具道所以曲折詳盡卒大喜出朝  
廷下括田令轉運使倚法務苛擾欲多得匿戶羨田  
為功公爭以為不可使者怒欲劾公留令又沮格無

得申復翌旦且行公抱牘徑造卧内使者驚問公曰  
彭澤令以公事白願起視之面抗論移時且請就劾  
并解印綬去使者度不可屈卒從之然怒猶不置是  
時王公安禮為部刺史使者還金陵盛言公抗對狀  
陰激怒之覲共置公罪刺史反壯公所為曰縣令乃  
敢與部使者爭衡此必介特有守士也亟呼書吏對  
使者前草奏薦公使者意沮猶數陰伺短失卒無一  
事可得巫覡有前期唱言某日某所災者已而果然  
暴桀因緣為姦轉以相恐公召群巫于庭問以火將  
起狀期日處所令將詣伺有不信抵罪又卜于城隍



神祠如所問巫言有不然者毀廟皆曰無有乃下令  
敢有復假鬼神造言惑衆者坐之人心悉安朔方士  
鮮知學公為二州教授始得名儒為師士向風翕然  
一變將門子弟至褫跣注衣縫掖為諸生者不可勝  
計澶淵瀕大河自元豐初決小吳河流不復由故道  
元祐三年始議遣使脩復公作復河賦二篇贊明禹  
功究當時利害甚悉上之不報大抵言河不可復後  
卒如公言又廣孟子說著養氣論三篇傳學者其言  
深切著明皆可考而行也莫當虜使道公至謂宜先  
示以文教迺增闢學舍益市書日親為講說士皆誦

其言化其德初歲才五六人未嘗至十倍崇寧詔天  
下興學莫遂為邊郡第一其在秦寧事無小大悉賴  
公為理雖守將屢易幕府號為省事歲水災首議賑  
救民不知有饑公之力也公性簡直不汨於私欲居  
家友順遇妻子以禮閨門之內雍如也收養孀稚均  
其所有中外無間言不事生產約於自奉而周人之  
急惟恐不及交朋友尤篤於信義涖官臨事以理自  
將澹乎若無意於仕者至其遇事立斷有不便於民  
雖要權必爭不少回屈率意盡誠亦不為矯激之行  
徽名於世雖仕筦庫必盡力故所至人安之既去而



父益思流落州縣三十年位不稱德士論惜之而公與家人言未嘗有滯淹之歎其視得喪無足介其胸中者故天下識與不識皆知其為鉅人長者及其亡亦莫不咨嗟歎惜公晚尤深佛學前數月尚無恙居靜室燕坐終日對家人未嘗輒語屏絕情累若預有知者間惟焚香誦佛書而已家人私竊恠之莫敢問手書寒山詩一首意若示諸子者大抵以攻人之惡伐己之善為戒疾革猶怡怡自若卒無一言及後事公於死生之際安之若此則其素所養可知矣曾祖諱慕玠故任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工部員外郎

國博君諱餘慶贈屯田郎中考諱慶常故任忠武軍節度推官贈朝請大夫公娶柳氏括蒼人朝散郎珣之女有賢行生子男六人彌性彌倫彌大彌遜彌中彌正女二人彌倫以公遺奏補假將仕郎彌大彌遜崇寧大觀間連舉登進士第彌大登仕郎興仁府宛亭縣主簿彌遜單州司戶參軍餘皆舉進士長女適進士張延之次適從仕郎廬州舒城縣尉陳溫舒孫男一人女二人皆幼公喜著述文辭簡古有理趣作毛詩訓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文集五十卷史贊論五卷箴于家其孤將以政和元年二月二十四



日塋公于橫山祖塋之西狀公之行與其族系世次  
來請銘予雖未嘗知公而與其子彌大游考公之行  
與其歷官行事始終之大節皆足以垂世傳後是宜  
銘乃叙而銘之銘曰李本嬴姓爰自高陽天祚神堯  
興于有唐本支十三明國于曹或絕或封惟時之遭  
低實其季為衛將軍位雖不充蕃蕃子孫世載其德  
著于毘陵疾誰與廖邦君之靈公蘊大器增光于前  
匪斲匪雕矩方規圓問學有原左右之逢士得其師  
靡然向風有社有民庇之以身義在必爭力回千鈞  
畜大不施其行則躡寄之去來視猶一蛻善無不報  
不于其躬力穡之勤後穫必豐矧公多子惟公是似  
責報于天如執右契橫山之陰有墳其墟公則無憾  
永安此居

許德占墓誌銘

政和五年春二月戊辰居士許君卒越三月癸酉塋  
于晉陵萬安西鄉之原與其先夫人同域是時予方  
歸省松楸其子知微不遠數千里以書來請銘歲十  
一月予至自延平知微復踵門而告曰先君潛德隱  
行足以貽範後昆諸孤奉承罔敢失墜惟是幽堂之  
銘所以譔德紀善發揚幽光而無詞以刻大懼泯沒



無稱以為親羞重諸孤之罪敢以是請予來居毗陵  
久竊謂君一鄉必有一鄉之善士訪求之得君之行  
治為詳又與其子知微游其何可辭君諱玩字德占  
生而有至性純行未十歲喪其怙恃哀毀如成人家  
素豐美而君獨澹然不以一毫置其育中其所取僅  
足而已不為多寡計也約於自奉而急人之急不趨  
如在己者雖里巷踈逖之人昏喪之不能具疾病之  
無醫必悉力周之至倒廩傾囷不吝也娶李氏有賢  
行作配無遺德先二十三年卒生子四人長曰知微  
處州縉雲縣丞次曰知彰大學內舍生曰知柔早夭

季曰知剛處州貢士三女長適進士李敦復次適承  
奉郎應天府中城縣丞晏躬行次蚤卒孫男三人曰  
林曰棟曰櫟女三人皆幼平居勵諸子以學曰士知  
為已而已頹以發策決科以誇耀流俗非吾志也初  
喪其夫人年尚壯即屏居于外不復以世累撓拂其  
心曰味佛老之書以自頹蕭然一室雖家人有經日  
不見其面者非靜定詎能爾乎自縉雲得疾其子公  
檄奉君以歸已而疾少瘳忽一夜向晨顧謂侍子曰  
今何時曰鷄鳴矣遂命扶起正其四體反席而沒享  
年五十有八君為人貌溫而氣和喜怒未嘗形於色



清慎寡欲恂恂惟謹輯睦中外必盡誠意故其存也無間言其沒也吊哭者盡哀焉惟許氏之先曰堅者有卓行浮沉廬阜九華之間初不知其何許人也至君之高祖正顯始自江寧徙居常州之晉陵故今為晉陵人結廬東山之阿與孫氏比居友善未幾夫婦俱亡而君之曾大父懷素尚幼孫氏收鞠之其後族人自江寧來訪堅之後者携而往孫氏匿不以告比其長以其子妻之且告之曰高人之後宜蕃衍必有大其門者并其資付之而去卒莫知所之孫氏亡其名殆堅之徒歟懷素生延福延福生億君其季子也

唐亡更五季之亂衣冠舊族流離散徙雖名卿大夫有不知其所從出者况堅之與世相忘乎自堅至正顯譜系中絕其世次莫可考也然邦人至今以君之居為許堅家云銘曰堅有卓行其存不亡展矣斯人于堅有光無墜前脩必大其門德人之言以詔後昆

楊氏墓誌銘

陳濤子通將葬其母夫人不遠千里以書屬予銘子通予之外兄弟也吾母與其父京皆居士諱選之子居士子昔為之傳者蓋隱德君子也其夫婦俱蚤世吾母與其兄少孤友愛異甚其為人嚴恭儼恪不妄



嬉笑靜慎有父風夫人尊事之每順適其意無少忤者比其亡而予尚幼夫人撫存之視猶子也今欲誌其墓舍予其誰宜乃叙而銘之夫人楊氏將樂人也祖諱思父諱苗世為田家夫人年十六歸于陳氏其事舅姑以孝聞事其夫盡婦順晨昏奉甘旨必身親之不少懈寤寐中外無間言夫亡勵其子以學卒克有立宣和元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九子男二人長曰渤次曰濤女二人長適進士黃寧與長子皆先夫人卒次適進士孫昇孫三人曰致柔曰致虛曰宗虞女孫一人以是年十月九日塋于城南陽坑之原銘曰富而壽福所先兮攸好德力足賢兮誌諸幽永弗諼兮

梁明道墓誌銘

政和八年七月戊戌梁侯卒于其子崑山令之官舍越明年其孤欲扶柩歸于其鄉將以宣和二年八月十六日塋于交湖山之原前期自青龍走毘陵乞予銘予梁侯同邑也雖未之識而聞諸鄉評得其行熟矣今其子又請之勤若是義何可辭乃為之銘梁侯諱伯臣字明道南劍州將樂人也曾祖龔祖筠父世廣明道資孝友事其親能盡力撫諸弟無間言母夫



人得未疾餘三十年未嘗斯須去其側晨興奉盥饋侍湯劑必躬服其勞終其身不懈親亡哀毀幾不勝喪逾年乃能襄事其遇人無踈戚必盡誠意歲饑有告急者雖掃庾賑之不吝後雖自窶弗顧也人有稱貸或負之弗償悉焚券不問其胸中洞然無纖毫芥蒂皆此類也其姻家官于嶺外而夫婦俱喪子尚幼五女未有歸明道曰吾可坐視之乎乃命其子迎致之別館為辨奩具以次擇士族歸焉嗚呼末俗日益偷雖天屬之親迫窮禍患盖有不相收者况外姻乎聞其風可以少激矣梁氏世有隱德至明道始勵子弟以學而其子澤民遂中上舍第崑山之政有惠愛明道陰相之力為多故邑人欣戴之其病也為之祈禳幾月無虛日其沒也哭之無不盡哀焉其得人心盖如此晚留心釋氏疾且革問棺斂之具已備遂安寢而逝享年五十有九娶蕭氏有子男二人長曰澤民宣義郎即崑山令也次曰俊民女一人先五年卒銘曰積善之報于後必蕃交湖之丘其歸永安

張進之墓誌銘

張氏諱序字進之常州晉陵人也曾祖庭讚祖延祚不仕父霖以其子恩贈通直郎進之兄弟七人長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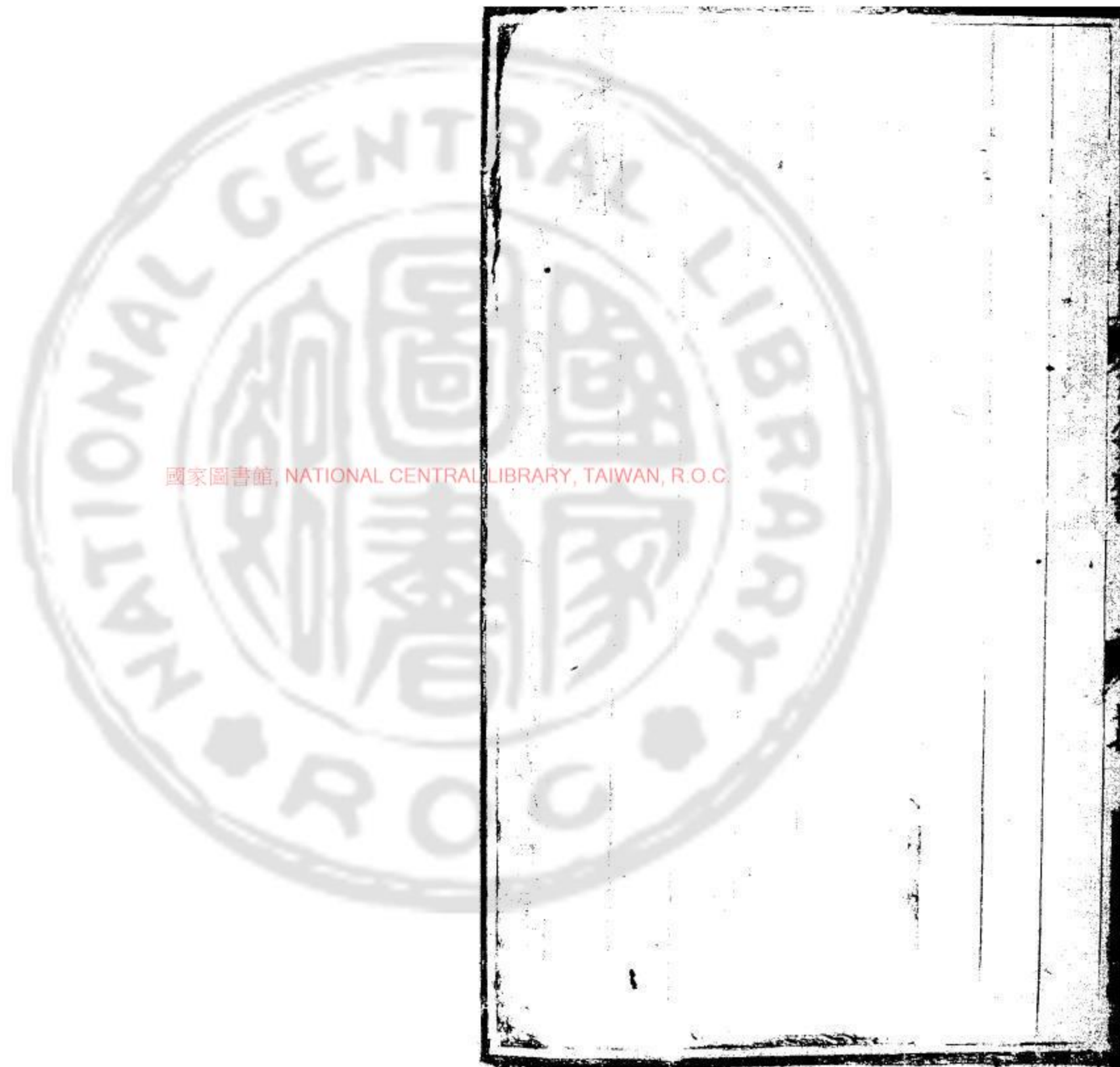
巨次曰與俱登進士第巨雖位不至通顯而以學行  
為歐陽文忠公所知其所交皆一時名流如右丞脩  
簡胡公樞密蔣公是也故張氏遂為毘陵著姓進之  
幼孤能自力其為人謹信愿慤與人有誠意雖喜怒  
遇事輒發無所容隱過即夷然未嘗宿怨也輕財樂  
施無踈戚之間視其緩急貸與無所吝雖時有見負  
折券不問也親戚之貧者月廩食之有常數行之十  
有餘年不少替暴雨雪鄉隣艱食則給薪米以振之  
市財治棺以待貧無周身者每千人為一錄曰冥惠  
飯千僧以薦之歲飢殍死被原野進之歛其遺骸藏

之殆不可以數計也俚俗信禳巫宗人得癘疾闔戶  
無敢往來者進之日往省之無難色比其亡也所遺  
一孤女爾進之力為經紀之事無巨細皆纖悉詳盡  
又育其女為置奩具擇良士歸之郡察有雅相善者  
貧甚而抱疾久不愈進之往撫其家親為調劑周之  
無不至將屬續以後事付之又聞閩士自京都還暴  
卒于逆旅煢然一小僮守之無與語者進之任其託  
哀其無告為之棺歛凡附於身者咸使無悔焉悉力  
賻之資其柩以歸二家存沒得以無憾聞者義之宣  
和四年二月初二日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前一



日澡浴更衣若將遠適然家人初莫之省也越明盥  
櫛坐堂上有親賓與之笑語如常時坐頃忽瞑目起  
視屹然已亡矣其於死生之際與世之所謂善知識  
者庸有異乎蓋其平生於佛事未嘗斯湏忘于心雖  
在塵勞中而能自發藥與方外之士游得其一言之  
善則終身佩服而不敢失其誠著于中而自信其所  
得故能安逝若此為善之效其至矣夫初娶季氏再  
娶孫氏男二人曰茹曰蔚皆有文行女一人適凌仲  
臯孫二人其孤將以是年四月二十一日塋于武進  
縣懷德南鄉築野之原以朝奉郎高元脩之狀來請  
銘乃為之銘曰積德以潤身施惠以及物慶覃後昆  
其永無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

墓誌銘

李脩撰墓誌銘

宣和三年閏五月二十有七日中大夫右文殿脩撰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公以疾終于家歲八月二十有八日塋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湛峴之原與其夫人吳氏同穴越明年其孤以晉陵鄒柄狀來請銘余與公俱閩人又嘗同為諸生肄業于上庠挾策考疑時相從也俯仰四十餘年一時朋游凋喪畧盡與公有平生之舊而知公之詳蓋無為矣宜其有





請於余也余雖不能銘其何可辭公諱夔字斯和其先江南人唐末避亂徙家邵武故今為邵武人曾祖諱侍仕閩以武力顯閩亡退處田野祖諱僧護考諱賡皆隱德不仕考以公貴累贈正議大夫妣黃氏資政殿大學士履之姊累贈高平郡大君繼妣饒氏累贈廣平郡太君皆改贈太碩人公幼孤鞠于外家成童猶未知書而穎悟絕人舅氏大資政黃公擢第歸一見器之使賦詩有驚人語因授以書凡耳濡目染過即成誦至日數千言自是於六經諸子百氏之書下至毛鄭箋傳暮年之間無所不窺學日進文日益

有名從黃公游者咸推先焉是時朝廷方以經術造士公聲聞籍甚所至學者景從贏糧重屨越百舍而至者常相躡也逮居上庠所交皆一時知名士初補監生洎選內舍皆第一龔公原得其文讀之歎曰此必山林幽棲篤學之士所為今之學者莫能為也其後預天府薦及試南省皆第二遂中元豐三年進士第釋褐調秀州華亭尉邑令所為多不法公每規正之部使者欲有所裒治聲言行邑公迓之境上則以溫言慰薦且詢令所為公力庇之不以言部使者不悅至邑復詢之丞簿丞簿與令素不協則互訐所短



而令初不知公庇之也亦言公嘗以私故不過聽於是部使者以公為長者已而考覈之三人者皆以罪去而公獨無累人以是知公之器度為未易量也丁繼母饒氏太碩人憂服除調建州松溪縣尉兼主簿秩滿移池州軍事推官太守羅公彥輔性彊愎行事或失中公必面折之初雖不悅而後卒相知也民有乙與甲爭塘水而毆甲至死者獄具刑官欲寘之極典公當書斷建議以為事有所因法不至死爭之得減等公猶不已太守怒甚至以語詆公公不為屈爭之愈力於是命他官書斷其後大理詳獄以甲准盜

論乙乃止當杖審刑書斷官以失入抵罪衆始愧服然公猶坐嘗簽書及用薦者改官降次等授宣義郎人多勸公直其事公卒不自明也差知無為軍廬江縣改福州懷安縣未赴從故龍圖閣直學士陳公軒辟知杭州錢塘縣事有兄弟爭財而訟者累政不能決公至取案牘焚之諭以同氣至情財不足言兄弟感泣拜於庭而去異日公復過錢塘二人猶求見公以謝故觀文殿大學士呂公惠卿帥鄜延辟充經畧安撫司勾當公事初公之尉松溪呂公謫居建州得公之文竒之一見如故以是首辟公置幕下至延安



未逾月適夏人傾國入寇號百萬人心危慄公徐為  
呂公陳方畧一路賴以完及米脂之役工未畢謀言  
賊兵十餘萬且至諸將棄城而遁公曰彼衆我寡去  
將安之是速死爾不若按兵勿動城雖未完冒以樓  
櫓彼將以我為有備必不敢進兵法所以使敵人疑  
者正謂此也諸將然之卒如所料凡築殄羗威羗等  
十餘城未嘗不在其間其後奉進築圖至闕下因上  
五議欲使諸路乘虛互出以伐其併兵之謀進取橫  
山斷其右臂參用漢唐實邊轉輸之術申命州郡廣  
置之法為足食足兵之計懲二虜輔車相依之勢

以備不虞識者以為切中邊事之要累賞轉奉議郎  
除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司勾當公事未赴改授  
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嘗攝郡事適當累政  
因循之後獄繫甚衆公命數吏分條其所犯不日皆  
決遣之遂以無事今上即位覃恩轉承議郎勳武騎  
尉賜五品服以太學博士召道除太常博士轉朝奉  
郎遷知大宗正丞事因職事奏疏上四事大畧以謂  
總麻親宜有蔭孫之法非袒免以下小宗有未食祿  
者宜廣流澤特官之宗室雖得以科舉進尚宜許之  
入學以養成其材且罷刺史以上公使以恤非袒免



無官之孤皆當時所宜行者有旨送講議司除屯田員外郎以論廊延進築功特遷兩官轉朝請郎勳雲騎尉父之遷禮部員外郎天子視學公以為盛德事獻視學頌有旨第其文高等遷朝奉大夫勳飛騎尉時朝廷議禮考文禮官視他部為重非通知古今之學不足以當其任公傳經稽史無留事兩以考課被賞改司封員外郎長貳相與舉留之復還禮部轉朝散大夫勳驍騎尉然公雅意欲就閒曠力請外補除知蔡州朝廷惜其去留為宗正少卿訓辭有旨非清德老儒曷任茲選士論榮之轉朝請大夫天子受八

寶覃恩特遷左朝議大夫兼學制局叅詳官移太常少卿時故相劉公正夫在政府劉公大資政黃公壻也以公聯姻姪亟請避嫌上曰此真太常也因批其奏曰公議所在何嫌之有公遂就職官制行換中奉大夫未幾復慨然語所親曰吾平生為禮學方布衣時已預脩衣冠制度今備位卿寺得司天子禮文於吾足矣士當知止豈可冒進不已遂堅求退或者勉公曰奉常清切於禁從纔一間盍少留乎公笑謝之朝廷度其不可復挽則除公集賢殿脩撰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陞辭天子勞問優渥公建言先帝



命官脩中書備對錄以知官吏流品戶口錢穀之數以知禮法文為軍兵名額之數以知刑罰赦宥工事夫役之數蓋體周官歲終受會之意而所以周知天下之務也方今内外事物之要盈虛繁簡之實欲有所稽考盍命左右司畧倣前制為一書上之以資觀覽天子深然之有旨如公所請公之意蓋非苟然而已也南陽大藩為帥者多務大體不親事吏得舞文為姦公下車盡革前弊綱紀大整與部使者議事有所不合公獨請于朝事卒見聽當路滋不悅公弗顧也然自是若有不釋然者遂以疾請宮祠朝廷意公

憚安撫一路之勞除知穎州章再上祈懇愈力除提舉杭州洞霄宮勳騎都尉賜爵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東歸居於梁溪錫山之傍日以文字為娛澹如也子綱為鎮江教官就養子舍與賓客過從盡登臨之適優游自得不復以世事介意嘗有貴公素知公者被召與公相遇於途詢以所欲公從容誦少陵江漢垂綸之句以答之貴公咨美還朝每稱於諸公間以為不可及也及綱為尚書郎丐迎養京師除公提舉醴泉轉中大夫改右文殿脩撰頃之以足疾不任朝謁請復洞霄凡為宮祠者逾十年綱自左史



論事得罪方遠謫公誨之曰進退出處士夫之常汝  
勉自愛母以吾老為念也父子之懿聞者仰之及歸  
公喜見顏間曰汝罪大謫輕謫未久而歸上恩厚矣  
何以論報時公方避寇海陵盛夏遽促歸既還以微  
疾上章告老命未及下而公疾已革顧諸子曰汝等  
皆在吾左右吾何憂因不復語怡然而逝享年七十  
有五公天資純孝繼母饒氏性嚴肅公事之盡子道  
得其歡心於兄弟間友愛尤篤既除饒氏喪盡以資  
產推與之獨與季弟曼出居泐右廩入之餘一以付  
之置不問其後禋祀計及晷親即以與其子緝其教

子以孝弟忠信為本聞人一善於父子兄弟間譽之  
不容口退而未嘗不以訓諸子也自為小官喜周人  
之急祿雖微不為有無計親族之貧不能家者均養  
之妹姪甥女無資以遣者必擇配歸之故鄉里語風  
義以公為稱首其交朋友盡信義與人接洞然無城  
府尤喜提獎後進孜孜不倦門人之躋膺仕者相望  
也其在朝廷每有貢舉公未嘗不為考官其所取多  
一時名士人服其鑒裁平生唯嗜書無他好幼學嘗  
苦無書既仕節衣貶食而積書之富至與巨室名家  
埒初黃公以名儒有重望自熙寧以來累踐大官被



遇秦陵進位丞轄士之出其門者衆矣公為兒童時甥舅自為知己而退然官州縣垂二十年建令上纂極黃公已均逸于外乃始以學官召擢蓋黃公所以期公者遠而公亦安於義命不汲汲於進也晚位通顯而恬於進取又率常數考一遷至一日有歸意則慨然決去不可留其難進勇退如此公貌怡而氣和禔順而中勁少有大志而深自韜養不以所長自見至其蹇然持議無所回隱不為世變所移則有人所不能者建中靖國初丞相范忠宣公薨太常議行易名公為博士定其議曰公任臺諫當朝廷清明民物

阜安之時而公正色立朝力陳安危治亂之幾至於法度之廢興典章之施設大臣之去留人材之用舍一有不當其心則抗章論列無所顧避至有不得其言而去其列侍從居宥密位台輔益行所知從容進見有責難之恭朝廷有大利害與同列辨論上前多以理勝如罷大河東注之議寢鬼章欵塞之質下寬大之詔以安群心釋朋黨之疑以全善類皆自公發之然公處心積慮務在體國持論平允不以好憎易情不以同異介意惟其是之從也故鄧綰移楊公置縮前日論已之憾而言今日指摘縮事之非元祐紛



更公置熙寧論議不同之念而言今日法度盡變之失非公誠心慷慨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孰能然哉若夫救蔡確新州之貶而忘高位厚祿之為可懷論呂大防等宜從寬宥之叙而不知踈遠嫌疑之為可避此人之所尤難而公優為之蓋公以謂大臣之於國有股肱心膂之托而迺心王室曾無內外之間安往而不任其責邪方是時范公名在罪籍雖門生故吏往往諱言之而公之議挺挺不撓如此嗚呼斯可以觀公之心矣故余備載其辭以是銘之庶其流風猶足以立懦敦薄云公娶吳氏奉議郎桓之女初封仁

和縣君先公二十一年卒累贈濮陽郡君改贈令人子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兼國史編脩官以論事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得旨復本等差遣曰維承事郎前監在京諸司糧料院曰經通仕郎試補太學上舍生未赴殿試曰綸通仕郎女三人長蚤卒次適奉議郎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迪功郎衢州司工曹事周楸孫男六人儀之宗之集之琳之文之麟之女三人有文集二十卷禮記義十卷藏于家銘曰目無全牛奏刀砉然不逢其族孰知其難世故屢更鮮不畔援秉義弗渝其節乃見公於建中士方紛如不倚不



流介然中居哲人之菱讒波稽天鯁議直辭如防在  
川群言不孚咸底于罪皇明燭幽公獨無悔易名之  
美自公發之世濟之榮公與有之我作銘詩以示萬  
世庶其流風聞者興起

令人吳氏墓誌銘

中大夫右文殿脩撰李公諱夔之夫人吳氏其先越  
州山陰人仕唐為諫議大夫董昌之亂義不屬遁居  
括州故今為括蒼劍川人曾祖崇避諱贈大理評事  
祖穀贈承事郎父桓故任奉議郎知湖州長興縣母  
鮑氏金華縣君夫人資孝謹事父母能盡其力飲食

起居未嘗斯須去側省定溫清各適其節言德功容  
人鮮儷焉父母賢之謂必得名士乃可以為配是時  
李公以諸生與脩衣冠制度名聞朝廷繼而擢高科  
遂以妻之惟吳氏世為望族夫人生大家而李公起  
寒素夫人事之盡婦順能以清約自將無驕矜氣柔  
明端靜人不見其喜愠治家有常法遇妾媵有恩意  
閨門之內雍如也方李公筮仕之初官卑祿微喜過  
從賙人之急如不及甥姪孤女未有家者必擇對歸  
之夫人躬治敝饌必致其精旨罄奩具資遺之無吝  
容人以為難而夫人安為之故鄉閭篤風義者必以



李公為稱首夫人之力為多也李公從辟郎延夫人  
挈諸子歸寧而金華尚無恙夫人事之益至吳氏族  
大間有不相能者必迎致其家聽其言視其容色而  
鄙信必消矣其懿範感人蓋如此建中靖國元年李  
公自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被召為太學博  
士既登舟而夫人感疾遂不起實正月七日也以其  
年三月十八日塋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歷村湛峴  
山之原享年四十有四初封仁和仁壽二縣君李公  
之舅右丞黃公以夫人之賢奏賜冠帔既沒累贈永  
嘉濮陽郡君改贈令人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國史編

脩官坐言事竊監南劍州沙縣稅務有言孽復不行  
曰維承事郎曰經曰綸皆通仕郎女三人長翁卒次  
適奉議郎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進功郎衢州  
司功曹事周楙宣和四年余過錫山以其舅從政郎  
與侯彥申之狀屬余銘且謂余曰吾母之亡先子方  
趨朝而諸孤皆稚弱不克銘以塋夫銘所以論讓先  
美而明著之後世也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而弗知  
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有一焉人子之罪夫  
矣今吾母之德善可考不誣如此而積二十有餘年  
幽室無辭以紀諸孤不仁之罪宜無以自遣願得銘



以補前過庶幾發揚幽光為存沒之慰余感其言故  
不辭而銘之銘曰內職之脩闕而弗彰有子之賢其  
傳乃光貽爾後人視此銘章

翁行簡墓誌銘

公諱彥約字行簡其先京兆人唐末避地子孫散居  
七閩公之六世祖徙家建州之崇安白水鄉故今為  
崇安人曾祖伯珎不仕祖元方以其子恩賜朝奉郎  
父仲通以文行為東南儒宗學者咸師尊之仕至朝  
奉郎累贈銀青光祿大夫有子三人公其長也公天  
資穎悟絕人自幼學已能屬文既冠博總經傳尤深

於禮學元豐末游上庠聲聞籍甚一時知名士皆慕  
與之交元祐二年與國學薦以祖母壽昌君之喪未  
赴禮部試銀青外除造朝欲俟公策名而後告老公  
以謂用是緩吾親歸休計非便也請以世祿之恩授  
中第銀青不許力請而後從已而兄弟更相推遜聞  
于朝事雖不行縉紳義之公既不第益自奮勵術業  
益加進建之舉進士者無慮五六十是公再舉皆中  
首選從而受業者常數十百人元符二年上即位以  
日食下詔求言時公與計偕奏格言二十篇上篇自  
祇命原化典學崇儉以至審治言所以立德下篇自



擇術因在兼聽務和以至審勢言所以立政皆陳古義以砭曰之言近而不迫直而不忤識者重焉政和三年擢進士第調汝州龍興尉丞相何公素知公謂所親曰翁生縱未能用不宜辱之捶楚間也改常州司刑曹事公涖事精敏郡治賴之為多惡吏屏息有遁逃訖公在幕府不敢出者居二年江淮荆浙制置發運使以奏計對上問所部人材使者與公初無雅故以清議所在首以公對驛召為詳定九域圖志編脩官政和七年改宣教郎除太常博士以與脩因革禮遷奉議郎歲餘乞補外除提舉河北西路學事及

陸對建言朝廷更八行法使俱試于有司以革奔競浮濫之弊固善矣然八行初非以文辭選也今限以等第有中程而不官者與初立法異甚謂凡入等無問高下俱與廷對以示詳行實畧文華之意時浙寇犯衢處公之弟中丞公由御史府得請鄉郡公亟以書屬之曰賊方熾勢必侵軼吾郡自衢信抵浦城崇安險阨易守不可犯惟處之龍泉至松溪浦城皆易野無捍蔽龍泉破則建危矣龍泉之士有葉植者其人邁往有智略因之使拒守宜可倚辦中丞公然之比至鎮植已率衆拒賊即出兵益給糧械助之卒如



公所料朔方士大夫聞之謂公料賊於數千里外如指諸掌非智慮精審過人能如是乎公在朔部尤以人材為意有所薦拔必擇行能卓然者先之如解習之徒是也學政於民事初無與焉公所至必諏訪民間利病與夫實邊制勝之術日與將士講畫意謂異時以使事歸報面陳之為朝廷經遠之慮既罷使事不復對除權發遣黃州轉承議郎宣和四年夏之官道改高郵軍高郵當江淮孔道商旅所出入類多以貿易茶鹽為業茲民訐圭撮銖兩之私連逮抵罪者不可勝計公下車有告言者隨決之無留吏猶習故

常白公欲以枝辭蔓其獄公曰兩獄充斥若等尚恨其少邪吏聘貽失對於是一郡相慶知公以民為念吏不得倚法為茲也歲大旱公以禱祠疲甚既雨而公得疾所親以是尤公公曰民蘇而吾病無憾矣病浸極遂乞致仕章未報以八月丁亥卒于軍治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二公性孝友事親盡子道於兄弟怡怡如也敦睦族人無間言遇人無賢否一以誠意人人自以為親厚而與之同趣蓋鮮矣延平陳公晚居淮南見公喜語人曰翁奉常靜恪有謀使得志殆能濟務其為名流推重如此公為高郵視事纔數日



屬疾民或未識公面及公之喪行道之人皆出涕曰  
失吾賢守也蓋誠之感人未有不動者娶吳氏奉議  
郎桓之女封孺人子男二人曰挺迪功郎克兩浙轉  
運司管勾文字曰抗未仕女一人適承事郎李維內  
外孫男女十人有文集十卷其文精緻潤縟得作者  
之體尤長於詩藏于家昔公在太常二弟俱持節還  
朝列侍從居要官公復出使于外建雖多士為東南  
最而兄弟俱被榮寵未有前比意公晚仕積厚而源  
深其發必遠遽爾淪喪士論惜之其孤將以明年六  
月丁酉葬公于白水之原屬余銘余於公有朋友之

銘曰猗德之勤名則隨之名實既孚君  
之歸濬深有源涓流未施百世之傳視此銘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自山在身言

四三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一

墓誌銘

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某自歷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公為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堙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如先公之名德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



予而已追念平生觸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見屬舍予其誰宜公諱酢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在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公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兄弟方以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與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氣晬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

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為大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事有疑議必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為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即除公大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勞改奉議郎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即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代還召為監察御史磨勘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以八寶恩轉朝散郎磨勘轉朝請郎知漢陽軍磨勘轉朝奉大



夫以親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  
人憂勝除知衡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衡  
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于  
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合葬  
于和州含山大是城鄉車轅嶺之原用治命也公自  
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自到  
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  
望之知其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  
蒞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  
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

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  
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比年  
以來編民困於征歛而脩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  
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  
不知而事集此在公特其糝糠耳無足道者故不復  
縷載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  
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一己之私言  
也曾祖尚祖禮之不仕父潛贈太中大夫娶呂氏封  
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娣姒睦族人無間  
言公素貧不事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其內



助多矣先公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七人爲文  
林郎洪州司兵曹士卒于官擬掇握皆蚤世損迪功  
郎前授歸州司刑曹士掞將仕郎拂未仕皆業儒世  
其家女一人歸時之子適孫男三人女五人有中庸  
義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  
十卷藏于家銘曰於戲天乎胡不憖遺方時清明哲  
人其萎道雖不行斯文未忘百世而下其傳有光

莫中奉墓誌銘

公諱表深字智行邵武人也曾祖辰仕為三班奉職  
祖及不仕父說當景祐寶元間士方以聲律決科而

君獨以窮經為務自閩陬數千里外贏糧跣足至京  
師從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先生游講明道術還  
家杜門不復求仕進以公恩累贈至通議大夫公自  
幼聞過庭之訓問學有家法是時安定先生居雲上  
為世儒宗公往師焉一見竒之謂公有器識異曰所  
至未易量也自是浸以名聞於時元豐二年登進士  
第調洪州豐城尉未赴丁通議公憂服除再調楚州  
建陽縣主簿秩滿用薦者移撫州宜黃令適一  
人憂不赴終喪授鳳翔府好時縣令好時在隴右為  
劇邑號難治公至明約信令而人化服終三年無一



人犯重辟者仇齊路險絕車輿不通邑人病之久矣  
公諭父老鳩徒計二治為坦途往來便之侍郎張公  
舜民領漕事見而謂人曰莫侯可謂知為政矣其為  
利非濟人溱洧之比也率同列交薦之改宣德郎知  
泗州昭信縣事憲司有繫囚事聯省曹吏以校辭蔓  
其獄六更推治不能決命公往治之一問而情得人  
服其明民有持牒棄妻屏子者公詰其所由曰以病  
而貧力不足以相收故及此非得已也公惻然憫之  
曰吾為長民之吏使人父子夫婦不相保當任其欲  
者其誰歟於是出私錢賑之里巷編氓感公之義皆

協力以周其匱急故其室家復安如初比公之行是  
人與其妻孥攀號於道見者咸嗟嘆之公惠政及人  
有以厚風俗者多此類也上皇即位覃恩遷奉議郎  
賜緋衣銀魚除真定府路都總管司勾當公事會中  
宜之安撫朱公紘以公兼領帥事賴公頗多秩滿通  
判新安除御史臺主行用中司不召赴都堂審察除  
光祿寺丞未上遷開封府司工曹事朝廷更錢法命  
夜下公適直宿陰為處畫人無知者黎明揭示大悉  
詳下吏不得揺手為姦尹陞對被獎諭遂以公之名  
聞于上睿旨親除左司錄事中都不治吏習以為常



黠胥舞知玩上文移鉗紙尾以進官署唯唯謹公  
察其尤無良者治其一二一府屏息無敢習故為傲  
慢者並僚恃權倖雖沒一悉趨之公為折其短獨未  
嘗少屈乃諷言章政和三年出公為廣濟軍司錄事  
士論惜之而公處之恬如也久之朝廷察其非辜起  
知睦州公曰文正范公清獻趙公嘗守是邦其遺範  
未遠也循而守之則無餘事矣已而郡大治民至今  
思之過朝除知饒州東歸待次毘陵愛其土風欲營  
菟裘為歸休計於是力請宮祠除提舉西京嵩山崇  
福宮未幾告老宣和五年六月丁未以疾終于常州

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葬于  
宜興縣清泉鄉之梅林原公為人端勁有守孝于親  
友于兄弟人不問其言畜幼孤如已子蒞官臨政嚴  
而不苛寬而有制故吏畏其威民懷其德決滯訟去  
民瘼洞照幽隱雖逢其族迎刃立解世之名能吏者  
皆自以為莫及也公自奉議郎或以年勞或以恩典  
九遷至中奉大夫賜三品服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娶方氏太常少卿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嶠之  
女有賢行能宜其家累封至令人男二人曰多聞通  
直郎監鎮江府排岸司曰多見迪功郎明州慈溪縣



尉女二人長適宣教郎知襲慶府鄒縣事朱年次適  
迪功郎信州州學教授江文中孫男三人曰革曰萃  
皆登仕郎曰蒙將仕郎孫女二人尚幼晚自號如如  
居士有文集十五卷曰如如集既葬其孤請銘於予  
予與公有平生之舊知公為詳義不得辭乃為之銘  
曰獵德之勤積之在身府寺踐更蔚乎有聞出蕃于  
外施惠於民去思不忘久而彌新百世之傳視此銘  
文

### 錢忠定公墓誌銘

宣和六年三月五日龍圖閣學士正奉大夫致仕錢

公以疾薨于毘陵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訃聞  
天子詔特贈光祿大夫賻賜加等下所屬郡伙助其  
葬其家上公行事于朝考六家書謚曰忠定越明年  
正月壬寅諸孤護其喪歸葬杭州大慈山之原既乃  
詣予泣而言曰先公勲德載史氏易名議行著于太  
常褒贈崇卹具存恩典終始光榮昭于一時惟是幽  
堂之刻發揚其親同為不朽者宜有以稱大懼隕越  
弗克以承子責敢以是請予與公有同年之舊義不  
得辭乃叙而銘之公諱即字中道其先出於顓帝之  
後曰陸終封於彭城至于孚仕周為錢府上士遂以



官命氏子孫稍遷居下邳至漢末遜公避亂徙烏程  
又徙錢塘之臨安忠懿以吳越入覲公之高祖以宗  
屬錫官遂居京師為開封人曾大父子節故任右班  
殿直祖昌濟故贈朝奉大夫父垂範故任朝散郎知  
太平州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自皇考占籍宜興今  
遂為毘陵人公天資雋茂稚齒已如成人年十三居  
母喪哀慕毀瘠見者感動既冠游太學以文行知名  
於時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授安州司理叅軍吏有誣  
服自盜抵死屬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寃狀守將喜  
而謂曰劾縣獄當得賞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

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章敏滕公甫力薦之稱  
有氣節異時必為名臣移博州防禦推官知杭州臨  
安縣丞異時縣民轉徙豪右冒墾其田官不能直者  
悉奪還之流冗復業又除二稅積弊以蠲民瘼至今  
邑人頌其遺愛調福州觀察推官福廣為七閩都會  
獄訟繁夥連帥悉以付公府無留事丁銀青憂服除  
調睦州軍事推官三衢有寃獄久不決屬部使者以  
問望宿怨檄往按治挾薦牘動公風欲鍛鍊以快其  
私至則折獄平允所全活者二十三人或問之對曰  
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覓一薦哉未幾改宣



德郎丁文安郡夫人憂服除知穎昌府郟城縣脩奉  
泰陵期會嚴促乃躬自監督役均費省人樂趣事先  
期告具會汜水霖潦敗橋府亟以屬公三日橋成人  
服其敏繼奉二后園陵辟為京西轉運司屬官有不  
下司體究採石事事領於內侍使者憚不敢乃請代  
往按治不撓收罪之尤者寘于理王博文帥郟延薦  
為經撫司官夏人有來歸者當命以官公察其言色  
有異詰問屈服果所遣謀者崇寧中朝廷欲撫納西  
羌久而不至主帥憂之檄巡行塞下宣諭德意旬日  
監軍貴首款塞降附者至數百人代還賜對稱旨除

提舉郟延路弓箭手蒐餉精密占籍者皆為戰士盡  
括開田為將吏冒占者以廣招募初塞上給田人一  
頃馬牛之牧者不足供芻秣日久之始增之  
緊給一頃人獲其利而邊騎益衆矣就除陝西路轉  
運判官王師收復銀州被旨專董芻糧飛輓夙辦第  
居最延帥經制五路邊事除郟延路經畧安撫判  
官兼總管勾權帥事久之經制罷帥復領舊職涇原  
兵失利涇帥與總管爭訴於上論者請付獄以正軍  
法數遣官按治觀望奏報不直特旨命公遂馳至涇  
源具得其實以聞且言劉安神師中有功邊陲願少



寬假以責來効上從之劉安止降秩士論大愜宗寧  
中陝西鈔幣日輕視銅錢不能十一而官俸獨給鈔  
錢在職者不能贍官曠不補事有浸廢因建言倍給  
選人之俸凡攝事者理任受舉許同正員人樂就職  
百廢具舉公自為幕府以方畧聞後稍權帥事將使  
指望實益孚上深知其才驛召赴闕亟命入對上問  
西人兵力公曰夏國本數州之地盜據靈夏浸以疆  
大元豐中兵其城下羗戎壅河決水土馬幾盡遂  
無成功上曰靈武終不可取耶公曰戎狄之民  
也居不廢廩食動不勞轉輸故便於用衆雖兵之

來飄忽如風雨而不能持久又其所短也願申戒邊  
臣嚴飭武備蒐練戎士積粟堅壘先為不可勝之計  
以觀其釁屈其所長而乘其所短則可以得志矣上  
又問大寨泉可取否奏曰臣聞其地逼近靈武曩時  
進取號為得策計慮不審亟築亟退反為夏人所有  
距漢界百餘里地皆瀉鹵無水泉古所謂澗海也間  
有之不可飲馬口鼻皆裂大兵不可往審問邊將皆  
以為然上首肯之翼日除直龍圖閣知慶州兼環慶  
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再入謝上宣諭曰屢  
詔環慶進築久而無功今當屬卿乃謝而言曰陛下



過聽以任臣顧維綿簿敢不罄竭仰承睿訓旬日凡  
三進對所陳邊防利害攻守計策甚衆上深嘉納之  
事多施行削藁不言陛辭乃賜三品服以寵其行詔  
趣之鎮即日就道初紹聖中城清平關關之左右皆  
沃壤地曠絕無扞蔽人莫敢耕牧乃即關之東西築  
冷丁臺常章垣賜名曰安邊城曰歸德堡東西相望  
控制要害包地萬餘頃人得以縱耕其中歲收以數  
萬計公私利之初城徐丁也一日下令遣發諸將聘  
貽不知所為公曰亟往即事比及境上大兵已集芻  
粟板築之物無一不具三日而城畢夏人感歎服去

神速環慶自大寨泉退衄之後士氣沮傷至是復大  
振踰年移知延安府兼鄜延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  
都總管河東陝西皆邊夏國人使文檄往來獨由鄜  
延號為西邊門戶凡中國移檄與諸路理辨疆事率  
由延帥判定以付邊吏夏人書檄至密閱其當受與  
否諸邊皆稟覆行自公至烏延每屈之以禮朝廷初  
用八寶夏人以所賜御寶大於曩時言於邊公令邊  
吏諭以御寶度數非臣下所當議拒却不受自是西  
人畏服使人入境所舉小不如式劾引伴者坐之移  
檄夏國責其失禮其後至者皆惕息惟謹無敢縱以



生事初羗人又拒命上許其納款謀者數言將進誓表而累歲不効公策知敵情言羗必不來然至與不至不足問當嚴備以待之耳因條上備禦之策上以為然除集賢殿脩撰乃城清遠鎮邊二寨以遏賊衝增築龍泉御謀二城保聚邊民吾圍益固大觀初閔輔饑民流至邊因上言常平官失職使流冗就食塞下則邊粟益貴且非所以示夷狄宜令所在資遣還鄉以振給之詔從其請民得復業秋大霖雨傳言敵聞城壞將大入寇諸將請起奉之踐更者以益兵朝廷下走馬章敕諸道增嚴備禦他路調兵騷然獨郿

延按堵如故因上言臣審料夏人決不寇邊迄今果無警請老將皆服公料敵精審詔以公守邊鎮靜備禦有倫除徽猷閣待制仍再任西邊恃蕃兵弓箭手為用異時患蕃官侵擾莫敢繩治乃悉為約束犯者無貸自是皆獲安業人心感服戰守賴之郿延邊袤千里而諸城踈逖敵易乘間乃增置杏子鎮青廬移萬世屈丁堡東接河東西連環慶聲援亦屬彌縫邊隙敵不得間除顯謨閣直學士復再任再上章懇辭不允政和初內侍童貫宣撫陝西法有弛張可從宜者得罷行之長安萬物騰躍衆貨益輕乃嚴設科條



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違者重  
責于法民至罷市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增估金帛  
以償之下至著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全陝騷  
然幾至生變時臣諸司不視利病奉承推行惟恐後  
公獨以為不可極陳其害章上不報時貫方用事權  
傾中外人皆為之危慄而抗章繼上言益切至士大  
夫聞章中詆貫論事多質直語往往爭傳誦之坐是  
貶永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然平物價均糴亦為之  
罷在永數月上思其忠亟復徽猷閣待制除永興軍  
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永興軍府事在道改

知興仁府朝廷復行夾錫錢乃申救公移一準銅錢  
槩用無偏府中帖然旁郡官私與民出納自為輕重  
民疑以撓交易不通始大愧服乃視興仁為法尋移  
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至鎮改充河東路經略  
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太原府以童貫領宣撫  
使奏乞辭避璽書褒荅不允河東諸司與被邊屬郡  
如代嵐石麟府咸許以事宜聞時傳虛聲以勤憂顧  
公曰闔寄當以靜勝乃嚴戒邊吏凡制事必慎擇可  
信者重以賞罰御之自是警奏不妄邊陲晏如政和  
五年春以足疾乞領宮祠章五上乃得請提舉杭州



洞霄宮復微猷閣直學士盜發幫原聲震東南起知  
宣州捍蔽江左或告公曰宣歙俱鄰於賊歙破即宣  
危矣公誠火病可以力辭公曰方急難中豈人臣愛  
身時也乃扶疾就任時寇兵逼屬邑民大震擾公之  
威名凜然人恃以安郡境賴之迄用保全上心嘉賞  
除龍圖閣學士賊平以疾乞致仕章三上未報特召  
赴闕除河北河東宣撫司參謀乃力陳老疾不足備  
驅策詞意懇至遂得請特授正奉大夫致仕家居三  
年以疾薨薨之夕有星隕于寢室之上公剛毅方正  
見義敢為不可回奪雖犯權要蹈患難不顧也胸中

無城府推誠待人洞見腹心特已甚嚴而遇下明恕  
臨政愷悌人不忍欺又任帥閫不為貴倨闊略細務  
聽訟折獄纖悉得情而歸於寬厚民尤感服雅以清  
約自將一介不妄以取與延帥圭田皆在極邊將吏  
役所部為之耕種歲入千計公至是乃捐其地募弓  
箭手絲毫無取更兩鎮凡十餘年量敵慮勝動中機  
會每以疆吏生事為戒嘗語人曰為國守邊安危所  
繫但當宣國威靈嚴於自治使夷狄不敢侵侮邊陲  
得以晏然是為稱職若規小利召戎起釁圖尺寸功  
冀幸寵榮吾不忍為也識者以為至論凡所辟薦不



假人以私必視其能拔自部曲多為一時名將號為  
知人性誠孝每以襃贈不逮其祖為恨遂以所得官  
奏乞回授特旨從之敦穆宗族恩意備至常遇郊恩  
舍其子孫先官猶子斥俸餘置義田宅凡近族子孫  
聚而居之養生之用皆取具焉有文集三十卷奏議  
七十卷娶同郡胡宗說之女封碩人先公十二年卒  
贈淑人子男二人長曰耦承議郎真州排岸次曰被  
朝奉郎通判亳州軍州事以學行吏能見稱於世一  
女適從政郎江寧府溧陽縣丞胡朝孫男九人曰徽  
言登仕郎曰太冲曰如愚曰康錫皆承務郎曰保衡

通仕郎餘四人并女尚幼銘曰烈烈我公惟時干城  
威加羗戎一塵不驚孽倖恃權狂瀾稽天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

陸少卿墓誌銘

公諱愷字疆仲姓陸氏其先吳郡人六世祖權唐末  
為建安縣丞值中原亂不克歸因家福州之候官故  
今為候官人曾祖中和贈職方員外郎祖廙任左侍  
祭父長賓任大理寺丞累贈通議大夫母吳氏贈太  
碩人公自幼穎拔不群博覽彊記元豐初未冠游太  
學標望絕人一時名儒徃徃忘輩行踏門願交元祐  
更新學校祭酒孔公武仲得其文奇之稱譽不離口



學者益歆慕之元符三年登進士第調廬州司法參軍太守龔公原一見待以殊禮侍御史彭公汝霖祭酒今丞相白公時中俱薦試學官召檄至公曰吾困科舉二十餘年晚得一官朝廷不吾知欲使之裹飯復入場屋吾不能也卒辭不就崇寧大興學校郡以公兼掌錢穀士不之教官之廬而公之戶外屢常滿矣執經考疑虛往實歸秩滿用薦者遷通仕郎丞相劉公正夫以給事中兼領外諸司辟公管勾文字閱半歲改宣教郎外諸司罷公之子調官齊南憐其少求與之近乞監密州板橋鎮鎮瀕海舶至多異國珍

貨吏習為姦欺以漁取公以身先之一毫不以債海商便之以外諸司賞典轉奉議郎又以八寶恩轉承議郎逾年御史中丞石公公弼辟為檢法官已而石公以罪去坐是二歲不遷吳公執中復以儒學薦召至政事堂除大府寺丞明年遷司農寺丞磨勘轉朝奉郎上方搜訪人才劉公以中書侍郎有異眷薦士三人以公為稱首賜對稱旨擢司勳員外郎車駕幸尚書省轉朝散郎遷光祿少卿劉公既相除宗正少卿方將力薦引以自助劉公遽以病去故弗克寺脩玉牒公纂緝上臨御以來政事之大者十年為一書



上之轉朝請郎磨勘轉朝奉大夫太常少卿缺員有旨遣東丞相鄭公居中余公深以公啓擬命下之數日侍御史張樸進對論事畢上忽謂樸曰朕用陸某奉常識其人否樸對陸某老於儒學有士望上深然之崇寧置議禮局至是并歸禮寺公於擬議參訂為多又脩因革禮二百卷上覽嘉之轉朝散大夫磨勘轉朝請大夫求補外乃以直徽猷閣知均州關決庶務無鉅細劇易皆親之吏斂手不敢為非先是人情農不知灌溉之利公出郊為之勸相人始盡力歲大稔父老勒石道傍為耕者之勸公之愛民出於誠心

嘗因旱禱龍祠三日不雨公對神自咎曰守土之不職宜菑其身民何辜將不粒食矣因泣然左右為感動未旋車大雨鄰郡飛蝗蔽地千里過境弗下父老候公出迎拜以手加額曰微公德化所感民其餓殍矣襄鄧大饑仰粟于我郡人請閉糴公曰今天下一家非秦晉比奚此疆彼界之異晉之不義春秋猶譏焉吾不忍為也於是轉輸相屬于道飢民賴之以濟其為德厚矣三舍之法罷士不知所歸公至聚生徒擇屬吏之有學行者為之師講肄課試悉視成均郡人爭遣子弟獻腹田以資其費唯恐後士風復振公



於暇日又時往臨之申之以孝弟之義郡大治士民  
詠歌之為均陽樂十篇以頌其德未幾受代到闕除  
知泉州未行得疾終于京師實宣和六年四月辛酉  
也享年六十有五娶黃氏有賢行配公無違德子男  
五人曰震承議郎大學博士以學行知名於時曰渙  
宣教郎開封府刑曹掾曰鼎以疾廢不仕曰巽曰需  
皆將仕郎諸子俱好學有立女適從政郎汀州司儀  
曹事薛銳孫男六人女二人公少孤事母以孝聞其  
為人敦厚篤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遇人以禮無貴  
賤賢愚之間平居恂恂似不能言者徐而叩之聲聲

無倦其文純深析理論事足見其志其為詩平淡清  
遠有晉人之風雖應用辭章咸有典則踐更省事殆  
十年同進者衮衮登禁從公回翔不出故列無滯淹  
之嘆嘗謂人曰吾學古入官期以報國利民顧天下  
事非輔相大臣不得行非諫官御史不得言非侍從  
之臣不得與國論今久處朝行無一毫補殆非素志  
吾老矣得一郡為朝廷布宣德意牧養小民其可也  
遂抗章力請既得郡治有成績如其言士論躋之公  
在均陽歲荐豐築亭臨漢上時從僚吏往游焉與民  
同樂又賦詩以廣其意郡人悉播之樂章至是聞公



之亡登是亭者皆為之感涕諸孤將以七年十二月  
辛酉葬公于懷安縣之馬鞍山以毘陵守何公充之  
狀來請銘余未暇作也葬有期又不遠千里走僕致  
書逖余銘昔余在熙寧中與其兄忱相友善是時公  
尚少頡頏諸兄間眉宇秀發意其必為令器以詩見  
貽有成人風度已而學益進行益脩挺然為時聞人  
則余之知公蓋在諸公之先也雖位不稱德而見於  
事業者亦足以垂世傳後矣乃為之銘曰昔公兄弟  
聯車至止公方妙齡鸞鵠停峙問學日滋浸以文鳴  
旋登于朝為時名卿出藩于外蔚有成績飛蝗不下

神監其德邦人之思形於詠歌勒銘幽宮百世不磨

曹子華墓誌銘

君諱璪字子華其先金陵人避李氏之亂徙居江陰  
以今為江陰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故  
知朝議大夫母朱氏贈恭人曹氏自高祖以來無顯  
至君之世父確始以文行知名於時熙寧更新學  
校遴柬天下名儒訓迪多士公時在選中擢為國子  
直講學者翕然師尊之曹氏遂有聞於世君之昆弟  
幼從直講公為學得其緒言紬繹不懈故皆屹然有  
立初朝議公塲屋不偶退屏世累從桑門之徒持比



其亡也清寔滋甚君亦以累舉不售相其兄... 生  
業不計有無資其弟以學其後家日益富而弟... 卒  
以名進士登科通金閨籍君與其有力也其為子而  
孝於親為弟而奉其兄為兄而友其弟篤於愛欽中  
外無間言性夷易不為畦畛與人言洞見心膂故人  
有過雖面折之而人亦莫之憾也遇人不以貴賤貧  
富為厚薄一於誠而已晚益閑放以詩酒自娛杜門  
索居終日兀如也靖康元年四月癸亥以疾終于家  
享年五十娶趙氏有賢行配君無違德子男一人曰  
... 進士女一人適登仕郎慕容邦弼有孫一人未

名以是年某月壬辰葬于縣之順化鄉黃山之原其  
孤娶余之女孫以其叔朝請公之狀來請銘乃為之  
銘曰積善在躬壽胡不多天實為之命也柰何瘞銘  
新阡其永不磨

向太中墓誌銘

向氏自微子封於宋左師戌始見於春秋秦漢而下  
無顯者至文簡公起布衣相真宗勲名載國史繼以  
欽聖憲肅皇后配神宗以盛德母儀天下向氏遂為  
著姓公諱某字某文簡之曾孫欽聖憲肅之從弟也  
生而有異稟自幼不戲弄八歲而孤哀毀如成人及



長挺然有立為衆所欽憚用憲肅恩補右班殿直調曹州定陶尉監秦州酒用薦者移伏羗城兵馬監押又用薦者移通遠軍管界巡檢特旨差熙河路計置物貨局陝西轉運使奏辟催促錢綱四遷至西頭供奉官遂以太子右司禦率府率致仕以子封遷太子右衛率又四遷為右驍衛將軍官制行四遷為武功大夫萊州團練使榮州防禦使換文資兩遷至太中大夫致仕靖康元年六月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八公雖出於貴胄而清約如寒儒蓄於自奉而親族之有置急者則周之不為有無計字兄之孤

與已子人不見其異也中外輯睦無間言諸子游仕四方有以鮮衣輒者輒歲之不服曰昔吾父母未嘗有也於人無德不酬而有負於已者未嘗形言色嘗寓居棣州之七里鎮清河水暴泛居人危懼公身率千餘人負土築隄為捍蔽隄成水至不為患鎮人德之至今不忘定陶素多盜公為尉威望隱然盜潛伏出境無敢犯者涖事所至有能稱年未及奉身身而歸用不究其才論者惜之然居都城幾三十年優游卒歲視天下無一物足以櫻其心者其所得多矣祖諱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祖母



二李氏皆累封太夫人父諱某故任西京左藏庫副使母王氏封太康縣君娶夏侯氏朝奉郎某之女育賢行配公無違德累封令人子男十二人曰某中奉大夫權發遣京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其武經郎河間府路安撫司準備將領為國死事贈武功郎某中奉大夫河北河東路宣撫司勾當公事某朝請郎知虢州盧氏縣事某儒林郎知太原府平晉縣事某通直郎新中山府司錄事某忠翊郎監通天門某迪功郎新渭州白馬縣丞餘皆蚤世女九人長適宗室右班殿直令鍾幼適文林郎吳并餘皆先公卒孫男二十七人女十六人某女長適進士王叔夏餘並幼諸孤將以是年七月某日墓公于豐臺村狀公之行請銘於余余雖未及識公而與其子游習聞其風舊矣乃為之銘銘曰公於軒裳脫若蟬蛻清約自將其德靡悔有子之賢慶流必長將大厥聲公為不亡

孫龍圖墓誌銘

公諱諤字正臣邵武人也崇寧中有旨改名遂以字行曾祖諱昌齡祖諱文準左宣德郎父諱迪太常博士同提舉兩浙市易司累贈通議大夫公幼敏慧讀書數過輒成誦不忘既冠登進士第授池州司法參



軍通議以公素謹厚靜默寡言笑恐其不更事而司  
法民命所屬不可忽故令就學律明年試大法中第  
一是時舒王用事中書置五房檢正遴柬天下賢才  
以濟公方筮仕而以材名在選中除監制敕庫制敕  
庫用士人自公始未幾除吏房習學公事同編脩中  
書條例同列皆極一時之選其後列侍從居要津者  
相屬也習學例一考郎真公未閱歲丁通議憂去職  
復除會罷習學官再監制敕庫仍多攝五房職事因  
議司農法較其不當者大臣力主之公猶反覆論不  
已忤其意又嘗叱堂吏語有所侵大臣聞而疾之造

為訛上語以聞賴神宗仁聖察其無根得不坐會庫  
吏編進條目漏常程劄子三道公已自陳再進矣大  
臣交詆之出為睦州司理參軍公兩為宰屬嘗與國  
論矣蓋今尚書都司之任侍臣之資也一旦屈於偏  
州下吏人意其不事事而親吏牘鉤獄情委曲周盡  
畧不見遷謫容爛廬酒戶之僕乘醉督逋歐欠者至  
死引其主為之唱主誣服邑上其獄為重辟首公閱  
牘得其情曰歐之日主適外未還安得有唱即日釋  
之青溪民有訴匿上者詞已伏而容色若有寃者詰  
之則曰託者歟我出書云已使人置鏹於舟底酒酣



歸卧舟中比及城登岸猶未醒其家執書以索而舟已去矣僦舟非有素莫識為誰公為緩其獄物色之求僦舟者甚急而舟人負錘來告且曰我聞孫檢正治獄不可欺故以自歸也睦人李畫像祠之元豐五年復召為重脩編敕所刪定官書成論賞就循一資充詳定省曹寺監條貫刪定官三年改宣義郎元祐四年監在京都進奏院六年遷左宣德郎除太學博士以大父母春秋高乞就吏部調通判建昌軍將行除太常博士乃謁告歸省而後就職王文公賜謚有定二博士有欲為其文極言推尊自結於用事者

公當筆輒推其次盖事有近於追逐時好以取世資終不屑為也紹聖元年遷秘書省正字二年權發遣梓州路轉運判官八路差遣例多徂襲拘礙注擬不行熙寧元豐間許在任官前期一年射闕每一官闕則徧問屬郡應入之人其後前期射闕之法廢須罷任以到銓為先後之次則人人身在銓所矣而徧問之法猶存往復待報有彌年者公私病之公建明季闕榜十日非次及過滿見闕五日限滿如吏部法定差朝廷善之仍頒其法七路行焉先是瀘南羅始克八姓生夷自元豐中收服團結為義軍三千一營歲



月浸久其數著籍者皆名存而實不足驟覈之必至於故生事公為建言朝廷初以羅始党八姓依七姓十九姓熟夷團結者止欲羈縻遠蕃漸令習漢化矣今夷情已安則八姓前闕義軍之數可置勿問今而後遇有關因犒設夷首使轉相譯問以本族願補者充從之至今為便三年遷承議郎四年移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成都為蜀劇部公裁處暇裕而事細大畢集相度開興助正鹽井建明差選職令條制人情愜當所奏皆可至於增置武寧諸軍般買眉戎歲米皆長久之利也召為尚書刑部員外郎辭不拜改吏部

員外郎復懇辭前後章六七不允既就職賜對從容請儒臣討論官制而補完之以成一代之典追配周官有旨條具以聞會言者擢公元祐辨訥論罷職出知南劍州未赴遇上皇登極恩遷朝奉郎賜緋魚袋召為司勳員外郎遷朝散郎除右司員外郎靖國初差點檢皇太后園陵文字還朝除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崇寧改元兼權秘書監中外期公朝夕且進用而抗章力請補外除直龍圖閣權發遣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副使初蔡太師京一見公竒之為戶部尚書薦以自代及與政欲以公為刑部侍郎辭免曰某



昔嘗免刑部郎今為侍郎非所安曰以為他曹何如  
又辭曰異時聞從官闕大臣有以其名進者上未以  
為然公秉政宜慎所引毋以不肖累君子太師意未  
已會有傳公趣與新政異者遂罷發運知潤州未幾  
得管勾杭州洞霄宮公曰吾志也大觀元年遷朝請  
郎二年以八寶恩遷朝奉大夫洞霄再任用恩復請  
差提舉舒州靈仙觀一日盥櫛更衣謂家人曰生死  
去來無足深悲惟念佛不忘是真吾眷屬言訖而瞑  
寶三年己丑七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九是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葬于揚州江都縣善應鄉顏村青

龍岡之原從治命也母黃氏再適游氏封同安縣太  
君公欲便親闈故卜居高郵盡片先世資產與諸弟  
而俸餘稍稍買田築室為伏臘計多病早衰常欲謝  
事自屏物外恐傷慈懷故不果公天資夷曠貌如其  
心平居恂恂似不能言者一旦坐官府胥吏紛紛持  
牒互進公各使盡其意徐以片言折之群吏帖耳結  
舌不敢出息退而相語曰公神明也不可欺樂善急  
義重然諾薦士每先寒素不可干以私識慮精敏多  
人意所未到閑居七年未嘗以一字至公門兀兀自  
守泊如也妙洞心法於佛書無所不觀手錄要義皆



成誦其屏聲色黜滋味蓋篤信而然非疆絕之也常有疾得異方須鸚鵡公素不殺而厲物以衛生不忍為也故藥久不就忽有鷲禽上死之墮庭中公得而餌之疾隨愈此殆神相非人力可致也公於刑書中悉詳盡世之名知法者皆歎莫及而朝廷欲以刑官處之弗居也於陰陽星曆之學皆精到而未嘗一言及之異時嘗苦天官曆火木二星及餌時刻多不合與姚舜輔所撰曆互有踈密委官考詳前後有異秘書不能決有旨命公校之其說遂定九宮貴神壇位失次悉釐正之皆因事而見蓋公以儒學自將該洽

有文而以法家術數名世非其志也有奏議解經雜著文集四十卷藏於家前娶劉氏追封真定縣君今夫人劉氏贈太中大夫處約之女孝謹冲淡克配君子封靖安縣君男二人長曰鉅假將仕郎蚤卒次曰鎮脩職郎今為池州司兵曹事女一人適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游撫靖國郊祀當任子引舊比薦其弟誠有司持元豐法不報後六年宗祀卒以誠為請今為奉議郎知廬州慎縣事公既沒十有三年其弟誠始以游公狀來請銘乃為之銘曰一德不回踐更三世不附于時其節靡悔不殺之戒誠通于幽有隕其



庭疾已隨瘳刑名星曆詳盡精到法家者流非志所  
好公之神明其德可欽百世不朽勒歌于珉

龜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龜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墓誌銘

忠毅向公墓誌銘

某年月日虜騎襲陳余時在行朝得報謂同列曰陳  
守向公必死矣為之廢寢食者累日未幾訃至人或  
問曰方今雄藩巨鎮重兵彙城而遁者踵交於道惟  
陳無高城深池以為阻固以千百惰羸之卒當狂虜  
屢勝之兵雖庸人知其不敵矣避其鋒而去宜無不  
可者何自而知其必死也余曰公之忠精貫白日非  
死生禍福能易其操者其素行然也余以是知之聞



者莫不欽歎其孤將以其年月日葬公於某所某原以通判潼川府朱某之狀來請銘余告之曰公之伏節死義有諫臣之章議行易名有太常之誄褒贈之典布在天下其勳烈不待余言而傳也然公自筮仕以來所至皆有風績可書世人或未之知也亦不可湮沒而無傳乃叙而銘之公諱子韶字和卿故相文簡公之曾孫欽聖憲肅皇太后之再從姪也世為開封人曾祖諱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曾祖妣李氏封太夫人祖諱某故任西京左藏庫副使祖妣王氏封太原縣君考諱某故任太中

夫致仕贈通奉大夫妣夏侯氏封碩人公生而有異稟不妄嬉戲莊重如成人比志學即游賢關清約如寒士人不知其為相門后族之子姪也其疆學自勵至焚膏繼晷不少懈同舍相與語曰君子之於學也息焉而後能勤其學君何自苦如是公愀然對曰家門衰替敢不強勉而自惰乎如宋嘉劉安節輩皆伊川先生之門人有識致訝其語因問之曰公家富貴聞天下三郡王日奉朝請仕于中外以才望顯者甚衆何謂家門衰替也公曰先丞相事業寂寥久矣安節壯其言引為忘年交元符二年與國學薦欽聖聞



知喜甚補假承奉郎三年擢進士第唱名集英殿欽  
聖登紫雲樓密令宦者引公至樓下視之翌日錫賚  
有加注保州司法參軍有旨改承事郎皆特恩也承  
差監京炭場會有族人除太府卿以親嫌罷改授簽  
書荆南府節度判官廳公事是時公方冠初未更事  
而練達政體如素宦者知荆南馬城噐其才府事多  
賴之城去董必代公嘗具袍笏而必以短帽束帶見  
之必為人簡嚴屬吏無敢忤其意者公移書責之不  
少屈秩滿知蘇州吳江縣蘇人私鑄黃錢流布一路  
諸邑聽民自便郡守是之公獨以為不可為書極言

其害下令禁切之一縣無敢犯者中司論其事詔置  
獄繩故縱之吏諸邑皆曰太守之命也吳江令嘗力  
爭以為不可書具在公聞制使來自謂理湏被逮即  
具舟束裝以俟吏及門即行初太守意公必以抗論  
不從為功比公至卒無一言及太守者守甚德之而  
後信其為仁人君子也獄成自太守而下皆貶秩公  
獨賞一官其後太守孫公傑召諸邑會議欲一大保  
置一鼓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以相聞  
公曰一大保二十五家而已如吳江外鎮有合境不  
過五里者無慮數百家若二十五家置一樓則不可



勝計矣又以數十人持挺更巡則其間不無彊悍不逞者迺相侵陵則鬪爭自茲始矣不可為也郡守意欲必行之不從公持之益堅逾月不能決同列厭苦之謂公曰不若稟令而歸到縣則措置在我矣公曰不可稟令歸而不行則有司得以慢令罪我矣久之卒如公議大觀三年除開封府右曹參軍明年轉朝散大夫李彪欲言蔡京擅權誤國書草具未上有告其事者丞相何公取旨下彪開封獄有司謂彪謗訕大臣欲置之重典公以未上爭之李孝壽尹開封依違不斷丞相張公用公議薄彪罪已而京復相御史

論彪獄不當乃流彪海島李孝壽已死追所贈五官更追三官公時已去職監在京進奏院追三官停任四年叙朝散郎監保州鹽酒稅五年以建儲赦復朝散大夫提點信州大霞宮未幾除知虢州不就六年差主管西京外宗室財用外宗室之法未出仕者計口給食至是有養子以增數者公與同官高大中論曰財用不足患之細也蓄養他人子則本支亂矣公乃建議為之措畫以去其弊宗室財用以黃河退灘地淮浙園田及常平贍學所不取者充案牘隔遠吏緣為姦隱漏不可勝計公手自翻閱盡得其情量入



為出無匱乏之患判外宗正趙士暎常患不給公笑而不答他日出其大數沛然有餘士暎服其明焉七年移管南京外宗室財用俄復職舊任宣和元年除知虔州又除知建昌軍未赴除夔州路轉運判官朝廷議罷新開邊郡公條陳利害請罷榛播思珍四州及其縣同官謂珍不可廢公爭之不能得乃罷三州而珍州至今以為不便久之瀘南郡帥劉亞夫復用夷冉萬要議請開溪州路南通辰沅西抵瀘戎置一州二縣詔發潼川府及夔州兩路兵輸錢糧辟官屬瀘南騎兵至涪州責錢絹甚急公率同官王蕃論奏

其事蕃意難之公曰若有疑某自具奏蕃乃同上疏曰頃年龐寅孫守夔割開邊隙是時欲建溪州冉萬要曰險阻深僻不可為郡縣今萬要與冉蠻老以仇怨相攻乃更建議開路且路之所經者十有一族而七族被誘四族不出四族者蠻老在其中又有蠻由丹一族以人為糧彼萬要意在報仇假官軍以殺蠻老耳且自昔夷人納土請置州郡必先通路創屋以俟王人官司遣人相視然後調兵儲糧經理其地今請吏者未集山谿未通遽遣三師深入不測是委肉於餓虎之蹊也事大不便奏方上而大役已興矣郡



邑騷動蕭然煩費人心震恐識者危之公又為書上  
二府申御史臺極陳開邊徼置州縣以蠻夷弊中國  
之害爭論甚力俄得可報亞夫削官其役遂罷夔路  
廉訪使者曹東請築瞿唐關乃唐夔州故土也山嶺  
越溪谷樓櫓城壁費甚廣請置兵三千屯守公白尚  
書省曰世亂則守險世治則去險而居平陸守險者  
所以固疆圉居平陸者所以杜覬覦故前代割據夔  
州附瞿唐關本朝削平僭亂丁謂薛顏乃移夔告魚  
復以就平土今無故勞民費財而啓戰爭又屯兵于  
外太阿倒持若一夫閉關奮臂則夔州無兵可抗非

久長之利東怒欲以他事中公竟不能而瞿唐關止  
因其舊而增葺之卒如公議六年使還入對延和殿  
首薦寒士上皇頷之曰進賢受上賞當路沮格之不  
報除知蔡州下車去貪暴屏巨猾寬逋召舉下吏可  
任以事者然後興學校延見儒士有縣令循舊例獻  
遺利以入公帑公判其狀付州學養士前守許佻議  
開小河泄積水功大不能就公論其非於部使者曰  
小河淺狹不足容諸水之入徒費財力有害而無利  
乃罷其役八年主管亳州明道宮俄知徐州靖康元  
年近臣薦公材堪出使除京東轉運副使戶部尚書



聶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知密州郭奉世與昌有舊進萬緡昌薦諸朝請賞之以勸天下公劾奉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卹大計不顧他州進通用之財徼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斂之端浸不可長士論寤之於是有意旨下京東治其事會昌入副西樞故事不竟奉世罰金而已山東又苦李彥暴虐朝廷初罷梁山樂稅燕山夫錢黜興利之臣民猶凋瘵木復盜賊相扇屯聚公條具民間利病十餘事上之丁通奉憂

解官與諸弟居淮寧府會蔡州闕守州人邀使者馬首願得公三年使者上其事而蔡已除新守矣乃起復就除知淮寧府公三拜章乞終喪不許公視事六月虜兵至陳公率諸弟城守勵戰士開諭百姓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以死守之虜晝夜攻城公親擐甲胄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東京留守司乞援兵未至虜益其衆城陷公猶率衆巷戰力屈被執虜坐城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按令屈膝公植力不動手罵之遂見害時年五十實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也有陳揆然記其處公弟中奉大夫新知唐州



事子褒朝請郎子衮迪功郎子某皆見害家已破散  
揆入其府取公誥勅藏之季子鴻六歲乳母抱去遇  
虜奪其母棄兒井中有出之者虜又擊之一夕復活  
他日過復抱藏民家後公子沈奔變乃得公遺骸并  
誥勅及鴻以歸後二年子率守儀真遣人至淮寧訪  
尋得公季女於民家時年十一娶夏侯氏封令人先  
公八年卒男十人女五人讓將仕郎混洵及三女早  
亡護將仕郎溥通仕郎洳溥翰及洛汝為虜騎所掠  
未知所在沈登仕郎鴻以褒與補將仕郎孫女一人  
諫官上疏曰臣伏聞去冬夷人入寇諸路守臣或望

風逃遁傑然以忠義自奮誓以死守者陳州之向子  
韶是也至城陷猶率衆巷戰與介冑之士同斃于兵  
革之下行道之人稱頌咨嗟忠義之士憤發激昂願  
下明詔褒子韶忠義之節優加爵秩以旌顯之搜求  
其後而錫賚之天下聞風孰不踴躍奮厲為陛下盡  
死節乎五月二十七日有旨贈三官四資本宗有服  
親將仕郎時秀州兵亂害武功郎江東西路經制司書  
寫機宜文字辛安宗有旨贈五官與六資恩澤諫官  
再上疏曰今戎事未息一賞之行萬衆觀聽朝廷出  
於無心而見聞者妄意輕重又况邇來守土之臣望



風奔逝者不可一二數如子韶城陷猶能身率餘兵巷戰致死誠可載之信史無愧古人以勵臣節一時恩賜所宜特厚豈當更居安宗之下於是詔贈二資恩澤特贈通議大夫久之有言用兵以來伏節死義者甚少朝廷所以風勵之有未至也望明詔禮官凡臨難不屈死節昭著者特賜之謚使得垂名不朽亦風勵節義之一端也太常以公名聞有旨賜謚忠毅聞者聳然以為效忠之勸公為人端慤夷易不事表襮一言之出洞見心膂通奉公篤於惇族公承其志率諸弟分俸以均給本房之未仕及待闕者遠方珍

異必以時至通奉有疾衣不解帶與人交主於忠信不為浮文末禮以投衆人耳目書尺不過一幅語嚴而意盡所至必與君子長者游暇則觀書門無雜賓與人議論衍衍然必反復曲折歸於至當發為辭章典雅溫厚有唐詞人之風自始仕由幕職至縣令退為筦庫進而處刺史二千石一以誠意為主不以色辭假人故居官可紀去必見思至其蹈大難臨大節而不可奪非苟然者蓋其胸中素定也高才遠識未究其用而遽至此嗚呼命矣夫銘曰虜人侵疆橫流稽天取義舍生維公則然秉節不渝幾至覆宗旻天



不間罹此鞠凶季子之幼亡而復存神實相之將大其門褒贈之榮永光窀穸忠毅之名千古無斁

### 章端叔墓誌銘

公諱某字端叔姓章氏八世祖及為康州刺史自南康徙居建州之浦城其孫仔鈞仕王氏官至太傅仔釗為泉州團練副使兄弟俱有功於閩故號仔釗為小太傅仔鈞之後居西村仔釗之後居珠林自是分為二族宋興幾二百年西族世有顯人珠林久不振至景德中公之大王父始以進士中甲科而位祕書丞公於熙寧三年繼登科第而後珠林之族浸顯矣

公資穎悟方幼學已能屬文年十四即辭親求師友薄游江淮間殆十年能自力卒以名聞於時初調撫州臨川尉盜有劫行商殺人者吏以枝辭蔓其獄逮逮者以十數累日情不得公呼囚令環坐以事驗之俄引三人出曰汝實為盜餘悉縱之使去三人者卒伏其辜無異辭其遇事巧發竒中類如此人莫能測也就移壽州壽春令大臣有以公孟子義進者詔付祕書省除應天府國子監教授用舉者改著作佐郎官制行換宣德縣知越州山陰縣事山陰號繁劇訟牒日紛至公處之裕如也巨猾陸璋輩竄易戶名以避



征役公閱籍具得其姦狀坐流配者數人老姦宿贓  
屏跡聽命無敢復為欺者邑大治境內有海塘瀦水  
漑民田歲久堙塞不治為旱患公鳩徒濬之仍為經  
畫為久計民至今賴焉秩滿轉奉議郎監左藏北庫  
哲宗即位轉承議郎通判宿州先是南京押綱侍禁  
史士宗侵耗官米數百石反訟倉官交納不公獄久  
不決朝廷以委公至即片言折之士宗雖坐法寘而  
自以為不寃又兩遷為朝散郎繼丁親憂去喪久之  
除太府寺丞轉朝請郎召對稱旨除府界提舉常平  
等事鄆陵舊有雙泊河數溢為民害二縣以開濬為

請公為親行堤上得舊河經始之意本欲殺惠民河  
水流而歸之蔡河稍加開濬則惠民之注契益悍而  
蔡河不足以吞納則為害滋甚不若增濬河外故道  
雙流雖溢可恃以無患是歲河朔飢民流而入畿甸  
者不可以數計公召而廩給之因以用其力故堤成  
民不告病而飢者得以全活公私之利益兩得之也  
上皇即位轉朝奉大夫未幾除知慶州為江西劇郡  
俗健訟公下車痛治妄訴者一人迄公去無或干政  
犯令者是時承平日久屢豐年天下諱言災傷無以  
民病告者公還朝首言淮甸歲凶宜加振恤大臣初



雖不悅而公誠意懇惻故卒從之翌日遣使大發倉廩而民賴以濟公之力也崇寧初黨論復興我士膠口無敢竊議者公除郎官得旨陞對抗言元祐臣寮削秩投荒皆緣國事陛下即位稍令內徙道路交慶今復刻名著籍禁錮其子孫恐非陛下本意臣竊惑焉上雖優容之然亦由是與時論不合矣會宰相曾公布得罪言者因以微文詆公從坐降一官罷尋知秦州遂掛冠退居吳門未幾上記其姓名特旨落致仕復知秦州之官數月即乞官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崇寧五年六月八日以疾終于平江府之私第享年

年六十二歲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吳縣長山鄉仕墟村道士塢之原公莊重簡默而接人以和氣行已蒞官一本於誠不表襮以自售其論天下事不苟不隨期於當理而已方元符末議役法請循元豐為便或疑其朋附及崇寧陞對抗言黨錮非是聞者駭汗乃知公之用心合天下至公無彼時此時之間公以是數忤權貴竟以不遇公仕於朝兄弟請別籍公盡以已所當得田業均之且立券與之約毋得輒典賣而其後兄弟之子有破其產者卒賴此以為生公之惇族為之長慮蓋如此公平生無女妓珍奇之



好獨讀書萬卷增校精至手澤具在有文集二十卷  
孟子解義十四卷曾祖故任秘書丞祖故不仕父故  
任通直郎贈朝奉大夫娶沈氏起居舍人諱季長之  
女也封宜人公襟度簡遠未嘗問生事然奮羈旅起  
家闔門千指有宅以居有田以食夫人之力也其經  
理家事無巨細皆有節法豐而不侈儉而不陋正睦  
中外雍如也自政和以來四方無虞仕進者以攀附  
為榮而夫人每戒其子曰宜安素分遠權門盜賊且  
起無遠官以貽吾憂諸子仕者謹奉其戒卒無患聞  
者服其遠識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疾終于正

寢享年七十有四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祔葬于公  
之兆子男八人長愿宣教郎知杭州臨安縣事次師  
中早世次慤迪功郎池州士曹掾次愈迪功郎福州  
士曹掾次惠次憲次懋次哲皆業儒未仕女四人長  
適宣教郎知舒州宿松縣事孫寔次適朝散郎直祕  
閣廣東路提舉常平等事王舜舉次適奉議郎秀州  
司錄事邵勳次適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呂弼中  
孫男女二十二人建炎之初其子憲不遠數舍詣毘  
陵踵吾門而告曰先君之亡二十有餘年矣而無幽  
堂之銘其盛德中行恐遂泯沒無傳焉敢以是請父



龜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之。余未暇作也。又遭母夫人之喪。復以書抵余。而請之。益至。余雖不及見公。而公之子憲。哲從余游。義不得辭也。乃為銘使歸。而揭諸墓上。銘曰。奮身羈窮。砥節不移。遵義而行。不苟不隨。黨籍之興。公獨有言。為人不能展矣。直賢銘以昭之。庶永其傳。

龜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龜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墓誌銘

周憲之墓誌銘

公諱某字憲之姓周氏其先本周苗裔平王東遷次子烈封汝墳秦滅周以汝墳為郡子孫因家焉至十八世孫仁為漢太中大夫徙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自漢歷唐世有顯人其後綿遠族衆散適他郡有居處之遂昌者公之遠祖避唐亂自遂昌徙建之浦城故今為浦城人王審知據閩其三世孫璉仕王氏為銀青光祿大夫即公之七世祖也生彥卿為王氏先



鋒將彥卿生文之當閩滅入南唐官至殿中丞文之  
生隆隆生衡即公之曾祖也娶黃氏楊氏生某即公  
之祖也累舉進士以文學教授鄉里祖妣李氏用猶  
子禮部侍郎常陳乞推封所生特封昌元縣太君自  
高祖而下雖隱德不仕而皆以儒學行義稱于鄉邦  
父諱某仕至宣德郎知廣德軍廣德縣事卒于官以  
公貴累贈通議大夫前母李氏繼母郭氏俱贈碩人  
通議公以進士起家事親以孝聞屢為縣令公正豈  
弟多陰德有識之士知其慶必在後也公生而相貌  
異常通議公嘗撫之曰大吾門者必此兒也自為兒

童卓犖不群長益明敏年十四作進士詞賦已有可  
觀乘間更習他文不專為科目計年十七補太學生  
預廣文薦會改科用經術後進競尚浮華綴緝公獨  
不追時好必以古文為法時張公廷堅為博士少許  
可公贊書見之張展讀大驚曰子妙年文詞若此古  
人不難到也公之叔父侍郎一日覽公所著唐贊論  
持以賀通議公曰此已遠過於某某為名公所推重  
如此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授將仕郎越州諸暨縣尉  
丁通議憂哀毀骨立通議公仕宦二十餘年以廉潔  
稱捐館之日家惟四壁公扶護歸平江竭力襄大事



安貧守分人無間言服除授青州益都縣主簿到官之初外邑訢水災州檄公檢視通守者吝於稅且少公輒大言曰若多放一粒租稅即當奏劾公正色言惟知盡公而已奚卹其他既而躬行田疇所傷禾稼累可驗訢者不誣公悉准法蠲放之通守雖極怒然無如公何也秩滿用薦者陞從事郎知婺州金華縣丞丁母憂服除授泗州錄事參軍鄧帥李夔改辟公知浙川縣事前政以軟懦去官公事或經歲不決公到迎刃而解舊事決遣無留凡斷獄片言得其情偽人人信服老胥猾吏屏息聽命邑以大治士民稱頌

以為前後所無也州以公帑不足委五邑賣醋實皆抑勒所得息以十之二噉縣官諸邑既爭奉州且利二分至有月輸六七百緡者公以縣陋民貧度不能盡免所輸才一二而已以其所得二分均之僚佐未嘗受一錢京西漕專領脩洛陽大內坑冶使者創行鑄新鉄錢科兩路市彩色鉄炭之屬民不堪命州下諸邑均出所科公言邑有大小難以一槩力爭之鄧帥許公光凝之前引春秋平丘之會子產爭承以謂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由是更以諸縣戶口物力差次之浙川遂減過半許公先以文學



易公至是益加欽嘆以為有古循吏風也初公在任才一考士民競於諸司投牒願留再任而諸司應照列薦守令仍以公為首及公得代而歸百姓攀戀號泣遮道絕梁累日不得行乃相率畫公像於浮圖舍歲時祠之焉用薦者改宣教郎授亳州司儀曹事磨勘轉奉議郎政和七年許公召還薦公于朝除武學博士幾歲擢監察御史宣和二年有上封事言淮南連歲荒旱飢民相食常平使者顧彥成坐視不救上大怒詔公察訪亟行賑濟公登對陳八事一乞依法放免租稅二乞諸司錢斛並許支用三乞州縣倚閣

催民間積欠四乞常平司錢斛已椿發未行者並截留五豪戶有願出粟濟飢民者許保奏推賞六所在官山林塘泊暫弛其禁聽飢民採食七鄰路般販米斛入本路者免收沿路力勝庶得商旅輻湊又小民有無業可歸願充軍伍者委漕司多方招刺以消攘奪之患上皇一一開允仍命行訖及奏疏降中書執政頗難之所陳八事從其四而已公行人或謂公曰上慈仁博施固無不可然執政不肯盡用公疏其意可見矣况淮南監司郡守皆出權倖之門凡財用又多以供應御前為名公其慎之公曰吾受命訪察若



趣時顧避則兩路生靈實吾殺之也借使獲罪豈敢  
愛一御史而輕億萬之命哉即檄監司州縣問百姓  
疾苦悉推行所以賑濟者宿守吳壽寧聞公將至今  
諸門毋納飢民遂致城外疆屍縱橫悉差公吏穴地  
藏之乃申以無飢民無可抄錄真守蘇之悌夜遣兵  
杖逼飢民載之江中洲上悉皆致死二守皆宦官腹  
心專以進奉花石珍禽為務旁連漕使孫點雄視江  
淮間莫敢誰何公並劾之由是官吏風靡兩路所養  
飢民流移僅三十萬賑給闕食人一十七萬有奇振  
糶借貸穀三十餘萬勸誘人戶出糶及借貸七十萬

有奇計共所全活不知其幾萬也前所劾二守既以  
罪去造為飛語以動朝廷遂有旨促公疾速赴闕更  
不賑濟公既忤宦官之意使還請對閣門百端沮抑  
公即上章丐外補除權知常州會常州係高麗使經  
由郡守臣例賜對上因問淮南事公從容陳之聖心  
感悟留不行除尚書比部員外郎遷右司員外郎假  
太常少卿接伴大遼賀正旦使磨勘轉承議郎時遼  
使耶律懷義留嗣卿皆猾虜也公一見即開懷待之  
然與之言未嘗少假借舊例國信私覲皆售偽濫物  
以其價廉吏請循例公不許其所酬酢物不較其直



物皆精好虜甚悅服及對上喜見于色褒賞再三且諭公將來送伴如有合理會事可一一憑內侍奏來公聞而遲疑上即曰卿識鄧文誥否公徐奏云臣起自疎賤於今內臣中無有半面之交者上嗟嘆良久翌日加賜茶錦宮花等蓋特恩也使還差殿試初考官進士對策間有言極切直者有例欲指為謗訕取旨公云今盜起東南正是國家開言路之時豈可吾儕先加以此名遂改謗訕二字為涉異奏之已而降旨皆取于前列宰相王黼建應奉司公知黼不可盡言姑欲以利害警之造黼問焉黼云此以中官領供

應者不一凡物既不可考覈而搔擾已倍多故總以一司公相公念應奉無節不嫌以論道之任下領有司意則美矣第恐外庭既行之北司仍復干預則用度將愈無筭而搔擾又倍前日是使中官得以為辭而相公獨受其弊也黼變色曰理或如此然掌九式九真正周官冢宰之職由是不悅公磨勘轉朝奉郎是冬復假太常少卿充賀大遼正旦國信使虜人聞公名頗畏服待之禮有加焉公還覩河朔軍政不脩將士驕慢因使畢賜對上疏論之言兵可百世不用不可一日弛備兵當畜銳以待敵不當玩敵而自



怠上極嘉納以公奉使稱職賜五品服擢侍御史磨勘轉朝散郎先是王黼採公察訪淮南之譽俾為都司意欲援之從班其後以公議論不附已又難其應奉事屢奏出公為河朔漕使惟天子察公忠直故任以言責時患法制委靡士風奔競公上章乞正紀綱崇名節又奏國朝技術雜流命官皆從本色遷轉有正法比來寅緣幸會或有至正任橫行者名器不重莫此之甚宜詔有司一遵舊制又奏都水監脩立大河堤岸置文武官以催促功料為各凡一百二十餘員類皆權貴親舊受牒家居即日降旨悉罷之徽猷

閣直學士應安道自宮祠起知宣州公言安道昨知平江府日贓汙罪惡暴著不可為民師帥其命遂寢公每對語必款盡既退上常目送之累欲擢公諫議大夫皆為王黼所梗四年冬金國遣泛使來上以公前使遼稱職欲俾館伴復以為言黼云館伴合見宰執議事不可領諫職更除顯謨閣待制充館伴副使賜三品服又差報聘克國信使先是政和間遣歸朝官趙良嗣由海道使金國約共起兵夾攻大遼許其歲賂銀絹以燕雲地來歸至是金人已盡併契丹故地又西破雲中而宣撫使童貫蔡攸出師纔至灑溝



百萬之衆望風奔潰金人遂據燕城志愈驕悍洎索無厭上既怒貫攸且疑良嗣故特命公良嗣見公專使懼察其姦力請偕往乃改差公克副使仍賜金帶公到虜營見其酋長諸貴人議事虜恃彊背約曰燕山一道全用大金兵力取到除却平灤等三州每歲自山租稅六百萬緡若南宋於歲賂外更增得此數乃可商量公言本朝與貴國元約云何今何故輒生此議况重賦暴斂乃契丹亡國之法何足稽也其受命而來余許贈二十萬銀絹之外一疋一兩不敢輒專虜大奴曰此事上面商量以定使人乃如此爭不

知待望歸也無公答曰某持節出疆以死報國分也若失辭而歸將何面目以見主上虜拂袖而起遂遣介胄者數十起坐隨公凡十有三日聲言拘留實欲脅公俾許所欲公愈不為之屈談笑如常時與同行圍碁為樂虜日遣親信數輩覘公知其終不可奪因改館遣其酋領來見公訊之曰貴國用兵以來雖號百戰百勝然今深入燕地西有天祚北有四軍東有張覺而本朝大兵又在其南盍思早為定計今行人見留大事未成以其觀之恐非萬全也虜無以應但憑公再請于朝廷公回至雄州童貫蔡攸懼公見上



發其誕謾堅留公惟令馳駟具奏取朝廷指揮而已  
公因上疏歷言金國驕悍貪詐前後背違元約之事  
本朝初用謀臣言輕與通使實未為得計但累年聘  
問理難一旦拒絕今請求無厭微猥自大釁端漸起  
必不能久保歡好且詔大臣深講所以禦戎之策仍  
勅邊將訓兵積粟先為隄備庶幾緩急不失枝梧於  
是大忤宰相王黼之意既而承朝廷指揮前議增二  
十萬銀絹更不施行今別以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  
緡為賂報聘禮成與其使楊璞撒母等同至進微猷  
閣直學士復差館伴撒母好為大言一日出語尤不

遜曰若此事不了於南宋不便也公正色曰使者勿  
謂本朝昨瀘溝小失利遂有輕中原心堂堂大國若  
遇倉猝忠臣義士不為無人時同館伴盧益恐言太  
過目公乃止又與公論國書內何不便稱大金皇帝  
尊號及將雲中別作一事目欲俾公奏改之公曰國  
書出自聖訓裁定一字不可移易撒母云如此則將  
去不得公答以本朝今遣使報聘此自是本朝使副  
將去何預爾事也當公與虜爭聲聞館外上知之屢  
降宸翰於王黼言周其氣直何不再令報聘黼多端  
沮抑遂差盧益充國信使上以公充送伴公送虜使



至燕山當賜御筵楊璞謂燕地是大金取得將與貴朝少間謝恩當先北向同謝大金皇帝然後南向同拜南朝皇帝公荅云兩朝共取燕地貴國依元約以地來歸却受了本朝歲餉今地已屬本朝御筵又是本朝所賜豈有先北向拜之理璞云如此則御筵也赴不得公責之曰聖上優禮使人不遠二千里遣使錫宴豈可因議事待不赴如此行事於義理上全無一分去得反覆折難十次公知其真頑莫回但移文照會而已自朝廷與金人結約之後虜勢日彊肆為驕蹇前此漢使例皆莫敢與之校獨公毅然不顧語

言未嘗少假借非理之求一切不從虜知無以加之往往辭窮而退使還除尚書刑部侍郎王黼既不喜公又見雄州之䟽明其失計故當國信結局同僚並轉三官進職三等而公止遷直學士而已上素知公孤立無朋每加任用在刑部供職纔九日擢御史中丞特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初對上宣諭曰比來言官多攜摭瑣屑卿朕所選用官為中司當存朝廷事體公見宣和間朝政極弊邊隙已開知國家久已失計但欲善後而已首章舉臯陶戒舜屢省乃成大業謂有虞之時治功至矣而贊襄之臣尚以是



為戒蓋恃其成而不加省則其成不能保遂至貽患  
有不可勝言者上皇悟其旨因稱公雄州所上疏公  
奏曰今無如之何惟當脩政事以待之耳上深然之  
諭公曰觀女真所為不如契丹遠甚前此趙良嗣只  
與朕言此虜有威有信可以永遠為援賴為差得卿  
去不爾朕無緣得知也公因上疏論瀘溝致敗之由  
皆童貫蔡攸不能節制諸軍而屬官李宗振統制王  
稟其罪為大李宗振本曹州一胥史也致位承宣使  
為貫腹心貨賂公行由是賞罰不明將士解體王稟  
初無武畧惟善附會瀘溝之役其軍實先退乞將二

人重加竄責章凡三上方施行童貫歸自河朔姦妄  
盡露上務欲保全之俾以公師致仕貫乃怙權不捨  
復用太師除豫國公遍檄陝西河東經畧司告諭蕃  
官首領若所在官司搔擾令申貫審復聞奏公上疏  
論云貫名為致仕乃預軍旅邊務其害政侵官莫此  
為甚乞令凡事不得干預上即以公疏劄示貫執政  
以簡貴自居凡國忌行香率多託疾不赴公奏謂大  
臣如此何以表率百僚宜嚴立法繩之詳定勅令官  
舊以二員為額後乃增至七員學士待制領在京官  
觀者至有三十餘員公奏謂局事不加多而領官數



倍前日有職事侍從官纔二十九員今不任事者其數乃過之甚失所輕重宜加裁定又䟽國家馭軍之法至為嚴密承平不試卒惰而驕比陽武縣卒憤坐倉價錢不如所欲乃敢羣擊縣丞楊慶諒向使慶諒殞于非命彼知罪大無所容則其為患甚矣願詔爪牙之臣講明軍法而振起之往者雖不復加誅而來者必可使無犯也上皆行之觀文殿大學士林攄楛克其使臣丘大成令陪過錢萬二千餘緡致家計破蕩無力供應則又追捕其家屬繫獄公奏攄身為國執政大臣而乃貪汙害物如此乞委鄰路監司盡公

根治攄坐是降秩二等宦官李某之子雍奏乞與某析居某遂奏令雍認姓公謂雍之悖德亂常其罪固不容誅而某為近臣聞其子妄有奏陳不能頓首謝乃敢肆為忿戾上瀆君父故某亦降秩時權要親故官于外者秩將滿多經營再任致使孤寒之士擬官至于三四有未霑寸祿者公云公朝仕進之路豈可使不均如此宜一切杜絕之新法茶鹽初行凡獲私販論賞甚重而部使者又起請州縣推勘盡公者許俾明推賞朝廷從其請公言自古豈有決獄而立賞格者此法若行則希進之徒歆慕榮寵馴致深刻甚



非所以示天下忠厚之意秦罷之揚洪二州闕帥朝  
廷起孟揆應安道為之公䟽言揆昨任吏部侍郎與  
鄧之綱有私隙至詐傳命令諷張樸言之坐此貶置  
安道昨知平江府政以賄成公納貨賂嘗為臣僚論  
列究觀二人固非忠實靖共庶良愷悌者豈可驟當  
方面之重皆罷領宮祠宦官李璵之子純雅詐為御  
書寅緣敗露詔開封府獄根治公奏若天府研究純  
雅等罪狀明白固當正典刑然璵為之父恬不覺察  
奚可以責邸延帥薛嗣昌輒執奏所辟司錄士曹特  
免河北京東漕司輒差贓罪失官之人俾權親民職

事昌樂等縣起免夫錢遵元降指揮恣為侵漁湖北  
提點刑獄臧時中在任姦賊狼籍前知泗州汪希旦  
以失奉行常平事抵罪後乃擢為常平使者都水監  
丞賈鎮嘗為孟昌齡小吏後乃擢任主客員外郎公  
悉論列之如此類甚多上方信用公故言無不從磨  
勘轉朝請即差殿試詳定官除兼侍讀公正色立朝  
其所彈擊皆將相權倖或其親密雖宸眷益厚而怨  
仇多矣乃上䟽乞出降詔不允繼因登對面請上曰  
朕自用卿為耳目之官得聞所未聞豈可輕去朝廷  
非又當別有委任會上復起童貫宣撫三路貫偃蹇



顧遜出不遜語上再三敦諭乃曰臣昔平燕之時惟不能深取信于陛下致使周某乘間攻臣今若周某仍任言路臣終不能成功上不得已罷公御史中丞以本官提舉亳州明道宮其制詞云至使功罪不白是非無所辨謂公昔言貫不當也蓋貫總戎一十餘年前後臺諫未嘗敢一言及之獨公上疏廷論故貫之怨公深入骨髓日夜與其黨百端為計苟可以害公者不遺餘力適當再用故要上以逐公焉遇赦復右文殿脩撰貫聞之愈不平必欲致公于死地於是親疏誣公昔使虜時與趙良嗣結為死黨及為中司

無一言及之上雖深知公然重違貫意復落公職降授宣教郎黃州居住公聞命即日就道凡在黃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漂泊流寓之嘆淵聖宣皇帝登極復朝請郎覃恩轉朝奉大夫今上即位首召還公已而除吏部侍郎諫官鄧肅以新進不知前朝事實率爾論公以謂嘗建代燕之謀乞誅極以謝天下賴上睿明灼見本末又知公嘗諫上皇飭邊備故肅之章留不降公至南京賜對上疏勸上以固結人心為本又言自古輕舉妄動未有不貽悔者當艱難之際尤宜慎之上深以為然因諭公曰卿宿德重望當即



輔朕且宜頻對又宣取公雒州之疏翌日徧示大臣  
曰周某所言甚有理也大駕南幸公扈從至揚州時  
選人赴行在磨勘者部吏以文字不圓備百端沮難  
公建明權宜措置應舉狀不到部者依舊例用奏檢  
照牒其投下文字並當日上簿若有諸般違礙在上  
簿日後者並依放散舉主法及今後監司郡守舉官  
並此上印紙自是孤寒改官不復留滯而亦無敢偽  
冒者中外依五月一日赦舉文武材畧出倫幾數百  
員而遷調之人刑部亦節次檢舉朝廷例皆不行公  
奏言感人心者必示大信豈可使德音既下而實惠

未周乎宜詔大臣亟以勅令從事擢刑部尚書兼侍  
讀遷吏部尚書用覃恩轉朝散大夫是時上初踐祚  
銳意講學公首在經筵獻納居多凡至安危治亂之  
機必旁搜遠紹極其規諫時胡寇稍息而朝廷上下  
偷安朝夕公請對引孟子之言國家閒暇及是時明  
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今不乘時為無窮之計將何  
以善其後願陛下深詔二府大臣條天下之事其大  
者有幾於今者宜何先人才如何而可得民力如何  
而可紓國用如何而可足將帥如何而可選兵勢如  
何而可彊盜賊如何而可殄奔競如何而可息深謀



熟講果斷而力行之毋以細務妨日力毋尚因循度  
歲月庶幾日積月累以成中興之功又疏今宿將之  
在者無幾而後來以武畧稱者未見其人乞詔武臣  
知州軍路分以上各舉可以將兵者召赴朝廷量才  
授職若有小警付以一隊之衆觀其臨敵果能立功  
則與舉者同加褒賞如其敗衄責罰亦如之疏奏皆  
降付中書會臣僚上言三省舊未合併為一文書簡  
徑事無留滯詔侍從臺諫集議公謂方今夷狄尚熾  
盜賊未靖軍防兵政所宜討究者甚多何暇倍費日  
力講求併省條例且門下中書未可併而為一其利

害固自明白至若尚書省六部自更新制其格目皆  
與往時不同今若驟復其舊則命官置吏別案分窠  
條畫纖微其類不一兼舊吏類多辭職新吏情不曉  
事猝然改更深恐紛擾愈失其緒言者不過欲吏無  
冗員省無滯事耳神宗皇帝外建三省之初人吏員  
額皆有常數文書行移各有日限比年以來吏多額  
外而行移者多違日限故中外以為病今若依官制  
元立吏額及行遣日限則無冗員滯事而得併省之  
實効矣公前後為銓曹長貳究心吏治多所建明時  
士大夫出身告勅或遭兵火毀失而行在案籍又不



全凡參選注擬者胥吏詰難動涉歲月公奏乞召官  
委保上簿先次施行續具勘當又奏前朝得罪黨人  
既依赦復官所有合得恩數宜行給還公自南京賜  
對上即有柄用之意比兩府虛位而公在病告上亟  
欲用公屢從大臣詢公動止及勅知閣門事韓恕曰  
如周某下參假榜子可先期奏聞虚心倚佇如此而  
公已不復趨朝矣公初謁告且滿一月念銓選劇部  
不可曠職上章乞罷詔不允更二旬再申前請上謂  
大臣曰當今人才如周某者未見其比雖病固當留  
乃降旨賜寬假將理而公求去益堅復上章詞極迫

切上仍欲留公樞臣郭三益為公開陳乃除龍圖閣  
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公既遂所請即欲歸吳中已  
而疾亟上章乞謝事轉朝請大夫致仕遂薨于揚州  
官舍實建炎二年八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天  
子聞之震悼對宰執大臣傷痛不已特贈大中大夫  
與所得恩澤公未薨三日前飲食起居無異平日一  
旦悉召諸子告之曰吾素寡病今病至此殆不復起  
自念平生行已莅官無甚可愧今官為常伯終于牖  
下尚何求哉吾歿棺斂皆當從儉百日之內即營窆  
安汝等各勉名節視吾平時所為則吾無憾矣諸子



悲不自勝勉公以寬抱公笑曰吾豈畏死者至疾革神氣不亂聞家人哭泣則正色目之曰慷慨之士豈當如此公為人剛毅端慤粹雅踈通而識量過人喜怒不形于色怡然有常不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行事一出於誠其所施設宏大高遠外視雖如甚畧詳觀其中則細故小物莫不悉備當時制詞稱之曰德本天成渾然不見圭角行惟言稱考之皆有宮庭又曰險夷百為信厚一節公議不以為過也是以屢當國家委寄任言責之重使不測之虜謀畫注措沛然有餘仕宦守節槩未嘗屈已以徇人不為

權利所奪宦官梁師成以待士傾一時慕公名德數願結交公確然不納梁之志愈堅而公愈不回梁雖甚銜之然迫於公議亦不敢加害也鄭詳以公與其表兄焦公衍同僚數憑焦以致委曲公亦謝絕之平生喜薦士得人為多其與人無怨惡雖有仇怨不務報復公為童貫蔡攸所擠謫居黃州及攸敗妻子過黃中途失舡適公有一大舟其子欲求而不敢言公聞即輟以與之自初仕至終不營產業當公為御史時被旨詣西京點檢諸陵家留京師臧獲不戒于火生生之具一蕪而盡既歸視之畧不介意素不與人



交利雖親故饋遺亦却之至上有賜予亦庶於所受其使金國也上遣中使黃珣賜黃金二百兩公殿門外附珣奏辭之上知公特從其請後累差館伴例有支賜銀絹公又以連併受賜為辭降旨不許乃止公平居雖祁寒盛暑對僮僕亦無息容待物樂易不為表襮重然諾敦篤契舊雖貴顯每見故交握手道舊如平昔其官州縣時舉將後多尚在庶僚公遇之必執門生之禮每賓客進與之抗聲極談簡直明辨見者莫不愛服居處簡儉無所嗜好獨喜觀書史日夜不倦病甚猶手不釋卷於經術務究大旨雅嫌近代

僻儒鑿空臆說至於諸子百家之書莫不該洽而疆記每語及一事輒誦數百言常病春秋左氏傳叙事隔涉年月學者不得其統於是創新銓次其事各列于諸國俾易覽焉公以文學名于世餘暇留心翰墨得歐陽率更筆法所著春秋左傳編類三十卷史贊論五卷武學講義三卷奏議十卷經筵講義四卷斐然集二十卷丹川集七卷寧一堂雜藁十卷齊安集五卷其遺逸不錄者尚數百篇別為編集而未及成公初娶楊氏朝奉郎致仕訓之女早亡繼室張氏朝散大夫元衡之女前公十年卒俱贈淑人六男長曰



某舉進士早卒次某通仕郎次某次某並承務郎次  
某通仕郎次某未仕女一人適迪功郎韓愿胄孫男  
二人曰可大彌大孫女一人先是公二年前卜地於  
平江府吳縣太平鄉楞伽山妣淑人墳之右穿為壽  
藏張淑人同墳至是某等以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壬寅奉公之喪而葬焉承先志也昔公任中司  
嘗舉余為代是為知余者及在維揚同省又同侍經  
筵故知公為詳今其孤不遠千里狀其行請銘於余  
余何可辭乃掇其大槩而為之銘銘曰在昔有言達  
德惟三於斯三者公實無慙黠虜驕悍萌芽未熾公  
策其終宜飭邊備先事而圖惟公之知淮南荐饑帝  
聞其呻命公出使往撫其民飢羸老稚數十萬人賴  
以全活惟公之仁闔寺之梟貫為擅寵厲階是生實  
微且熈惟其克饒衆悚而奉仇然廷擊惟公之貞惟  
州之言國之著龜違而莫從其悔何追上聖嗣服惟  
公是思擢長天官天子是毗方航而濟喪其相維施  
而未光為世所悲德必有後天固可推琢石幽宮莫  
有愧辭後欲考者視此銘詩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墓誌銘

樞密曹公墓誌銘

宋興臣一海內養息天下幾二百年民生戴白不見  
兵革自三代而下承平之久未有如是之盛也崇寧  
以來大臣肆為蔽欺盤浮無度侈汰日滋諛言盈庭  
而法家拂士不容於時故上下俱溺於燕安醜毒而  
瞑眩之藥弗進天下病之無敢言者是時樞密曹公  
為秘書省正字獻書盡言犯而無隱上皇優容之初  
不加怒有旨起老堂問狀宰臣王黼詰之意有在焉



而公語不酬黼怒翌日編管柳州人皆為公危之公獨怡然自若雖名隸罪籍而清議翕然歸之以為公輔器也淵聖嗣位召為御史自御史六遷為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從人望也公諱輔字載德兩劍州沙縣人曾祖暹贈正奉大夫曾祖妣鄧氏咸安郡夫人林氏齊安郡夫人祖寶臣宣德郎致仕贈正奉大夫祖妣鄧氏高平郡夫人妣羅氏咸寧郡夫人公幼穎悟絕人大父常竒之謂異日大吾門者必此兒也元符三年中進士第調福州寧德尉以宣奉公卧病乞侍養丁母夫人憂未除丁宣奉公憂服除調壽

州安豐縣主簿改通仕郎試中詞學兼茂科特轉文林郎除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改宣教郎乞補外通判安肅軍用年勞轉奉議郎除主管外宗室財用未一月除秘書省正字磨勘轉承議郎上書編管柳州坐廢六年量移袁州初在安肅兼榷場事得旨市北珠公奏疏其略曰以彼錙銖之物易吾億萬之資彼誠以此養士則士勇以此賞戰則戰勝是借寇兵資盜糧也上悟而罷靖康初召還職被旨引對論事畢上曰今日所慮正在金虜公曰有賢相則金虜無足慮上曰朕所慮為無將也公曰昔漢高祖得蕭何為丞



相何進韓信為大將軍屬以兵柄卒成帝業相得人則韓信出矣無將亦非所慮他日又論漢用蕭何而得韓信漢王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之衆會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何常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夫將與兵食當是時無急於此三者而何獨辦之則天下大計在得一相而已今宰相縱不能如何所為盍亦各輸所長兼採衆論夙夜勤畏協心戮力共濟艱難以成中興之業乃因循苟且日復一日無肯以身任責者遂至緩於事機誤國大計此而不懲後將何

悔願正其因循苟且之罪而罷黜之因面奏曰陛下用此數人於艱難之際敗事必矣上曰卿姑待之公曰國家存亡在此一舉不容猶豫上曰朕已有處置次日奏事罷徐進曰臣前論宰相陛下語臣已有處置未見行遣臣言官論列大臣勢不兩立以臣為是言乞早行不然臣且有罪不敢復居此職退而居家待罪上手詔褒諭遣中使押令供職又乞以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有習知山川險易出入向背繪為三圖以進標揭控扼形勢之地以究知分屯戰守制敵之要遣將出師則按圖指蹤而廟筭決矣又言王雲出



使遣人回奏大金意欲得十六字徽號及玉輅衮冕  
儀物之類且云不復索三鎮朝廷釋然解憂欲推尊  
借大為不可加之語以崇奉之乘輿上服徑推挽出  
境以為屈已愛民社稷大計當如此臣竊以為社稷  
大計在此一舉誠不可忽然或者知寬憂於一時而  
不知移禍於異日將使天地易位神民失歸逆行倒  
置有不忍言者為患為辱古未有也何以言之既與  
之以如是之名彼將緣名而責實既與之以如是之  
器彼將緣器而致用一二年間或以觀兵較獵或以  
省方巡狩為名悉其國眾進壓我境侈辭大意以號

今我自謂據域中最大臣妾海宇當是時能俛首而  
聽之乎抑猶有以却之也却之則疆弱不敵其禍甚  
於前俛首聽從則天地安得不易位神民安得不失  
歸乎又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說以為證累千餘言曲  
折詳盡此其大畧也公在試院中聞諸奉使計議人  
並改為和議左右一二輔臣議不協遽圖引去公奏  
疏曰今之議者一於和非也一於戰亦非也一於和  
則虜勢憑陵國威沮折三鎮之求復尋前約一於戰  
則堂堂二百年基業決成敗於交鋒之間其危甚矣  
臣願以和為名以戰為實二者不可一廢惟吾先後



用之耳上深然之即試院中除諫議大夫及出院又言金使王汰以和為名朝夕到闕恐謀國之臣便以甘言軟語為敵真情或至緩備墮黠虜計中則前日之禍踵而至矣因論朝廷宜急而緩者五事以獻如邢洛磁相當虜南衝而不命將分兵團集民伍置屯列寨之類是也皆一時要務未幾遷給事中公言臣章疊上至數百紙其間施行十未一二陛下雖虛心聽納而大臣置而不用諫臣失職負不知去之罪敢復冒榮而進乎懇辭不允左右或為上言擢曹輔實諫垣令論事忽有移命得無以為厭聽納乎上曰曹

輔遇事輒發歛怨多矣姑令就閒耳不旬浹除御史中丞是時何臬罷中書侍郎兼領開封府事眷遇猶厚公稱謝中即奏臬輕儇不可任及虜渡河公即奏曰去歲虜寨城外西北地勢卑下不知決水灌最為失策今分城中兵數萬出據東南劄連珠寨以接外援虜營西北引水灌之必得其利上以為然宰相唐恪曰水可決城中兵留為根本不可出公曰兵留城中用兵之死法恪堅持不出兵先決水浸西北東南無兵為虜所據遂絕外援及除簽書樞密院而金虜犯城已三日矣何臬以宰相領守禦公副之臬忌公



奏遣報謝虜軍公留虜營七日而歸梟方信妖人郭景用六甲兵募市井無賴數千堅將出戰公曰自古用兵未有以妖術成功者力爭不從以病乞解機務凡三章未報京城已失守金人以今上領大元帥握重兵在外不自安欲令迎還京師朝廷不得已遣公往興仁府迎之公密啓上曰方今外援獨康王耳不若留在外使虜猶有所憚上曰卿言極是但得一公文回報足矣公至興仁以其情語守遂收公文以歸虜欲邀鑾輿出郊議未決何梟奏事出云車駕翌日出郊公遽云虜意殆不可測此行恐與前日不同梟

厲聲詆公公又率馮澥共說之澥與梟同鄉齒長冀幸一聽梟不從及幸虜營至北狩皆如公所料虜將北去遣使押公還時張邦昌僭立已二十餘日矣既歸私室卧病不出邦昌屢脅公視事卒辭之以死自誓潛以書遣太學生楊愿陳柞献今上會上遣宣贊舍人黃永錫至京師公因具述圍城及遭變始末附以進遂奔濟州迎駕從至南京首陳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收人材而駕御用之共圖勲烈四曰恩威並行叛而討之服而舍之五曰裂近邊之地為數節鎮以謹防秋



上嘉納之及上即位赴召立行事畢即奏言臣比備位樞府以至宗社失守乞賜誅殛不許差內侍押赴都堂依舊供職是日得傷暑病告假因上章待罪明日宣對面諭曰前執政獨留卿又以疾辭何也特給假宣醫早晚內侍存問連上三章乞致仕未允以五月丙申薨于位享年五十有九訃聞上為之震悼賜水銀龍腦以歛仍賻恤其家許陳乞恩例外特與長二改京秩勅有司釋日臨奠夫人張氏再辭免從之建炎二年十二月丙辰葬于縣治東崇安洲先塋之右初娶鄭氏先公二十四年卒追封和義郡夫人再

娶張氏封永嘉郡夫人長子紳承事郎次綸綬總補承奉郎女適承節郎羅永次適將仕郎林次膺次適進士鄧士饒季未笄公天資孝謹仁施宗族而義著朋友弟軼幼鞠於季父後復歸公盡以所得貲產與之不少留士貧歸之解衣推食無吝色自少刻意力學知名於時蒞官臨政所至有能稱更歷縣道救荒賑飢民賴其力多矣然在公為不足道故不復縷載有籟鳴集十五卷南行集十卷奏議十卷藏於家既塋其孤不遠數舍來請銘乃為之銘曰曹氏之先仍世不逢潛光于幽公奮自躬位卑志豪言人所難負



罪南遷隨遇而安靖康之初方時多虞虜騎憑陵度  
論紛如天子念公邦之遺直亟命賜環荐膺顯秩進  
居宥密知無不為奉辭于虜全璧而歸天地易位挺  
然一節濟流貫河在汙而潔公之清名宜載鼎彝作  
此銘詩用廣厥垂

張安時墓誌銘

公諱某字安時姓張氏高祖照仕南唐攝汀州幕官  
遭亂退居沙縣故今為南劍州沙縣人曾祖某祖某  
不仕父某以公貴累贈正奉大夫母鄧氏贈碩人公  
自少力學有文甫冠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興化司

戶參軍福州閩縣主簿改江州錄事參軍監湖州新  
市鎮開封府東明縣酒稅務試學官中選除建州教  
授未赴改宣德郎知德州德平鎮上皇嗣位賜緋衣  
銀魚召赴闕除宗子博士通判無為軍除太常博士  
賜對稱旨除監察御史遷工部員外郎逾年出知興  
化軍還朝除知信陽軍八為兵部郎中以郊祀恩賜  
三品服知廣濟軍初為御史會四郊齋宮以內侍董  
其役畿邑騷然公請付將作而後民得不擾在京百  
司皆隸臺察而閤門殿中監多嬖倖持權者蒞其職  
獨不與怙寵自肆弊尤甚無敢誰何者公請隸臺察



如他司上從之未數月復如舊公由是乞罷臺職章  
再上遷郎曹其在信陽朝廷下京西市金炭淮康鄰  
壤也支邑十義陽兩邑而已所敷如淮康十之六民  
以偏重訖之而前守不加卹公下車曰守令民之父  
母民猶赤子也其可坐視其重困乎即致書漕臺辨  
析之甚力卒如所請乃已民賴之不為橫歛所因其  
去思至于今不忘京東歲荐饑盜賊蜂起民流亡相  
屬於道有旨蠲其賦租以賑卹之公既免租而定陶  
屯兵逾萬人廩無見糧遂奏乞支降金穀贍軍時相  
怒而以二租不當免官言路論之為非辜上悟復官

還舊治已而遇疾遂引年而歸公為人敦樸夷易遇  
物無城府洞見心膂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平居卷不  
釋手自六經諸子百氏書一經目輒成誦不忘下至  
科舉之文亦無所不記每春宮較藝舉天下士公多  
與焉晚學無根類以剽截襲前為工公一燭之皆莫  
能掩也人服其明其後門生登臚仕居要津者不可  
勝計而公不一至其門其外勢利恬於進取蓋如是  
元祐中禮部侍郎楊公畏以賢良方正薦公未及居  
而科適罷士論惜之歷仕五十餘年以清約自將歸  
無餘貲而與兄弟同其有無不以一毫私於己為子



孫後日計也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兄弟忤旨  
竄嶺南方京下用事之時雖親戚故舊皆諱言其名  
公獨附置郵通問不絕人皆為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非篤於風義不為刑禍所移寧有是夫故孝弟著於  
鄉行義信於朋友惠澤加乎民人無賢愚皆知其為  
君子也自宣德郎九遷為朝議大夫以疾終于正寢  
實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娶鄧  
氏先公卒贈宜人子男三人周輔迪功郎亳州城父  
縣主簿曰周佐曰周俊皆將仕郎女三人長適進士  
羅宋次適進士陳應求次適宣義郎直龍圖閣主管  
孤將以十一月初五日葬公於湖山之陽先坐之左  
以右正言廖公剛之狀來請銘余於公有同年之契  
朋友之恩義不得辭乃為之銘銘曰妙年逢時歷事  
三世不比不隨獨行其志儉以持身富以多文瘞鉤  
新阡以示後昆

樞密鄭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七月戊子樞密鄭公薨于位其子璵將以  
紹興三年十一月乙巳葬公于建州城南紫芝山以  
書屬予銘予與公昆弟游非一日也義不得辭乃序



而銘之公諱某字致剛姓鄭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唐僖宗時避亂從王潮入閩居建城南鄉之龍池故今為建州人其上世皆晦迹不仕至公之皇考宣奉公始以詞學擅名鄉邦勵諸子以學相繼登科皆有聞於時公其季子也政和八年以貢士中第除安陸教官待次權尉于信陽用捕盜功改承務郎監南康酒稅中司陸德先侍御史鄭滋薦為御史臺主簿金人入寇中都失守上以元帥總戎于濟濮公挺身歸之從至南都上即位除監察御史明年被旨治嘉興獄回稱旨遷司諫累章乞移蹕金陵控大江以為阻固

忤大臣意事雖不行上深知之遷諫議大夫明年金人復犯維揚公扈從渡江上面諭曰不用卿言故至此及駐蹕錢塘苗傅劉正彥逆亂以上為睿聖皇帝冊皇太子即位公庭立面折之不能奪私竊謂逆賊凶焰熾甚非結外援無可為者乃上章待罪求去將北走平江金陵與呂頤浩等議興復計太后降詔不允遷中司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公謂便宜軍法行之所部士卒可也餘當聞諸事廷付之有司都堂國論所從出非外廷之臣可得與也抗章力言之乞告示傅等宜一遵典法章



留中不下公對懇請降付三省施行亂臣雖以橫逆  
加臣死職不當避也章下傳等果出怨言然亦少戢  
矣又聞以簽書樞密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  
分張浚兵令以五百人歸陝西而浚不受尚書之召  
浚不肯分所部兵遂謫浚以散官居郴州擢俊以節  
度知鳳翔公知出傳等姦謀假朝命使外無疆兵謀  
臣内生變亂得以自肆遂具章乞留呂頤浩知金陵  
浚不當謫降即遣官更姓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  
江見張浚等具言城中事令嚴設兵備張聲勢恃重  
緩進使其自遁無致城中之變驚動三宮此為上策

浚等聞之皆感激奮勵為赴難計又忽宣詔以上為  
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為皇太姪監國公震  
恐不知所為即與大臣進議以為在廷公卿百司群  
吏皆昔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於古  
則無所取法行之於今則實逆天道或者謂為大元  
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為不然昔舜禪禹也  
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  
之也唐之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為太上  
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於古為有法行  
之於今為得宜太后依舊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其



命遂已既而義師西向上復位公之力為多也遂除  
簽書樞密院事上降御筆手詔獎諭有景想節義之  
言其事可知矣車駕既遷建康留公禫歷謂左右曰  
鄭某兵民所信愛故令護太后駕須其至將圖任焉  
其忠義結二聖之知蓋如此公自春徂夏夙夜盡瘁  
至忘寢食因感暑濕得腹疾四日上猶令赴省議事  
疾甚有旨宣醫不効遂不起享年五 訃聞上嗟惜  
久之前一日皇太子薨上顧謂大臣曰朕喪元子猶  
能自排遣鄭某訃至殆不能釋也褒贈之典皆度越  
夷等特賜田十頃居室五十間以撫其孤曾大父諱

仁順大父諱嵩以公貴贈正奉大夫父鎮故任登仕  
郎贈宣奉大夫母游氏贈普安郡夫人娶張氏朝奉  
大夫微之女封齊安郡夫人有賢行配公無違德閨  
門之內雍如也公將葬夫人以九月丁卯卒于建安  
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五男二人長曰璵承務郎簽書  
邵武軍判官廳公事次曰珙承奉郎孫曰繼祖承務  
郎皆尚幼公於艱危中荐歷臺諫章數十上皆人所  
難言者非安危所繫皆畧而不著著其大節而已事  
之本末於公自叙之章可以槩見有旨敷告中外不  
可誣也銘曰烈烈鄭公逢時多艱絢國忘身為世大



閑抗言于庭妖凶屏息天位復常繫公之力守節不渝載之宸翰大執王言炳若星漢弗磨弗泐惟石之堅刻銘幽宮萬世之傳

墓表

居士余君墓表

居士余君諱适字永叔南劍州將樂人也祖諱可父諱思世為田家以貨自雄至君始業儒為鄉進士具為人倜儻喜任俠赴人之急惟恐不及雖陷憲網瀕死地弗顧也四方君子過吾邑者必歸焉有無共之雖倒廩傾困弗吝也晚益豪放以詩酒自娛尤喜讀

列子之書家無留箴悉以資宴游之費歌呼談笑至淋漓顛倒而不厭其自視了然嘗曰人生適意耳何苦以廢虐之生自刑也其為詩初若不用意而語輒奇麗至今儕類猶能道之熙寧九年五月己巳以疾終于尤川之漆坑其弟節以君之喪歸葬于邑之西山是年六月壬子也享年四十有二君娶廖氏後君百有二日卒無子有女一人予之室也是時予方舉進士竊名仕籍而君之葬不得臨穴視窆已而游宦四方必數年乃一歸而君之墓有宿草矣荒丘之間馬鬣鱗比幾不可識予竊悲君之無後而歲時展省



獨恃吾子孫今其若此可不爲之表識乎故特敘其  
爲人大略揭之墓上雖予言不足以重君尚庶吾後  
世子孫知其爲君之墓而不忘也崇寧元年閏月乙  
卯立

### 墓碣

#### 范君墓碣

君諱某字濟美姓范氏建州建陽人曾祖某祖某父  
某皆晦迹不仕君生而有異稟自爲提孩識慮已有  
過人者閩中地瘠而人貧俗儉陋常以不足爲憂多  
計產育子雖士人有不免者浸而成風恬不以爲怪

君時五歲聞之惻然適諸母有妊者乃謂之曰他日  
所生無問兒女願勿棄之生子而弗舉人理不可爲  
也我長立當鞠養之不須以貧窶爲念其慈惠蓋天  
性也六歲即讀書書過目輒成誦日記數千言未成  
童從師友肄業于郡庠弊衣菲食與貴游子弟居不  
少屈以苟合視膏粱文繡澹如也厥父聞之喜曰吾  
有子矣夫復何患旣冠入太學與之方軌並馳者皆  
一時豪士然未能先之也政和五年登進士第授將  
仕郎調河南府新安縣尉就除宿州教授官制行改  
迪功郎君在學聲名籍甚宿之士入嚮風久矣旣蒞



職學者造門授經朝暮踵相躡皆虛往而實歸秩滿  
士爭請留不報用薦者改從事郎初右丞薛公某常  
自負學有師承為世儒宗聞君名以禮幣延置門下  
命諸子從之游間與之辨析疑義雖逢其族皆迎刃  
而解由是薛公加敬畏焉自符離罷還會薛公被旨  
編集荆公遺文辟為檢討官僅逾月以疾終于京師  
甘泉坊時宣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六十有  
一君為人夷易不事表襮胸中洞然無城府其事親  
無違交朋友有信遇人無賢愚一以誠意故中外無  
間言博聞彊記諸子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如款然者

自以為不足雖晚暮而志學不衰初娶胡氏故贈  
請大夫某之女生一男長曰某從事郎武安軍節度  
推官次某

卷之六十一  
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

附錄

李丞相祭文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庚子朔越十日己酉觀  
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九百戶食實封一千四  
百戶李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致政龍圖侍  
郎楊公之靈於戲天未喪道斯文獲傳必有先進老  
成足以師表一世而其深造自得實與古人乎比肩  
是能陶冶後學收功當年茲儒者之極致在立德與



立言惟公挺質粹溫圭璋曄然早蜚聲於入雒極師  
友之淵源顧斯道之未墜企聖域而高騫方世路之  
孔棘安窮約而迴遭偉名流與偉德或願學而推先  
逮夫逢辰遇合直道而前抗崇議於諫省持從橐於  
甘泉跌而復起守則不遷全高節於歲晚知孤操之  
特堅雖佚老於燕閒曾不廢於簡編閱國步之多艱  
每憂心於元元喪亂以來耆舊凋落惟公在焉雖年  
逾八十不爲不壽備享五福不爲不全然士夫之所  
以期公者蓋庶幾衛武之箴儆尚得憲言行於丘園  
何忽去此而不顧世豈復有如公之賢者乎於戲我

之與公久茲周旋公想知心忘德與年瞻儀形而詠  
歎覺疵吝之皆痊信有斐之君子知至善之弗諉慨  
三山之前約卜荔子之初丹何尺書之未及遽永隔  
於終天日月有期肅焉新阡遙馳誠於一奠悵此意  
之奚宣公之死爲不朽矣惟其愁遺之悲則有涕泗  
之漣漣尚饗

張叅政祭文

維紹興五年太歲乙卯七月壬申朔初三日甲戌資  
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知福州軍州事充福建路安  
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張守謹遣使臣羅德誠致祭于



故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先生之靈惟公純德茂  
行表的一時奧學懿文啓迪多士蚤擅儒宗之譽晚  
登從列之華諫省對敷經緯勸講雖略聞於議論殆  
和究於經綸引年而歸故鄉獨高全節訪道而待元  
老尚系典情天不憖遺人將安放守頃趨函丈數語  
杖履之游茲領左符坐東簡書之畏瞻風伊邇蓬席  
無因未聞拔薤之規遽奉生芻之奠舉觴在望隕涕  
難勝尚饗

呂提刑祭文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七月壬申朔二十八日己亥

右朝請大夫權發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賜紫金  
魚袋呂聰問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宮使  
龍學侍郎楊公之靈惟公執德不回前後一節老以  
益堅摧亦不折學入聖域行爲人師其所有者人孰  
知之宣和感悟意欲改爲召公遠方置之經緯言未  
及用事亦太晚靖康龍飛用公大諫公於此時首陳  
邪正力闢邪說國是遂定不利者衆造言百端公不  
與辯奉身以還建炎還朝未及大用求去益堅如萬  
鈞重晚歸閭里學者從之如何不弔天不憖遺我官  
于南數蒙惠音未獲一見淵珠永沉善人益稀吾道



孔懷薄酒脯脩惟以薦哀尚饗

館中諸公祭文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庚子朔八日丁未門人  
左承議郎秘書省秘書郎張宦左迪功郎秘書省正  
字兼史館校勘王蘋左承事郎秘書省正字石公揆  
左奉議郎秘書郎著作佐郎張九成左宣教郎秘書  
省正字兼史館校勘李彌正左承奉郎守秘書省正  
字高閎左宣教郎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喻樛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故侍郎先生楊公之  
靈於戲微言久絕道術浸離寥寥千年孰傳孰師或

沫其流或擯其枝或飾爲辯似是而非河南真儒聖  
域是躋直詣本原杜彼衆毀至于先生德閭且夷中  
道而立能者從之弗耀弗隱弗拒弗迫樂非窮通仕  
無磷緇滄泊末習舖糟吸醜管于異端醜正執迷堂  
堂斯文尚或議之有如日月終莫能虧夫猶其仁貺  
以壽祺胡不兒齒天子是嘏百世俟聖遺音者龜山  
頽梁壞云誰不悲矧濟門瞻親承誨規執紳員士筋  
力莫施雖酒遠奠慟哭寄辭尚饗

廖尚書祭文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四月戊戌朔初七日甲辰微



猷閣直學士左朝散郎新知漳州事兼管內勸農使  
賜紫金魚袋廖剛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  
龍圖侍郎先生之靈於戲鄭衛亂雅紅紫亂朱惟先  
生也審正聲辯正色而不顯其聰明者蓋五六十年  
兮頽然其若愚濁流萬里會逢澄清斯文晦蝕豈終  
不明惟先生也既七十餘而老矣忽驚人而一鳴警  
者以視聾者以聽如久行而還家如病忘之俄醒緊  
先生之起斯入於膏肓兮豈比功夫倉公之與越人  
於戲哀哉天子憶金華之語近臣薦龜山之書使者  
在及乎竟表而先生已棄簪履隔泉壤而不之見兮  
徒慟絕於諸孤於戲哀哉先生逝矣六經疇依四海  
一老天胡不遺矧闕里之末學屨杖履之追隨兮嘗  
發覆乎醯雞想平生之儀矩兮微言在耳訪函文以  
何有兮望新阡而涕泗於戲哀哉非先生之門吾誰  
適從兮亦孰知我之悲尚饗

陳幾叟祭文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庚子朔十八日丁巳婿  
後右迪功郎陳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正外舅致政龍學楊公先生之靈於戲泰山其頽梁  
木其壞四海所悲而况骨肉之愛我於公門親則子



好已爲矣又兼乎師資之義此所以哀慕痛切久而不能自已也自我識公建之東陽從公荊州轉于江久客念歸各旋故里多合鮮離前後三紀衣之食之援而撫之教之誨之誘而與之如工之造器刻雕琢磨而冀其用如農之養苗灌溉耨耘而俟其實曾厚德之未酬忽莫知其所適若嬰孺之違其母也其能不以爲戚耶於戲先生清而不隘和而不流澹然無營心逸日休其體之於身而安也亦以是達之朝廷故退不爲崖異之行而進不求矯激之名蓋所謂從容而得中豈智巧果敢之足云乎公嘗謂孟子

所謂善子思所謂誠實同名異而皆達於孔子之仁仁固無私誠不自成故能合內外通物我無分於天人也伊洛得之明以授我我行乎中用惟其可或畔於此辯而正之以俟後來匪我敢私公之云亡士夫所恃幸聖朝之眷舊起斯文於將廢儻邪說之未熄何異乎存而得志矧公有子惟公是侶遵正途而遠往庶遺風之可繼公則無憾斯人所謂文以告哀辭不逮意尚饗

李剛定祭文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庚子朔二十一日庚申



婿右迪功郎李郁謹以清酌家饌昭祭于 故外舅  
龍學侍郎楊公之靈曰天地之性人則爲貴而於賢  
者乃獨稱知降才降命孰謂有偏一產人傑必千百  
年於戲公乎道之所在居屯罹蹇久而後泰晚亦聞  
違身老心休一丘一壑終焉何求公之存也人所就  
正今其亡矣是非孰定身後之蓄一篋遺書是其所  
傳清白之餘我初識公今逾二紀公謂可教妻以其  
子公之遇我惟以溫溫我心所樂如風之薰公病之  
革我實在側脩然而往如波之息有死有生公旣道  
行名揚言立哀以繼榮何世無賢而難可必幾千百

年後有公出公之所學誰將得之青天白日其何可  
私永訣之情奠詩難寫傷心有淚奚翅盈把尚饗  
名公祭文多不盡錄

紹興十二年壬戌詔賜諡文靖四月二日勅中書門  
下省送到禮部太常狀準紹興十二年正月七日勅  
節文尚書省送到右脩職郎楊迥進狀臣先父曩以  
經術取知 徽宗皇帝擢在講筵及靖康初居諫省  
最後蒙 陛下眷遇寘之文昌貳卿之列實係三朝  
論思侍臣雖未有伯子男之封然視小國之臣有間  
矣旣老得請以龍圖閣直學士歸田里死之日蒙



朝廷贈恤甚厚所著三經義辯及中庸論語解亦皆  
進入訖存歿受 陛下重恩無所論報徒深犬馬之  
情廼者伏見徽猷閣待制胡安國曾任給事中身亡  
朝廷加謚文定臣先父係龍圖閣直學士歷任工部  
侍郎未蒙一朝廷褒顯欲望 聖慈憫恤特詔太常  
依胡安國例伏候 勅旨奉 聖旨依所乞令禮部  
太常寺同共擬定申尚書省禮部太常寺今欲擬謚  
曰文靖謹按謚法曰勤學好問曰文寬樂令終曰靖  
伏乞 朝廷詳酌施行申聞事三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依禮部太常事所申吏部供到楊某生前係龍

圖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左太中大  
夫申聞事奉 勅爲流俗所移者類無持操失先儒  
之傳者患在自私夫惟務學有源發言無玷乃能深  
造乎理獨立於時昔朕邇臣躬行此道卹典具存乎  
眷意易名豈限於彝常故龍圖閣直學士左朝請大  
夫贈左太中大夫楊某義貫六經聞該千載行有前  
脩之操言爲後進之規方殄說之肆行秉誠心而特  
立窮居在野循循追善誘之風正色登朝蹇蹇厲匪  
躬之節獻可每關於治體傳經不負於儒宗秀眉明  
目若鄭康成視遠望高如劉元信擢長七人之列俾



叅五學之游位進貳卿職居廷閣無復九泉之作特  
踰一字之褒庸靖儷文合謚應法惟安及沈從晉迄  
今有如夷簡之賢實相 昭陵之乂究觀節惠尚想  
忠良載揚稽古之勳歎此漏泉之渥可謚曰文靖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水心先生葉適舊宅記

賢者之世漸遠而漸微或微而遂絕可歎也已若夫  
好賢者不然雖遠而愈隆也微子之命曰崇德象賢  
然則微者可望以復興絕者可恃以復續是在後之  
人矣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

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於時相去既千五百年而其  
言如此雖然以二人之德而使其後不傳豈惟臧文  
仲哀之雖遠而萬世愈遠而無窮猶且哀之也龜山  
先生文靖楊公中立力行二程之道黜王氏邪說節  
高而安行峻而和學者所師當世所尊可謂宜矣卒  
於紹興乙卯七十餘年而無仕者微不自業至賣其  
宅去絕幾何可不悲乎其四世孫汝龍病之爭愬紛  
然太守余景瞻曰非也有司治此不過用交易法爾  
安能空手以得吾以義長民者也子姑聽乎自景瞻  
至郡有例券百餘萬謝不取因贖以歸楊氏將樂



寇亂民居皆後起盜敬公之名故楊氏舊廬獨存然屋老且敗景瞻又脩補其漏缺特立門巷黑白綯好矣顧汝龍尚無所衣食則又職於學宮以廩之楊公有筆稿史論一編景瞻尤惜之曰是將爲好事者奪去則肖公像於齋并藏其書歲遣官祭祠然後出陳之焉於戲其爲楊氏慮悉矣微者可與也絕者可續也斯弗憾矣異時景瞻明銳果敢是非賢否立見其守延平乃更詳緩曲折野人有訟呼案前兒女語之收斂鋒鏑以立綱目晝勤夜思各就紀序今夫事之可爲如楊某者衆而或未之爲也然則雖其未入於

景瞻職業之內余亦不欲其出於景瞻思慮之外矣故余之願景瞻非獨以其能好賢而已也嘉定二年四月望日記

東澗先生湯漢重脩舊宅記

漢來延平郡博士諸生暨道南之學者咸請誦其所聞予惡夫空言久矣逡巡未有以發適將樂群士書來告曰龜山先生之舊宅垂百數十年矣間者守候始扶植表章伉祠庭以寄奠慕中嘗再葺久復敝漏無以寧風雨今大夫林君式之拜謁悻嘆亟出緡錢市良才堅甍撤腐敗而新美之觀瞻改容克用興起



不有記載將無以示後俾勿替願一言以賜之乎惟先生之存也視弊廬厦屋皆可託宿未嘗有所擇而求安然自建炎大盜過之不敢犯逮庚寅盜再過焉復大書其門曰此楊先生之居也不可燬嗟夫先生之歿久矣冠帶佩玉之聲容不復接於世之耳目而遺風餘烈猶足以服強暴豈學士大夫而不能爲先生保此數畝之宮乎雖百世可知矣昔鄭康成以大儒爲世所敬不惟孔北海能褒大其閭而黃巾亦爲之歛避二儒先之事真所謂曠千載而相感者若乃先生之學超出於文字之外則有非康成之所可擬

議予不敢不爲諸君言也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大道既隱舉一世俛俛於喜怒哀樂之末而不知其有本雖日用飲食由之而卒莫識其所從來故雖有聰明才智闕學確之士而大本之不明不免於醉生而夢死也先生之教使人於燕閒靜一之中體驗夫未發之氣象豫章延平更以此相付授而延平之所以語朱子者尤深切而著明矣他日論平旦之氣湛然虛明實與未發之旨相爲表裏蓋先生之學雖有所受而以此建立宗旨乃其深造而自得之者其有功於天下來世



自程門高第罕能及之不但高於漢大儒而已也學者賴其言以得本心者衆矣然而曰體驗云者無乃其涉於已發與是心之靈非木槁而灰死也雖其未發必有事焉弗求觀省曷稽中德故曰求則得之又曰不思則不得是思也非意是求也非爲而何已發之疑乎諸君旣祇栗先生之宮墻盍亦闡其堂窺其奧反躬以驗夫大本者之安在不至於延平所謂洒然凍釋不止也抑予所欲告道南與泮水者亦若此而已矣寶祐五年六月丙申後學番陽湯漢記

龜山先生集附錄終

